

基于 **Ra** 的塔羅

The Tarot According to Ra

The Major Arca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Student of Ra

[美國] 約瑟夫·達特茲 著

翻譯：G.S.，羅蘭

作者簡介

約瑟夫·達特茲（Joseph Dartez）為美國一的法則資深學者、原型哲學家和個人成長教練。他受過正統哲學訓練，擁有哲學碩士學位，後來還在田納西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因常年游走在神秘主義與理性主義傳統之間，他兼有深刻洞察力與系統思辨力。憑藉對一的法則和原型心智的精深專研，他曾撰寫過《22 個原型的引導冥想》

《Ra 資料中的宇宙創世論》《原型工作手冊》等長篇作品，擔任過 Bring4th（一法官方）論壇之原型版塊的管理員（ID: JustLikeYou），并還在愛/光研究中心辦過原型心智工作坊。近期，他也有作為邦聯訊息的器皿而服務。

目錄

| | |
|-----------------------------|----|
| 譯者的話之一 | 1 |
| 譯者的話之二 | 3 |
| 導讀 | 6 |
| 第一部分 | 9 |
| 1. 如何使用本書 | 9 |
| 2. Ra 系統中實相（和幻象）的基本性質 | 11 |
| 3. 我們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的本質 | 17 |
| 4. 論學習原型心智——為什麼？ | 21 |
| 5. 我們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結構 | 30 |
| 6. 塔羅牌圖像中反復出現的符號 | 50 |
| 第二部分 | 54 |
| 1. 選擇 | 54 |
| 2. 心智的母體 | 60 |
| 3. 心智的賦能者 | 63 |
| 4. 關係一 | 67 |
| 5. 心智的催化劑 | 69 |
| 6. 心智的經驗 | 75 |
| 7. 關係二 | 80 |
| 8. 心智的形意者 | 84 |

| | |
|-----------------------|-----|
| 9. 關係三..... | 90 |
| 10. 心智的蛻變..... | 94 |
| 11. 心智的大道..... | 100 |
| 12. 關係四..... | 106 |
| 13. 關於埃及塔羅的說明..... | 111 |
| 14. 身體的母體..... | 113 |
| 15. 身體的賦能者..... | 117 |
| 16. 關係五..... | 121 |
| 17. 身體的催化劑..... | 125 |
| 18. 身體的經驗..... | 133 |
| 19. 關係六..... | 136 |
| 20. 關於身體小周期的最終說明..... | 141 |
| 21. 身體的形意者..... | 142 |
| 22. 關係七..... | 147 |
| 23. 身體的蛻變..... | 150 |
| 24. 身體的大道..... | 156 |
| 25. 關係八..... | 160 |
| 26. 靈性的母體..... | 163 |
| 27. 靈性的賦能者..... | 169 |
| 28. 關係九..... | 172 |

| | |
|-----------------|-----|
| 29. 靈性的催化劑..... | 176 |
| 30. 靈性的經驗..... | 182 |
| 31. 關係十..... | 188 |
| 32. 靈性的形意者..... | 191 |
| 33. 關係十一..... | 197 |
| 34. 靈性的蛻變..... | 200 |
| 35. 靈性的大道..... | 206 |
| 36. 關係十二..... | 212 |
| 附錄：塔羅大奧秘牌..... | 216 |

譯者的話之一

Ra 資料中關於原型心智的內容，可能對很多讀者來說都是個較為難懂的部分。最初，除了 Ra 的解讀，可參考的只有傳統中關於塔羅的一些書籍，然而這些資料并不是沿著 Ra 提供的系統來闡述的，它們大多是其他視角的解讀和應用，同時伴隨著已經發展出的扭曲。

隨著許多讀者開始沿著 Ra 給出的思路進一步探索，我們有了更多可參考的資料。約瑟夫·達特茲就是這樣一位卓有天賦的原型學者，他寫了好幾本關於原型的作品。先前翻譯的《[原型工作手冊](#)》以及《基于 Ra 的塔羅》就是他研究原型的成果。起初翻譯主要是出于學習 Ra 資料的需要，一開始希望把這本經典中的內容都能讀懂，後來讀到原型心智方面的內容時，感覺到很大的阻力，S.H.介紹了達特茲的資料，借著學習的興趣，就試著開始翻譯。

對於《基于 Ra 的塔羅》這本書，我只翻譯了第一部分，隨後關於原型的學習告一段落，後來投入到亞倫資料的翻譯中，就一直沒有凝聚注意力和興趣再翻譯第二部分。關於這個中譯本的正式發布，要感謝羅蘭，去年他花了很多精力把第二部分翻譯出來，這樣就把這本書的翻譯完成了。

嚴格來說，這篇文章并非針對本書的導讀，在導讀方面，推薦作者給出的導讀建議。在此主要借著這個機會，我想簡單分享下這幾年學習過程中對原型的認識或體會，需先聲明，我自己感覺在原型學習上仍然是新手，還有很多理解欠缺和不足之處，因此這裏僅作為參考，也歡迎朋友們一起交流討論。

原型是它自己，這是首先與最深奧的部分。（78.33）因此，考慮原型本身并理解原型的本質是首要的。這就引出一個需要清楚區分的問題，即原型是原型，塔羅是塔羅，塔羅不是原型本身，它是對原型的描述。Ra 在一些回答中也解釋了塔羅及塔羅概念的起源。（88.14、88.15、76.7）我認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當拋開塔羅或各種命名，知道在我們深邃心智中有理則所設置的原型心智這個心智結構時，更能幫助我們理解原型心智的本質。

由于命名的原因，在討論時，需要清楚所討論的是針對該原型本身，還是針對該原型所描述的對象，也就是心/身/靈複合體的經驗過程。比如，心智的催化劑，既可以是指一個特定的原型，也可以是指個體正在經驗由該原型參與的這個催化劑過程。做這個清楚的區別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混淆所討論的對象。這也是 Ra 所說的：區分原型心智與心/身/靈複合體的投生經驗過程。

原型心智及其各個原型既是形成我們在此經驗的主要機制的一部分，因此它能够告知思想或經驗的過程。但我們也有必要避免將所有個體經驗不恰當地框入各個原型所描述的過程中。原型心智是深邃心智的一部分，它是概念與能量的混合，它將能量旋律或屬性賦予給體驗，因此，當我們用概念分析與認識原型性質的體驗時，需要相應的原型能量體驗作支撐，否則就很容易陷入個體智性層面。

需要清楚的是，每個原型的能量是純粹的，然而當原型與個體意識結合，在個體層面表達時，往往可能會因為個體意識的扭曲而導致在表達某個原型時變得扭曲。這也是作者在第二部分嘗試探索每個原型各種表達模式的原因。然而，這裏要提醒的是，我們通過嘗試探索原型表達或經驗過程的一般規律來認識自我，同時也需要清楚知道某些經驗所屬的個體性。

當各個原型在自身體驗的表達中對應不那麼清晰時，暫時放在一邊也是不錯的選擇。個體經驗完全沒有必要都對應到所有原型之中，像 Ra 所說的，這是對個體經驗的過度簡化。

在我們的第三密度，原型導引和影響著我們的生命體驗，對此藍圖和對我們自我的形塑和成爲過程有所瞭解，能夠更好地幫助認識自我。然而，學習原型在這裏並不是必須的，請務必相信并打消顧慮，其他衆多學習路徑一樣能很好地認識自我，同樣是走向越來越與造物者兼容的大道。

最後，回到這本書，感謝作者約瑟夫·達特茲提供這份資料來幫助學習原型心智，感謝羅蘭花費時間和精力完成了第二部分的翻譯工作，感謝 S.H.提供排版等各種幫助，同樣也要感謝其他一起交流討論原型心智的朋友們！希望這本書能對大家有所幫助和啓發！

G.S.

譯者的話之二

《基于 Ra 的塔羅》這本書是我目前接觸到的以原型為主題的在地資料中，討論最完整最深入的。不得不說，關於原型的中文資料確實很少，當初我也是因此萌生翻譯這本書的動機。在閱讀 G.S.翻譯的第一部分後，意猶未盡，但是實在找不到什麼可讀的。在 G.S.的推薦下，我開始翻譯這本書的第二部分。這個過程使我受益匪淺。這裏要感謝 G.S.。

《[一的法則](#)》與《基于 Ra 的塔羅》都是我反反復復閱讀的書，對我來說都是無價的寶藏。如果你剛開始學習原型，很可能會感到困難，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些概念對我們確實陌生。那麼反反復復閱讀就是我能給的建議，沒有別的了。

然而在開始之前，我要引用 Ra 的指導：

89.23 Ra：... 我們的第一步，如我們先前所說，是以口頭形式描述三個圖像：一、八、十五；然後問以下問題：“你覺得一隻鳥可能代表什麼？”“你覺得一根魔法杖可能代表什麼？”“你覺得男性代表什麼？”以此類推，直到那些工作一個以影像為主的系統的學生變得可以召喚一個概念的系統為止。第一次進行時，這是個緩慢的工作。

我們同情地注意到，你無疑地會受相反的困難所影響而有窒息的感覺，也就是說，有大量的觀察投注在這個系統上；所有觀察對於每個學生都有一些好處，每個學生將以對自身有用的獨特方式，經驗原型心智及其結構。我們建議這個小組的一位或更多成員做我們已建議的計劃，好讓我們可以在不冒犯的前提下提供對這個有趣主題的觀察，或許可以對那些詢問這個領域的實體有進一步的協助。

為什麼引用這一段呢？因為當你讀完這本書，可能不太容易建立起自己的對符號系統的理解，就像我現在這樣。

還有一段是關於學習順序的：

88.24 Ra：... 我們發現更為適當的方式是討論我們在讓你們星球上的入門者熟悉原型心智的這個特殊的原型版本之過程中的計劃。我們(計劃)的第一階段是呈現圖像，一個接著另一個，照著以下的次序：一、八、十五；二、九、十六；三、十、十七；四、十一、十八；五、十二、十九；六、十三、二十；七、十四、二十一；二十二。以這個方式，心、身、靈之間的根本關係可以開始被發現；舉例來說，當一個實體看見心智的母體對比身體和靈性個別的母體，該實體可以引出特定的試探性結論。

經過一長段時間，當學生已精通這些具像，并已考慮過原型之七個分類中的每一個，伴隨注視心智、身體、靈性之間的關係；於是我們建議以成對的方式考慮原型：一與二；三與四；五；六與七。你可以繼續以這種形式考慮身體和靈性原型。你將注意到在該考慮中，形意者沒有被配對，因為形意者應該與原型第二十二號配對。

在這條探究路綫的尾端，該學生正開始越來越深入地掌握每個原型的特性和共鳴。到了這個時點，伴隨使用各式各樣的其他輔助工具以達成靈性進化，我們鼓勵入門者學習成為各個原型，以及最重要的，在你們的幻象中盡最佳的努力去知曉，何時采用原型的角色在靈性或形而上方面是有幫助的。

如你可以看見的，每個入門者可以發揮創意完成許多工作。我們不提供教條。每個實體感知其自我需要的和有幫助的東西。

Ra 給出了原型的學習順序。第一階段是以一、八、十五；二、九、十六.....這樣一個順序。這意味著在讀這本書第二部分時，你要跳著讀。對應到書中的章節，那就是：1；2、14、26；3、15、27；5、17、29；6、18、30；8、21、32；10、23、34；11、24、35。

在第二階段，按照順序讀就可以了。最後，掌握每個原型的特性和共鳴，你會發現生活中時時刻刻都有原型在表達。

關於譯文這部分，**G.S.**和我有共識，那就是儘量遵照原文。在翻譯過程中，體會到作者的思想之深度與措辭之嚴謹，貌似冗長與重複的表述，都有其深意。因此原文

的長句、層層疊疊的修飾詞，都儘量保留下來；對於不同詞語的微妙語意差異，我們也盡力了。也許不符合我們的閱讀習慣，但是對於熟悉《一的法則》的夥伴，應該不是問題。

另外想說一下文中頻繁出現的“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在更一般的意義上，那向外探尋的可以被視為男性原則。那等待被探尋的可以被視為女性原則。”（92.20）原型的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跟生物性別毫無關係，換句話說，形而上層面本無男女生物性別這回事。我實際上比較傾向於翻譯為陽性原則與陰性原則，這樣翻譯淡化了性別色彩。在當前這個版本，我沒有做改動，也許會在後面的版本做調整。這裏提一下，因為正確理解原型的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非常重要。

這是我第一次做翻譯工作，還是如此深度的哲學資料，紕漏難免，歡迎指正。大家看到的版本是經 S.H.重新排版的。我非常喜歡現在這個版本，就像達特茲先生所說的“表達者孵化她的孩子們——無論是思想形態還是人類生命——用心智與情感的表達之滋養將他們圍繞。”（5.心智的催化劑）。同時我確定，隨著學習的深入，後續會有改進的版本，並且進行更多原型資料的翻譯。

請關注一法中文網：<https://yidefaze.org/>

歡迎加入一法論壇：<https://discourse.lawofone.top/>

羅蘭

2026年3月17日

導讀

這本書同時包含了很多內容。這是一本關於 Ra 系統基本特徵的入門書（這裏，我指的是 Ra，Ra 接觸，來自 L/L Research 在 20 世紀 80 年代通靈），我經常使用其中的論點來捍衛我的具體解釋。這是一部哲學著作，為生活中最大的問題提供答案，通常不需要辯護，因為支持這些答案的最大證據是，它們在我們心中產生了真實的共鳴。它描述了現實的基本性質，描述了我們能知道什麼以及如何知道，提供了自由意志，靈魂本質以及道德理論的概念。作為一部哲學著作，它既發展了一個邏輯上一致的系統，所有的經驗元素都在其中，又對這些經驗元素進行了現象學探索，以充實它們作為經驗的本質。也就是說，我發展了一個結構，然後，使用這個結構，我嘗試對人類經驗的特徵進行完整的描述。這本書也是一本大體繼承榮格傳統的心理學著作，因為我通過將這些元素作為我們生活敘事中的人物或比喻來闡述人類心理的元素和結構。這本書也是一本自助手冊，因為我提供了使用這裏的信息的實用方法，目的是使我們的生活更充分、更穩定，處於更全面的健康狀態。這本書最終是一部靈性啟發的作品，因為整個努力的最終目標是幫助讀者建立并保持與所有存在的單一、偉大、無限的中心的聯繫，無論我們用什麼名字稱呼這個中心（我更喜歡“造物者”）。

我預計這本書主要會引起兩個人群的興趣：想要瞭解 Ra 關於原型教學的 Ra 的當前學生，以及對大奧秘這一古老話題的新視角感興趣的當前塔羅牌學生。我在設計這本書時考慮到了這兩個群體。雖然我大量引用了 Ra 的教義，但我相信 Ra 系統的大部分重要特徵都在本書中得到了內在體現。由於時間不夠，我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內容（比如對七個能量中心的解釋），但我打算在以後的草稿中糾正這些例外。不幸的是，你正在閱讀的是在兩個月內寫出的初稿。已經警告過你了。

閱讀本書的 Ra 學生在閱讀本書之前，應該至少完整地閱讀一次（最好是兩次）Don 和 Ra 之間的對話。閱讀本書的塔羅牌學生應該在閱讀本書之前已經花了多年的時間來研究塔羅牌。那些沒有做過這兩件事的人可能會發現這項工作有些令人難以承受。但最終還是要由你來決定是否要繼續（讀）下去。我不認為一個人需要精

通這兩門學科中的任何一門才能從這本書中獲得一些東西：這本書的主題是人類經驗本身，是每個潛在的讀者都有興趣更好地理解的東西。因此，即使你不符合這些標準，也要自己判斷你是否準備好閱讀這本書，在閱讀時注意你對它的感覺。你會知道它是否適合你。

你會注意到，儘管這是一個“完成的”初稿，但它并不完整。我本打算寫一組最後的章節，在其中我考慮了單個分類中的三個原型之間的關係（這將在後面更有意義），但沒有時間了。我想為每個原型的使用制定練習，但最後只寫了一個，儘管我認為這一個練習的性質應該表明我對其他原型的想法是什麼。我一開始就給每個原型列出了美德清單，然後通過考慮如果他們沒有達到這些美德會是什麼樣子，來檢查這些原型的非美德表達。但是，為了節省時間，我在接近尾聲時停止了這樣做。我對我給這些人物起的名字也不完全滿意。例如，我想給“魔法師”重新命名，但從未找到一個我認為合適的名字。而我給其他角色起的名字也不總是我完全支持的。我還想在這本書中加入許多其他功能，但我還沒有時間寫。我還必須道歉的是，在這篇文章中沒有圖像。你可以在這裏找到我使用的塔羅牌的一個不錯的版本：

<http://www.thirddensity.com/tarot/> 對於那些不熟悉 Ra 的人，你可以在這裏找到全文：<https://www.lawofone.info/>¹

作為一個高級讀者，我請求您協助改進這個文本。我不想要語法或拼寫方面的修正。這些問題將在以後的草稿中解決。我想從你那裏得到的是以下內容：

- 讓你不快的事情。我在這裏提出的道德理論是有說服力的，所以它必然會冒犯一些人。如果你被冒犯了，我想確切地知道你是如何被冒犯的，這樣我就可以整合這些批評，把它打磨成一個更好的作品。這並不是說我將試圖不冒犯你，而是我將利用批評來拓寬我自己的觀點。

¹ 譯注：本書中文版已經加入塔羅牌圖像。另外，《Ra 接觸：教導一的法則》中文版可在 <https://yidefaze.org> 閱讀或下載，塔羅相關資源見 <https://yidefaze.org/tarotpic/>

- 每個原型的美德清單。這是個很大的要求，所以我不指望你能做到這一點。但是，如果在閱讀我的原型條目時，某些美德突然出現在你面前，認為與之相關但未被提及，請為我寫下它們。這將有助於我發展關於扭曲的原型的章節。
- 為原型和關係取更好的名字的建議。這些名字對我來說相當重要，所以我希望它們是好的。我希望它們能以簡短、簡潔的方式抓住原型的精髓。我想使命名現代化，以便它們作為人物角色比“高等女祭司”或“審判”這樣的名字更容易被理解。
- 糾正我對原型理解的建議。我並不聲稱自己得到了所有正確的東西。事實上，我對這個問題的觀點變化是如此頻繁和徹底，以至于我沒有理由認為五年後我仍然會堅持我在這裏所說的一切。因此，如果你認為我錯了，請告訴我，并讓我知道原因。
- 關於其他內容的建議。除了我已經說過我計劃在這本書中包括的內容之外，瞭解您認為可能對我的目標讀者有幫助的任何其他內容將是有幫助的。

第一部分

1. 如何使用本書

當 Don 問 Ra“原型心智的結構和內容”是什麼時，Ra 表示反對，說他們更願意聽 Don 對這個主題的觀察，然後“建議進一步精煉這些詢問的途徑”。Ra 總結道，“我們感覺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帶來更多的協助”（66.21）。這段引文很有意義，因為這本書基本上是我自己試圖回答“原型心智的結構和內容是什麼”這個問題。Ra 的回答表明，以直截了當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對提問的人幫助不大，因為這不需要他們做自己的工作。這種思維方式與神秘學的傳統相似，即不告訴學生任何他們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整個世界則完全被蒙在鼓裏，因為學生需要付出的部分努力是首先發現神秘學的存在。

我知道如何回答這個難題的唯一方法是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話。我試圖發現和理解這些原型，但由於缺乏信息，我的努力受到了阻礙。塔羅牌傳統，無論是神秘主義還是主流，都沒有從一個容易與 Ra 所說的問題相吻合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圖像。此外，Don 和 Ra 開始的研究在接觸結束時還遠未完成。如果接觸繼續下去，Don 和 Ra 會產生一個更容易理解的關於原型心智的闡述，因為 Don 不想把一個主題放在一邊，直到他覺得他理解了它。Ra 也知道 Don 打算出版。因此，無論出于什麼原因，對 Ra 來說，他們對 Don 的問題給出細微的答案，并讓這些答案永遠定格在白紙黑字上是可以接受的，但簡單地對這個問題進行長篇大論是不能接受的。向公眾提供信息不是問題；對 Ra 來說，問題是有人必須專門要求提供信息，作為專門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對 Ra 來說，只要 Don 參與研究就足够了。

有趣的是，其結果是每個讀 Ra 的人也必須參與研究。當我第一次閱讀 Ra 時，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最後 30 多個章節，所以我開始在互聯網上搜索其他人的作品，他們花時間研究 Ra 的概念結構，充實了一些 Don 和 Ra 沒有機會充實的細節。但是沒有這樣的作品存在。發現這一點後，我知道我必須要創作這樣的作品。我花了十年時間積極研究這些圖像和 Ra 的文字，篩選塔羅牌上的各種評論者，并與其他

學生交談。我不認為其他人必須複製我自己的大量努力是合理的：我認為寫這本書是我畢生的使命。我希望這本書能使其他人的研究更容易、更不迷惑。

然而，我確實同意 Ra 的觀點，即每個學生都應該嘗試自己找出原型心智的本質是什麼。我不認為每個學生應該只從塔羅牌圖像開始，因為這個起點在歷史上被證明太模糊了，無法可靠地識別人物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相反，我認為學生在開始學習之前需要的是對原型心智結構的解釋。這個解釋應該足夠詳細，讓學生明白原型心智中的各種元素是如何邏輯地結合在一起的。有了這個結構，學生就可以從自己的經驗和塔羅牌圖像的傳統評論的角度來接近原型心智的內容。換句話說，我認為學生應該從一個結構開始，嘗試通過自己的探索努力來充實內容。

然而，這本書同時介紹了我所理解的原型心智的結構和內容。因此，我把這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學生的入門讀物。它對原型心智的性質和結構進行了概述和詳細解釋。我向任何認真學習原型心智的學生推薦這第一部分，就像 Ra 教那樣。第二部分是我自己獨特的嘗試，以充實每個原型的細節以及它們之間的所有關係。首先，我對自己正確闡述結構的信心遠大於對正確闡述內容的信心。其次，我認為“正確闡述”原型心智內容的想法是有些荒謬的：每個學生都會以自己的方式感知這 22 種原型的能量和角色。本書的後半部分是我對它們的看法。我確實向其他人推薦這種觀點，因為我相信它相當準確，但我也建議每個學生對這些原型的能量和角色的內容形成自己獨特的評估。正如 Ra 在 76.9 中所說，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超越書面文字，培養與原型本身的直接接觸。將我所說的關於原型的一切內化，將證明是對培養直接接觸過程的阻礙，因為我所說的一些東西不會產生共鳴。出于這個原因，我建議學生在花了兩年時間，使用我在第一部分提供的結構，嘗試自己琢磨原型的內容之前，不要閱讀本書的第二部分。如果讀者遵循這一原則，那麼在他們回到本書閱讀第二部分時，他們應該有自己的觀點。這個基礎將使我對每個角色性質的想法能夠幫助學生進一步闡明她自己的想法，而且可以防止學生教條式地接受我對他們的一切說法。

2. Ra 系統中實相（和幻象）的基本性質

Ra 所教授的哲學體系必須從整體上理解。其原因在系統本身的要素中顯而易見。因此，我將從萬物的開始說起。

一的法則（形而上學的法則，不是出版物）說，所有事物都是一個合一（體）。這個法則宣稱分離是一個幻象，它是所有存在的唯一基本真理。但它被稱為“法則”並不僅僅是因為它是真實的。我們應該把“一的法則”看作是一種法則，就像我們把“能量守恒”看作是一種法則一樣：它是一個不可侵犯的原則，它塑造了世界本身。一的法則的這一特徵對分離幻象的構建方式有著重要的影響。幻象只能掩蓋合一的真相，因為幻象本身是建立在合一的基礎上的。這意味著，在宇宙的每一個表面上獨立的部分，都有一些東西通向合一。

對於 Ra，“合一”和“無限”是同義詞。這兩個概念的同一性有一些有趣的結果，比如合一性本身具有無限的多樣性，但人們應該接受這種同一性的原因是，合一和無限都是表達沒有邊界的術語。或者說對這兩個詞語的通常解釋意味著，合一是缺乏內部邊界（一個合一的東西），而無限是缺乏外部邊界（一個無限的東西）。Ra 有時把基本的合一的、無差別的實相稱為“無限”，有時則稱為“智能無限”。為了清晰起見，我將堅持用“無差別的合一”來命名這個概念。

但是，如果實相的基礎是合一，而分離是一種幻象，為什麼會有幻象呢？這是對海德格爾的存在問題的另一種解析方式：為什麼會有而不是沒有東西？海德格爾認為這個問題是無法回答的，Ra 的評價也是類似的。正如 Ra 所說，創造“始于神秘，亦終于神秘”。

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Ra 的確對這個問題有更多的說法。在實相的原始的無差別的合一中，在空間和時間之前，有一個突然的發現。正如 Ra 所說，“無限變得有意識。”意識的概念要求至少存在兩個東西：一個主體和一個客體。那麼，意識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主體看到或出現在客體面前。實相的基本奧秘——存在的問題——是無差別的合一如何以及為何變得有意識的問題。

我將跟隨 Ra，簡單地斷言，這個問題不會有答案，因為它仍然是一個謎。我只是把它作為一個基本的真理。

Ra 對合一變得有意識的基本真理的命名之一是第一變貌（First Distortion）。Ra 的另一個命名是自由意志。這些名字讓我們有機會更好地理解這第二個基本真理（第一個基本真理是一的法則）。

我將從第一變貌的概念開始。將無差別的合一分裂成一個主體和一個客體，是在先前不存在邊界的地方創造了一個邊界。無差別的合一是不可能被意識到的，因為意識需要在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區別。那麼，這個真理宣告了合一在自己內部創新了一個邊界：它扭曲了自己的本性，以便“成為它所不是的東西”。Ra 也把第一變貌稱為“有限性”和“多樣性”的發現。這個扭曲被稱為“第一”，因為這一個創新是整個分離幻象的全部基礎。我們所知道的宇宙產生過程中的每一個後續事件都是這一把戲的重複。一旦合一發現了在自身內部建立邊界的可能性，建立額外的邊界（或扭曲）就是明顯的下一步。

現在考慮自由意志的概念。根據 Ra 的說法，第一變貌不僅是意識的發現和邊界的可能性，也是自由意志的發現。記住，合一和無限是 Ra 的同義詞。當合一把自己扭曲成意識時，它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這個新的意識開始呈現出它自身的無限性；它發現自己凝視著一個巨大的、未曾發掘的潛力。這種扭曲自身本質的能力的創新，為不斷重複這一實驗提供了可能性。在發現自己的過程中，合一也發現，它可以成為它想成為的任何東西。那麼，自由意志就是一種無限存在的能力，它通過承擔分離的幻象，開始探索自己的無限本質。那麼，我們應該把自由意志理解為擁有自由意志的人的獨特性和缺乏自我認識的表達。擁有自由意志就是成為那種無限獨特而又對這種獨特的可能性一無所知的東西。因此，Ra 告訴我們，第一變貌使合一（此後稱為太一無限造物者）走上了自我發現的道路。自由意志是通過虛幻的分離機制發現自己潛力的能力和渴望。從根本上說，造物者想要知曉自己，同時作為經驗的主體和客體。這是第一變貌。

正如一的法則是所有實相的基本真理，第一變貌是所有幻象的基本真理。幻象的每一部分都是合一起初發現的重述（reiteration）。在其存在的每一個層面上，我們的宇宙都表現出對意識的發現，以及隨後對探索這一發現的無限潛能的渴望：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自由地成爲自己，並由此知曉它自己。

第一變貌的重述是一個難以理解的觀點，所以我將以另一種方式解釋它。意識的發現創新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區別。爲了讓主體認識作爲客體的自己，客體必須經歷進一步的區分，然後呈現給主體。因此，就像主體必須意識到自己是客體一樣，客體也必須成爲意識到自己是客體的主體。這就是爲什麼太一無限造物者將自己個體化爲像我們這樣的存在：我們是原始主體（造物者）所看到的整個客體（創造物）中的不同意識點。存在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意志，並通過越來越精細的個性化來認識自己。因此，整個宇宙可以自由探索自己。

Ra 在兩個不同的意義上使用“智能無限”這個短語。第一種意義是上面討論的那種。在這個意義上，智能無限命名了無扭曲的合一，它在這個扭曲的實驗中始終存在，不受這裏發生的任何事情的影響。爲了避免混淆，我將不使用“智能無限”這個短語來表示無扭曲的合一。第二種意義上的“智能無限”（我將這樣使用這個術語）指的是伴隨著第一變貌而產生的原始意識的主觀方面。**Ra** 通常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這種分裂描述爲位能和動能之間的分裂。這個術語是有意爲之的物理學術語。**Ra** 希望我們在物理概念和本體論概念之間進行類比，因爲它們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因爲物理反映或重申了本體論）。動能的一面，**Ra** 稱之爲智能能量，是造物者的一部分，它承擔了造物者爲自己設想的所有扭曲。位能的一面，**Ra** 稱之爲智能無限，是造物者的一部分，所有這些扭曲都是從中產生的新奇概念。主體把客體分割成多個部分，是爲了認識自己是一個被分割成多個部分的客體。

在發現第一變貌時，合一內部仍然只有一個分裂：主體與客體、位能與動能、智能無限和智能能量之間的分裂。在這一點上，合一視其自身爲無差別的，因此客體（智能能量）本身還沒有任何分裂。第二變貌是智能能量邊界的創新，它是對第一變貌所帶來意識的最初發現的重述。就像無限變得有意識一樣，智能能量也找到了焦點。動能中的新分裂是焦點和外圍之間的分裂。這種分裂是第一變貌所包含的指

令的結果：造物者將認識自己。智能能量開始作為智能無限所看到的客體，但它也感受到了造物者想要認識自己的意志的拉力。通過它的自由意志，它達到了自我發現而沒有意識到這種達到。因為它達到了，所以它發現了。在尋找焦點的過程中，智能能量將智能無限的注意力引向一個單一獨特的視角，而與智能能量中所有其他可能的視角不同。在這一發現中，智能能量開始意識到自己，允許主體進入客觀世界，既作為主體又作為客體存在。Ra 稱這種智能能量的焦點為“理則”。

Ra 給第二變貌的另一個名字是“創造性原則”。理則是客觀世界中的一個視角點，它意識到自己是無限的，因此有能力將自己周圍的客觀世界塑造為一個自我發現的實驗。智能無限是所有力量的源泉，但理則是能夠和渴望揮舞這種力量的手和心智。Ra 稱第二變貌為創造性原則的原因是，在智能能量中，擴大邊界的能力和渴望的結合產生了“無限的反應”，在這種反應中，理則成倍增長，所有不同可能的經驗模式都由這些理則想像出來。那麼，一個理則就是一個無限的心智，它既有一個特定的視角，又有自我意識的能力，為自己顯化一個經驗連續體，允許它探索其特定的視角。因為每個理則都是智能能量的獨特焦點，所以每個理則都是獨一無二的。

根據 Ra 的說法，創造性原則所呼叫出的第一個變貌是光。Ra 稱之為第三變貌。第一個理則（或“太一理則”），被想要知曉自己的自由意志渴望所驅使，並擁有在智能能量的外圍顯化自己的力量，發明了自己的反映：物理宇宙。根據 Ra 的說法，所有的物質，實質上，都是由光子組成的（物理學家沒有證明這是真的，但這是 Ra 告訴我們的）。這種對智能無限的扭曲是合一發現意識的又一次重述。它也是一個擁有自由意志的理則（或 Ra 所說的共同造物者）。物理宇宙的渴望是構建它的理則渴望的鏡像：當理則想在物理世界中認識自己時，物理世界也想回到理則那裏。光本身是智能的。這種智能在物質世界的自組織傾向中顯示出來：恆星誕生；恆星孕育行星；行星發展生命；生命進化。

因此，我們有四個基本的法則。請注意，每個下一個法則都以前面的所有法則為前提，並將其納入其中。

一的法則：終極實相是無差別的合一。

自由意志法則：分離是一種幻象，被選擇為太一無限造物者認識自己的手段。

理則法則：造物者將認識自己是一個獨特的、透視性的位能焦點，在自己周圍顯化出一個經驗連續體。

物質法則：所有的物質都是與生俱來的，都渴望回歸并實現與原始造物之源的合一。

作為對創造性原則（第二變貌）的無限反應的一部分，流經并圍繞著理則的能量呈現出模式，并變得規則化。**Ra** 沒有說，但我相信這就是八度音程產生的時候：在這種規則化和模式化過程中，智能能量呈現出七的重複系統的全息結構。因此，理則經驗連續體的一個先決條件是通過經驗的八度音程前進。這些八度音程在微觀上呈現在人體的能量中心，但它們也在宏觀上呈現在密度上，這些密度構成了光在返回造物者的旅程中所遵循的路徑。這個回歸之旅的特點是進入物理幻象，與該幻象的經驗一起工作，并學習該幻象所要教授的基本課程。一旦這個課程被充分學習，光之紐帶（也就是化身實體）就會為下一個計劃的經驗密度做好準備。我不會詳述其他密度的性質，因為這個話題與本書的主題無關，這本書的主題是我們這個八度音程經驗中的密度——第三密度的原型心智。

一個理則產生它自己的物理幻象。這個理則的物理幻象的特徵是其他宇宙天體環繞的一顆恆星。恆星是理則本身的物理顯化（焦點），而軌道上的天體是理則將經歷的（外圍）幻象的物理顯化。就像原初變貌是嵌套的一樣，理則也是嵌套的。根據 **Ra** 的說法，宇宙有一個中心理則，萬物都圍繞著它運行。這個理則個體化（它周圍的智能能量找到新的焦點）形成更多的理則，每個理則顯化出一個圍繞它的星系。在這些星系中，有太陽，行星圍繞著它運行。這些太陽被 **Ra** 稱為“子理則”，因為它們是其所環繞的中心理則們的進一步個體化部分。這些太陽在圍繞它們運行的行星上產生生命，而這些生命形式（包括我們自己）成為子理則的個體化部分。這就是為什麼 **Ra** 稱我們為“子子理則”。就這樣，“一”變成了“多”。

每個理則都以每八度音程密度一次的幻象開始和結束其實驗：**Ra** 的宇宙學遵循類似于振蕩的爆炸和緊縮模型，其中緊縮是當一顆恆星變成黑洞的時候。在一個八度

音程的結尾，這個理則從它的幻象實驗中吸收所有的信息，為一個新的八度音程經驗制定參數。Ra 把這種從之前八度音程獲得的收穫稱為“太一起初思維”。一個八度音程的太一起初思維是一組原則和概念，在之前的八度音程中發現，它們已經向理則證明了這是獲得大量關於自身的新經驗的有效途徑。這個太一起初思維包含了一個八度音程內每個密度的特定參數。我們這個八度音程的太一起初思維的想法是將生命體驗為心智、身體和靈性的結合，在這個密度中，每一個都在這個密度的許多生命過程中經歷漸進的進化。這種進化是通過在“形意者”（身體、心智或靈性）內，從“賦能者”（子理則）到“母體”（子理則的經驗連續體）的經驗的漸進流動而發生的。

太一起初思維是全體心智：它表達了我們宇宙中所有心智的基本性質，沒有例外。你可以從上面的模式中看出它是多麼的基本。然而，每個星系的理則都在這個基本結構上增加了一些細節，這些細節與其他理則納入的細節不同。而一個星系內的子理則對星系理則提供的結構作了進一步的改進。換句話說，一個理則對它想如何體驗這個八度音程有一個想法，但是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來實現這個想法。由於自由意志法則，這些選項中的每一個都找到了焦點，並成為了它自己的理則。但即使是這些新喚醒的理則們也意識到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來實現它們自己的想法，所以這些選項中的每一個也都找到了焦點，並成為一個子理則。我們的太陽就是這樣一個子理則。它的心智是 Ra 所稱的“原型心智”，它是我們銀河系理則對全體心智的精煉。原型心智中的細節比全體心智中的細節多得多。我們子理則的第三密度原型心智是我們與所有人類共享的心智。Ra 把它稱為“心智之根”，暗示它很好地隱藏在集體無意識中。

總結一下，到目前為止：根據 Ra，我們是一個全能的、合一的整體：一個造物者中每個個體化的部分。這個造物者的目的是體驗其自身的無限潛能，它已經決定實現這一點的最好的方法是分離成無數的實體並體驗生命，這些實體構成了我們的宇宙。造物者的方法是規劃一個物理宇宙（或星系或恒星系統）的管理法則，然後讓這個宇宙自行發揮，最後利用收集到的信息來規劃一個新的物理宇宙。宇宙運行的過程被證明是遵循一個八度音程的模式，每個八度音程由七個（或八個，取決於如

何計算）密度組成。一個實體通過學習密度的課程（很像學校），在一個八度音程內從一個密度畢業到下一個密度。所以造物者的目標是獲得新奇的經驗，其方法是學習能帶來新經驗的課程。因此，原型心智描述了我們學習這些課程的機制。

3. 我們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的本質

原型心智，就像全體心智一樣，是造物者有效地獲取自身新奇經驗的一個系統。讓我們擴展一下這個想法。Ra 說“原型心智……是所有能量花費與所有尋求之建築結構的藍圖，沒有扭曲”（91.37）。請注意，原型心智不是一個行動計劃。它並沒有向我們展示造物者對於我們應該如何體驗第三密度的意圖。相反，正如原初變貌制定了不可侵犯的法則來構建幻象一樣，原型心智也是如此。如果原型心智是一個藍圖，那麼，以此類推，第三密度就是建築。就像有藍圖的建築一樣，不可能有任何偏差。建築已經建成，而且是按照藍圖建造的，所以建築裏的所有東西都出現在藍圖上。它類似於地圖，只是地圖是在景觀之後創建的，所以它不能解釋為什麼景觀是這樣的。另一方面，藍圖包含了設計它的建築師的所有理由和意圖——前提是藍圖的讀者能夠理解她所看到的東西。因此，就像建築中沒有不在藍圖上的額外房間一樣，在第三密度中，也沒有任何可能的花費能量或獲得有意義的經驗的方式是在原型心智中沒有體現的。

原型心智，正如其名字所暗示，是一種心智的東西。它不是身體的東西，也不是靈性的東西。但是，作為一個藍圖，原型心智是身體、心智和靈性的代表。因此，藍圖所用的材料是心智的，但它所代表的建築是身體的、心智的和靈性的。事實上，只有心智才能向自身展示某種東西：這是使心智之所以成為心智的部分原因。身體和靈性在第三密度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正如我們在研究原型心智的細節時將看到的那樣。

原型心智是由 22 個原型構成的，這些原型彼此之間有系統的、環環相扣的聯繫。那麼，什麼是原型？Ra 將原型比作分子。正如分子是結構化的原子組，與其他物質有功能上的相互作用，原型則是結構化的概念組，與其他心智現象有功能上的相互作用。此外，概念可以是簡單和統一的（就像哲學家們過去認為原子是真實的）。

因此，有一個最小的心智微粒層面被稱為“概念”，但是，就像在身體中一樣，我們傾向于在一個更宏觀的層面上體驗心智：概念複合體和概念複合體的網絡。原型是一種特殊的概念複合體。它們之所以特殊，是因為我們的理則選擇它們作為第三密度中所有可能的能量交換的藍圖。你在這裏可以做的一切有意義的事情，都是根據這些特殊的概念複合體運作的。它們是人類學習第三密度的課程所依據的自然法則。就像物質一樣，心智的東西既是粒子又是波。每個概念都有一個獨特的振動和獨特的共鳴。因此，每個概念複合體也有獨特的振動，就像一個音樂和弦，將許多音調結合成一個整體。在心智層面上，任何你作為概念粒子（一個結構化的物體）和概念波（一個共振的標志）而體驗到的事物都有其特徵。不過，原型是特殊的概念複合體。它們代表了通過第三密度的運動，而不僅僅是第三密度的靜態特徵（注意，這些靜態特徵由生命之樹上的 10 個球體代表）。記住，原型心智是能量交換的藍圖。所以原型具有動態特徵：它們是人物角色。

人物角色是一個由普遍關注的問題、渴望和意圖組成的視角複合體，同時還有一組能量花費的能力。人物角色是一個有特色的觀點，具有獨特的關注點和處理這種關注點的獨特方式。很像小說中的典型形象（trope²），人物角色的視角、關注點和能力都不會改變。每個原型都因不同的原因以不同的方式運作。此外，每個原型都有不同的感覺/情感。

模式化形象（stereotypes³）與原型相似：兩者都是人物角色。但模式化形象和原型之間有三個重要區別。首先，模式化形象並不像原型那樣特殊。因為原型在關節處切割自然，所以它們提供了一個獨特有效的途徑來學習密度的課程。原型是純粹的，如果你願意，但模式化形象是一個扭曲的、經常尷尬地結合原型的大雜燴。第二，模式化形象是依附于特定文化的人物角色；它們不像原型那樣捕捉地球上人類經驗

² Trope: (某位藝術家作品中，或某一類藝術作品中常用的) 理念，說法，形象。(劍橋詞典)

³ Stereotype: 1. 指從印刷表面鑄成的印版。2. 指符合固定或一般模式的東西。特別是：一個群體的成員共同持有的標準化的心智圖景，它代表了一種過於簡化的意見、偏見的態度或不加批判的判斷。(韋氏詞典)

的普遍方面。第三，也是最危險的，模式化形象是與特定的身體特徵清單相關的人物角色。我們通常使用這些身體特徵的清單來快速將個人歸類為人物角色。但這對個人是有害的，因為他們可以做角色不能做的事：從一個角色改變到另一個角色。模式化形象阻礙了我們對人類的相互理解，因為它們鼓勵我們將個人歸類為人物角色。另一方面，原型並不帶有身體特徵的清單：它們是純粹心智的。然而，由于在第三密度中不可能設想出一個不包括原型作為基本元素的人物角色，所以模式化形象也必須由原型組成。因此，雖然探索模式化形象可能是危險的工作，但也是進入原型研究的一個容易的切入點。

我們第三密度經驗的原型心智的最基本特徵之一是，一個人可以遵循兩條不同的道路，並成功地從這個經驗中畢業。選擇並致力於其中一條道路是這個密度的基礎課程。Ra 用許多不同的名字來稱呼這些道路，但在“一的法則”社區中最常用的名字是為“服務他人”和“服務自我”。我更喜歡稱它們為右手途徑和左手途徑（分別），因為這些名稱不那麼模糊，而且它們在 Ra 接觸之前的西方秘傳傳統中有堅實的根基。“正”和“負”是這兩條道路的另一種常見命名方式，我偶爾也會使用這些名稱。無論名稱如何，基本的區別相當接近于好人和壞人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別從根本上說是道德上的。

我知道還有其他使用“右手途徑”和“左手途徑”這兩個短語的方式，它們不直接涉及道德。我把這些放在一邊，因為我的目標是一種道德上的區分，其特徵是人類性格中的對立，即接受、支持、無條件地愛和保護他人的自由意志的願望，與征服、操縱、壓迫、不愛地使用和侵犯他人的自由意志的願望。這就是我在說“右手途徑”和“左手途徑”時所想到的概念區別，任何其他定義這些術語的方式都不能抓住我所針對的一系列概念。

由于嵌入第三密度的基本道德二元性，大多數原型都有兩個對立的方面，每一個都代表了兩條可行道路中的一條有道德的（virtuous）活動。事實上，Ra 建議所有的原型都承認這種二元性，除了母體和賦能者（我認為還有選擇）。但這種二元性也意味著，這些原型的非道德顯化有一個光譜，位于兩個道德的兩極之間。因此，由

于沒有達到原型的道德（標準），有可能以一種根本性的混亂和自毀的方式表現原型。

“原型”這個詞是由卡爾·榮格及其追隨者推廣開來的。Ra 對這個詞的用法與榮格的用法如此相似，以至于很難不從一個到另一個（詞）畫出一條直線。然而，Ra 斷言這個原型系統是完整的：除了 22 個原型之外，沒有其他的原型。另一方面，榮格從事的是實驗心理學。他沒有聲稱自己有一個完整的系統，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實驗會出現新的數據。

榮格的許多繼承人利用他的神話和夢境分析方法，發現了各種持續存在的人物角色。這種明顯無窮無盡的原型多樣性表明，不存在完整的原型系統，或者至少我們不應該希望發現一個（原型系統）。但我相信這種思維方式沒有理解典型形象和原型之間的區別。典型形象是一種在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人物角色。像模式化形象一樣，它們通常也與身體特徵有關。但即使我們不認為它們與身體特徵有關，它們仍然缺乏原型的構成特徵之一。希臘語“*arche*”的意思是“原始的”或“最初的原因”，所以“原型”一詞的詞源表明，柏拉圖的形式理論是當代原型理論的先驅。對柏拉圖來說，形式是任何具有那種形式的東西的最初起源（椅子的形式是最初的椅子，等等）。這種柏拉圖的學說與 Ra 的原型概念相對應：這 22 個概念複合體建立了第三密度的運作規則。因此，如果 Ra 是對的，那麼這 22 個（原型）就是最初的人物角色，所有其他的典型形象都必定是以某種方式從它們衍生出來。

我發現有一個類比有助于理解原型與所有其他典型形象的關係的根本性，這就是 22 種蛋白質原氨基酸的類比。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氨基酸，但對人類來說，只有 22 種氨基酸被用來構建蛋白質，以完成人體需要完成的所有不同工作。就像蛋白質是由一小部分基本氨基酸構成的複合物理結構一樣，我們在我們的世界中看到的各種典型形象也是由一小部分原型構成的複合心智結構。

4. 論學習原型心智——爲什麼？

爲什麼要學習/研究？

這裏有一個常見的經驗。一個 Ra 的讀者與 Ra 接觸產生共鳴，并貪婪地吸收 Ra 的文字，認識到他們只是在第一次閱讀時無法理解一些東西。但當讀者讀到第 75 或 80 場集會時，他們發現原型心智的內容非常令人困惑，而第 90-100 場集會的深入原型課程似乎只會放大這種困惑。所以讀者決定，Ra 接觸的前 75 場集會包含了她需要知道的所有內容，如果其他人喜歡的話，可以嘗試去理解這些原型。

這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觀點，即使是對於一個想要畢業到下一個密度并在此過程中盡力爲他人服務的讀者來說也是如此。“原型心智的學習”并不適合所有人。我只建議在它呼喚你的時候嘗試一下。因此，如果你想學習原型心智的原因是你認爲你應該這樣做，或者你擔心你不會有收穫，那麼這不是一個學習的好理由。一位睿智的朋友曾經告訴我，入門不應操之過急。當你準備好學習原型心智時，你就會知道。

從硬幣的另一面看，Ra 的其他讀者會發現 Ra 的哲學體系的深度令人著迷。他們在 Ra 身上看到了 Don 的智力追求所留下的未被探索的無數細節，并發現自己有動力去錘煉所有細節，就好像 Ra 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謎題要我們去解開。我必須承認，這種解決難題的願望是我做這項工作的部分動機，但它不是我的主要動機——相反，解決難題的樂趣給了我一種共生的動力，幫助我突破工作中的困難。但是，如果智力追求的樂趣是你的主要動機，那麼我認爲研究原型心智只會成爲你靈性旅程的又一智力分心。研究原型不僅僅是一種學術上的追求。它在靈性旅程中有著實際的作用。如果原型呼喚著你，而你的首要任務是靈性的進化，那麼你可能已經準備好學習了。

讓我們來談談學習的實際目的。首先考慮 Ra 是如何描述學習結果的。Ra 表示，（原型）研究將通過“賦能、經驗與蛻變過程的清晰表達”來“告知心智”它自己的本質。從原型心智的本質來看，這種好處是相當明顯的。心智的進化之路是不斷增加的自我認識；原型心智是對心智的本質及其與自身、身體和靈性的相互作用的詳細描述；所以對原型心智的學習是增加自我認識之路的一部分。

Ra 還說，對原型心智的學習將幫助尋求者“進入一個更為深刻、敏銳地被了悟的當下此刻”，而且這項學習將“蘇醒心智複合體”。學習的結果繼先前的結果之後。當你更清楚地瞭解自己心智的本質時，每時每刻盤繞著的充滿能量的潛能就會變得越來越明顯。對原型心智的學習將更清楚地揭示穿透你經驗的靈性進化模式，以及這些模式相互疊加的方式。當你訓練自己在你周圍的世界中看到這些細節時，它們就不可能不被看到。這樣一來，每時每刻的工作可用性就變得更加明顯，生活中的小事件也明顯變得更加重要。因此，心智被蘇醒了。

然而，僅僅通過研讀 Ra 接觸的前 75 場集會，就可以或多或少地獲得上述兩項學習原型心智的成果。如果你把這本書作為你研讀 Ra 的補充，那麼你已經知道了這一點。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學習原型心智會強化這些結果。我認為，一般情況下研讀 Ra 會導致這些結果的原因是，在前 75 場集會中，Ra 會以自己的方式一直在談論原型心智。如果你繼續閱讀，你會發現這個基本主張將是本書的一個主題。Ra 與通靈小組交流的目的是分享一個哲學思想體系。這個系統就是原型心智所表達的哲學系統。Ra 在接觸的早期部分解釋了這個系統的基本要素，但當通靈小組致力於研究原型心智時，Ra 終於能夠探索細節。值得注意的是，Ra 只在他們明確談論原型心智時，才使用“學生啊”這個稱呼表達。我認為 Ra 對最終進入這豐富有趣的主題感到興奮。

但有一個好處是除了學習原型心智之外，其他任何途徑都無法獲得的。以下是對這一好處的一個特別清晰的表述：“我們鼓勵入門者學習成為各個原型，以及最重要的，在你們的幻象中盡最佳的努力去知曉，何時采用原型的角色在靈性或形而上方面是有幫助的。”Ra 將“成為”或給自己“穿上”原型的能力描述為學習的最終目的。

原型是強大的工具，但只有當一個人清楚地看到它們，并能可靠地進入該原型的共鳴時，才會如此。它們之所以成為強大的工具，是因為它們是在人的一生中，利用心智複合體提供最大可能的服務的手段。現在，這種說法似乎與右手途徑的最高目標相衝突：把自己作為一個樂器提供給造物者使用。但作為一個樂器是一個人流動中的另一種說法。考慮一下演奏即興音樂的經驗。如果你曾經做過，那麼你就會知道，即興演奏不只是釋放有意識的心智去演奏任何發生的事情。好的即興演奏需

要一個人訓練身體和心智，使之能夠順利地從一個樂段過渡到另一個樂段。一個人必須學習這些曲子，然後通過流動，停止思考它們。成為原型遵循類似的模式。原型是靈性複合體要演奏的手邊的樂曲。所以，我們必須學習它們，並且能夠流暢地進出它們，不需要思考。當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時，我們的心智將被微調，以便使用靈性來連通造物者。

因此，原型是走右手途徑或左手途徑的有力工具。熟悉原型的共鳴，就有可能在最需要和最有幫助的情況下，成為這些人物角色的活生生的顯化。通常，我們發現自己身處這樣的境地：別人需要的東西我們却不能提供。這是因為我們都有常用的原型：表達我們個性的方式，這些方式是我們熟悉的，超出這些方式我們會感到不舒服。這一點最明顯的是關於男性和女性的原型。男性在表達男性原型時往往感到舒適和安全，而女性則在表達女性原型時感到舒適和安全。如果我們要真正為他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服務，那麼我們就需要能夠成為當下所需要的任何東西。但是，為此，我們必須學習/研究/研讀原型。

如何學習？

考慮到 Ra 的話語已經成為許多拒絕傳統宗教的靈性尋求者的聖經，Ra 支持在傳統框架內工作的頻率之高令人驚訝。Ra 並不是試圖（破壞）我們現有的思想體系：他們試圖補充和統一它們。Ra 認為選擇並致力于研究原型心智的 22 個原型的三種現有途徑之一是“適當的”。這些選擇是：占星學的 10 大行星和 12 星座，生命之樹上的 22 條路徑，或塔羅牌的 22 張大奧秘牌。

人們可能會認為，最好把這三門學科整合在一起，形成對原型心智的全面研究，但 Ra 並不建議這樣做。相反，Ra 說“去探究各個學科是好的，非以一個業餘愛好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位尋求試金石，希望去感受磁石拉力者的身份。這些研究的其中之一對該尋求者來說將更具吸引力。那麼就讓這個尋求者在根本上運用三種學科中的一種來探究原型心智。”

我想詳細談談“以一位尋求試金石的身份”這句話。一般來說，秘傳文學和研究是一個很難以捉摸的領域。很難找到一個可靠的、值得信賴的來源，而且這個消息來源

在某些方面不與其他來源相矛盾。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很難知道該相信誰。如果我重視來自 **Ra** 和 **Seth** 的信息，我將如何協商他們信息中的差異？我認為，答案是確定并承諾將一個來源作為試金石。對試金石的承諾既不是對教義的教條式承諾，也不是對個人性的媚俗崇拜。這更像是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一個人感到被另一個人深深吸引，并渴望另一個人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它是正確的，因為它在所有最重要的方面都感覺正確。**Seth** 曾一度對我來說很有價值，但 **Ra** 是我的試金石。試金石在靈性的尋求中的好處是什麼？我將嘗試通過一個類比來回答這個問題。想像一下，你正在讀一首由你喜歡的朋友寫的詩，但他并不以寫好詩而聞名。如果你是一個好朋友，你可能會讀兩遍，觀察那些讓你覺得是錯誤或不好的選擇的方面，但把這些放在一邊，接受它給你的印象：好但不完美。畢竟，“好但不完美”幾乎是我們所有人的特徵。

現在想像一下，你正在閱讀一位著名的偉大詩人寫的詩，你相信他有一個深刻而微妙的心智，而且你懷疑他的技巧比你的察覺能力更細微。你對這首詩的解讀會有所不同。你會花更多的時間在上面；你不會那麼快對它的質量作出判斷。你會認為，對你來說沒有意義的東西，或者看起來醜陋或缺乏技巧的東西，只是你還沒有理解。現在完全有可能你朋友的詩也有這種同樣的深度和微妙之處，但你看不到它，因為你沒有在尋找它。

真正的大師是這樣一個人，他的言語和行為你無法判斷，因為你相信你還沒有掌握所教的全部內容。我相信，在一個人採取這種方法對待教學之前，他仍然是一個業餘愛好者，探索所有的選擇，却沒有發現隱藏在任何一個之下的寶石。這種同樣的想法也適用于生活的其他領域：比如說，浪漫關係。這是四處約會和承諾建立長期關係之間的區別。一個人不需要相信他的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一個人只需要相信，如果沒有長期的承諾，他的愛人就不能被完全欣賞。

那麼，試金石的好處就在于，當一個人發現它的時候，可以獲得理解的深度。既然 **Ra** 是我的試金石，我假設 **Ra** 所說的每句話都很重要，每一個細節都比我能夠理解

的更多。這種假設為我提供了持續的能量，讓我不斷回到 Ra 的話語中去，希望這次能更深入地理解它。

儘管 Ra 認可了所有三個研究原型心智的傳統系統，都是富有成效的途徑，但對於那些像我一樣選擇 Ra 作為試金石的人來說，這三個系統中只有一個是獨一無二的。那就是塔羅牌。我將解釋原因。

許多卡巴拉主義者試圖將占星術的星座和行星、塔羅牌的大奧秘牌和生命之樹的路徑整合到一個單一系統。谷歌圖像搜索“卡巴拉生命之樹”會發現其中一些努力。但 Ra 的建議是只選擇這三個傳統中的一個，這表明這種整合注定會失敗。Ra 不止一次說過，每個研究原型的學生都會從中看到不同的東西。在某些方面，這項研究必然是個人的。正如 Ra 所說：“這些[原型]所處的理則是一個自由意志。因此，[原型]可以被視為對每個心智/身體/靈性複合體有獨特的面向和關係”。關於這段話，我將在以後的章節中進一步闡述，但現在讓它提醒讀者，沒有一個單一的、正確的、客觀的視角來看待原型心智。它存在的維度比我們的心智所能掌握的還要多，所以我們對原型心智的每一個視角都提供了一個比我們的理解能力更大的現實片段。正因為如此，所有這三個系統都提供了一個關於原型心智的正確觀點，但我們在開始研究時，不應該試圖在每個系統的原型之間建立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因為這種項目只適合所有這三個系統的大師。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我沒有發現這樣的大師，儘管各種卡巴拉主義者都聲稱自己精通。

因為不同系統之間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可能是可疑的，所以 Ra 的獨特的原型系統化可能只適用於塔羅牌。如果我們能用 Ra 的七的分類系統對生命之樹的 22 條路徑進行分類，我們最終會在生命之樹和塔羅牌之間形成一對一的對應關係，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單一的綜合系統。假設這是有可能的。即使如此，Ra 也沒有給我們任何鑰匙來確定生命之樹上的哪條路徑對應于，比如，身體的蛻變。所以如果 Ra 是你的試金石，那麼使用塔羅牌以外的任何傳統系統都需要更多的解釋工作。出于這個原因，我已經完全放棄了用生命之樹或占星星座和行星來理解原型心智的任何嘗試。仍有一些希望，即建立一個普遍的系統，在所有三個系統之間得出正確的對應

關係。關於這一點，我以後會說得更多。現在，我只想強調為什麼這本書只使用塔羅牌。

說到這裏，你可能會想，如果研究原型心智如 Ra 所說的是一種主觀努力，為什麼像這樣的書會對你有幫助。但請注意，塔羅牌並不是一組主觀的圖像：符號和它們的排列在許多傳統的牌組中都是一致的，甚至包括 Rider Waite-Smith 牌組。當 Don 或 Jim 對牌上的符號提出解釋時，Ra 會肯定或否定解釋的正確性。換句話說，在塔羅牌的體系中，存在著客觀可得的真理。在這項研究中，並非所有的東西都是主觀的。根據我的經驗，該研究的主觀性在（a）原型的振動感覺和（b）原型的生活顯化中最為突出。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多地理解和傳達塔羅牌圖像的客觀可識別特徵以及這些圖像所代表的原型。我將呈現 Ra 和圖像的解釋，並經常給我為什麼會得出這些解釋的論據。除了這些努力之外，我還包括了我自己對每個原型的性質的判斷，因為我經歷了它們。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為什麼這樣解釋 Ra，並希望我的努力能對你研究原型心智有所幫助，前提是 Ra 和塔羅是你的試金石。我希望我已經為你做了很多智力方面的工作，這樣你就可以把我的書作為一個跳板，進入更微妙的工作，從直覺上連接到這些原型的振動特徵。

你可能想知道你是否準備好（進行）這項研究。我不能為你回答這個問題。但有一個相關的問題我可以回答。你可能會有一個擔心，就是你還沒有經歷過所有這些原型，所以你可能無法在你的經驗中識別它們。我相信，所有的原型都可以在任何嘗試了一段時間的極化的尋求者的經驗中找到，而且他們已經活過了 20 歲出頭。我不認為原型，即使是處於靈性周期末尾的原型，是只有最有成就的靈性尋求者才能獲得的難以捉摸的體驗。相反，它們是所有靈性尋求發生都遵循的法則。在 90.15 中，Ra 說：“當一個實體不管是意外或有計劃地反映出一個原型，原型心智便隨之共鳴。因此幾乎在第三密度經驗的一開始，便有原型的共鳴的隨機啟動。有紀律地使用這個進化工具則發生在這個過程的遠為後期。”有意地嘗試學習和使用原型，一般來說，只有那些在這條路上走得很好的靈性尋求者才會堅持追求的事情。但是，

當一個人在生活中漫步時，偶然遇到原型體驗是一個正常的事情，我們所有人都會一次又一次地做。

那麼應該如何學習呢？我將通過概述我自己的學習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選擇一副牌。根據 Ra 的說法，原始圖像在大金字塔的牆壁上，但顯然在現代沒有人看到它們。我想它們要麼丟失了，要麼被埃及政府藏起來了（就像他們古代文化的許多其他元素一樣）。這意味著我們沒有權威的牌組可以使用。L/L 研究通靈小組使用的是 C.C.Zain 設計的光之兄弟會牌組。大多數 Ra 的學生也使用這套牌，但它不是唯一的好選擇。Zain 的牌組，本身就是 Saint Germain 牌組的衍生品。The Rider Waite-Smith 牌組也是一個不錯的牌組，但是 Waite 在改變符號的意願方面是很自由的，所以對於把 Ra 作為試金石的目的來說，它不是最好的選擇。

我建議你記住這些圖像。無論如何，這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但如果你的腦海中始終有這些圖像是很有幫助的，這樣關於原型的新想法就可以很容易地與卡片上的符號進行權衡。

記住，牌本身並不是原型。塔羅牌是代表原型的圖像。它們是象徵性的代表，旨在幫助我們在心智中構建概念複合體，從而定位和使用這些原型的振動特徵。把塔羅牌看作是 Ra 寫的一本關於原型心智的書是合適的——只是書的內容是書面圖像而不是文字。因此，我建議讀者把這些圖像本身看作是《Ra 接觸》的一部分。

開發一個一致的方法來解釋卡片上的符號，並確保這種解釋方法符合 Ra 對它們的說法。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將向您提供我自己的解釋方法，當然，歡迎您採用。

努力去理解 Ra 的分類系統。據我所知，在塔羅牌的文獻中，沒有其他資料能接近闡明這種分類系統。許多塔羅牌的評論家都注意到，這些牌分為 7 的自然周期，但 Ra 的分類法對這一觀點有更多的啟發。事實上，我在閱讀塔羅牌文獻時發現，當評論者除了圖像之外沒有其他試金石時，有許多相互矛盾的方法來解釋它們的含義。如果 Ra 是試金石，那麼對圖像的正確解釋必須通過 Ra 的分類。我還注意到，對塔羅牌中這些圖像的傳統解釋通常比使用 Ra 系統的解釋要淺。關於這些分類，我在以後的章節中會有更多的論述。

嘗試整合著名塔羅牌評論家對這些圖像的評論。如果說 Ra 和塔羅牌是我的主要試金石，那麼文獻則是次要的試金石。雖然這些評論家通常專注于把塔羅牌作為一種預言系統，但他們花了很長時間與這些圖像打交道，並發展了他們自己與原型的直覺聯繫。他們的評論往往有助於闡明你在自己的思考中可能忽略的原型的各個方面。所以，要利用好這一資源。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要花時間嘗試進入原型的振動質量。卡片上的圖像是為了向你傳遞原型的微粒概念內容和它們的振動。它們是精心構建的工具，旨在讓人與原型接觸。圖像中物體的排列表明了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些圖像並不直接講述一個故事。正如 Ra 所說，這些圖像是為了“縈繞”我們。這種縈繞是我們如何通過塔羅牌與原型共鳴聯繫的一部分。如果你的研究讓你沉浸在符號的解釋中，而不知道原型是什麼感覺，那麼你就忽略了研究的一部分。

留意你的生活和更大的文化場景中那些似乎表達了原型品質的時刻。這些角色是人類人格的基本元素。他們無處不在。你生命中每個有意義的時刻都有原型的共鳴。記住，學習的目的是最終能夠任意地成為 22 個原型中的任何一個。因此，當一個角色似乎在你或你認識的人身上激活的時候，觀察自己是很重要的。這將幫助你看到成為一個原型意味著什麼以及是什麼感覺。

經常回到繪圖板。當我想更好地理解一個原型時，我會回顧 Ra 關於它的說法；我會問自己一些特殊的符號配置可能意味著什麼；我會想一想我生命中感覺原型活躍的某個時刻；我會問自己“那麼，靈性的催化劑是什麼？”而這種回到繪畫板的結果往往使我得出結論，我以前對原型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即使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意識到，五年後，我可能會改變我對書中許多解釋的看法。所以，要準備好一次又一次地出錯。

開發你自己的牌。Ra 說，在學習的某個階段，學生可以“超越文字之外”。有無數種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項目的本質是一樣的：一旦你掌握了你正在工作的傳統，你就可以把這門學科變成你自己的。如果你有藝術傾向，一個明顯的方法就是繪製你自己的一組圖像。我缺乏這項技能。所以我開發自己的牌組的方法是給它們命名。

我發現我們所繼承的原型名稱并不能幫助我很好地理解所涉及的角色，所以我嘗試給它們取一個更適合 21 世紀觀眾的名字。事實證明，為它們命名的行為本身就改變了我對它們的思考方式。在研究符號和為角色命名之間有一種反饋效應，因為我選擇的名字往往會影響我對符號的解釋。我建議，經過幾年的學習（5 年可能就夠了），每個學生都嘗試用自己的慣用語來開發自己的牌組。

找出你的弱點并努力加強它們。每個人都有喜歡偏愛的原型。我說的“喜歡”不是指你喜歡在電視上看到的角色典型形象；我的意思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中，你有喜歡偏愛的角色可以進入和占據。最常見的是，男性偏愛男性原型，女性偏愛女性原型。這不是一個硬性規定，但它是典型的，因為我們幾乎都是在符合一套特定的性別規範的情況下長大的。因此，男性通常會發現，女性的原型是不舒服的，反之亦然。當你發現這樣的弱點時，你的任務就是認真努力成為這些原型，同時也要學會享受成為這些原型。畢竟，每個角色都喜歡自己本來所是的樣子。

有了以上的研究建議，我將在本節的最後談一談 Ra 推薦的研究方案。Ra 建議對原型進行分組研究。Ra 認可的基本分組有兩個。第一個分組是把一個分類的所有原型放在一起研究。Ra 說，這有助於我們發現“心智、身體和靈性之間的基本關係”。我將嘗試在專門介紹分類的章節中引導讀者完成這項研究。

第二個分組更具挑戰性。在研究了原型的分類後，Ra 建議將它們配對起來研究：賦能者與母體，催化劑與經驗，蛻變與大道，以及形意者與選擇。Ra 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要研究這些配對。但我相信，原因是這些配對代表了我們在一生中遇到的基本原型關係。換句話說，我相信這十二個配對代表了人類之間能量交換的所有可能途徑。如前所述，Ra 說，研究原型的目的是為了成為在你發現自己的任何情況下都會有幫助的角色。但如何確定需要哪個角色呢？我想，這些配對可以告訴我們。例如，如果有人顯化了與你相關的靈性的母體，那麼這表明他們正在邀請你成為靈性的賦能者。我將嘗試引導讀者研究這些原型之間的關係，這些研究章節緊接著對這些原型的單獨處理之後。比如，緊接著單獨探討心智的母體和心智的賦能者的章節，將有一節探討它們的關係。

5. 我們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結構

周期

二十一個原型被構建成一個由七種分類和三個周期組成的系統，而最後一個原型，即“選擇”，將它們統一起來，所以既不屬一種分類，也不屬一個周期。記住，原型心智是一個心智的對象，它描述了支配心智、身體和靈性三者的經驗本質的法則。在心智層面上理解原型并不等同于生活在其中描述的能量中。這三個經驗領域中的每一個都有一個由七個原型組成的周期，這些原型描述了構建在第三密度中的課程學習過程，通過這個過程，一個人可以從第三密度畢業，進入下一個經驗密度。這個課程學習的過程就是 Ra 通靈小組有時所說的“靈性進化”。因此，有一個心智周期，一個身體周期和一個靈性周期。

在解釋 Ra 的時候，明確劃分心智、身體和靈性的界限是很困難的。Ra 對這些概念講了很多，甚至給它們下了定義，但仍然存在問題。對 Ra 來說，我們對身體的控制，我們對自己的想法以及我們所經歷的神秘體驗都發生在這三者的不同領域（分別是身體、心智和靈性）。然而，學院派的哲學家們傾向于將所有這些經驗（以及所有經驗本身）都納入心智的範疇。儘管心智的一般學術概念似乎與 Ra 的用法不一致，這本身就令人困惑，但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將進行的方式。因此，心理學家認為是屬有意識或無意識心智的經驗實際上跨越了所有三個領域：罩紗覆蓋了心智、身體和靈性。也許，談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身體似乎很愚蠢，所以我將避免這種用法。但當我使用這種說法時，希望它能幫助我們記住：（a）整個原型的範圍捕捉了我們可以擁有的經驗，無論是身體的、心智的還是靈性的；（b）“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是指罩紗的兩面：分別是透明的和隱藏的。

在 74.4 中，Ra 說原型心智“包含著所有可能會影響心智或經驗的面相”。但它們也清楚地劃分了心智、身體和靈性的經驗。這讓人困惑。一方面，Ra 似乎在說只有心智可以經驗。這個觀點確實與心智的標準學術處理方法平行：“意識”一詞在學術文獻中被廣泛理解為指經驗的事件，無論是通過感受、想像、記憶、情感還是思想。對於一個實體來說，有意識意味著存在一些東西，它就像那個實體。但是，存在身

體和靈性的經驗這一觀點本身就表明，經驗比思想更廣泛。人們可能會得出結論，Ra 在 74.4 中說，身體和靈性是由心智經驗的。但這也不符合，因為 Ra 在談到靈性作為穿梭載具時，從未把心智描述為進入穿梭載具。相反，在 Ra 的描述中，心智與穿梭載具相鄰，實體的經驗意識可以進入穿梭載具。因此，經驗似乎比心智更廣泛。我認為，總的來說，我們不應該在這些術語上糾纏不清。清楚的是，有三個經驗領域，合一的、覺知的自我可以進入其中的每一個領域。

考慮到這些困難，我認為列出一些關於心智、身體和靈性的定義會很有幫助。心智是自我的一部分，它擁有信念和與這些信念相關的情感。心智構建關於其經歷的故事，其渴望和意圖受其在所產生的故事中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支配。心智看著這個世界，看到意義和有意義的東西。心智的行動和反應受其內在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對這些思想和情感的依戀（Ra 稱這些依戀為“偏見”）之間的關係所支配。由於心智與自身的關係是被遮蔽的，這種周期的特點是逐漸認識自己心智的隱藏方面。在右手途徑上，心智周期的課程是無條件地愛自己和他人。

另一方面，身體是自我的一部分，作為心智追求意義和有意義行動的載體而存在。就像心智受信念、思想、情感及其依戀之間的關係所支配一樣，身體也受意圖、行動、結果以及支配因果關係的法則所支配。我們對身體的體驗是作為車輛的駕駛員。因為心智對自身是隱藏的，所以心智內在的分裂和衝突在身體中表現出來。心智控制著身體，因此心智的內在衝突通過身體表現為意圖、行動和結果的外在衝突。身體的靈性目的是為心智提供一面鏡子，讓它更好地瞭解自己，從而也更好地瞭解他人。這個周期的特點是逐漸發展意識和技能的過程，使一個人的意圖能夠成功地顯化在物質世界中，而沒有意想不到的結果。在右手途徑上，身體周期的課程是以真正為他人服務的方式行動。

靈性是自我的一部分，它將心智與太一無限造物者連接起來。靈性是我們個人與神性和所有力量之源的聯繫紐帶。根據 Ra 的說法，仔細和有意識地訪問這種聯繫使我們能夠創造字面上的奇迹。靈性是神性的使者，所以我們對靈性的體驗的特點是有限的自我向無限的整體開放。同樣，心智的遮蔽對我們的靈性的體驗有影響。因為心智對自身是隱藏的，所以靈性的完整性也對心智是隱藏的。如果靈性能完全接

觸到心智，那麼心智就能完全接觸到自己，因為我們對靈性的真理的臨在將不可避免地反照到心智上。靈性的目的是為我們提供一條返回太一無限造物者的途徑，祂的引力將所有分離的幻象吸引回自己。靈性周期的特點是逐漸覺醒于造物者的圓滿，並學會享受作為造物者表達的創造物的過程。在右手途徑上，靈性周期的課程是讓個人的依戀（執著）和欲望消失，讓神聖的意志來指導所有的思想和行動。

每個周期內都有相同的基本元素，同樣的七個分類。這意味著靈性進化的過程往往在三個周期中是相互映照的。此外，Ra 告訴我們，這三個周期是嵌套的，就像原初的變貌是嵌套的。身體周期的機制會被心智周期的要求所覆蓋。反過來，心智周期的機制會被靈性周期的要求所覆蓋。除了身體進化的基本過程外，身體也是心智認識自己的一種手段。同樣，除了心智進化的基本過程外，心智中的事件也作為喚醒靈性的機會。

Ra 概述了這三個周期的啓蒙順序。可以預見的是，這個順序追蹤著原型的編號。因此，Ra 說，心智必須在身體之前被啓蒙。這是因為除非心智與自身有健康的關係，否則身體不能被適當地用作磨練一個人服務他人能力的工具。如果沒有這第一步，身體的進化機制將總是被心智的壓倒性性質所淹沒。首先啓蒙身體是不可能的，因為身體會不斷地將心智自身的內在衝突反射回自己，直到心智被啓蒙。一個類似的問題困擾著我們在心智之前啓蒙靈性的嘗試。試圖在身體之前啓蒙靈性是特別危險的，因為一個人的行為不會被經驗的智慧所調和。這裏的危險是，靈性覺醒的顯化在不明智的行為下會造成可怕的後果。這個建議也與 Ra 的建議相一致，即我們從較低的中心開始向上打開身體的能量中心。心智周期的機制傾向於打開和平衡較低的四個能量中心，身體周期傾向於精煉綠色能量中心和打開藍色（或喉嚨）能量中心，靈性周期傾向於打開和精煉靛藍色（前額）能量中心。

塔羅牌評論家們歷來都被大奧秘牌的處理方式所吸引，在這種處理方式中，通過編號的原型的進展被認為是反映了尋求者的靈性進化之路。然而，通常對通過這些原型的進展的描述被視為對一個人生命階段的綫性描述。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這樣考慮周期。甚至 Ra 的名字“周期”也表明，這個過程不是綫性的。但是為了描述通過這些原型的進展，我們需要詳細地研究這七種分類。

分類

讓我們回到實相和幻象的基本性質。四個最基本的法則中的每一個都活躍在造物者為自己構建的全息幻象的各個層面。創造物的每一部分都有無限的獨特性。探索這種無限獨特性的自由是自由意志，其存在的可能性是意識，而這種獨特性的本質是無限變成有限。我們的個體意識，我們與自己的主體/客體關係，是第一變貌在我們內在的反映或重述。因為一的法則要求所有的幻象都建立在合一的基礎上，所以原型心智的結構有許多合一的特徵嵌入其中。這些合一的特徵重複了原初變貌的結構。

就像第一變貌將主體與客體分開一樣，原型心智的第一個分隔（division）也將主體角色與客體角色分開。統合的原型，“選擇”（通常被知曉為“傻瓜”），在傳統上被表現為主體或見證者，與所有其他的原型互動。我相信塔羅牌傳統的這一方面正確地反映了這個原型的本質。這個原型反映了智能無限作為在智能能量中上演的動態戲劇的一個潛能和見證者，這個戲劇讓見證者知曉它自己。因為智能無限本身並不經歷分離的幻象，而只是見證它的上演；所以選擇，它反映了我們內在本質的這個基本面相，必須是一個單一的角色。此外，傻瓜通常被認為是大奧秘牌的第一個或最後一個原型，這反映了智能無限作為所有創造的開始和結束的地位。那麼，在原型心智中的第一個分隔，是在選擇和 21 個屬 周期和分類的原型之間。因為選擇代表主觀的自我，其他原型代表客觀的自我。也就是說，這些是我們在觀察自己時發現的角色，好像我們是一個觀察的對象，而不僅僅是一個觀察的主體。

我已經討論過原型心智的第二個分隔，即七個客觀原型的三個周期。原型心智的第三個分隔是七種分類。讓我們考慮母體和賦能者分類。記住，實相的基本性質的一部分是智能能量觸及並找到焦點的現象。母體和賦能者反映了我們內在的這種基本現象。因為客觀的自我也是太一無限造物者，所以它，也，能夠變得有意識。存在于客觀世界的幻象之內（而不僅僅是在它之外）的意識被稱為理則。一旦理則出現，它就能增強圍繞它的智能能量的經驗連續體。賦能者分類代表了我們內在的子子理則：幻象之內的自我，被賦予了造物者的意識和全能。子子理則，如我所說的，是造物者獨特部分的心智和手，是每個個體的終極實相。另一方面，母體分類是圍繞

著這個子理則的經驗連續體。就像見證者（選擇）觀察客觀實相的戲劇一樣，賦能者是與母體相關的主體：經驗連續體中的改變是賦能者選擇和觀察的自我經驗。現在，我將嘗試以一種希望能使它們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來描述所有分類之間的結構關係。

理則是一個創造性意識的中心或點。它通過增強圍繞著它的智能能量來創造，這是它的經驗連續體。理則和經驗連續體之間關係的最簡單例子是你和你的想像的關係。你有創造性的權力來決定什麼會出現在你的想像中。不過，這個例子特別有趣的是，理則，也就是進行想像的你，是你內在所有思想的儲存庫。而你稱之為“你的想像”的經驗連續體是只存在于當下的意識的軌迹。通過想像和記憶，你把你想像時流經你的意識的所有心智和情感的內容串起來。因此，就心智而言，理則是心智和情感內容的儲存庫，而經驗連續體是意識的點，它在儲存庫的內容中浸泡和滑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想像，儘管是由我們明確選擇的，但却會如此令人驚訝：很多內容都是隱藏的，而為什麼有些事情會出現在腦海中而不是其他事情的原因是神秘的。經驗連續體和理則不能離開彼此而存在，因為在連續體內創造是理則的本質，而連續體的本質是既被經驗又受到理則的增強。此外，由于一的法則吸引一切事物回歸合一，這兩者渴望以這種方式連接。經驗連續體，或母體，想要被理則所經驗和增強。理則，或賦能者，想要在母體中經驗并產生改變。

那麼，母體是一個容器，它接受由賦能者所選擇的改變。因為容器也是智能的，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要求改變。因此，自由意志有兩個方面：被經驗者的自由意志和經驗者的自由意志。這反映在想像的例子中：你的意識點，也就是想像中的景象上演的舞臺，可以自由地專注于一種特定的想像，從而通過選擇在想像的儲存庫中要檢查的內容來表達它的自由意志。同樣地，圖像的來源（理則，或賦能者，就是你認為的“你”）在提供給你瞬間意識的舞臺上所看到的東西方面也有自由意志。這種自由意志在想像的令人驚訝的本質上是顯而易見的，你作為你所看到的圖像的來源，你是隱藏的和神秘的；所以當在我們瞬間的想像意識的舞臺上見證它表達的偏好和選擇時，是令人驚訝的。意識點（你的想像舞臺）可以自由地探索圖像庫（你）所

提供的東西，正如你的圖像庫（你）可以自由地向意識點（你的想像舞臺）揭示任何它認為適合展示的東西。

母體和賦能者所擁有的自由的本質不是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它們只能是它們自己，所以它們只能做它們實際上在做的事。它們自由意志的本質是無限自我的獨特表達。這就是你所擁有的一種自由，因為你不同于宇宙中的任何其他事物：你有自己的視角，而你擁有這種視角就是自由，因為從你身上出來的一切都來自于這種獨特的視角。

當母體觸及賦能者在其內部做出改變時，賦能者做出這種改變的選擇，在兩者之間產生了一種反應，即催化劑，它將賦能者的選擇以一種編碼的方式暴露給母體，從而使信息可以沿著右手或左手的途徑被解釋。我認為催化劑是在賦能者和母體之間的一個轉動齒輪，從賦能者中產生的內容被輸入其中。母體，同樣地，也有一個設備，即經驗，它解碼信息并將解碼後的信息記錄到母體中。我認為經驗是在母體和催化劑之間的第二個轉動齒輪。經驗接收來自催化劑的信息，將其轉換為可記錄在母體中的形式，然後母體接收到這一改變。

在 92.34 中，Ra 說，“每個已被母體觸及的賦能被母體所記錄，但由形意者經驗。形意者對這個已賦能的活動之經驗當然要仰賴其催化劑與經驗之過程的敏銳度。”Ra 在第 80.15 中還說，“行家，不管是正面或負面，擁有相同的母體。賦能者也是相同的。”這告訴我們，催化劑和經驗在性質上是可變的，可以沿著道德極性的維度改變，但母體和賦能者不是。這兩段引語對我對 Ra 系統的解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我對這些原型的個人處理中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將在這裏詳細闡述該基本理念。

催化劑和經驗的存在，使得賦能者和母體之間有可能存在一層單紗。催化劑的編碼機制和經驗的解碼機制位于一個極性的軸綫上。在兩個極端，催化劑和經驗機制是完全對立的。但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有無數的變化。換句話說，賦能者所做的改變可以被編碼到催化劑中，以有利于一條路徑而不是另一條路徑的方式，或者有利于混合兩條路徑的方法的方式。同樣地，經驗可以以有利于一條路徑的方式或以混合兩

條路徑的方式解碼催化劑。可變性是關鍵，因為編碼和解碼的過程攪亂了母體和賦能者之間的溝通，特別是在道德的層面上。賦能者向母體真實而明白地揭示了它的選擇，但信息中的道德是一個解釋的問題。

這整個經驗和遮蔽媒介系統，通過它，賦能者所做的改變被記錄在母體中，這就是形意者。這是作為一個整體考慮的自我。我們是正在通過需要編碼和解碼的罩紗在我們的經驗連續體中做出改變的（子）理則。因為母體和賦能者之間的中介機制（催化劑和經驗）可以是可變的道德極性，所以形意者也可以是可變的道德極性。但形意者不能改變自己。因此，人們可能會認為，一個人只有在他的催化劑和經驗過程中才能在道德上被極化。這是真的。但是也有一種機制可以把一個人的催化劑和經驗過程轉換到更極化（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稱為道德上的升級）的版本。這就是所謂的蛻變。蛻變只是一個進一步的機制，在形意者之外，它可以移除當前在形意者中的催化劑和經驗機制，並把它們換成一套新的、道德上更純粹的催化劑和經驗機制。這使得形意者通過改變其本質，逐漸改善其道德極性。

蛻變揭示了我們認為的那種有做其他事情能力的自由意志。因為蛻變是在形意者（也就是我們認為的自己）之外，所以它不能被形意者激活或選擇。這意味著，成為與我們自己所是不同的東西，不是我們自己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自由意志是在表達我們的獨特自我，那麼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只是成為一個不同于我們的獨特自我的能力。我們這個獨特的自我除了是它自己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東西，所以這個獨特自我之外的某些東西必須引起那種改變。蛻變機制本身並不引起改變；它只是改變發生的手段。引起改變的是主觀的自我，它可以從我們本身出發，與我們保持視角的距離。如果我們想要有能力選擇我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個渴望成為與我們現在所是不同的東西的可能性，正是我們需要的那種視角上的距離。這是主觀的自我，它觀察並認同客觀的自我。正是觀察者進入了故事，改變了故事的元素。這就是選擇原型。選擇是有能力開啓蛻變的人。注意，Ra說“在遮蔽或分離兩個原型的過程中，其中就隱含了選擇的概念”（79.31）。

選擇是見證的主體，賦能者是創造潛能的來源，而母體則是創造上演的舞臺。每一個都有自由意志。只有賦能者和母體可以作為同一實體的兩個獨特側面呈現。因為

這兩種自由意志的模式以相同的方式存在，所以它們是衝突的：母體和賦能者總是在單紗的相對兩側。然而，選擇是一種不與母體和賦能者競爭的自由意志形式。選擇不能決定以任何方式獨特地呈現自己，除非是為了引起蛻變。母體和賦能者是多樣和微妙的，有很多細微的差別有待發現。相比之下，選擇是一個單調的個性；它本身沒有味道，而是通過在不同的味道中選擇來表達自己的身份。它不創造；它只選擇創造的方式。《選擇你自己的冒險》（Choose You Own Adventure）一書準確地捕捉到了這種身份表達的形式，儘管很幼稚。

最後，大道原型是在形意者和蛻變之外的。它是一個人可以沿著蛻變的軸，是一個人選擇蛻變的方向。這個背景為選擇原型所做的選擇提供了目的。

我把三個周期中的每一個都細分為兩組，我稱之為小周期和大周期。小周期由周期的前四個原型組成，大周期由周期的最後三個原型加上選擇組成。這種進一步細分有很多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小周期代表形意者的內部運動，而其餘的原型代表其範圍在形意者或更高層面上的原型運動。第二個原因是，小周期的原型是有性別效價的（也就是說，它們明顯地屬 男性或女性），而大周期的原型則不是（它們要麼是性別中立的，要麼是性別平衡的）。第三個原因是，小周期的原型涉及自由意志的原始概念（獨特的表達），而大周期的原型則涉及自由意志的新概念（在兩個道德極性之間的選擇）。第四個原因是，Ra 在 89.26 中提出了這種劃分，他們說“對原型二十二號的...適當理解，非常有助於銳化關於心智、身體與靈性之形意者的基本觀點，並進一步使心智、身體與靈性複合體之蛻變與大道成為更鮮明的浮雕。”而最後一個原因是，根據我的理解，小周期的原型代表了我們對事件發生的看法進行自我反思之前的道德經驗；而大周期的原型代表了我們在提出我們是否要一如既往地繼續下去這一問題之後的道德經驗。換句話說，區別在於大周期為我們的經驗引入了一個視角，這個視角是在迄今為止發生的經驗之外的。選擇原型，作為一個觀察主體，占據了觀眾的位置，觀察故事的發展。但大周期的機制允許觀眾進入並成為故事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說，大周期打破了第四面牆。

小周期

母體和賦能者渴望彼此互動。Ra 說，母體“觸及”賦能者，就像智能能量觸及理則一樣。而賦能者，“通過自由意志”在母體中啟動了“新奇的實驗”，以回應這種觸及。所以（在心智複合體中）母體邀請賦能者，賦能者回應邀請。

嵌入母體和賦能者之間關係的那種自由意志，與人類在蒙上罩紗（基督徒稱之為“墮落”的現象）之前可用的自由意志相同。這個概念需要一些解釋。根據 Ra 的說法，我們宇宙的太一起初思維並沒有明確地包含善與惡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的潛能隱含在太一起初思維中，但尚未被發現。也就是說，“太一理則”並沒有計劃右手途徑與左手途徑的戲劇，但却對此感到驚奇。這種對立還沒有被想像到的原因是，在我們宇宙的早期，第三密度的生命並沒有經歷過自己的隱藏。他們的心智可以直接和立即接觸到他們以前所經歷的一切，包括以前的化身和以前從一個化身到下一個化身的轉變。幻象的規則對他們來說是已知的。但是，Ra 說，這給第三密度的體驗造成了一個問題：其中的實體沒有進步的渴望；他們堅持原樣享受這種體驗，沒有達到允許進入下一個密度的那種紀律。換句話說，這個經驗連續體的效率是非常低的，產生的造物者打算去體驗的多樣性非常少。一個特別聰明的理則想出了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在幻象中構建機制，將心智的賦能者從心智的母體中隱藏起來。這種遮蔽使經驗連續體和子子理則更難相互接觸。但事實證明，進行這種接觸所固有的困難也在這些被遮蔽的實體內在產生了足夠的渴望，以發展出畢業所需的紀律性。

罩紗也開啓了選擇左手途徑而不是右手途徑的可能性。在罩紗之前，人們沒有感覺到另一條回歸造物者的道路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因為一的法則作為實相的基本性質是人人皆知的。但罩紗向我們隱藏了基本實相的本質，使我們無法看到自己與他人的內在合一。突然間，分離的幻象變得非常真實，而將自我凌駕於他人之上似乎是獲得新奇經驗的可行途徑。Ra 把在右手途徑和左手途徑之間進行選擇的能力稱為“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意志”。在罩紗之前，第三密度的生命有自由意志，但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能够在兩條道德途徑之間做出選擇。

現在我將回到我關於賦能者的自由意志的觀點。這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意志”，因為賦能者不是自我中在道德極性之間做出選擇的部分。母體和賦能者代表自我的一部分，尚未被極性之間的選擇所影響。母體是自我的一部分，想要獲得經驗，而賦能者是自我的一部分，其中有所有經驗的潛力，沒有任何特定的偏向于一條道德途徑或另一條。無論我們進化到什麼程度，這對我們來說都是真實的。因此，賦能者代表了無限獨特的自我深度，它對自己是什麼沒有選擇。我們不能自由地成為任何東西，只能是我們自己，所以賦能者的自由意志只是成為它之所是的自由。它不做任何選擇；它只按自己的意願以唯一的方式行事。

一旦母體被賦能，在經驗連續體中就會有一個反應。這種反應向自我提供了信息，如果受到約束（disciplined），自我可以工作這些信息。記住，罩紗導致進化變得困難。經驗連續體的一個簡單變化本身不能產生畢業所需的紀律。母體對賦能者的反應就是 Ra 所說的催化劑。催化劑是經驗連續體中的變化，因為它呈現在我們面前。任何特定周期中的賦能者和母體之間的接觸引發的變化並不總是明顯的，但這些變化中對我們來說明顯的方面是我們進化的催化劑。我們如何回應這個催化劑，將決定我們進展的努力有多成功。

正如我們的理則建立了我們的幻象催化劑機制，給我們提供了進化的機會，它也建立了我們的幻象處理催化劑機制，通過紀律，使我們能夠建設性地利用催化劑帶來的機會。Ra 稱這些機制為經驗原型。當我們成功地運用經驗原型的機制時，改變就被記錄在母體中。現在母體已經改變了，它對被賦能的渴望也改變了，經驗的可能性也改變了。有了現在學到的課程，賦能者可以，通過自由意志，在新奇的事物上進行新的試驗。因此，這個周期又重新開始了。

現在讓我總結一下前四種分類。母體是那些伸向和渴望新奇經驗的角色，但缺乏產生這種新奇經驗的資源。賦能者是那些擁有新奇經驗資源的角色，當被邀請時，他們會採取行動改變母體的經驗連續體。賦能者的行動在其母體中產生了一個反應。這個反應產生了新的非凡經驗，為母體提供了一個長期改變其配置的機會。催化劑角色就是這些新的非凡經驗。經驗角色與催化劑角色一起工作，整合和處理它們提供的新經驗。如果整合是成功的，那麼這個周期的完成就會引起母體的改變。有了

學到的課程，母體在發生改變後，現在判斷新經驗的邊界與以前不同，并以某種新的方式伸向經驗的新奇性。

我把這種以前四個分類為特徵的周期性過程視為"小周期"。相反，一個周期中的最後三個分類（加上選擇）是我所認為的"大周期"。我之所以選擇這些名稱，是因為小周期需要多次迭代，才能讓一個實體準備好按照大周期的方式進行改變。我稱之為小周期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相信在這個周期中活躍的那種自由意志仍然是前罩紗時期的那種自由意志。即使催化劑和經驗原型表達了道德的二元性（也就是說，它們有善的和惡的版本，不像母體和賦能者），這些道德二元性的表達仍然只是一個自我的表達，除了它之所是之外，不能成為任何東西。"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意志"只有在允許我們成為我們已經是的東西之外的東西的過程中才對我們可用，這個過程Ra稱之為"蛻變"。但蛻變是大周期的特徵。

大周期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作為一的法則的結果，原型心智中有許多統合的原型在它裏面。第一個也是最基礎的統合原型是選擇。下一組統合的原型是形意者分類。Ra告訴我們，形意者描述了心智複合體、身體複合體或靈性複合體的本質。這些原型作為一個整體是代表了實體三個基本部分中的每一個的角色。此外，一個周期中的前四個分類代表了形意者內的運動部分或器官。形意者顯示了這四個部分之間的整體關係，因此對周期中的前四個原型給出了一種總結。

Ra說，形意者是我們在前世獲得的所有偏見的儲存庫。形意者代表了作為一個合一整體的心智、身體或靈性複合體，所以該複合體的進化功能將以其偏見為特徵。母體對某些類型的新奇事物有偏見的渴望；賦能者對當下適當的課程有偏見；催化劑對你的意識有偏見的傾向；經驗對催化劑應該如何處理有偏見（但記住，一如往常，你沒有母體、賦能者，等等；原型規定了構成生活經驗的法則——所以你有一部分自我是由母體原型、賦能者原型等支配的）。所有這些偏見彙聚在一起，形成了整個複合體的獨特功能。

根據 Ra 的說法，“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意志”來自于一個別出心裁的理則嘗試把心智的形意者想像成複合的，這導致了靈性和身體的形意者變得複合。這種形意者的複合化就是單紗：將形意者的一個部分對另一個部分隱藏起來。因此，形意者分類成爲“它所不是”（即是複合的，而不是單一的），從而不得不“被賦予造物者的自由意志”。那麼，在兩條道德途徑之間進行選擇的能力就屬 形意者。

但這種選擇是如何發生的呢？形意者成爲它所不是的東西的能力並沒有隨著分類的原初複合化而結束。形意者能夠一次又一次地成爲它所不是的東西。這就是轉變的含義：形意者不再是原來的樣子，而變成不同的東西。我相信，選擇原型的出現是爲了讓形意者進行轉變的一種手段。我認爲，Ra 將這一原型稱爲選擇并非偶然，Ra 指出“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意志”來自于形意者成爲它所不是的東西，并建議我們在配對關係中考慮選擇和形意者原型。我相信形意者和選擇之間的關係代表了我們意識到自己是我們想成爲或不想成爲的東西的時刻。除非我們有能力進入一個整體上不同于心智、身體或靈性複合體的見證者的角色，否則我們無法批判性地審視這些複合體，并問自己是否想成爲自己。選擇，或傻瓜，是一個旅者，他的家無處不在，却又無處可尋。另一方面，形意者則是傻瓜居住的家園。如果傻瓜不想呆在這裏，他就會收集自己的物品，去別的地方：傻瓜決定去的地方就會成爲新的形意者。我認爲，這種關係是理解蛻/轉變機制的關鍵。

“但是，”你可能會說，“已經有一個蛻變分類了！”是的，下一個分類是蛻變原型。然而，這個分類並沒有解釋選擇是如何發生的。蛻變原型在本質上和根本上是過渡角色。它們是圍繞著一個事件的心智狀態，這意味著每個蛻變角色都有一個前狀態和一個後狀態。這些原型的渴望和能力都是爲了成功地通過從一個形意者到下一個形意者的轉變，但這些原型都沒有解釋爲什麼轉變最初會發生。原因很簡單：轉變發生是因爲選擇厭倦了形意者的現狀，希望有所改變。這種新的意識或反思的時刻激活了我們內在的蛻變原型，使我們進入蛻變的前狀態。在這一點上，我們蛻變的成功取決于兩點：（1）我們對這一過程的抗拒，因爲我們害怕在進入後狀態時會失去什麼；（2）我們對相關的大道原型的純粹認同程度。

由于蛻變原型從根本上來說是過渡性角色，大道原型則恰恰相反。這些原型描述的是普遍的角色。讓我解釋一下我的意思。大道是靈性進化的總體路徑；它列出了形意者轉變的環境。大道原型的獨特貢獻在于，它為蛻變原型提供了方向。形意者不會以一種無基礎的、不可預測的方式轉變。誠然，當人們處于蛻變原型的前狀態時，無法想像蛻變原型的後狀態會是什麼樣子。但是，整個過程仍然是由大道引導的。因此，大道原型描述的是自我的那一部分，它不會因為轉變而改變。這些原型描述了我們每個人都有的深層的、持久的、持續的願望，即按照特定的品質、用一套不變的價值觀走人生之路。因此，大道原型是最後一組統合的原型。正如形意者統合了心智、身體或靈性複合體的器官部分，大道也統合了心智、身體或靈性複合體的全部進化路徑。由于選擇原型的參與是轉變過程的核心，所以大道原型描述了客觀自我與主觀自我的合一，考慮到它們描述的是回歸造物者的途徑，這一點特別適合。

分類匯總表

母體是不完美的自我。它是純淨的、新生的和未進化的。它是經驗的連續體，戲劇的序列就在其中上演。母體的特點是缺乏和渴望經驗。它既不知道它是什麼，也不知道自己可能是什麼。母體代表了與太一造物者分離的最外層階段。

賦能者是完美的自我。它是選擇如何和何時改變經驗連續體的子子理則。賦能者的特點是自身擁有所有可用的信息：它是全知、全智、全能的自我，自我可能進化到其中的所有潛能都源自該自我的生成性存在。賦能者代表了自我與太一造物者的最終結合。

催化劑是非凡的自我。它是情感自我，預示著生活中發生的所有感動和有意義的事件，無論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催化劑的特點是可見的或明顯的，是經驗連續體的一個有意義的方面。催化劑代表了使不完美的自我更接近于與太一造物者結合的機會。

經驗是整合的自我。它是仔細處理和定位生活中發生的所有感動和有意義的事件的自我。經驗的特點是有紀律，并參與到經驗連續體中。經驗代表了利用機會使不完美的自我更接近于與太一造物者的結合的能力。

形意者是客觀的自我。它是我們審視自己時看到的全部自我。它的特點是，當我們談論自己時，通常指的是一個由活動部分組成的有機整體。形意者代表自我是一個整體的實體，它努力爭取與太一造物者團聚。

選擇是主觀的自我。它是觀察整個戲劇序列并認同客觀自我的見證者。當我們提到自己的時候，這通常就是那個說話的自我。它的作用是選擇客觀的自我將是什麼。選擇是統合的自我角色，也是人格的角色，我把人格理解為一個人可以順利地從一個角色轉移到另一個角色的視角。

蛻變是短暫的自我。它是收集、淨化和從一個客觀自我過渡到另一個客觀自我的自我。它的特點是有一個前狀態和一個後狀態，被一個難以跨越的門檻分割。蛻變的特點是必須釋放一組不屬 門檻另一邊的物質和附著物。使得蛻變變得困難的是一個人為了完成蛻變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經常避免蛻變，以便我們能夠抓住在我們跨越時必須放棄的東西。蛻變代表了以跳躍而非小步走的方式接近太一造物者的能力。

大道是持久的自我。它是適應性強的自我，始終以成熟的道路為導向。它是一種完全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法。大道的特點是持久。它能優雅地處理各種意外，永遠不會失去對最重要的東西的關注。大道代表了我們清楚地看到接近太一造物者意味著什麼的能力。

扭曲與全息

我們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描述了這個密度中所有可能的能量消耗的性質。在我們生活在行星地球上的經歷中，對我們有意義的一切都遵循著原型心智回路中的路徑。支配我們幻象的結構法則無法被打破，但它們確實為無限多樣的經驗留下了空間。它們是我們無法超越的邊界，但我們可以在邊界內自由探索。例如，靈性的母體只能以一種方式被賦能：新意識的突然閃現。但是，賦能的過程可以以不同的效率發生，因此，對理則高效（和“優雅”）獲取經驗的計劃造成不同的扭曲。例如，如果一個人拒絕承認意識的突然閃現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真理，那麼賦能過程就會產生編碼這種基本混淆的催化劑。

原型能够以或多或少扭曲的方式顯化（或表達，或“變成”等）的原因是：它們所描述的角色在幻象中具有功能性作用。每個角色都有一個目的。但是任何服務於一個目的的東西都可以（而且是）根據服務該目的的程度的標準來衡量。例如，刀的目的是切割。但這意味著存在著好刀和壞刀之分。一把好刀能很好地實現這個目的，而一把壞刀則不能。我們衡量刀具質量的一些標準是耐用性、鋒利度和形狀。一把壞刀可以是很快老化的刀；也可以是僅僅很鈍的刀；還可以是形狀對切割沒有用的刀。由于這 22 個原型角色各自執行一種功能，它們也各自描述了良好執行該功能的樣子。換句話說，這些原型向我們展示了什麼是有道德的角色。此外，對於那些有雙重道德表達的原型，在道德上有兩種方式來顯化該原型：我認爲它們是有道德的善和有道德的惡。而在這兩種道德的顯化形式之間，有無數種方式以扭曲或不那麼道德的方式來顯化該原型。

除了原型的道德和扭曲表達之外，還有不同全息層次的原型。一的法則要求宇宙是全息的，這意味著造物的較小部分本身就是整體的反映。這就是爲什麼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具有經驗連續體的理則。無論造物的層次有多小，總的結構仍然在這些較小的層次上重複。同樣，當較小層次的實體形成一個較大的集體層次時，相同的模式會在那個較大的集體層次上重複。因此，原型可以在微觀和宏觀層面上顯化。

原型最小的微觀顯化層次是個人。每個人其內在都有全部 22 個角色。這 22 個角色居住在一個社區中，它們在其中互動。人類的心智既有單數形式，也有複數形式（這重申了第一變貌：一即是多）。在這個顯化層面上，原型是心理運作的內部機制，也是自我不同方面的內部互動社區。這個個人層面是 Don 和 Ra 之間的對話停留在的主要層面。他們幾乎完全把原型作爲個人心理的元素來討論。

但因爲原型是人物角色，我們應該期望它們也能在人際關係層面上顯化出來。原型心智中包含的所有相同的個人功能和關係也可用于人際互動。在我們有意義的人際互動中，我們通常顯化（或實例化或成爲）一些帶有某種程度扭曲的原型群，我們站在與其他人的關係中，如果一切順利，則顯化出一個帶有某種程度扭曲的互補原型群。通過這些互動，我們通過彼此扮演對方的角色來爲對方服務，而這些角色對於個人來說可能不那麼容易顯化出來。我可能需要我的伴侶爲我扮演心智的催化劑，

這樣我就能利用我們的互動成爲心智的經驗。以這種方式使用我們的關係，我更有可能通過它們在我們人際關係中的外在顯化，成功發現催化劑的細節，而不是只使用我自己的個人資源。我們每天都在參與這些原型的人際互動，甚至沒有想到我們在做什麼。

原型也可以在社會層面上顯化出來。在集體心智中變得突出的個人和團體，通常是在與社會其他部分相關的情況下，表現出一些原型或原型群，而社會其他部分則會承擔起互補的原型。在社會層面上，就像在個人和人際層面上一樣，任何具有意義和感覺有意義的東西都以某種方式顯化出原型，儘管這種顯化可能是非常扭曲的。

性與性別

在我們單獨研究這些原型之前，原型心智結構的最後一個特徵需要注意：性別。這些原型中有許多是性別化的，這意味著它們代表了男性或女性的角色。Ra 對男性和女性的區分植根于主動和被動之間的對立。對 Ra 來說，一個原型之所以是女性的，是因爲它在與另一個表達主動或陽性的原型的關係中表達了被動的一面。

這種區別可能會讓一些人感到反感。畢竟，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性別歧視問題可以說是把女性當成被動的對象，把男性當成主動的主體。然而，Ra 指出，每個人同時是男性和女性，無論生物性別如何。這些原型中的每一個都在我們的裏面，從它們在我們無意識心智深處的位置影響著我們。Ra 也不贊成男性應該是男性氣質的，女性應該是女性氣質的這種有害假設。根據 Ra 的說法，我們應該做自己。但 Ra 確實表明，男性傾向于男性氣質，女性傾向于女性氣質。關於這個想法，我將會說的更多，但我認爲這個主張不應該以一種有爭議的方式來看待。我也不認爲應該有爭議的是，Ra 表明這種傾向的來源與生物體的性質有關。

我們世界的性別歧視建設不僅僅體現在要求男人是男性化的，女人是女性化的。它還體現在這樣的判斷中，即男性氣質在本質上比女性氣質更好、更有價值或更可敬。或者，用 Ra 的區別來說，這種性別歧視在于這樣的判斷：從根本上說，主動的角色比被動的角色要好。考慮到在每一種性別關係中都需要對方，這種價值判斷是愚

蠢的。然而，我認爲這種性別歧視的判斷是左手途徑的特徵。而且我認爲，當我們更詳細地研究這些原型時，這將變得很明顯。

究竟哪些原型是男性原則的，哪些原型是女性原則的，并不總是很清楚。然而，我們可以對大多數原型得出強有力的結論。**Ra** 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心智的母體是男性原則的，而賦能者是女性原則的。**Ra** 還告訴我們，身體中的情況正好相反。此外，靈性的母體的特點是被動的，而靈性的賦能者的特點是主動的，所以我認爲這也是一個簡單的判斷。在關於催化劑的一個不經意的評論中，**Ra** 表示身體的催化劑比心智或靈性的催化劑更活躍，所以我認爲我們應該得出結論，身體的催化劑是男性原則的，其他的是女性原則的。因爲這些原型進入了與經驗原型的關係，所以經驗的性別將與催化劑的性別相反。然而，形意者代表了一個整體，融合了男性原則和女性原則，而選擇是一個統合的原型。因此，我認爲我們應該把這些原型看作是同時具有兩種性別的，或者完全沒有性別。

這就剩下了蛻變和大道。有些塔羅牌強烈暗示了性別（如心智的大道或靈性的大道），但有些則沒有（如心智的蛻變和靈性的蛻變）。此外，由于大道是統合的原型，它們似乎和形意者一樣，不應該只代表一種性別。儘管我努力按照性別對這六種原型進行分類，但我發現，無論是蛻變原型還是大道原型，都沒有一種簡單的方式可以將其視爲具有性別效價的。因爲這些原型代表了從形意者到形意者的動態變化，所以它們應該同時包含男性原則和女性原則的一面，這是恰當的，所以我得出結論，只有前四個分類具有性別效價，而其他分類要麼是性別中立的（不包含兩者），要麼是性別平衡的（包含兩者）。

在繼續之前，我想更詳細地考慮性、性別以及原型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關係。在 87.27 中，**Don** 問 **Ra**，爲什麼男性身體的人和女性身體的人在性接觸中交換的能量不同。**Ra** 的答案是，心智的母體和身體的賦能者被男性吸引，而心智的賦能者和身體的母體被女性吸引。這是值得注意的，原因有二。首先，這裏的“吸引”是原型對生理的吸引。我認爲這意味著，擁有男性或女性的生理機能使其本質上更容易表達男性或女性的原型。接受荷爾蒙替代療法的變性人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科學實驗并不支持染色體分配或激素化學完全決定生理性別的說法。然而，我們對人體許

多連鎖功能的理解表明，擁有 XX 染色體在功能上是為了產生女性荷爾蒙，而女性荷爾蒙在功能上是為了產生女性的生理和女性的心理。由于染色體影響荷爾蒙，而荷爾蒙又在產生男性或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方面有更直接的影響，因此，簡單地直接影響荷爾蒙應該有同樣的效果。而且，事實上，它通常是這樣的。雖然每條規則都有例外，但那些接受激素替代療法的人所報告的一般主題是值得注意的：身體和心理整體上都傾向于從一種性別排列轉換到另一種性別。增加女性荷爾蒙和抑制男性荷爾蒙不僅使身體女性化，還提高了對情感的敏感性，改變了性欲的體驗性，并產生了更多的合作和更少的競爭心態。男性化的荷爾蒙替代療法會產生相應的結果。但男性身體、男性性別認同和男性氣質之間是有區別的，就像女性身體、女性性別認同和女性氣質之間也是有區別的。因為 Ra 始終將女性與黑暗和男性與光明聯繫在一起，我相信罩紗的兩面捕捉到了女性氣質本身和男性氣質本身的特徵。Ra 還將女性的特徵描述為被動，男性的特徵為主動。那麼，這兩個概念上的區別將是組織我對男性和女性能量思考的主要試金石。

那麼，在生物性別和性別認同方面，情況又如何呢？生物性別是一組模糊的生理特徵，它與更重要的生殖科學現象相關，但并不完全匹配。在人類中，生物性別的重要性在于它確定了通常可以懷孕的身體類型以及相反的通常可以使受孕的身體類型。很明顯，這裏面有複雜的因素，因為有些人的身體兩者都不能做。但這種區別在原型方面并不重要。更重要的生理上的區別是傾向于男性體驗的身體種類和傾向于女性體驗的身體種類。通常，變性人在開始經歷與激素替代療法有關的心理變化之前，會感到迷失方向和不舒服。這表明，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從內心深處覺得有必要擁有不同的性別體驗。這表明性別并不是自我最深層的核心（這一事實由性別中立的選擇原型和性別平衡的形意者原型所表明）。它還表明，性別認同并不直接與性別生理或性別心理相聯繫。這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謎團，但這不是我想說的中心點。這裏的啓示是，有些身體更容易產生男性原型的體驗，有些身體則更容易產生女性原型的體驗，這種差異與荷爾蒙化學密切相關。

說了這麼多，沒有理由認為一些身體應該表達女性的原型，而另一些身體應該表達男性的原型。我們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我們可以自己決定如何表達自己。雖然某些

身體確實更容易表達一組原型而不是另一組（這表明很難用同樣的技巧表達所有原型），但認真研究原型的學生的目標應該是發展相對容易地表達所有原型的能力。那麼，性生理學不過是一套原型相對於另一套原型的天賦。

略論右手途徑明顯的女性主義

在 85.19 中，Ra 說“主要的罩紗過程具有這樣的意義：它可以被類比為地幔將所有地殼內的珠寶都覆蓋了起來……罩紗之後，幾乎沒有一個造物者的面向是心智所知曉的。幾乎全部都被埋藏在罩紗之下。”根據我的理解，罩紗將女性從男性中隱藏起來：女性，作為原始的他者，從作為原始自我的男性中隱藏起來。那麼，這段引文告訴我們，所有的珠寶似乎都埋藏在女性的神秘之中，也就是不為自我所知曉的他者的神秘。左手途徑是右手途徑的反轉，所以右手途徑的所有真理都呈現出相反的一面，出現在左手途徑所代表的有意幻象或對虛假的追求中。然而，Ra 在 85.19 中的話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當我們走在右手途徑時，我們會自己發現，造物者的美麗和榮耀就依偎在女性之中。讀者會發現，我自己對原型內容的探索加強了這種想法。就我所知，右手途徑似乎是一個徹底的女權主義視角。這種思考方式與其說是貶低男性，不如說是頌揚女性。當然，還有更多可以說的，但僅這一點就值得注意。我知道我作品的這一特點會讓一些人感到厭惡。但我不道歉：這些是我深思熟慮的結論。

論塔羅牌、生命之樹和占星術之間一一對應的可能性

Ra 告訴我們，有三個可用的系統來研究原型心智：生命之樹上的 10 個球體和 22 條路徑，占星術的 10 大行星和 12 星座，以及塔羅牌的 22 張大奧秘牌。Ra 斷言，有 22 個原型，它們屬一個分類系統，其中有 3 組 7 種和一個統合的原型。Ra 建議只選擇一個傳統并研究它，我也建議這樣做。我選擇了塔羅牌，我希望我的讀者也會這樣做。然而，這三個系統之間是否存在一對一的對應關係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答案將向我們揭示，試圖從一個系統轉換到另一個系統是否有任何好處。

卡巴拉學者歷來主張這些系統之間存在直接的、一對一的關係。在穀歌圖片上搜索“卡巴拉生命之樹”會發現一些例子。然而，我認為卡巴拉學者在得出這些對應關係

時是草率和粗心的。對他們來說，生命之樹是他們理解其他兩個系統的基礎和鏡頭。正因為如此，他們沒有試圖從自身的角度去理解其他兩個系統。

當卡巴拉學者發現塔羅牌時，他們按照發現的順序將圖像映射到生命之樹上。他們認為塔羅牌圖像的編號恰好與生命之樹上的路徑編號相匹配，這似乎很荒謬，但事實正是如此。這種映射有很多變化，但它們之間的差異很小；幾乎所有的映射都是從樹的頂端開始，并逐漸向底端發展，這與大奧秘牌的傳統順序大致相同。其結果是，許多圖像在解釋上被迫適應它們被分配到的路徑的能量。然而，鑒于 Ra 對塔羅牌的處理方式，這種映射并不令人滿意。生命之樹的頂端關注的是靈性的體驗，而底部關注的是自我認同的概念。出于這個原因，我們應該期待心智原型（1-7）在底部，靈性原型（15-21）在頂部：與卡巴拉傳統正好相反。

特別有趣的是，傳統上將奧秘#8（正義）與奧秘#11（力量）調換，純粹是出于對圖像按照傳統編號映射到樹上時產生的結果的考慮。以奧秘#0（愚人）為第一條路徑，正義應該屬 第九條途徑，力量屬 第十二條路徑。但第九條路徑的星座是獅子座，第十二路徑的星座是天秤座。有天平的圖像應該對應獅子座，而有獅子的圖像應該對應天秤座，這是多麼荒謬啊！這種不匹配是如此明顯，以至于他們卡巴拉學者調換了它們。但要注意的是，這種調換完全是他們自己試圖強迫塔羅牌與生命之樹相適應的糊塗結果！它并不是來自于對塔羅牌本身的理解的一種嘗試。從 Ra 對原型心智的闡述來看，將兩者對調顯然是一個錯誤，因為圖像的順序對應著分類和周期中的成員。生命之樹和塔羅牌之間存在一對一的對應關係，這似乎確實是合理的，但我認為正確的對應關係還沒有被闡明，我強烈建議把所有的歷史嘗試放在一邊。也許研究生命之樹的路徑的專家會閱讀我的作品，并認識到哪些能量屬 生命之樹上的哪個位置。

對應的問題在占星術中甚至更為複雜。雖然 10 加 12 等于 22，但對我來說，試圖在這組 22 和其他 22 之間得出直接的對應關係似乎并不合適。例如，考慮一下行星的對應關係。在 74.4 中，Ra 將火星與生命之樹上的 Geburah 球體和木星與 Gedulah（或 Chesed）球體聯繫起來。這肯定了行星與生命之樹上的球體有對應關係。但是，如果行星與生命之樹上的球體相對應，它們又怎麼能與生命之樹上的路

徑相對應呢？這正是卡巴拉學者所斷言的，但這是個無稽之談。球體與路徑并不完全相同；它們是不同種類的東西。所以行星應該對應于球體或路徑。既然 Ra 告訴我們它們對應于球體，那麼我相信我們應該接受這就是它們所對應的。但現在我們有一個問題：只有 12 個星座，而不是 22 個。此外，這 12 個星座被劃分為一個三乘四的分類網格，而不是 Ra 主張的三乘七的網格。

我相信這個難題的答案就在原型之間的配對關係中。Ra 在 88.24 中告訴我們，預定的研究計劃要求我們以配對的方式研究 22 個原型。正如 Ra 所描述的這些配對關係，總共有 12 種配對。此外，這些配對映射到一個三乘四的分類網格。換句話說，占星術星座和大奧秘牌之間最自然的對應關係是星座與大奧秘牌配對的一對一映射。

那麼，一個統一的系統看起來是這樣的：有 10 個球體或行星。這些球體或行星之間有能量流動，將兩個球體或行星配對在一起。這 22 個球體或行星的配對是路徑或大奧秘牌。此外，這些路徑或大奧秘牌可以在 12 種原型關係中相互配對。這些原型關係是 12 星座。因此，有三個層次的複雜性可以考慮原型心智。最低（最不複雜）的層次是 10 大行星或球體；中間層次是 22 條路徑或大奧秘牌；最高（最複雜）的層次是 12 星座或大奧秘牌之間的關係。

我不會提供任何嘗試來闡明這些對應關係。我將把它們留給生命之樹或占星術中的經驗來考慮。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閱讀這本書，然後嘗試以一種對所有系統都公正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對應關係，而不是強迫一個系統去適應另一個系統。

6. 塔羅牌圖像中反復出現的符號

物體/對象：

人像—自我。當 Ra 討論圖像上的符號時，通常會考慮到它們與圖像中的人像或人物的關係。甚至兩條道德途徑也是以圖像中人物的左右兩側命名的（不是觀看者的視角）。因為每個原型都有一個角色，而且因為 Ra 是從圖像中的人物視角來引用

符號的，所以很明顯，角色本身占據了牌中人物的視角。通常情況下，這個視角是由一個人像來承載的，但有時却不是。

人像的性別與它的存在同樣重要。在整個塔羅牌中，男性和女性人物的意義是一致的：它們代表單紗的兩面。女性是隱藏的一面，男性是透明的一面。

方形或盒子—物理幻象。物理幻象是化身的身體複合體存在的領域。這個幻象包括身體本身和身體所處的物理環境。

魔法球或魔法杖—“魔法”能力，其中魔法被理解為有意識地穿透無意識的事件。當魔法球發光時，這代表了成功的魔法行動：球體的光輝照亮了它周圍的空間，揭示了它的本質。球體的圓形表示“一個人希望在[第三]密度的顯化中進行魔法行為的意志對象的靈性本質。”

鳥—靈性複合體。這只鳥可能在休息時雙翼下垂，在準備飛行時單翼上揚，或在飛行時雙翼外展。這些不同的姿勢代表心智在使用靈性複合體與造物者聯繫方面的成功。請注意，這只鳥有飛行的能力，使它隱喻地穿越分隔地球（物理幻象）與太陽（理則）之間的距離。

衣服—保護。這可能是對傷害的保護，但也是對知識的保護。

支柱—結構支撐。它們也代表了建構在第三密度結構中的二元性或極性。兩根柱子代表了兩種道德極性，我們可以稱之為善與惡，但它們更普遍的解釋是，它們代表了兩種相反的價值：真實與虛假，舒適與不適，或明顯的善與明顯的惡。

果實—可以從經驗中獲取的課程。也可以指物質世界的快樂。

圓圈—合一的造物者。也可以指靈性複合體，因為這是連接我們和造物者的東西。

安卡或安卡十字架—這是一個複雜的符號。請注意，它由三部分組成：一個圓圈，一條從圓圈延伸下來的綫，以及另一條將圓圈和向下延伸的綫分開的綫。圓代表所有存在的合一。從它延伸出來的綫既代表無限進入有限世界，也代表有限回到無限。十字綫代表在有限和無限之間移動所必須跨越的門檻。十字綫也代表了平衡的必要性，無論是在最初的創造行為中，還是在我們努力回歸造物者的過程中。當安卡直

立的時候，我相信這個符號代表著靈性進化是一條“狹窄和狹長的途徑”。請注意，在直立狀態下，安卡處于不穩定的平衡狀態。它很難保持直立，因為它頭重腳輕，只靠一個點。但在倒置的狀態，安卡處于穩定的平衡狀態。符號的重量在底部，所以它不輕易翻倒。我認為這意味著在直立狀態下，平衡很難實現，也很難保持。但在倒置的狀態，平衡容易實現，也很難避免。

直角—物理和形而上幻象的交匯點。直角傳達了正交性。兩個不同的維度總是相互正交的，所以直角代表了兩個不同維度的相交。當兩個直角出現時，我相信每個直角指的是這兩個維度中的一個。

罩紗—罩紗代表我們幻象中的罩紗機制，它將顯意識心智從無意識心智中隱藏起來。這個機制有時也用眼罩來象徵。

太陽—理則。我相信這個符號代表了我們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理則，而不是我們所是的子子理則。

黑白成對的物體—極性。不過，極性的種類不止一種。有時這個符號指的是道德上的極性（右手和左手途徑），但其他時候它指的是表面上的極性（看起來好或看起來壞的東西）。

有翼之球—靈性之約。這個符號代表靈性複合體的進化優先于身體和心智複合體的進化。契約是一個承諾，無論靈性的進化將實體引向何處，心智和身體都會得到照顧。

獅身人面像（斯芬克斯）—時間的循環流逝。許多評論家認為，獅身人面像是由四種不同的動物組成的——人、鷹、獅子，公牛——代表四季，以及四種元素和人類活動的四個階段。由于獅身人面像是所有這些動物的組合，它在最重要的意義上代表了時間的周期性運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熟的過程。

獅子—身體複合體本能的激情和侵略性。獅子代表身體渴望的力量和破壞性潛力。

額頭上的蛇（Ureus）—智慧。這個符號代表意識，通過信心，能夠操縱智能能量。

蛇—？

魔王—敵人。這是另一個複雜的符號。魔王有一張鱷魚的嘴，代表殘忍。它有蝙蝠的翅膀，代表它與黑暗的聯繫。它有兩個乳房和一個陰莖，表明它是雙性的（不是變性的，因為荷爾蒙替代療法是新近的）。我認為這個符號意味著魔王不能生育，或者沒有能力生育，在這個符號出現的時代，這將是雙性人最顯著的特徵。魔王有一條蛇從它的肚臍裏冒出來，表示無法抑制的食欲。它有山羊角，C.C.Zain 認為這表示物質的野心。

火舌—？

杯子或水壺——情感的依戀。水是情感的象徵。因此，盛水的容器是我們內在儲存的情感的象徵。

金字塔—啓蒙的地方。金字塔是一座建成的廟宇。人類建造的廟宇象徵著我們的信仰體系（由我們建造的），作為進入靈性複合體接觸造物者的腳手架。它也代表了靈性尋求的理想。廟宇對外是一個心智的腳手架，對內是一個神聖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可以更容易地進行靈性工作。我們的靈性和宗教信仰並不構成靈性空間；它們只是把其他一切都擋在靈性空間之外。

水體—神秘的未知。

方向：

內部或之間—當某物在另一物內部時，我認為這意味著它附屬於外部物體或被外部物體所包圍。例外的情況是，一個人像被另外兩個人像包圍。

在上部—當某物在另一物上面時，我認為上面的物體對下面的物體有命令或支配權。

人物背後—當某物在人像的身後時，我認為該物體被隱藏在人物的視野之外，或以其他方式很難看到。如果要看到它，人物必須向後看。

在手中—當一個物體被握在一個人物的手中時，我認為這表明了心智（有意識或無意識，取決於性別）使用該物體的傾向。

第二部分

1. 選擇

選擇原型是統合的原型，是表達了由我們的理則所設計的整個第三密度經驗之全域本質的角色。它概括了整個原型心智的精義。選擇原型既是起點，也是終點；它同時代表了第三密度經驗的初始與頂點。塔羅牌的評論家們經常賦予這張卡牌的圖像以雙重含義，我也將沿襲他們的做法。

Ra 稱這一原型為選擇，有意指涉了第三密度的核心課程——即在右手路徑（愛、慈悲、接納和信任之路）與左手路徑（控制、支配、壓制和冷酷之路）之間作出選擇。

符號

一個眼睛被蒙住的人類形象走向大海。一隻張開大嘴的鱷魚等待著他靠近。此人行走在根倒塌的有字石柱旁，他頭頂上出現了日食。他的左肩上扛著兩個袋子，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右手拿著一根黑色手杖。此人衣衫半裹。

大海代表未知，鱷魚代表潛伏在通往未知之路上的危險。第三密度的危險不僅僅是生命隕滅或身體傷殘的可能性，也是心智或者靈性畸變的可能性。在第三密度結束生命時，一個人的靈性狀態很有可能比開始時更加混亂。甚至有可能成為他投生前初衷的完全對立面。儘管宏大的故事終將有一個圓滿結局，但在這一路上遭遇重大挫折始終是可能的，尤其是在罩紗遮蔽之下。

倒塌的石柱代表了主流社會結構，我們被鼓勵依此結構度過我們的人生；它是關於美好生活的世俗觀念。石柱已經倒塌，代表這種世俗之路無法滿足此人的靈性渴望。蒙眼布象徵著此人無法看穿幻象，洞察實相。日食不僅呼應了蒙眼布所帶來的黑暗，也代表在兩條道德路徑之間的選擇。兩個袋子代表他們在旅程中攜帶的微薄家當，其中一部分是已知的，而另一部分是隱藏的。這些家當是旅者實現其人生宏偉計劃所需的工具：包括與其他靈魂的體驗契約以及一組不可妥協的核心價值觀。手杖代

表他們在路上保持直立前行的能力，但這種能力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為這根手杖被放在了身後。最後，人像的半裸形象代表面對路途中的危機時，他們是脆弱的。

角色：旅者 *The Traveler*

我稱這個角色為旅者。旅者既不是男性原則也不是女性原則；他們未產生性別認同。這個角色與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及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的英雄密切相關。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旅者是通過主人公（或英雄）的眼睛體驗生命的觀眾。旅者超然存在于故事之外，而主人公則不是。我認為這個原型是性別中立的，但在考量旅者與其他原型（同樣性別中立）之間的關係時，使用中性代詞會造成混淆，我隨意地使用女性代詞。

旅者想要瞭解她所進入的神秘世界是什麼樣的。作為起點的原型——或者如 Ra 所稱的“靈性新手”——旅者邁入一個她一無所知的神秘世界。驅動她向前的，是一種好奇心，是她相信一切終將以某種方式解決的信心，以及對她所處危險的毫無覺察。她無法看見所進入世界的更深層本質，因此必須猜測。她的道路未曾有人走過；她必須自己開闢道路。通過如此行動，她自內而外喚起了對自我身份的宣言：因無人曾開闢她所走的道路，她便成為這條道路的最終創造者，也是其本質的最終權威。

這個原型的起點面向的最高宏觀解讀，是進入第三密度幻象的決定。蒙眼布代表罩紗，罩紗導致她忘記了投生前曾知道的一切：關於她是誰以及世界什麼樣。正如喬治·法瑟姆(George Fatham)所言，將浪子的寓言與離開太一造物者的合一、進入這個令人極度困惑的世界之決定聯繫起來，是有助於理解的。許多埃及塔羅的評論家們將這個原型稱為無神論者或唯物論者。這是因為旅者無法看到幻象的靈性本質；她只能看到其物質性。處於這種靈性的黑暗中，旅者既看不到神明，也看不到奇迹。但因為她已經拒絕社會的傳統規範，她已將自己置身于一條同時探索幻象本質以及幻象中內在神性的道路。然而，探索的將不是知識。她無法移除蒙眼布，對幻象的真相之探索只能基于信心與感受。

這個原型的另一面向是第三密度的完成。在此原型的終點面向，旅者被視作正在離開第三密度幻象，進入下一個體驗密度。日食代表愚者堅定地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做出的選擇。她自信地步入神秘，覺察到隱藏其中的危險，却毫不擔憂，因為她被自身選擇的力量與做出選擇時懷有的信心保護著。

這個原型的基本課程是：終此一生，我們都將是愚者。除了活在內心的確信中，我們將永遠無法得知幻象的真相。宇宙的神秘將不會在今生向我們揭示。我們將永遠不會覺得自己已經達成覺悟。正如卡拉·魯凱特(Carla Rueckert)曾說的：“我們都是這輛巴士上的小丑。”

由鱷魚代表的路途中的危險，是幻象那令人信以為真的性質之產物。在這個幻象中，賭注是生命、心智健全和幸福。在一個看似無神的世界裏，這些賭注的風險之高昂無以復加。此外，還存在靈性的危險。如果愚者的選擇將她引上一條投生前本無意踏足的道路，用比喻來說，她可能迷失靈魂。

旅者被好奇心和靈性渴望驅動。她的賦權能力是信心與天真。她的美德是謙卑。她是一個沒有家的旅者，這意味著她踏足的每一個地方都可能是她的家。她身無長物。所有她帶入這個世界的，是她意識到的些許天賦與她自己未意識到的些許偏見。

這個原型的功能是見證心智、身體和靈性的第三密度進化之戲劇。她的選擇在於，她渴望停留在原地，還是渴望繼續前行去往別處。在沿途的每一次停留，她觀察不同角色的活動，認同其中一些，不認同其他那些。對於已發現的戲劇是否適合她，她得出自己的結論，並依著她自己的節奏，她決定繼續前行去往別處的時機。

層面

在內在層面，愚者是臨在於單個與每個片刻的主觀見證者。我們心靈的這一元素與我們如此貼近，以至于我們常常未能察覺到它。它是無法看見自己的眼睛，是無法抓住自己的手。大部分時間裏，我們內在的見證者認同于心靈上正在活躍的各種其他元素，但偶爾，這個見證者她會退後一步來觀察心智的活動，並對是否想要依然如故作出判斷。

在人際層面，愚者是加入他人家園的旅者，無論這個家是心智上的、身體上的，還是靈性上的。旅者通常是受歡迎的夥伴，因為她能適應任何環境；她是百事通，萬金油。旅者常常如同一隻讓人覺得既熟悉又神秘的變色龍。她傾聽多于言語，細心學習并尊重所到之處的傳統。旅者這一角色是獨特的，因為它可以承載任何其他角色。這一角色捕捉了人類經驗的整體性：作為一種心智，從一個角色流轉到另一個角色。我認為，人類的人格是由諸多不同角色混合而成的複合體，它們因應當下情境所需，在不同時刻以不同方式被激活。那麼，旅者是人格的角色。在人際層面，旅者的選擇顯化為她決定繼續留下，或者收拾行裝去往別處。

在社會層面，愚者是移民，是見多識廣的新來者。她的經歷比所進入文化更豐富多元。她游歷其他國家和城市的旅程賦予她經驗，其價值他人難以理解。進入一個新環境，她需要花一些時間來適應環境，以便能夠開始理解她如今所處之地。由於她習慣了遷徙，并且閱歷豐富，她很容易理解新的環境。無論你走到哪裏，總有一些事是一樣的。然而，另一方面，她可能難以扎根，這使她始終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身處他人親密社區的局外人或者闖入者。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根據 Ra 的說法，很難確定選擇原型是否具有兩極化的表達，或者甚至是否能以扭曲的表達模式顯化。Ra 說，這一原型“相對固定且單一”，而其他原型則對“每個心/身/靈複合體而言都呈現獨特面向與關聯”。然而，Ra 之前曾以愚者為例，說明研究原型心智所帶來的主觀收穫。Ra 說：“每位求道者都將以原型複合體中對其最具意義的特質，來經驗每個原型”，隨後 Ra 給出了愚者這個例子。我認為這說明了研究原型的主觀性。這個原型在“被賦予的生成性能量複合體中是恆定的”，但每位尋求者將以不同方式接觸這一複合體。我認為這意味著，正如我之前曾說過的，研究主題存在於超越心智所能理解的更多維度之中：我們無法從心智上掌握其客觀本質，但它們確實具有客觀本質。

關於此問題的另一困惑來源于該原型在原型心智中的功能。選擇原型標定了我們內在“完整意義上的自由意志”之所在；它是那個在兩條道德極化路徑之間做出抉擇的自我。似乎如果某一原型被拆分爲兩種極化表達的話，非此莫屬。

那麼，稱選擇原型爲“相對固定且單一”將作何解？我認爲這個謎題鼓勵我們去作一些區分。

首先，研究一個原型的主觀收穫，并不等同于該原型以極化或扭曲模式表達的潛力。主觀收穫關乎一個學生如何與原型本身純粹（有道德）的能量建立連接。研究的主觀性關乎人類如何能夠認知原型。極化與扭曲模式的表達并非關於對原型的認知理解，而是關於成爲原型。扭曲模式的表達之所以可能，根源在于原型的功能性本質。由于原型描述了幻象中執行功能的部分，幻象中對應的部分能夠將這些功能執行得很好、或者很差、或者介于兩者之間。以遜于有道德的方式執行一個原型功能，便是以扭曲模式表達原型。

儘管我認爲區分一個原型的表達模式和認知模式是有幫助的，但我認爲如此區分并未解開謎題。Ra 唯獨將選擇原型描述爲“相對固定和單一的”，相對於其他原型的“對每個心/身/靈複合體而言都呈現獨特的面向與關聯”的表像。這種對比清楚地表明，選擇原型的固定性屬 認知範疇而非表達範疇。我認爲謎題的答案在于 Ra 使用的限定詞：“相對”。選擇原型與所有原型一樣，承認主觀的認知模式，但連接此能量時，變化的可能性遠沒有其他原型那麼多樣。如果我對的——選擇原型代表了主觀見證者的心理功能——這種固定和單一便在意料之中。作爲一個客觀世界的見證者，其經驗在所有人類之中或多或少是一致的。我們都以基本相同的方式經驗主體性的純粹現象，但我們所經驗的客觀世界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衝擊著我們的主觀性。

現在，我們必須回答選擇原型的二元極化表達的問題。請考慮第二個區分：做出選擇的責任，并不要求選擇者本身具有二元表達。它僅僅要求被選擇的對象具有二元表達。的確，患者選擇她將成爲什麼，但她所選擇認同或不認同的自我，是形意者原型，是客觀自我。主觀自我是看不見自己的眼睛，因此患者不可能對患者做出選

擇。換句話說，選擇原型對應于——作為一種覺知但統一的原則的——智能無限，她不承認二元表達。造物的多樣性，並不是在智能無限中，而是在智能能量中體現。因此，唯有客觀原型是應該能夠具有二元極化表達的原型。

因此，我認為選擇原型承認扭曲模式的表達，但不承認二元極化的道德表達。現在，讓我們來考量選擇原型如何能夠在其表達上被扭曲的。愚者的美德是謙卑、信心和無畏的天真。如果愚者早知道自己即將經歷的一切，她可能會三思而行。如果她缺乏進入未知所必需的信心，她甚至不會開始她的旅程。如果她不夠謙卑，她將無法保持周邊世界的觀察者之角度。那麼扭曲的愚者可能是傲慢和魯莽的。她可能輕率地斷定自己理解了其實并未理解的處境。這種魯莽的代價是巨大的，因為鱷魚等待她失足。對於愚者而言，勇敢踏入一個新世界是一種美德，但自認為對所見所聞已然了如指掌的惡習，將招致她所踏入的陌生世界的反噬。

扭曲的愚者可能會沒有信心。她的經驗以一個極其令人信服——向她隱藏了提供終極支持的造物者之存在本身——的幻象為特徵。一個人很容易——或許很普遍——被愚者那脫離社會規劃的常規路徑之渴望所激勵，結果却因過於恐懼未知而駐足不前。值得注意的是，有道德的愚者并非勇敢，儘管她看起來如此。勇敢意味著即使心懷恐懼仍勇往直前。有道德的愚者是無畏的，因為她堅信在未知中所遇到的一切都將是滋養的、殊勝的、美麗的，賦能的。

扭曲的愚者也可能是憤世嫉俗的(cynical)。我認為憤世嫉俗同時衍生于沒有信心和傲慢，但扭曲的愚者這一面向仍值得一提，因為我認為它體現了將愚者視為無神論者或唯物主義者的傳統認知。“上帝不存在”或“宇宙中只有物質”這類斷言，在經驗上是站不住腳的。一個在認知上負責任的人，會承認證據僅支持對上帝與形而上學的不可知論立場。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所特有的靈性上的憤世嫉俗，既表現為不假思索地拒絕神秘事物的傲慢，也表現為對“信心本身或為一種美德”這一可能性的否定。在一個知識難以獲得、確定性無法實現的世界裏，憤世嫉俗者緊緊抓住人類能夠獲取的零星經驗知識，并宣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沒有認知上的價值。

2. 心智的母體

心智的母體是心智在與其自身關係中的經驗連續體之原型。在有意識的原型所有實例中，我們傾向于將角色認同為自我（而非將自我感知為他者）。因此，該原型展現了心智與未經賦能的自我之間的關係。它是心智戲劇即將展開的舞臺，但帷幕尚未拉開。

符號

一個衣著純白的男性形象，右手握著一個魔法球，左手指向一個箱子。他頭戴金色頭環，腰間纏繞著一條銜尾蛇。箱子四壁厚重而黑暗，囚禁著一隻無法飛翔的鳥。箱子的底部鋪陳棋盤狀圖案。

男性形象代表著有意識心智。他的白色衣物象徵著此原型中有意識心智的空白狀態。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未被喂養的心智”，一種充滿渴望却“沒有內在性”、沒有深度或內容可供探索的心智。魔法球表達了有意識心智對思想和情感體驗的渴求；其圓形表明這一渴求對象最終的靈性本質。指向箱子的手重述了有意識心智的渴求，正如鳥重述了這一渴求對象的靈性本質。靈性之鳥無法飛行且被囚禁，象徵著此原型的躁動不安。鳥被關在箱子裏，代表必須進入物質幻象并在其中工作，才能釋放被囚禁的靈性。厚重而黑暗的箱壁代表了阻礙有意識心智釋放囚禁之鳥的障礙：他必須先行穿越的無意識心智。箱子底部的棋盤格圖案代表了根本性建構于物質幻象中的道德極性。

角色：魔法師 *The Magician*

塔羅的評論家們常常將魔法師描述為充滿創造性能量的存在。瑞秋·波拉克(Rachel Pollack)對此的解釋頗具啟發性，她將這一概念描述為一種關於顯化新事物（例如一個項目或一段關係）可能性的興奮感。魔法師在世間看到某種特定可能性。儘管他并不確切知道那會是什麼樣子，但他幻想著：達成這一新的可能性將帶給他滿足感。他別無他求，只願最終能從這躁動興奮的束縛中感受到釋放。魔法師的挫折帶有性挫敗的意味，而他那渴望但無法體驗的感覺，同樣帶有性的意味：釋放。

魔法師的目光捕捉到世間某種特定事物。他的渴望是具體的。要滿足這份渴望，需在物質世界付諸行動，即某種他心中所想的、能使他滿足之物的顯化。魔法師渴望一場戀愛，他對戀人的渴望，是想要深入地瞭解她。對這一新可能性的興奮是激動人心的，或者說，如果他有辦法讓它實現的話，那將會是激動人心的。魔法師是厄羅斯(eros)的擬人化。厄羅斯是一個古希臘詞語，通常被翻譯為性欲，但它的使用範圍遠比我們對“性欲”一詞的使用更寬泛。厄羅斯是一種通過經驗獲取知識的強烈渴望，因此，性交只是厄羅斯得以顯現的眾多方式之一。

魔法師所渴望的對象不僅不為他所知，甚至根本未被清晰地看見。他的渴望之強烈帶有某種奇異之處：他想要某樣東西，却對其一無所知。事實上，他注定會對此體驗感到驚訝，並且某種意義上會感到失望，因為現在對他隱藏的許多東西，在顯現時將難以應對。

魔法師作為一個角色，是我們很容易認同的人。小說創作者們普遍知道，讓讀者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方法，就是以一種渴望的狀態介紹該角色。因此，有意識心智是一個主角，而這個原型則是我們對這一主角的最初介紹。

魔法師的賦權能力是他渴望的強度，這是他唯一的工具。他的美德是專注。這個原型傳統上被稱為魔法師，是因為那些研究塔羅牌的人（神秘學派的秘術師們）深知，魔法活動的激活力量並不在於說出正確的詞語或做出正確的手勢，而在於一種強烈而專注的渴望。我曾聽許多人說，所有成就偉大事業的人類唯一一個共同特徵，就是他們決心堅定且毫不鬆懈。這正是魔法師擁有專注而強烈的渴望的意義。

這個原型的功能是成為一個穩定的意識中心，通過專注的渴望吸引經驗經此流過。有意識心智本身並不產生思想；而是憑藉自身渴望的強度和專注度，從無意識中召喚出思想。花片刻觀察一下自己的心智，你會發現，每一個想法或情感的產生都只有兩種方式：要麼似乎憑空出現，要麼是對某種特定思想或情感之特定渴望的回應。在這兩種情況下，有意識心智並沒有真正以“思考”一詞所暗示的那樣行動；它只是請求行動。有意識心智召喚思想，然後思想便發生了。

層面

我相信，從以上所述，很容易看到這一原型顯化的全息層面。我將簡要描述它們。

在個人層面上，這一原型是充滿未滿足的渴望的有意識心智。它渴望知曉自己瞥見的那遙遠可能。

在人際層面上，魔法師致力於與另一個人建立關係，以便瞭解對方。他是一個愛慕者。

在社會層面上，魔法師是一個熱情的申請者，尋求加入一個協作性創意事業。他對即將到來的體驗感到興奮，但他首先必須被接納。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這一原型，與所有母體一樣，不具有極化表達。母體代表在獲得道德極性的偏見之前的客觀自我。這並不意味著一旦我們獲得了道德極性就停止表達母體；相反，這意味著一旦我們獲得極性，母體會改變，使自我中尚未極化的面向成爲其關注的前沿。

魔法師的典型美德是渴望的強度和渴望的專注度。但請注意，唯有當對經驗的渴望足夠強烈時，魔法師才成其爲魔法師。每當我們進入渴望新體驗的興奮狀態時，魔法師就被激活了。但如果我們的興奮感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或者即使我們渴望新奇的體驗却從未真正感到興奮，那麼我們並不是以扭曲的方式，而是以虛弱的方式表達了魔法師。根據我的經驗，當渴望的強度不足時，通常是因爲其他原型（比如靈性的蛻變）被激活，阻止了全新可能性點燃興奮感。

魔法師可能被扭曲的主要模式是半途而廢。專注的渴望是明確、具體且不間斷的。所有人都體驗到顯化新可能性的渴望，但我們持續聚焦某個特定可能性並不常見。專注力短暫是魔法師的一種常見扭曲。在這種表達中，我們會體驗專注的渴望，但這種渴望的持續時間不足以讓所期望的可能性得以顯化。別的事物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它突然成了世界上新的最重要的事。這種魔法師的扭曲導致了夭折的體驗。

我們沒有將最初的興趣堅持到底，因此沒有機會學到任何功課。故事甚至在開始前就結束了。

另一種常見的扭曲是三心二意。這種形式的缺乏專注分散了渴望的強度，從而因缺乏足夠的創造能量而阻礙了其中任何一個得以顯化。如同專注力短暫的情況，渴望的可能性從未實現，使母體始終未被賦能。在這兩種扭曲的情況下，該原型的表達導致了挫敗感和迷失方向的體驗。

魔法師一種表面的扭曲是自相矛盾的渴望，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扭曲。通常，我們顯化一個新可能性的渴望與不去顯化那個可能性的渴望并存。這往往會帶來困惑且自我破壞的體驗。因為我們曾強烈地想瞭解那個可能性，我們將其吸引到自身。但因我們也曾想抗拒它，我們顯化了它的離開。這種現象本就內置于魔法師原型之中。弄清楚自己渴望什麼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我們試圖將渴望的強度聚焦於我們認為是該渴望的正確目標時，我們往往會發現自己錯了——它並非我們真正尋找的。這正是卡牌中箱子大部分隱藏在陰影中的原因。那些我們一無所知但在獲取經驗的過程中逐漸瞭解的事物，會幫助我們厘清自己的渴望。我們越清晰地看見世界，我們的渴望就越能變得專注。發現顯化了我們渴望的可能性是什麼感受，以及發現它從來都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這個過程，就是改變被記錄於此母體中的意義。

3. 心智的賦能者

心智的賦能者是心智在與其自身關係中的子子理則之原型。其性別為女性原則，因此它是一個等待被激活的被動原型。在整個原型心智中，罩紗將被動自我向主動自我遮蔽，將女性原則向男性原則遮蔽。這一事件通過銳化有意識（作為自我的自我）與無意識（作為他者的自我）之間的界限，引入了自我與他者之間表面上截然分明的邊界。因此，男性原則的原型共同向我們呈現了完整的原初自我，而女性原則的原型則呈現了完整的原初他者。那麼，心智的賦能者便是心智在與自身的關係中的未被賦能的他者。

符號

一個女性形象坐在兩根柱子之間的箱子上。她的臉被面紗遮住，右肩覆蓋印有水果圖案的披肩，身著長裙，胸前佩戴著安卡十字。她右側的柱子是白色（或紅色），左側的柱子是黑色，但兩根柱子上印著相同的圖案，其中安卡十字尤為醒目。

無論何處描繪的人類女性形象都代表無意識心智。面紗和衣物各自代表保護的形式。面紗將她的臉隱藏于視線之外，代表我們難以將無意識心智識別為我們自身。面紗也代表將無意識心智隱藏于有意識心智之外的罩紗機制。長裙阻止有意識心智輕易獲取無意識心智的私密知識：若要解開長裙，有意識心智必須付出努力。而印有水果圖案的披肩代表我們的理則對右手路徑的偏好。它表明，通過右手路徑接近無意識心智時，比通過左手路徑更富成果（即更令人滿足且能提供更多經驗的收穫）。披肩也表明，當在右手路徑運用賦能機制時，比在左手路徑更容易受到攻擊。

一如既往，她所坐的箱子代表物質幻象。Ra 告訴我們，她坐在其上，并非為了顯示對物質幻象的支配（儘管我認為這個姿態確實暗示了“身體是心智的產物”），而是為了顯示無意識心智與物質幻象的鄰近。無意識心智的奧秘始終近在我們眼前，靜候于物質世界幻象的彼端。

柱子代表兩條路徑本身：善與惡，右手路徑與左手路徑。一如往常，左和右是根據圖中人物的視角而決定的，而非觀者的視角。柱子表明，被罩紗遮蔽的第三密度幻象的構造建立在道德極性的基礎之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滲透著這種二元極性，在兩種道德極性中提供了一個廣闊的體驗矩陣。

安卡十字代表著在物質世界中顯現的靈性，以及心智從第三密度幻象回歸靈性的旅程。它是回歸造物者的狹窄和狹長的路徑。位于人物胸口的安卡十字代表無意識心智與那跨越多次投生的更宏大旅程之間的恒常連接。我們投生，嘗試學習我們的功課，回歸，然後再度投生。無意識心智包含所有這些信息，包括此次特定投生的計劃，并且它知曉我們為自己在此生編程的更大意圖與功課。她是全知的。柱子上的安卡十字，代表右手路徑與左手路徑都是學習第三密度功課的可行路徑。這向我們揭示了，這兩條道德路徑之間的選擇是真正的“對與對”之選，而非“對與錯”之選。

角色：少女 *The Maiden*

塔羅的評論家們似乎對這個角色的生活體驗很少討論。她通常被當作一個神秘的他者對待，而很少被視為一種我們可以占據的視角。儘管韋特(Waite)曾隨口提及這張牌可以代表“女性求問者自身”。但我相信，這是因為高等女祭司自身的視角，正是一種“作為他人眼中的他者”的體驗。

我喜歡用“少女”來稱呼這個角色。其他評論家沒有使用過這個名字，但是法瑟姆(Fatham)選擇了非常近似的“處女”這一名稱。少女沉靜而矜持。她從未有過愛人，因而顯得神秘。她的內心世界極為豐富多彩，却難以言喻，甚至無法描繪。她可能作出的任何表達內心世界的嘗試，都無法捕捉其壯美。她深知自己是一個值得深入瞭解、帶來潛在回報的人：她的謙遜并非出于怯懦，而是源于她的自尊心。少女極具吸引力，這意味著諸多男子都在競爭以得其關注。因此，她享有制定高標準的特權：如果某個追求者想贏得她的芳心，就必須證明自己是認真的。

少女必須等待他人的關注。她的沉默是由于她無法用外在形式表述自己的內在世界。但正因為她的沉默，她發現自己任由周圍的人擺布——他們自行決定她將如何融入他們的世界。這就是我所說的“她的視角是作為他人眼中的他者”的含義。當我們體驗到自己作為他人眼中的他者時，我們處于一種被動的角色中，必須等待他人的主動接近，賦予我們參與的機會與行動的權力。

儘管少女沉默而神秘，却并非隱而不顯。這一原型的核心特徵之一，便是對吸引力的關切。少女希望吸引一個願意努力沉浸于她內在世界的人，因此她以一種能吸引此類追求者目光的方式裝扮自己。雖然我幾乎完全以浪漫關係的角度來談論這一角色，但這個角色的範疇遠比浪漫關係更為廣闊。只是浪漫關係的動態，相當純粹地體現了此角色的功能。如果我們希望被某人注意并欣賞，以實現我們的內在幻想——無論是否與浪漫有關——那麼我們就必須使自己對那個人具有吸引力。同理，如果無意識心智想被有意識心智注意到，那麼它必須以一種誘人的方式呈現自己。

少女渴望被深刻瞭解。她的主要力量在于通過微妙的姿態使自己具有吸引力，這些姿態往往不被察覺，却構成了一種整體上令人著迷的完形(*gestalt*)。她的美德包括：

以微妙的方式吸引注意的能力，以及她的自尊——使她能夠判斷追求者何時已充分展現出專注的興趣。

層面

在個人層面，少女代表無意識心智。她微妙的吸引力姿態就是我們所說的直覺。直覺給予我們關於自身的深邃且廣遠的真理碎片，吸引我們主動接近無意識心智，尋求更多。

在人際層面，當我們在與他人關係中，處於對他人既具吸引力又深不可測的强大位置時，我們表達了少女。此時，我們被對方熱切追求，却僅以碎片的、漸進的方式揭示自己。

在社會層面，少女是一個極富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個體，她深知自己被周圍的人誤解，但也完全明白她的任何言語都無法澄清這些誤解。只有在他人真正決定對她產生興趣并去瞭解她時，她的光輝方能顯現。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心智的賦能者，與所有賦能者一樣，不承認極化的表達。心智的賦能者在兩條路徑間的唯一區別，在于無意識心智被有益地認知的難易程度。當以左手路徑接近少女時，她會顯得更加貧瘠。

少女的扭曲模式之一是缺乏微妙性。有時，當我們擁有深邃朦朧、可使他人從中獲益的知識時，却發現自己過于浮誇地宣揚自己的可用性。這種現象類似于年輕女子的典型形象：試圖讓自己顯得更迷人却適得其反，因為她的妝容過濃，或者衣著過緊。她的第一印象令人却步，因為她的裝扮不够微妙，所以追求者們發現他們自己對她可能提供的其他東西毫無好奇心。扭曲的少女缺乏微妙性，從而阻礙了賦能進程，因為它阻止魔法師對少女產生足夠專注的興趣以激活該進程。這種扭曲可以多種方式顯現。例如，在社會層面上，它通常表現為一種令人不適的個人呈現方式，使他人反感或引發他們判斷我們的心智粗陋。例如，穿著朋克/哥特風格裝束參加面試，可能產生這樣的效果。

少女的另一種扭曲模式是缺乏自尊。當我們想被深入瞭解的渴望，覆蓋了對追求者是否已證明其誠意的審慎判斷時，我們便表現出這種扭曲。有時，我們因吸引到某人的注意而過于興奮，以至于過快地向對方敞開自己，過早地揭示過多自己。這通常會嚇退被吸引者，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沒那麼感興趣。這種扭曲模式往往也會阻礙賦能進程。

4. 關係一

特質：吸引/Attraction

我們將成對原型之間的關係體驗為事件。這些關係是動態時刻或時段，其間兩種角色彼此互動，并因此產生某種結果。或者，正如 Ra 所說，發生了一次能量交換。

當魔法師和少女（在他們有道德且未扭曲的模式下）相遇，魔法師瞭解少女之渴望的強度與專注，被少女允許魔術師瞭解她的渴望所回應，從而賦予她封存于內在的豐盛以形態與表達。為此緣故，我稱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為吸引。賦能事件是這兩者之間發生的能量交換，毫不意外，其特質具有性意味。魔法師將通過其一以貫之而真誠的興趣，向少女證明他有能力激活她內在封存之物。少女將看見他的證明，并判斷自己願意掀起面紗、容他進入。

他進入她的奧秘那一刻，即是賦能的行動。在這一刻，魔法師所追尋的一切都被授予他。如果他帶來一個問題，答案便會自行顯現；如果他渴望體驗某個角色，那麼他便體驗到。其體驗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是一個部分滿足的短暫時刻。魔法師找到了他所尋求的，授予他渴望的釋放瞬間，呈現給他全然陌生的私密知識。少女——精心選擇了自身將為人知的面向——在被渴望的感受以及給予釋放感中獲得滿足。然而，魔法師明白他只觸及了表面，而少女知道她仍擁有更多可以奉獻。再提一次，性接觸是一個極佳的類比。相較于長期關係中的逐漸綻放，第一次性接觸僅是淺層的體驗。這一最初的親密時刻，為關係的進一步展開定下基調或播下種子，我們將在後兩個原型中看到。或者，如 Ra 所言，賦能行動創造了催化劑。關係的其餘部分，是兩者最初結合的必然結果——他們終將成為彼此命中注定的存在。所以我們看到，催化劑是從初始事件——一次賦能——中產生的現象。

何時成爲角色

成爲某一原型的恰當時機，是當互補的原型已在與你相關的情境中上綫時。這可能發生在顯化的三個層面的任何一個。

在個人層面，心智的母體是一種專注且強烈、想要更深入地瞭解自己的渴望。這通常表現爲一個你持續不懈問自己的問題，也許大聲說出，也許一閃而過，但帶著熱忱與時不時的絞盡腦汁。問題的持續存在表明它是有意識心智的焦點，而它對你的糾纏則表明其強烈程度。在這一刻，成爲心智的賦能者是恰當的。反復追問一個困擾你的問題，表明你不信任自己能夠給出答案，而是希望答案來自別處。如果你成爲心智的賦能者，你將進入一種平靜的信心，從而能夠直覺地觸及通往答案的路徑。

Ra 對這一關係在個人層面上的逆向表達的解釋很有助益。當被問及何時適合成爲心智的母體時，Ra 說，當心智被最“至爲難解與無法收拾的念頭”所占據時，就應該這樣做。這種心智狀態表明，你已經正在內在地表達心智的賦能者了，因爲賦能者的豐盈，在未被母體激活或解鎖之前，是無形無序、不可思考的。當你的思想、信念和情感變得一團亂麻或支離破碎時，賦能者正處于望眼欲穿的狀態。這正是成爲心智的母體的時刻：承認自己缺乏知識，清空心智，明確一個關於自己的具體問題，并讓自己的求知渴望變得更加強烈。這將從賦能者中解鎖連貫的內容。

在人際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關係重述自身。我認爲，我們經常會覺得另一個人簡直不可理喻，他們的言行顯得完全矛盾，讓我們似乎別無他法，只能攤手作罷、放棄理解。此刻，那個人正表現出少女神秘的他者性。在這個當下，我們可以通過向自己承認認知不足，來表達魔法師。這爲我們如其所是地理解對方創造了恰當的開放性。但這并不是唯一適合成爲純粹的魔法師角色的時機。在其他情況下，我們像魔法師一樣被他人吸引，但我們內在尚未意識到，在追求這種吸引力時，擁有魔法師的專注度和強度至關重要。成爲一個原型角色的益處，不僅體現在我們內在缺乏表達該原型所需要的能量之時，也體現在該能量雖存在于我們之內却不純粹之時。反過來，在人際層面上，有時會有另一個人帶著魔法師的興趣和吸引力接近我們，而我們也許會因爲不方便而選擇回避。在這種情況下，對方對魔法師角色的表達是

在邀請我們表達少女。此刻進入少女角色的益處在於，少女享受魔法師為贏得她的青睞所付出的努力。與其對他人鍥而不捨的興趣感到厭煩，我們不如進入少女的角色，學會喜愛這種關注，同時審慎地向對方展現部分的自己。

同樣，這些相同的模式在社會層面重演。一個群體發出呼喊以求被聽見，但另一個群體從呼聲中只聽到胡言亂語。當我們看到一個持有看似荒謬觀點的群體時，這正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集體承認自己并不理解，并真誠地去詢問對方的觀點是什麼。或者，從另一方向來看，一個開始獲得它從未期待的關注的群體，可能會試圖回避聚光燈。然而，這種抗拒錯失了賦能外界真正好奇心的機會。

請注意，以我的方式描述的魔法師與少女之間的關係聽起來更像是右手路徑的關係。誠實地面對自己，審視我們是否真正知道我們自以為知道的事物，是良好品格的標志。同樣，向那些有興趣的人敞開心扉，似乎也是善良之人會做出的慷慨之舉。但無論我們走哪條道德路徑，內外一致都是一種美德。左手路徑所擁抱的虛假，是分離的虛假，并非自欺欺人的虛假。向他人敞開心扉是一種能量交換的機會，但它也為操控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5. 心智的催化劑

心智的催化劑將心智描繪為已賦能的他者。在這一階段，潛在經驗的種子已經播下，并以一個孕育著自我認知的機會，將自身呈現于心智。

符號

一個女性形象端坐在一個箱子上，面朝她的左側，雙足輕踏在一彎新月之上。她身穿一件透明的上衣，頭戴皇冠，并飾有烏拉埃烏斯⁴。她的右手持有一顆圓球，而她的左手上，一隻鳥正展翅欲飛。她的身後陽光普照，在她下方，一個既非黑色也非白色的箱子中，數隻眼睛在凝視。

⁴ 譯注：uraeus，象徵神聖王權的蛇形徽飾。

女性形象代表無意識心智。皇冠表明有意識心智的關注使無意識心智高貴，這激活了賦能事件。烏拉埃烏斯表示靈性智慧，它告訴我們：心智的催化劑是源自內在子子理則的一種流溢(emanation)。她身後的太陽重述了這一概念。太陽也象徵著靈性通過照耀這個原型的環境，保護了這一催化過程。光具有保護性，因為太陽當空照耀時，沒有什麼可以隱藏于陰影：心智的催化劑是在她的真理中被揭示的無意識心智，因此，我們可以確信，無論在催化劑中看到什麼，都確實存在于我們的心智之中。這一點將非常重要。

她手中的圓球是魔法球，Ra 告訴我們，它表明“對於有遠見的行家而言，每一個機會都孕育著最奢華的魔法可能性”。箱子中的眼睛重述了這一概念，它們象徵著全新的視野，藉此我們開始看見在物質幻象中所目睹的所有事件的深刻靈性意義。從她手中起飛的鳥代表著靈性旅程的開始。由于心智必須先于身體和靈性被啟蒙，心智的催化劑便成為賦能活動的第一個原型；它標志著一種全新的內在發現——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目睹的一切，都為我們提供著自身的映照。這一發現正是靈性進化的第一步。

透明上衣表明，雖然催化劑被太陽照耀并向有意識心智揭示，但它并未被完整揭示；它仍然被遮蔽在罩紗之後。寶箱的灰色性質也重述了這一概念。在物質世界中，黑與白并非涇渭分明；相反，我們遭遇的體驗向我們揭示諸多層次的灰色地帶，其道德意義我們必須仔細探究。女性人物坐在箱子之上，表明她與物質幻象緊密相鄰，也象徵著心智環境對物質環境的主導性質。心智的催化劑既通過我們自身浮現的思想和情感，也通過我們與他人互動關係中所看到的意義，向我們呈現其自身。她腳下的新月重述了這個原型的女性原則本質，但它也表明在這個原型中道德極性的可獲得性。每一次自我認知的機會，也向我們提供一次道德解讀的機會：一個經驗的意義可以暗示我們應當接納和寬恕，或者應當壓制和支配。最後，人像面朝左方，表明左手路徑的解讀更容易被看見。

角色：表達者 *The Expressive*

我認爲“皇后”這個名稱並沒有特別好地刻畫這個原型——甚至 Ra 也說它是“混淆地被稱爲皇后”。以我的觀點，“女朋友”可能是一個更好的名稱，它同時捕捉到了她與少女的關係，以及心智周期中典型的性浪漫特徵。我喜歡的另一個名稱是“表達者”，它精準地捕捉到了這個原型的能量，儘管我從未見過用這個名字來識別一種典型形象，這是一個嚴重缺陷。儘管有缺陷，我仍然會使用“表達者”，因爲對應的“男朋友”概念不具備和“女朋友”一樣廣泛的意涵。

表達者，與少女一樣，渴望被深刻而親密地理解。然而，與少女不同的是，她已經身處一段關係之中。這賦予了她所需的穩定性，使漸進的揭示得以持續。表達者處于一種持續向他人呈現自我、供人凝視的狀態。她充滿感受、情緒與激情。她常常大笑，也常常哭泣。她渴望分享自己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并陶醉于當下的細節之中。儘管她充滿各種點子，她并不提出任何嚴肅的理論，也對持續的智性對話不感興趣：思想來得太快、太過變幻莫測，使她缺乏嚴謹的耐心。相比之下，少女的幻想曾被封印、無法用言語充分表達，表達者的豐沛想像力却始終在展示。大多數能夠輕鬆顯化表達者的人某種程度上都有藝術傾向，無論是通過繪畫、音樂、手工、戲劇，還是其他形式。從表面上看，她健談，帶著異想天開甚至天真膚淺的氣質。但在外表之下，却蘊藏著深不見底的內涵。她或許看不清自己，但當被問及時，她一定能清晰地表達自己。

表達者對待其構思如對待親生子女，她滋養它，傾心關注于它，并通過它間接地活著。表達者是創生且豐盈的，但她的饋贈是整體性的。她通過構建思想形態并爲其注入生命，來創造并分享心智與情感內涵——這些思想形態是概念與情感的叢集，在進入廣闊世界時，承擔起自主的生命力，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傳播和成長。也就是說，表達者創造的作品像互聯網中的迷因(memes)一樣擴散并演變。然而，她所創造的與其說是作品呈現的外在表達，不如說是從一個心智傳遞到另一個心智的內在理解和情感內涵。正因如此，我們也可以說表達者是慷慨且富有母性的。她會將全部的心力傾注在那些被其視爲“在她照料之下”的人身上。她孵化她的孩子們——無

論是思想形態還是人類生命——用心智與情感的表達之滋養將他們圍繞。這個孩子便是表達者作為一個個體的整體性的實例。

表達者的功能是為心智複合體提供川流不息的機會，以獲取更多關於自身的信息。她被自我表達的喜悅所驅動，且她的表達具有典型的自發性。她的賦權能力在於她與真相的直接接觸：無論她以何種方式表達何種內容，在那表達中都存在一種深刻、絕對正確且透徹的真理，儘管不是那種她自我反思而意識到的真理。若要進行反思，她需要一個伴侶。她的美德在於表達媒介的多樣性（例如廣博的詞匯量）以及情感感受的深度。

層面

在個人層面，心智的催化劑是自發地流經我們的思想與情感。雖然看似膚淺，每一個想法與感受都是阿裏阿德涅之綫，如果我們拉動它，便會引領我們經歷一場充滿想像、情感與構想的狂野旅程。這既包括我們對自己的思考與感受，也包括我們對他人的看法與情緒。

在人際層面，每當我們借助與另一個人關係中的安全感，以真誠分享自己心智中的情感與幻想層面時，我們表達了表達者。我喜歡女朋友這個名稱的原因之一，在於它兼具浪漫關係與非浪漫關係的意涵。女性密友之間常常互稱“閨蜜”(girlfriends)。她們在彼此陪伴時所進行的那種典型的分享，正是這個角色特徵性的表達方式。

在社會層面，當我們進入或尋找一個專門用於真實表達思想和情感、不需任何特定議程的空間時，我們就在表達表達者。對於表達者而言，表達並非手段：它是一種本質上具有價值的經驗，當其不被強迫服務於某種目的時最為愉悅。例如，異見團體和互助團體通常會建立這樣的空間，在這裏人們能夠述說自己的經歷，而無需提煉出故事的道德意義。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正極取向（右手路徑）的表達者允許自己毫無保留地脆弱。她僅渴望觸及真相，並且既不為那真相羞愧，也不希望他人為他們自己感到羞愧。她不偽裝，也不試圖操

縱。相反，她通過表達天性的過程來頌揚自己獨特的天性。她並不試圖獲取認可，但如果她的脆弱遭遇攻擊或羞辱，她將判斷最好不再與此人分享。

負極取向（左手路徑）的表達者相信自己的內在心智和情感世界必須符合生命中權威人物的規定，這個規定命令她成為某種確定的樣子。她如此完全地內化了這個命令，以至于現在成為它最激進的捍衛者。她是共謀者。她自己的價值觀是從外部強加給她的，每當她未能達到這些價值觀時，就會遭受羞恥與羞辱。在內化這種世界觀的同時，她將其強加給那些她認為在其照顧之下的人——無論是實際的子女還是引申意義的子女。羞恥和認可成為她的貨幣。在她看來，具備某些特質是可恥的，因此她必須展示自己完全不具備這些可恥特質，並擁有高尚的品質。她的表達雖然是真實的，却是她所理解的“理想自我”的真實表達。她沒有真實地表達她更深層的本性，而是真實地反映了一個她已習得的、被認為是理想的自我版本。在社會顯化層面，共謀者視自己處於與其他表達者的競爭中，因為在她的構想中，品質的高貴是比較出來的。在與男性原則對應者⁵的關係中，她尋求對方的認可，以證明自己正確地扮演了理想的表達者。與這個原型的所有顯化形態一樣，共謀者與真理有聯結，但她使用這種聯結作為武器。通過操弄他人的欲望和羞恥，使自己在競爭者中占據主導地位，使自己作為男性原則對應者的伴侶而出人頭地。接受了有意識心智與無意識心智之間的分離（這種分離隱含于對她自身內在天性的壓制之中）的同時，她在自我內在複刻了同樣的分離。現在，在無意識心智內部，存在著精英和非精英的內容。同樣，在她的世界裏，存在精英與非精英的他人。無論如何，她意圖成為精英並認同精英，同時羞辱非精英。

上述是該原型可達成的兩種極端極化形態的描述。然而，這些極化極端的扭曲程度並不亞于較低極化的版本。事實上，此原型（及所有催化劑和經驗原型）的無扭曲表達都存在于一個光譜上，上述兩種極化極端正處於該光譜的兩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是道德極性混合的表達。我們必然將在這裏找到自己。

⁵ 譯注：心智的經驗負向極化——大家長。

試圖正向極化的混合型表達者拼命尋求他人的認可，同時對真實自我感到深深的羞耻，但是她依然通過真實地表達她的深層自我而將自己置于風險之中。正因為她近乎絕望地尋求認可以及對自我的強烈羞耻感，她往往會發現自己陷入虐待性關係中，并容易受到他人的操縱。此角色的這個版本經常被家暴受害者們表現出來，她們不相信自己值得擁有更好的關係。她渴望以她真實的樣子被愛著，但她相信她渴望的只是一個不可能的、需要放棄的幻想世界。她責備自己是一個傻傻的浪漫主義者，但每當她因為只是做真實自己而遭受更多敵意時，她感到悲痛。她已經內化了“自己毫無價值”的信念，認定自己對此無能為力。她接受了自己的被支配狀態，但她不忍心將這種支配施加給他人。因此，她卡在了非精英的處境中。他人告訴她：“你值得更好的。”但她無法看見，只是但願這是真的。

試圖負向極化的混合型表達者渴望達成她生命中的權威所規定的精英理想，但她過于脆弱，無法始終如一地達成這一理想。她樂于對那些她認為是非精英的人强行推行被認可的思想方法、情感模式和表達方式。她樂于羞辱那些未能達到標準的人。但她也無法承受自己遭受同樣的羞辱。她需要來自權威人物的持續認可，否則她的內心將徹底崩潰。儘管她無法達到自己內化的理想標準，她以情緒崩潰作為確保獲得認可的手段，但這些崩潰旨在抑制那些促使其更趨近理想的尖銳批評，因此，她的崩潰實際上是她自身軟弱和拒絕成長的表現。

表達者角色的一種扭曲表現是徒有其表。如同左手路徑的表達者，她已經內化了“什麼樣才令人渴望”的外在觀念。然而，與左手路徑的表達者不同的是，她缺乏足夠的情感深度，無法以一種能在男性對應者眼中凸顯自己的方式來展現自己。她的自我表達能力是真正的膚淺：她是“基本款”。這種扭曲模式往往會阻礙催化劑的整合，因為可供利用的催化材料非常有限。

表達者還有一種扭曲表現是沉默者。當我們學會了對真實的自己感到羞耻，但同時拒絕遵循外界的教導去呈現自我時，我們表達了這一模式。由于沒有安全的表達模式，我們會發現自己完全被壓抑。在關係中，這種版本的表達者會顯得膽怯而拘謹，無論這些關係多麼持久穩定。

6. 心智的經驗

心智的經驗將心智與自身的關係描繪為已賦能的自我。這一原型展現了與無意識心智接觸之後的有意識心智。在這個狀態下，它開始觀照經由子子理則選擇在經驗連續體中引發改變而提供的催化劑。

符號

一個男性形象頭戴皇冠和烏拉埃烏斯，身上披著一件長袍，衣物在其左側延伸得比右側更長。他的胸前飾有一隻飛鳥圖案，繪于圓圈之內。他的雙腿交叉成一個十字形，一隻腳尖點地，他的右手握著一顆魔法球，而左手掌心向下，空無一物。該人物坐在一個箱子之上，一隻家貓坐在箱子的右側，面朝左側。

男性形象代表有意識心智，即主觀見證者所能覺察到并往往將之認同為“我”的心智。他頭戴的皇冠表明他作為無意識心智內容的管理者之地位：他負有決定如何整合心智的催化劑的責任。他穿的長袍將他與無意識心智隔開，更廣義上說，也隔開了其他人，阻礙他感受到與自己的無意識或他人的全然合一。長袍在左側的延伸更長，表明在左手路徑上，這種分離感更為深刻。

他交叉的雙腿與胸前的圓形共同構成了一個風格化的安卡十字或環十字。一如既往，這一符號表示顯化中的靈性——它通過自身的顯化，行走在逐步回歸造物者的道路上。然而，在這裏，安卡十字被具身化。這不是他攜帶的符號，而是他本身就是這個符號。具體來說，交叉的雙腿構成了“忒十字”，代表“生命的大十字”——我們必須通過不斷犧牲我們的執著來維持審慎且危脆的平衡。他的身體直接呈現這一符號，表明心智的經驗的機制，正是一個為達成審慎平衡而犧牲諸般執著的過程。

他胸前振翅高飛的鳥表明，在母體中被囚禁的鳥已獲釋放，此刻翱翔于高空。這只鳥代表著靈性複合體，其表示對心智的催化劑的成功處理，使我們得以觸及并使用與造物者的聯結。鳥的飛翔還表示高效使用心智的催化劑所帶來的滿足感。

人物右手中的魔法球代表右手路徑中隨手可得的魔法可能性。我們的理則偏愛右手路徑，因此使行走這一路徑更加容易。所以，相較于左手路徑，右手路徑更容易獲取蛻變的力量。

箱子，一如既往，代表物質幻象。人物坐在箱子之上，既表明心智與物質幻象緊密相鄰，也表明心智的進化機制對身體的進化機制之主導性質。我們心智的承諾和判斷將決定和局限我們物質經驗的意義。換句話說，我們只能在世界中看到自身的信念和偏見允許我們看到的東西。

箱子內的家貓象徵著在右手路徑上可用的一種保護形式。請注意，這是一隻家貓，而不是大型貓科動物。它並不具備壓倒性的力量。相反，家貓具備在黑暗中清晰視物的能力，以及捕獵威脅我們家園和生命的害獸——如老鼠和蛇——之本能欲望。貓面朝左側，表示它防範著我們對親歷——可能侵蝕我們對右手路徑承諾——的物質經驗之解讀。因此，這只貓防止我們的心智家園受到可能悄然潛入的細微隱患的滲透。

角色：判斷者 *The Judge*

我選擇將這一角色命名為判斷者，因為這個名稱把握住了該角色的根本責任。另一個備用名稱是“男朋友”，我認為這個名稱不像“女朋友”之于心智的催化劑那般恰當，因為“男朋友”一詞不如“女朋友”那樣具有廣泛的指涉和應用範圍。

許多評論家們為這個傳統上被稱為皇帝的原型賦予統治的責任。它通常被視為一個為了維護公正而聚焦于法律與秩序的角色。但我認為這種理解並不恰當。法律、秩序和公正的概念是身體周期的核心特徵，特別是當這些概念涉及到物質幻象中的行動時。而這個原型屬 心智周期，因此它關心的不是行動，而是對思想、情感的解讀，最重要的是規則——據以判斷心智的表達的某個方面是好是壞、是可接受還是不可接受。這個原型並不代表法律本身，它代表權威，尤其是關乎什麼樣的思想、情感和表達可以被接受的權威。判斷者是對心智中的起心動念賦予價值的權威。

判斷者手握大量的信息，他希望將這些信息全部納入一套規則體系中，從而確立價值的等級排序。對判斷者而言，他可獲取的心智現象之矩陣的方方面面，都必須被歸位于他所構想的道德秩序中的適當位置。判斷者是決定心智之本然與應然的權威。

判斷者的責任是建立一套心智框架，以便將表達者提供的流動且常常龐雜至難以消化的內容歸入其中。這個框架包括對那內容之意義的解讀，還包括對那內容中何者

為善、何者為惡、何者被推崇、何者被抑制的判斷。正因他負責對表達者提供的內容做出價值判斷，判斷者常常與規則和統治聯繫在一起。這個責任也解釋了判斷者與父權的緊密關聯。判斷者決定其信念系統的規則將是什麼，並且依據他建立的規則，他決定他將如何把有意義的事件整合進信念系統。

判斷者是深具理性的。他對心智表達的價值和品質的判斷，都會經過其理性官能處理，借此使他自己厘清這些表達之間的關係。我們常常因誤解理性的本質，而判定情感表達是“非理性的”。但理性與情感之間并無根本性的對立。情感是具有行動驅動力、帶有情感效價的表達，體現了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觀與當下情境的關係。人類的推理并不會生成冰冷、價值中立的判斷。縱或有之，其輸出結果也絕非價值判斷。人類的推理必須以我們的基本價值觀作為輸入項，經過理性評估，然後才能對這些價值判斷之間的關係得出結論。因此，判斷者的活動包括兩個主要階段：

- 確立一個價值判斷集群（或預設立場）；
- 依據這些價值判斷，對世界進行理性分析。

由此可見，“理性與情感對立”的觀念本身就未能體現出對我們的價值判斷集群之預設本質的反思性覺知。只有當一種情感與我們——關於哪些思想和情感是有價值——的預判不一致時，才是非理性。

判斷者的動力來源于對善良與美德的渴望。他的賦權能力在于能够在心智中維持邏輯聯繫，并察覺其所提出的判斷體系中何處以及如何存在矛盾。他的美德體現在兩個方面：價值排序的廣度（沒有盲點）及承諾的一致性（不允許自相矛盾）。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判斷者是內在的心智能力，用于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自發出現在心智中的各種想法和情感，無論它們是否與我們的物質經驗相關。

在人際層面上，每當我們幫助他人厘清他們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特別是涉及這些想法和情感是好是壞、可接受還是不可接受的判斷時，我們就在表達判斷者。作為判斷者，我們是與他人關係中的道德判斷的源頭。

在社會層面上，當我們致力于制訂應如何接納其他群體自我表達的規訓時，我們便是在表達判斷者。在社會層面上，判斷者是我們社會的道德權威。每當一個群體處于公示何為可接受性規則的位置時，這個群體便是在與規則所適用群體的關係中，扮演判斷者。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正向極化（右手路徑）的判斷者是一位引導者或知己。他的解讀規則的核心態度是：無論表達者說什麼，都是真實的、有價值的且有效的。因此，他為解讀信息所建立的規則是極盡支持與涵容。沒有任何想法或情感是錯誤或糟糕的；每一個負面情感都顯示出對某些生活創傷的一種有效回應；每一個想法或情感都可被如其所是地接納。他不是向表達者強加一套規範，而是運用自己的天賦幫助她愈發深入地發現她內在的內容。他最深的渴望是理解表達者之本然，并向她提供一個她自己——作為愛之造物——的結構化映射。正如卡牌上的貓所表明的，這種態度保護他的心智免受那些——可能阻礙他與表達者關係的——微小而傷人的想法侵害。

負向極化（左手路徑）的判斷者是大家長。關於表達者身上什麼可接受與什麼不可接受，他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結論，並且在她違反他所建立的規範時，他毫不猶豫地讓她知道。這個原型的傳統解讀來源于權威的概念，這些概念與該角色的負極面向產生最強烈的共鳴。我們在此看到父權制——不僅壓迫女性，還將女性氣質本身視為一種從屬能量加以壓制，其表達必須讓自身順應男性原則的要求。

Ra 經常將兩種道德路徑稱為“服務自我”和“服務他人”。Ra 所說的“服務自我”一詞的含義，在負向極化的判斷者——大家長——身上得到了相當好的體現。在這條路徑上的人將自己的有意識心智奉上神壇，相比之下，無意識心智只是一個可以隨意使用的工具。由于無意識心智是原初的他者，因此服務自我意味著一個人以犧牲無意識心智為代價去服務有意識心智。“服務自我”中的“自我”并非完整的自我，而僅僅指有意識自我——主觀見證者傾向于認同為自我的那個自我。

試圖正向極化的混合型判斷者想要接納表達者本然的樣子，但他無法擺脫自己對她應然的樣子的糾結。他執著于他自己的信念——關於無意識心智（或他人）要怎樣

才算有德行、善良、甚或僅僅勉強合格。這種理想致使他將她表達的某些部分（表達者本然的一部分）視為不够好或者需要改變，而加以拒絕。然而，與大家長不同，這個扭曲的判斷者想要去愛她本然的樣子；他只是無法令自己無條件地做到。因此，他的態度時冷時熱：有時他深情款款，全力支持，但在另一些時候，他厭惡她，并對她的感受不屑一顧。

試圖負向極化的混合型判斷者想要成為表達者必須服從的至高權威，但他缺乏足够的信念力量，以承受當他試圖強制執行自己的意志時所遭受的反噬。大家長之所以能保持自己的權威地位，是憑藉他的意志的壓倒性力量。只要他的意志強于其統禦對象，他就能維持自己的權力地位。然而，大多數負向極化的人都無法達到這種意志的強度。這個混合型判斷者在表達者拒絕他的批評時，有時會敏感于她的痛苦，因此他會為她破例，允許她主導關係。儘管他想以權威姿態示人，却更是經常被視為“懼內”。他在能掌控的地方施加控制，但在私底下飽受屈辱。

判斷者的一種扭曲表達是當他存在盲點時。這個判斷者會忽視某些心智內容，認為它們無關緊要，或者不需要在價值序列上排序。這通常是因為他執著于自己的先入之見，并且“異常”信息對這些先入之見構成了威脅。有意識心智是我們認同為自我的那個自我。所以，因為我們能夠有意識地調用自己的解讀規則，我們對這些規則的執著程度就如同對自我概念的執著一樣。沒有它們，我們往往不確定自己是誰。如果我允許新信息改變我對何為善與惡的判斷，那麼這些判斷的依據何在？我自身道德品格的穩定性又何在？這種扭曲的判斷者容忍其心智內容的結構化描述中存在盲點，是因為另一種選擇似乎更糟。

判斷者的第二種扭曲表達是當他的解讀規則不一致時。我可能判斷 X 是好的，而 Y 是壞的。但接著，有人向我指出，事實上 X 和 Y 是一回事。如果我對自己預設的解讀規則抱有深厚的執念，我就會堅持自己的立場，并試圖為這種不一致辯解。在這種扭曲表達中，判斷者是一個合理化者。判斷者無法忍受矛盾；這對他來說是痛苦的。因此，當他面對自己判斷中的矛盾時，他不是改變自己的判斷，而是使其變得更加複雜，以便對自己隱藏矛盾。于是，他為自己構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心智迷宮，為他的判斷辯護。

7. 關係二

當原型承認兩種對立的極化表達時，成對原型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多樣化，這或許并不令人意外。撇開那些往往阻礙催化劑整合、或如 Ra 所說會導致催化劑“變質”的扭曲表達，這些角色之間存在四種重要的關係版本。

特質：探索 Exploration

這兩個角色——表達者和判斷者——本就處于彼此的相互關係之中。表達者處于持續向判斷者分享自我的狀態，而判斷者則處于持續評估表達者所分享內容的狀態。這種關係，與之前的關係一樣，可以借用性結合的類比，儘管它并不限于性或浪漫關係。

我將從心智的催化劑和心智的經驗之正向極化開始。正向的表達者是這一角色的兩個極化版本中更具有自發性的一個。她的舉止、她的話語、她的情緒失控時刻——所有這些都是她分享給判斷者的內容。他是她的同伴，她的親密愛人。這種關係的持久性質使得他們變得非常熟悉彼此。他瞭解她的習性和喜好。同樣，她也知道他傾向于如何判斷她的分享。

他們是幸運的，這是一種右手路徑的關係。判斷者享受這種緩慢燃燒的關係，享受他們之間不斷出現的小驚喜和全新時刻。當她有了新的想法，他便聚精會神、側耳傾聽，準備陶醉于這一全新表達。他聽她訴說她的煩惱，肯定它們的合情合理，接納她的憤怒、她的悲傷、她的失望，接納任何與她的分享關聯的消極情緒。他聽她訴說她的喜悅，并同樣肯定它們的合情合理。她的熱忱、快樂和激情都是她的種種面向，他判斷這些都是可以接受且富有價值的。當他們在一起、她與他分享時，他們在進行愛的交融。他坦然注視她本然的樣子，渴望瞭解她赤裸裸、毫無掩飾的每一個細節。他希望她向他揭示最柔軟的脆弱之處，希望她在他身邊感到安全，希望她在最脆弱的時候，也能從他的呵護與愛意中獲得喜悅。在這種關係的正向極化表達中，安全與護持是最顯著的特徵。

那種認為表達者的情感表達往往與理性相悖的流行觀點，在尚未事先瞭解表達者的基本價值觀時，就已對其作出了預判。除非我們瞭解表達者重視的價值是什麼以及

這些價值如何相互關聯，否則我們無法確知表達者就是非理性的。這樣的預判是左手路徑的典型特徵，在左手路徑，有意識心智按照自己偏好的基本價值體系來塑造無意識。在右手路徑中，有意識心智（判斷者）探詢表達者的價值觀，并假設這些價值觀是彼此一致的，然後運用理性能力推導出它們之間必然的關係。在學院派哲學，這被稱為“寬容原則”(charitable)。因此，右手路徑中這兩個原型之間的關係以寬容的探索為特徵，或者正如一位盡心盡責的徒步者可能會考慮的：在自然環境中進行探索而不留下任何痕迹。

這兩個角色的負向極化呈現出正極關係的對立面。負極化的表達者是共謀者，負極化的判斷者是大家長。如同正極關係，他們非常熟悉彼此，但他們的共舞是一場旨在奴役對方的力量展示。共謀者深知大家長會將什麼樣的評判施加于她，并已將這副關於她的畫像內化為自我認同。表達者的特有自發性并未消失，而是變成了一種迎合大家長所要求的指定特質的自發性表演。對於大家長而言，他完全堅持他自己的關於什麼樣的表達者是可以或不可以接受的價值判斷。他對世界最好是什麼樣子有一個願景，這一願景對他來說至關重要。如果表達者無法契合這一願景，那麼他就把她打入冷宮。共謀者對這一願景的認知以及她削足適履的能力，使她贏得了大家長的青睞，從而得以凌駕于所有落選者之上而登堂入室。憑藉贏得大家長的青睞，她成為精英。獲得這份恩惠之後，她現在可以享受她——將這份青睞為己所用或者當作武器對付他人——的特權。然而，由于她已經內化了大家長的整套價值體系，她的條件與意願具足——使用同一套價值體系反過來對付他。如果他對該體系的承諾有所動搖，便會成為她蔑視的目標。每時每刻，她要求大家長在他的統治中保持無可挑剔，因為如果她不這樣做，她將未能達到他的理想標準。在這種關係中，沒有粉飾的和平；他們彼此清楚對方在磨刀霍霍，但他們仍然維持著這段關係，因為他們各自都相信自己占據優勢。因此，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正反饋機制——通過威脅對方可能會失去精英地位，他們彼此問責。

以上是該關係中極化的極端表達。然而，迄今為止，這一原型關係的最常見的表達形式是混合表達。在混合表達中，要麼這一對原型都想要趨向正向極化，但仍有負極面向的粘著；要麼他們想要趨向負向極化，但沒有泯滅正極面向的特質。

考量這對追求正向極化的組合。在這種情況下，表達者渴望在關係中感到安全而不得。她愛著判斷者，想要向他進一步揭示自己，但某些特定主題或情緒狀態會引發他的評判之怒。她學會避開這些主題和表達模式。她盡其所能地在關係中汲取快樂，但在這表面之下，始終存在著一種他並不接納她的感覺。基于至高無上的“一的法則”，從究竟上說並不存在個體思想。即便判斷者從未直言對她的評判思想，她仍能從他微妙的肢體語言中感受到。另一方面，判斷者則希望自己的伴侶對他來說是無條件可愛的。然而，有些條件却是他無法放下的；他對所選伴侶的身份有一定標準，並且不認為自己對她要求過高。

現在考量那對追求負面極化的組合。操控者想要達到大家長對她的期待，但這讓她心力交瘁。有時候，她只想放鬆一下，不必一直戴著面具。她知道，一旦放鬆神經，大家長的評判就會讓她感到羞恥；但她如此根本上拒絕成為非精英的想法，以至于當他批評她時，她有時會予以反擊。她害怕無法達到自己已內化的標準，這持續壓迫著她，使她成為一個陰晴不定的伴侶。另一方面，大家長鍾情于她，同時又害怕她偶然發起的反擊。他有時會對她冒犯自己的權威睜一眼閉一眼，因為不想應對她的報復。他知道這是自己的軟肋，也明白她一定會繼續利用這一點，但他並沒有足夠的意志力去對抗她——若想結束這種局面，他本需如此。

何時成為角色

在本節中，我將不涉及這些原型的負面版本，因為本書無意為那些走左手路徑的人提供實用建議。當我描述左手路徑時，我的意圖是利用這種相反的極性來澄清和銳化右手路徑的本質。

我將從個人層面開始。每當一個想法帶有情緒電荷時，無論這個想法涉及何人何事，它都是心智的催化劑。它可能是挫敗、憤怒、失望、興奮、輕狂，或任何其他情緒，它可能與自己或他人有關。每當出現這樣的情緒電荷時，表示催化劑已經備妥，可以通過工作被使用。在這一刻，成為心智的經驗是恰當的。此時有必要進行 **Ra** 在第 5 場集會中所描述的平衡練習。無論情緒電荷是什麼，適當的回應方式是允許它如其所是，找到它最完整的內在表達（不是將情緒外化為行動），然後以其本來的

樣子，接納這種情緒及伴生的各種念頭和評判。所有這些都是你的一部分。然後，記住無意識心智內在包含所有可能性，因此，任何你允許找到表達的情緒電荷，都有一個等待著在第一種表達完成後展現自己的對立面。以右手路徑的典型方式，心智的經驗不應推動無意識心智進一步揭示自己，也不應試圖告訴無意識心智那個對立面是什麼；相反，只要你作為心智的經驗為它留出空白，它就會在它自己的時間、以它自己的方式揭示自身。挫敗和憤怒會過去，顯現出理解和同情；失望會過去，顯現出自豪；興奮會過去，顯現出冷靜；等等。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自己對允許某些想法和情感在內在找到表達猶豫不決。我們已經習得對這些想法和情感的外界共識：它們是不可接受的，它們是可恥的、軟弱的或者不道德的。這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就此判定我們自己是可恥和軟弱的，而是表明在能夠探索它們之前，存在著一道我們必須從內在跨越的門檻。我們能感覺到這些想法和情感的力量潛伏在表面之下，但不確定——即使只是向我們自己——揭示它們是否安全。我們的擔憂並不是這些隱藏的真相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毀滅性的後果（那是靈性層面的擔憂），而是擔憂我們會發現自己不夠好。因此，我們在內心會傾向於成為沉默者（一種扭曲模式的表達者）。在這一刻，心智的經驗在我們內在激活，邀請我們在一個安全的空間裏向自己分享最深層的想法。這是成為心智的催化劑的恰當時機，允許自己進入無拘無束的、自發性的自我表達之流。

在人際層面上，當面對一個想要與我們分享的人時，我們有機會成為判斷者。這裏有一個常見的異性戀關係橋段：關係中的女人感到某種不適或不快樂，並且通常與關係中的男人有關。她試著與他分享自己的不適，但他不是傾聽或認同她的感受，而是將她的感受當作需要解決的問題來看待或加以回避。他並不明白她不是想要擺脫這些不愉快的感受，而只是想要表達它們。在這種以及任何類似的情境中，都是成為判斷者的恰當時刻。判斷者的角色不是去解決問題，而是對心智內容進行判斷。在右手路徑中，他有責任做出的判斷是肯定性認同。成為判斷者要求我們對可以或不可以接受之預設觀念保持警惕，並為了這位其表達具有價值的人，有意地將成見擱置一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常常會發現自己的先入之見被顛覆，發現正確性和

可接受性的本質與我們過去的想法全然不同。這一發現表明意識發生了成功的轉變，這種轉變將被記錄在我們的母體之中。

反過來說，在人際交往中，當我們被邀請就某個話題分享自己的真摯感受時，我們可能會猶豫。我們可能會問自己：這是否是一個陷阱？我們暴露自己的脆弱的行為是否會遭到否定？成為右手路徑的表達者需要勇氣。我們必須在他人面前袒露自己，將自己置于他人審判的法庭之上，希望我們的小小表達能夠得到接納，從而改變對方的意識。選擇如實表達自我是他人的催化劑，這是通過展示一些他們不曾想像過的事物來服務他們的機會。

這些相同的模式在社會層面上重複出現。如今，他人的自我表達常呈現在我們面前。他們傳播自己的內心想法，哪怕只是通過社交媒體的推送。我們可能會忍不住對他們的言論作出回應，比如指出他們的信念是錯誤的，或者指出他們公開發聲的行為以某種方式對他人造成了傷害。但這兩種回應分別屬 不同的原型（分別對應心智的形意者和身體的形意者）。無論在這種公開曝光的行為中起作用的其他原型共鳴是什麼，在右手路徑上，我們被召喚去接納他人如其所是的真相，去肯定他們“做自己”是沒問題的——即便他們的信念是錯誤的，或者他們的行為傷害了別人。右手路徑上的判斷者，尤其是在社會層面上，必須小心謹慎地限定自己的責任。他僅負責對他人身份(identity)的可接受性進行評估。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屬 另一個角色。

同樣地，我們被召喚向他人誠實地表達自己，甚至，也許尤其是在社會環境中。持有錯誤的信念沒有關係，傷害他人也不是對某人身份的否定。我們可以在不犧牲我們本然就是可被接納且可愛的這一基本真相之前提下，糾正這些錯誤。在社會層面上，每當我們的自我表達伴隨著情緒電荷時，就適合成為表達者。“做自己”的勇氣越大，選擇這樣做所具有的催化潛力也就越大。

8. 心智的形意者

形意者分類是第一個元分類(meta-classification)。Ra 說它“同時是作用者與被作用者”，母體所觸及的賦能“被母體記錄，但由形意者經驗”，並且“催化與經驗的過程”

屬形意者。正如我之前所說的，前四個分類描述了整體複合體內的器官，整體複合體本身則由形意者來描述。整體心智複合體通過賦能、催化和經驗的循環過程來經驗自身。

在我對心智的催化劑與經驗的論述中，我描述了這些角色的兩極化版本，甚至將右手路徑的版本描述為正確的、恰當的，或者應被推薦給任何右手路徑的尋求者。然而，一個人無法直接改變自我的這些面向。一個人無法比自己之所是更勇敢、更透明；一個人無法比自己之所是更多接納、更少評判。事實上，這些過程在我們之內只是如其所是。無論付出多少意志力或努力，都無法改變這些自我的面向。對這些原型的混合表達就是對原型的純粹表達，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因此，在我們努力成為這些原型的過程中，不應試圖變成純粹的右手路徑的表達者和判斷者。這種純粹性將通過蛻變進程適時到來。相反，我們應當單純試著成為我們自身最誠實版本的表達者與判斷者。在小周期的活動中，別無選擇；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我們的自由只是成為我們之所是。

根據 Ra 的說法，形意者分類是“所有前世偏見的儲存庫”。我們的賦能、催化劑和經驗的機制與生俱來，並且這些機制自然而然地在形意者之內展現。

符號

一個人類男性形象在臀部與一個箱子連接。他坐在一個由基座、柱子和屋頂組成的更大建築之內。在建築的上方，有一個帶翼圓球，在建築的基座上，有八個古埃及象形銘文，據 Ra 所說，其傳達的信息相當於“你將重生於永恆的生命。”在中央人像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個較小的人類人像，他們向中央人像舉起雙手，似乎在獻上某種東西。位於中央人像左側的是白色，右側的是黑色。中央人像頭戴王冠，右手做出祝福的手勢，左手握著一把插入建築基座中的長劍。

男性形象代表著有意識心智。然而，這一原型同時包含了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值得注意的是，這是第一張包含多個人物的卡牌。位於有意識心智左右兩側的兩個人像代表無意識心智向有意識心智提供的催化劑。Ra 告訴我們，他們的顏色與右手路徑的對應關係是相反的，因為表面上負面（令人不快）的催化劑往往導致在母

體中記錄下增加我們右手路徑極性的經驗。而表面上正面（令人愉悅）的催化劑則起相反作用。因此，創傷是正向極化的常見機制，而讚美和認可則是負向極化的常見機制。

有意識心智與箱子的連接，表明不存在沒有經過身體顯化參與的心智進化。我們投生于這個物質幻象之中，因為若非如此，我們就無法在回歸造物者的道路上取得進展。承載整個場景的宏大建築是一個人造結構。這代表著我們為自己構建的心智架構，並且我們所有心智經驗都在其中被處理：這就是我們的信念系統。心智不僅被囚禁在物質幻象之中，也被囚禁在自身的觀念框架之內。因此，“所有前世偏見的儲存庫”以一個信念系統的基礎配置存在于我們之內，而我們注定要出生于這一系統之中。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們有自己的思想。我們可以教導他們我們的信念，但他們只會在願意接受的情況下採納它們。如果他們不接受，那麼我們的教導實際上就變成了一種他們根據自身的信念系統來處理的催化劑。表面上，我們傾向于停留在父母和文化所傳授的基本觀念框架之內。但在更深層次上，我們會按照各自獨一無二的預存配置，將所有新經驗整合進我們的信念系統。隨著我們日漸成熟，這種更深層次的整合方式往往也會影響我們理解文化信念體系外在特徵的方式——這甚至常常導致我們全盤否定被灌輸的體系。

該建築基座上的信息指出其本質：它是一個解釋體系，旨在理解所有經驗的意義，並將這些經驗納入一個靈性上滿意的、關於實相的描述之中。生而為人，我們的一部分依附于某種神話，這個神話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解釋我們與宇宙萬物的關係。這一神話圍繞著我們所有人共有的一個原初願望——回歸太一造物者——組織起來。信念系統的靈性取向經由懸于心智架構之上的帶翼圓球得到了重申。Ra 告訴我們，這個帶翼圓球代表著形意者“跟靈性（簽訂）的聖約”。這個聖約歸結為一句話：心智與靈性將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然而，這一聖約被如何使用，取決于一個人對道德極化的選擇。

形意者的雙手表明了兩種道德極性之間的選擇之核心本質。右手祝福無意識（以及世間萬物）成為它本然的樣子；左手將能量向內導引，號令無意識（以及世間萬物）成為它已經被決定的樣子。因此，右手路徑的聖約承諾，如果心智將自身完整

交托于靈性，其最深層的渴望將被眷顧。在左手路徑上，心智奪取靈性的資源，依照自身意圖駕馭它們。

角色：講述者 *The Storyteller*

塔羅牌的評論家們似乎對這個角色的本質尤其困惑。他們好像沒有什麼共識，但所有評論中似乎都貫穿著一個基本概念：這個角色關乎教義。傳統的名稱“解經祭司”意為“高等祭司”。我認為這個概念成功地抓住了該原型的兩個重要方面：心智的渴望服從于靈性複合體的牽引，以及對實相進行神話描述的投射行爲。但我認為“高等祭司”這樣的術語存在太多的包袱和太少的熟悉度。所以我喜歡稱這個角色為講述者。

心智的基本性質和自我探索的機制，從根本上離不開我們對自己講述的故事。母體未通曉的渴望從我們持有的信念流出。賦能者選擇向我們揭示其自身的哪些方面，取決于我們準備好看見什麼。這種準備狀態的局限完全取決于我們對自己的既有認知，以及我們是否準備好改變這些認知。我們洞見呈現自身的催化劑之更深層本質的能力，取決于我們相信他人能提供什麼給我們，也取決于我們對自己——可能會受到他人觀點衝擊——的信念之執著程度。

講述者存在于一個他自己建造的世界中。他講述著一個關於自己的敘事，講述自己這位主角，如何與這個世界同呼吸共命運。哲學家 W.V. 奎因(W.V. Quine)有一句名言：“只要在系統的其他地方進行足夠激進的調整，無論發生什麼，任何陳述都可以被堅持為真。”我認為，奎因的理解，是心智複合體在根本上被構建為一個將所有經驗現象進行自我強化的合成器。無論我們擁有什麼樣的體驗，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我們都學會——以強化既有信念體系本質的方式——將其融入我們的信念體系。而由于講故事的行爲本身就是我們更深層自我認同的表達，對故事的威脅即是對自我認同的威脅。

每個講述者都是獨具個人特質的。他習慣于講述某種特定類型的故事，這種習慣源自隨他帶入這個世界的投生前偏見。因此，他的催化劑和經驗的進程如此這般運行，無法改變，就如同作家的寫作風格無法改變。講述者的講述模式就是他的簽名。

講述者的動力來源于對一個精心打磨的思想體系的細節進行構建與豐滿而帶來的樂趣。講述者的賦權能力在于使得此角色維持整體視野的心智之海量容納。講述者的美德在于視野的寬廣度（沒有死角）以及對新信息的敏感度（沒有盲點）。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講述者是我們講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內在聲音，無論這是個什麼樣的故事。它告訴我們，在某段關係中我們曾是受害者，某個事件曾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時刻，我們的宗教信仰就是真相，我們只有具備 X、Y 和 Z 這些特徵，才是有價值的，我們的父親從來沒有花足夠的時間陪伴我們，等等。

在人際層面上，講述者是我們內在的系統化者，他尋求將每一次經驗都納入系統的適當位置，并與他人交流這個系統。當我們向他人分享我們相信世界是什麼樣的，為什麼我們認為世界是這樣的，以及對方被如何納入這個世界時，我們就在與他人的關係中表達了講述者。例如，父母在與子女的關係中經常會進入講述者的角色。

在社會層面上，講述者與塔羅牌中這一角色的傳統概念高度共鳴：這一角色是教義的傳授者和布道者。他為世界上的每一個事件提供解釋，并且這種解釋的根本動機源自人類通過神話敘事追尋意義的經典嘗試。教育者的主要角色是成為講述者，他們與學生們分享一個關於“世界何以如此”的觀念。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塔羅牌圖像中左右兩側的差异表明了此原型的相反極性版本的本質。因為我們對原型的表達通常會同時汲取原型的正向和負向極化的面向，因此以無扭曲但也未高度極化的方式表達原型，是可能且常見的情況。原型的不純粹表達內建于內在進化過程中，隨著蛻變機制重新調整我們內在的這些原型進程，使其成為更純粹的極化表達。

正向極化的講述者將關於自身經驗的敘事內容整合進一個自我強化的、正面導向的故事。他通過細緻、有意識地覺察和接納那些糟糕的情緒、傷人的念頭以及與他人之間的緊張互動，來實現這一點。他如其所是傾聽由他人和自身無意識心智講述的

故事，視其為良善與美麗的而予以接納并祝福。通過這樣做，他的自我認知得以擴展。因為他能夠越來越多地理解他人疾苦，他在共情中成長。他能夠看到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差異微乎其微；他能夠看到他是獨特的，但并不特殊。然而，要進入這種敘事并不容易，因為令人不適的經歷很難直視，我們傾向于逃避它們。

負極導向的講述者構建了一種神話般的敘事，將有意識心智置于宇宙的中心，奉為至高存在且理應擁有統治地位。在這個故事中，有意識心智的注意力被引向生命中那些情緒激昂和志得意滿(triumphant)的時刻，并將這些作為證據以強化其精英的自我認知。在這種講述模式下，有意識心智聚焦于正面經歷，使其判斷負面經歷是用來幫助自己發現并剔除無意識心智中的弱點而設的課程。這種講述者對自認應得的贊美有著無盡的需求。

混合極化的講述者同時執著于兩種解釋模式。他渴望高高在上的優越感，所以他執著于衡量他的美德是否勝過他人。他會陶醉于贊美之中，并感到對贊美的需要。但他也並沒有切斷他的同情心。他想溫柔地對待他人的弱點和脆弱，因為他從中看到自己的掙扎。但他的共情能力受到他自己嚴厲的自我評判的限制：他想要接納他人身上那些自己無法容忍的特質。因此，他將這種根本衝突加入自己的信念系統。這個講述者認為自己是“仁慈與接納”這一普世法則的例外；其他人值得憐憫和關懷，但他自己必須恪守更高標準，因為他是特殊的。然而，他為解決這一根本衝突的嘗試，依然無法阻止他對於他人的困境變得冷漠，儘管他并不想如此。他暗自認為，其他人有時經歷的嚴酷待遇是他們應得的，因為他們沒有充分改善自己的弱點。儘管他嚴厲地自我評判，他同樣渴望他人的無條件接納，因為像所有人一樣，他想要感覺到被接納了。他既愛自己，又憎恨自己，正如他既愛他人，又憎恨他人。

講述者最常見的扭曲表達是其敘事對新信息不敏感。這種講述者時刻面臨著故事崩潰的危險，但因為他的故事就是他的自我認同，他必須不停地鞏固它。當面對與他的故事相衝突的信息時，他表現出充耳不聞。這種講述者已經斷定沒有新的信息可以融入他的信念系統，所以他的心智變得僵硬和固化，阻止任何形式的改變，從而阻礙了向蛻變進展。這就是那個在認知上裹足不前的人，無論他身處何種經歷，都

無法被撼動。他總能找到方法來強化自己的信念，並且毫無疑慮地排斥任何與其敘事不符的事物。

講述者另一種常見的扭曲表達是那種被動接受敘事中自相矛盾的人。此人對於相信彼此衝突的說法毫無心理負擔；邏輯自洽對他來說並不重要。這種信念體系能夠長期存在，是因為新信息對它構不成衝擊。然而，此類敘事不斷變化的屬性阻礙了內在進化，因為它向講述者隱藏了自己信念帶來的困難和不愉快的後果。他寧願忍受信念系統中的內在矛盾，而這妨礙了他看到該信念系統所需的任何改變。與該原型的所有扭曲表達一樣，這種表達往往會阻止一個人看到在兩種極化方向之間做出選擇的必要性。我認為這種扭曲在人格障礙患者中非常普遍。

9. 關係三

為了在使用代詞時清晰明瞭，我將以女性代詞指代旅者，以男性代詞指代講述者。這將有助於讀者在我使用一個代詞時理解我所指的角色。但請記住，這種分配是隨意的，因為這些原型不具有性別對應。

特質：教育 Education

旅者和形意者之間的關係是典型的賓主關係。旅者進入形意者的領域，作為形意者體驗生活。就講述者而言，旅者是講述者的聽眾。當講述者講述他的自我故事時，旅者傾聽著。旅者認同有意識自我對自身的描述；旅者透過講述者的眼睛觀看，讓自己被動地隨著故事的展開而被牽引前行。發生在講述者身上的事件呈現為發生在旅者身上的事件；旅者為好人歡呼，對壞人喝倒彩。

或者，至少當關係中一切順利時，情況就是這樣。這些原型既不是男性原則也不是女性原則（或者，它們既是男性原則又是女性原則），因此，沒有哪個角色在關係中是完全被動的或完全主動的。只有最幼小的孩子才會在聽故事時傾向於扮演被動聆聽者，但即使是那個孩子也會提出問題，對故事的某些特定方面比其他方面探尋更多。雖然旅者覺得講述者的故事引人入勝，但她有自己的興趣和自己的價值取向。旅者持續臨在於說書人身邊，是因為她對故事將如何發展仍有持續的好奇心。

但是，旅者也是一位批評者。請記住，選擇原型是回應理則複雜化形意者的決定而產生的。那麼，旅者就是允許心智複合體進行自我反思的角色。自我反思的概念本身需要一種心智上的二元性：一個人必須能夠同時思考自己和成為自己。因此，形意者是鏡像，而旅者是看到該鏡像的觀察者。僅憑講述者自身並不具備適當的視角來對他的講述行為提出批評。他自己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主角。因此，他無法與故事保持足夠距離來質疑：這是否是他想講述的那種故事。甚至講述者塔羅牌上的圖像也暗示了這一點：所有形象都存在于心智結構之內，無法離開該結構。那麼，旅者在這一關係中的角色，是提供了心智為評估自身所需要的距離。

Ra 稱旅者角色為“選擇”。從根本上說，這個選擇是在右手路徑和左手路徑之間、善與惡之間做出抉擇。因此，旅者的決定是繼續聆聽講述者還是收拾行裝離開，實為在兩種極性之間做出選擇。那麼，旅者對故事的批評，就聚焦在故事中道德衝突的方方面面。最終，旅者會厭倦一遍又一遍地聽同一種故事。她會熟悉出現的模式，並且發現自己已經開始對故事中的角色失去敬意。最重要的是，她會越來越難以認同主角，因為她認為主角不是一個值得欽佩的人。

講故事是一種神奇的藝術。講故事的魔力被體現在“暫停懷疑”的概念中。當旅者在聽故事時暫停懷疑，她會認同角色；她與他們感同身受，休戚與共。但是，當故事的敘事元素不再讓旅者覺得可信時，她再也無法暫停她的懷疑。突然間，她會感到從故事中抽離出來——批評性距離增長，她的自我反思行為開始了。

因為講述者只能是講述者之所是，所以旅者唯一的選擇就是留下或離開。但在離開之前，她會告知講述者她對故事被講述的方式所持有的關切。這種關切將是道德上的：如果旅者的自由選擇是正向極化，那麼她會抱怨主角太殘忍、太自私、太不誠實、缺乏足夠的同理心。如果旅者選擇負向極化，她會抱怨主角太軟弱、太多愁善感、太誠實、不夠果斷。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兩個角色之間的負向關係以洗腦為特徵。洗腦是企圖讓人基于某種——與相關主張的真實性無關的——理由去相信某事；那麼，洗腦是大家長和共

謀者之間關係的特徵。在我稱之為探索的負向極化關係中，共謀者生成旨在通過大家長的判斷過濾器的內容，目的是誘導大家長作出對其有利的行為。

然而，在當前的關係中，講述者正在向旅者傳遞一個完整的世界觀。這種傳遞的內容對比新聞媒體上的內容，更類似于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提出的科學範式(scientific paradigm)。科學範式是一套完整的價值觀、底層信念、工具和判斷標準的集合，它使科學家將新證據整合為研究項目的一部分。講述者向旅者傳遞的內容也有相同性質，但範圍更廣：講述者的范式涵蓋了整個人類經驗，而不僅僅是一個科學領域。旅者試圖以講述者的方式觀察世界。講述者提供給旅者用于整合的工具，必須通過旅者現有的批判性評估能力的檢驗。無論講述者是正向極化還是負向極化，旅者的暫停懷疑都是這段關係的主導性特徵——它逐步累積，直至旅者最終發現了批評性距離及後續評估。換句話說，我認為這個關係不承認兩種截然不同的極化表達，儘管極性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特徵。

當旅者最終下定決心收拾行囊時，她發現自己很糾結。她已經逐漸習慣了這個故事，並且仍然沉迷于其中的小確幸。從某種意義上說，講述者的故事已經變成了一種帶著罪疚的快感。旅者對這種故事的依戀使她決定按下暫停鍵，因為她知道無論她接下來旅行到哪裏，都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在這個真正的批評時刻，選擇原型與形意者原型的和不和諧導致蛻變原型上綫。真正的選擇導致蛻變張力，這種蛻變張力存在于形意者從一個配置到下一個配置之間的闕限中。

何時成為角色

在個人層面上，當我們完全認同于我們對自己講述的關於——在與我們自己以及與周圍世界的關係中——我們是誰的故事時，講述者便處于活躍狀態。當我們的信念系統與我們的自我認知完全一致時，它會變得僵化，以至于任何改變都會威脅到內在講述者，因為一處的改變將牽動其他部分。內在的講述者在情感上投入到我們的信念系統中，因為信念系統就是它理解的它之所是。當我們的信念系統僵化到自我認同和個人敘事之間毫無區分餘地時，此時成為內在的旅者是合適的。這個內在的角色有能力從故事中抽離出來，去詢問自己：這是不是她想要接納的那種故事。旅

者同時具備兩種能力：一方面，在傾聽講述者時，她能暫停她的懷疑；另一方面，只要故事中的某個元素讓她感覺不對勁，她亦能運用她的批評能力。

反之，當我們發現與自己的心智活動處于如此遠的距離，以至于我們無法讓自己認真對待任何故事時，內在的旅者是活躍的。作為主觀自我，內在的旅者與客觀自我的距離使她能夠避免對任何特定的信念、情感或想法當真。但是，由于她沒有全神貫注于心智世界，她沒有盡可能地投入故事中，因此也無法從中得到盡可能的回報。當內在的旅者活躍但過于遠離心智世界時，便是成為內在的講述者的時機。這使我們得以開啓發展自身世界觀精微細節所需的心智能量。當被問到她相信什麼時，旅者只是聳聳肩，這樣的態度可由講述者對待工作的嚴肅認真來回應。

在人際關係層面上，這種原型關係往往表現為師生關係。講述者的強大力量在于他有能力將信息和證據一起編織成一個邏輯連貫的整體。當這種能力被用于特定的知識學科（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但不包括工藝和技術技能）時，我們將這樣的講述者視為專家。那麼，成為旅者角色的一個合適時機，是當某人以某個你希望學習的概念學科的良師吸引你注意力時。然而，在更廣義範圍，講述者渴望與他人分享他所發展的整體世界觀。講述者精心設計了一套理解所處世界的方法，將內在涌現的感受與外在發生的事件整合為一個邏輯自治的整體，而這個整體為理解人類行為中的有意義參與活動保留了空間。講述者提供了一種——為世界注入目的與意義的——觀看世界的方式。因此，最適合成為旅者的時機，是在當對方是一位——將人類的全部生命經驗置于背景中的——整體信念系統的傳授者時。這就是為什麼講述者原型的傳統名稱是高等祭司(High Priest)。當我們遇到這樣的人時，只要我們進入旅者的接受性模式，能量交換就會發生。然後，隨著故事被講述，我們像旅者一樣好奇地提出問題。最後，當發現老師已無可傳授時，我們打包離開。

反過來說，當他人在與我們的關係中展現出旅者的特質時，尤其是當他們的興趣在于我們的生命經驗和有助于引導他們度過人生的能力時，這是進入講述者能量的恰當時機。這樣的人已準備好暫停懷疑，并且有耐心去忍受一個長篇故事。在這種時刻，我們宜牢記：旅者——在與我們這個講述者的關係中——正在尋找一種她能夠

認同的世界觀。她最終將發展出自己的觀點，但傾聽我們的故事，將為她的故事增添原本無法獲得的亮色。

社會層面的講述者往往由主流世界觀的傳播者來表達。這是我們的世界裏名副其實的講述者，包括新聞媒體、各大機構的公關部門，以及持有具社會影響力的現實觀點的各式公眾人物。當我們發現社會對一種只有我們能提供的全新認知方式產生需求時，便是我們進入公眾視野，分享我們的故事的恰當時機。鼓起勇氣成為社會層面的講述者并不容易，因為我們將不可避免地遭受社會層面的旅者的批評。但為了那些從我們的視角中獲益的旅者，承受批評也是值得的。此外，本著誠意進行批評的旅者將會幫助我們發展出更具說服力的故事。

在社會關係的另一面，宜謹記：當我們面對社會層面的講述者時，旅者必須花一些時間進行暫停懷疑，才能形成令人滿意且真誠的批評。選擇成為社會層面的旅者往往不容易，因為我們自身也有看似與他人相競爭的故事，因此，我們試圖自己成為講述者，以蓋過競爭者的聲音。但這種做法未能善用當我們偶遇一位社會講述者時所呈現出的機會。旅者提出的是那種一個孩子會問的根本性問題：為什麼會有人相信這樣的故事？這個故事能夠解釋什麼？講述者進行判斷的動機是什麼？

10. 心智的蛻變

選擇原型與心智的形意者之間批評性距離的發展，將愚者的主觀意識從與形意者的單純認同轉變為一種分裂的身份。愚者的意識現在不僅橫跨當前的形意者，更橫跨兩個新的潛在形意者版本，它們將為愚者提供一個更加極化的故事。愚者分裂的意識和她對多個形意者的橫跨導致蛻變原型上綫。蛻變角色是闕限角色；它們只存在于明確做出道德極性選擇之前和之後的短暫過渡狀態。

之前的每一個角色及其彼此之間存在的關係都提供了自我發現的漸進路徑。然而，在這裏，形意者角色代表了一個僵局。在有意識心智聚集足夠的能量跨越闕值之前，不可能向前運動。

符號

一個男人站在中央，他的兩側各站著一個女人。他雙臂交叉于身前，雙手分別握著每個女人的一隻手。女人們手指向相反的方向，她們腳下的地面則展開了兩條分歧的道路供跟隨。男人右邊的女人衣著端莊，頭上戴著烏拉埃烏斯，男人左邊的女人則衣著暴露，頭頂葡萄。在他們上方，一個精靈拉弓搭箭瞄準男人左邊的道路。

男人代表有意識心智，而兩個女人代表無意識心智。右邊女人的服飾表明，她是被視為“純潔”時的無意識心智。她是有道德的，值得尊敬。她渴望被追求被珍愛，渴望這段關係以一種全心全意且日久彌堅的方式得以深化。左邊女人穿著的服飾表明，她是被視為“賈淫”時的無意識心智。在這種情況下，葡萄并不代表碩果累累；而是代表了低級欲望的誘人吸引力。同樣，她的暴露在此并不代表保護的削弱；而是代表了她蓄意激活有意識心智中的更低級欲望，作為誘惑他隨之墮入左手路徑的手段。妓女渴望被利用并因此獲得報酬。她對深度關係不感興趣；她寧願把有意識心智想要的東西直接給他，以便從他那裏得到她想要的。

男性人物交叉的雙臂是一種更廣義的十字符號的風格化表現。十字代表了為了在靈性進化的道路前進而做出犧牲的必要性。在此情境中，犧牲的對象必然是他握著手的兩個女人之一。他不能同時走兩條路。如果他試圖追隨其中一條道路，同時仍握著另一個女人的手，他的努力將以失敗告終。因此，如果他要結束停滯不前的局面，他必須犧牲其中一人。

場景上方的精靈并非許多評論家所認為的丘比特。而是代表左手路徑上的一種保護形式。Ra 曾說：“那些選擇分離.....的實體們與其他自我之間有種保護，該保護來自一種（與該心智以負面角度經驗到的蛻變程度等值的）氣力與銳利度。”對左手路徑的承諾，要求放棄對自身無意識心智乃至更廣義上對他人的尊重與關懷。對他人的尊重與關懷的喪失，切斷了情感依戀，否則這種依戀可能會妨礙其判斷他人是否試圖操縱自己的能力。因此，那些在左手路徑上經歷過蛻變的人，比右手路徑上的人更少一些純真與脆弱。

角色：衝突者 *The Conflicted*

無意識心智中存在著根本的二元性。正如 Ra 所說，（無意識）心智包含一切事物。這一論斷最深刻的意義在於，所有思想和情感的對立面都可以在每個人的內在找到；這種隱藏的對立平衡在右手路徑整合心智催化劑的方法中得到了大量使用，我在關於心智的經驗的章節中已經討論了這一點。在大周期中，角色沒有性別極化，因此，這個角色像所有蛻變角色一樣，是從有意識和無意識心智之間的某種特定關係中產生的。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有兩個心智的角色。

中心位置的男性人物為我們提供了這個原型在其透明階段的視角：有意識心智在兩種與無意識心智建立關係的對立方式之間分裂，每一種都具有吸引力。因此，像布裏丹的驢子(Buridan's ass)一樣，他仍然卡在兩者之間，猶豫不決，饑渴難耐。他的猶豫不決使這個角色的女性原則面向處於“他會不會（選我）”的心智狀態。

無意識心智的二元性導致我們自己的無意識欲望被分割為彼此對立，獨立於我們的顯意識欲望。我的無意識心智的一部分渴望被視為純良、有道德的，並渴望一種深刻而忠貞的關係。這部分心智渴望以其本然的樣子，而不是以其可能成為的樣子而被愛。但我的無意識心智的另一部分渴望被視為骯髒的和邪惡的。她渴望我在她身上看到那些能激活我自身不可抗拒的欲望的東西，讓我想將她擁有的據為己有。無意識心智可以被同時視為少女或妓女；它根本上既是少女又是妓女（回憶一下心智的賦能者圖像中的兩根柱子）。

純良者渴望被視為一個平等的伴侶。她渴望自己與有意識心智之間的關係以饋贈為特徵。她渴望一種你情我願的互動：雙方都不是試圖向對方索取，而是——願為增益關係而非榨取關係——都想相互給予。她渴望被珍愛，被視為有價值和值得擁有的存在。她渴望他成為她的真我之友(True Friend)。除非她被純粹地給予這種關係，否則這段關係無法向前發展，它將停滯不前。因此，純良者等待一位意志堅定的伴侶，沿著她偏好的路徑一路前行，不離初心。

妾侍希望被當作一個交易物。她不要一段深刻而滋養的關係。她知道她的潛在伴侶想要什麼：他們想要與一個外表迷人、並且能迎合其欲望的人，經歷一場膚淺的、

肉欲的體驗。妾侍希望被視為只具備有限或有條件的價值。她提供潛在主顧所尋求的墮落體驗，因為這就是她認為自己配得上的全部。她知道她的主顧不會愛她本來的樣子，所以她意圖根據她的主顧的欲望來呈現自己。作為回報，她獲得了在那個價值上她永遠無法企及的人面前自我羞辱的快感。她提供令人快樂但無營養的東西，而作為回報，她沉溺于自認理應得到的輕蔑之中。妾侍所渴望的，是一個征服者。這個角色重述了表達者與判斷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兩種極化關係。純良者指向了通往催化劑與經驗完美極化結合的路徑，而妾侍則指向了另一條路徑。然而，此處的不同在於：兩者之間的混合關係已不再可能。在有意識心智做出選擇之前，無意識心智不僅僅是拒絕前進；而是，無意識心智不可能前進。對所有參與者而言，這種境遇製造了深深的挫敗感。

一旦有意識心智通過捨棄看待無意識心智的兩種方式之一而做出選擇，那麼兩者就會攜手步入一段蜜月體驗。在右手路徑上，放開妓女之手的行為代表重獲純良，這開啓了一個之前不可能實現的親密和分享的新階段。在左手路徑上，只聚焦于妓女代表著有意識心智對其自我中心主義加倍下注。一旦有意識心智放棄了對建立關愛與平等的伴侶關係之任何努力，塑造和控制無意識心智的潛力擴大了，從而在奪取他人所有物的行為中，開啓新的快樂形式。當然，在任一條道路上，蜜月期最終都會過去，因為現在已經淨化的新形意者，仍然會有其自身必須通過小周期進行探索的道德雜質，直到愚者發展出新的批評性距離，直到另一個蛻變機會自行呈現。

衝突者的功能是通過誘惑，給已經發展的有意識心智提供一次考驗。衝突者的動力是他們渴望釋放因僵局而積壓的能量。他們的賦權能力在於：一旦選擇了某單一路徑，可獲得的感受深度與發現深度。衝突者的女性原則面向的美德是堅決（無意識心智拒絕降低她的期待標準），以及對於她想參與的那種故事的願景之清晰度。衝突者的男性原則面向的美德則是對選擇之重大意義的覺知（因此他花費時間深思熟慮），以及舍魚而取熊掌的意願。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衝突者這一角色表現為一種自我認同危機。在我們生命中的某個節點，我們都會開始感覺到自己無法再繼續要求自己去符合自己那一套——什麼是可接受的——標準。我們對自己講述的關於“我們是誰”以及“什麼使我們有價值”的故事，開始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當我們再也沒有精力維持這個把戲時，講述者模式之內的前進進程終止，而我們的無意識心智正在要求我們承諾一種與她的更純粹的關係。當我們不再知道自己是誰時，我們就已經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在這裏，我們必須決定：我們是誰。

在人際層面上，我們經常在浪漫關係中表達衝突者角色。在這種表達中，表達女性原則面向的一方逐漸意識到，她們的浪漫伴侶似乎沒有把她們視為平等的或值得平等尊重的存在。回顧過去，這種失敗的跡象早已很明顯，但由於這段關係的其他方面具有吸引力，這些跡象被忽略了。然而，隨著關係的持續，男性伴侶對女性的看法似乎已經變質，或變得專注於女性一方所有被感知到的缺點。這種關係處於僵局中，因為構成衝突者角色的這兩個人無法看穿這段關係中的障礙：當他們在一起時，這個障礙卻是他們任何一方唯一在思考的。在這個令人不適的空間中，這段關係似乎注定結束，除非男性伴侶決定願意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女性——願意看到一個純潔且有道德的人，而不是一個隻配從關係中榨取少量低級快感的人。當然，這番闡述採取的是右手路徑的視角，但既然我的讀者也是在右手路徑上，這個的視角應當足夠了。

我想指出，我們可以在任何持久的關係中表達人際層面的衝突者，而不僅僅是在浪漫關係中。這種關係（在右手路徑）的一個關鍵特徵是，一個人經常（但並非總是）被另一個人視為一個可使用之物，而非一個完整的人。處於女性原則的一方不願忍受這種矛盾心態帶來的心理傷害，因此她要求被視作一個值得尊重的平等存在。如果男性原則一方滿足了這一要求，那麼關係可能會進入一個新的蜜月期，因為成功滿足這一要求會引發啟蒙。如果男性原則不能滿足這一要求，那麼這通常標志著這段關係不可避免地結束。另一方面，這段關係中的男性原則一方面臨一個倍感艱難、也許甚至不可能的決定。放棄妾侍將意味著他盲目地忽略她的缺點和弱點。但他擔

心這樣做對她不利。因為他相信，她需要通過一個人看到她的弱點并提醒她那些弱點的羞耻本質，來促使她變得更好。

在社會層面上，當我們發現自己處于一種被剝削或被邊緣化的處境時，就表達了右手路徑的衝突者，這種處境的顯化是掌握權力的群體并未將弱勢群體視為完整的合作夥伴、完整的人，或是具有創造力、具有才幹的個體的結果。在雇傭關係中，我們看到雇員像螺絲釘一樣工作，薪資微薄，福利寥寥。這本身還不是衝突者的必要特徵，但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往往是：高高在上者看不到投資于底層的創造潛力的價值——缺乏技能就是缺乏價值，因此他們理應處于低下的位置。當弱勢群體受够了僅在符合某些人的標準時才被視為有價值，并想要徹底退出時，這便開啓了衝突者的能量。在這種情境下，弱勢者可以堅守自己的立場，要求被視為有價值的，并靜待回應。另一方面，強勢一方將直面一個靈魂拷問的時刻：他們是否真正準備好對弱勢者另眼相看。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我已經涵蓋了訂婚者（情侶）角色的極化表達。它們在塔羅牌的符號中被如此顯明地呈現，以至于這些表達很難被忽視。但我將在此簡要地命名他們。右手路徑的女性原則是純良者。她是天使般純潔的化身。她經歷了什麼樣的創傷才成為現在的她，這都沒關係；純良不會被外在的傷疤玷污。她的對應者是真我之友。他是正向極化的判斷者，他渴望以純良者希望被瞭解和被愛的方式去瞭解和愛她。

左手路徑的女性原則是妾侍。她沒有自尊自愛。她沒有任何道德上的良心不安，并以自己的墮落為樂。左手路徑的男性原則是征服者。他的標準高出了天際，所以妾侍無望達成這些標準，于是她將自己的自我認同屈從于他的意志和願景——他認為這比她自己的更優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認為這個原型不存在混合表達這回事。這個原型的本質是對心智的催化劑和心智的經驗原型之混合表達的反應，因此在這個蛻變（或任何蛻變）中，沒有混合表達的空間。

然而，正如所有原型一樣，這個原型也存在扭曲的表達方式。衝突者的一個扭曲表達，體現在當女性原則因失其果決，持續縱容男性原則固執地拒絕——在他投射到她身上的美德與惡習之間——做出選擇時。她渴望被珍愛、被有尊嚴地對待，但她也感到孤獨，害怕獨自一人。她知道，如果自己堅定不移地拒絕時不時被當作毫無價值的物品來看待，她可能會失去這段關係。缺乏堅定導致一次又一次地推遲蛻變，而每一次推遲都使得一次爆發性的分離愈發臨近。

衝突者的另一個扭曲表達，是女性原則對“何為純粹故事”缺乏清晰的願景。這樣一個人尚未接觸過原型的純粹極化表達，因此并不充分理解左手路徑與右手路徑是什麼。她知道自己想要一種不同于現狀的東西，但要麼不知道其具體為何，要麼認為其不可能實現。她實質上被困在一個不允許她發揮全部潛能的故事中。這種扭曲表達往往會徹底阻礙蛻變，導致生活被吃喝拉撒和三點一綫填滿，在其中相同的角色被一次又一次扮演。

衝突者在男性原則面向也會被扭曲表達。其中一種扭曲是當男性原則并未重視他正在做出的選擇的重大意義時。這個人根據他關於“什麼是正確的”觀念行事，却從未面對進退維谷的感受。由于他的選擇是草率做出的，是順應社會規範的，因此這一選擇并不具有其本應具有的分量，并以一種虛假的蛻變收尾：同樣的僵局很快將再次重演。

男性原則面向的另一種扭曲是男性原則不可救藥地拒絕選擇。這種扭曲會無限期地延遲蛻變，并僵化有意識與無意識心智之間的關係。

11. 心智的大道

心智的大道是心智在朝向自我認知的旅程中進化的整體環境。它描繪了在心智與自身關係中，所有協調要素彼此之間的宏觀關聯。當愚者（或選擇）與心智的形意者發展出批評性距離後，激活了一種更廣闊視角之可能性，得益于第三密度的單紗機制，愚者作為內在主觀見證者現在可以認同這種視角。愚者打破四面牆(the fourth wall)與形意者互動的行為，導致了從一個形意者配置過渡到下一個的蛻變能力。因此，如 Ra 所說，“大道確實取決于它與形意者顯著的差別”，因為“心智、身

體或靈性的大道在罩紗過程的肇因下，繪製出一個已成為新架構的環境”。因此，我們看到，由于愚者（主觀心智）可以選擇認同一個與當前不同的形意者（客觀心智），我們的自由意志能力得以擴展，不再僅僅局限于表達形意者的本質。現在，形意者可以完全變成不同的東西，并且這個過程由大道描繪。

正如 Ra 所說，大道原型并不是前面六個原型所示進程的頂點。它們並沒有向我們展示內在進化的最終產物。倘若如此，我們就只能在旅程終點成為這些原型。相反，這些原型展示了三個領域中的每一個都不可避免的內在進化本質。因此，這些原型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說，我們以持久和擴展的方式表達它們。任何擁抱并追求內在進化的人，都在某種程度上表達大道原型，而且這種表達是永無止境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原型一直處于激活狀態。或者不管怎樣，如果我們純粹且無顯著扭曲地表達這些原型，它們將始終活躍。這一點與蛻變原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只能在短暫時間段內得到表達。

符號

一個男性形象站在一駕立方體戰車內，戰車的頂部由四根柱子支撐。從戰車前部的車頂垂下罩紗，其在人像的左側比右側垂得更低。戰車正面有一個帶翼圓球，兩側有輪子，使戰車能夠移動。他的頭上戴著頭盔和烏拉埃烏斯，他的胸前有兩個成鏡像對稱的直角，下方是一個奈十字(tau)。他的右手拿著一個發光的魔法球，左手拿著一把劍，劍鋒向下。兩隻斯芬克斯拉著戰車前進，右邊是黑色的，左邊是白色的。每只斯芬克斯都有一隻前肢伸直，仿佛要行走，另一隻前肢彎曲，仿佛要休息。

男性形象代表有意識心智。上方的罩紗是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罩紗。因此，戰車車體以外的環境是有意識心智將逐步認知的無意識心智。戰車的立方體特徵和四根柱子表明“籠中心智”在物質世界中的困陷狀態。心智在自身的概念環境中穿行，并通過與困住自己的物質世界互動從而逐漸認知自身。

兩隻斯芬克斯鏡像對應了心智的形意者圖像中的兩個僕人。在形意者原型中，這些僕人代表無意識心智向有意識心智提供催化劑。在這裏，它們保持相同的布局（右邊黑色，左邊白色），重述了一個極性的主旋律：看似正面的經驗往往催化我們走

向左手路徑，看似負面的經驗則催化我們走向右手路徑。Ra 說斯芬克斯是“時間充滿”的生物。C.C. Zain 將斯芬克斯解讀為代表四季，因此代表時間的流逝。我認為它們代表循環時間的流逝。因此，這些斯芬克斯代表了我們生命中以循環方式發生并重現的、看似正面或負面的時間段。戰車禦者必須選擇由哪只斯芬克斯引領船隻穿過無意識心智的海洋，這個選擇等同于對右手或左手路徑的偏好的選擇。

上方傾斜的罩紗表明，在右手路徑上揭開罩紗的潛力大于左手路徑，這是我們理則偏愛右手路徑的另一個迹象。像往常一樣，有意識心智面向左側，但更容易的路徑在右側。因此，左手路徑更容易看到，但更難行走。他右手中的圓球象徵著他在努力以無意識心智的本然真相看到它并如其所是祝福它時，他照耀在無意識心智上的光芒。他左手中的劍重述了形意者圖像中的劍：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被吸收以服務于他的有意識目的。

帶翼圓球代表與靈性複合體的聖約，它向心智保證：心智所行即靈性所往——它們是旅程中的夥伴。心智對其中一條路徑承諾的純粹度（由他手持物品代表），通過靈性的聖約，將戰車與斯芬克斯的前進動力連接起來。在右手路徑上，心智將自身臣服于靈性之更偉大權威，允許靈性牽引心智向前；而在左手路徑上，心智使靈性服從于自身的權威，僅憑意志力驅動心智前進。斯芬克斯交替伸直與彎曲的腿表明向前運動必須分階段發生。我們不能一直在蛻變中；每次蛻變之後，我們都必須休整，以觀察并熟悉所處的新環境。這種走走停停的過程反映了小周期與大周期之間的交替。

兩個直角代表物質和形而上領域。它們相互鏡像，表明當我們走在心智內在進化之路時，外在現實會鏡像內在真實。這種鏡像也表明，我們遇到的每一個其他自我都在向我們鏡像反射我們自己無意識心智的內容。忒十字（即安卡十字的底部）代表了我們必須達成的謹慎而動態的平衡，這是所有心智進化基礎。它還表明了通過選擇而犧牲的必要性：我們做出的每一個選擇既是選擇某物，也是放棄其他。這種犧牲性的選擇是從一種經驗跨越閾限進入下一種經驗的必要特徵。

角色：領袖 *The Leader*

與所有大周期原型一樣，這個角色沒有性別極化：它同時包含兩性（原則）的元素。心智的大道是一個領袖。領袖清楚地知道他們想要什麼和他們是誰。領袖致力于引導根本原則。圖像中人物佩戴的頭盔表示對有意識思維過程的保護。領袖的有意識心智是強大的，面對任何方向的攻擊均能巋然不動。他們帶領和引導他人前行的能力源于強大的自我意識，以及經由他們所選道德路徑，追求更深層次自我認知的不可動搖的承諾。在這一角色中，我們看到與先前相反的情形：有意識與無意識心智在向前推進的努力中協同一致。

如 **Ra** 所說，初始選擇為所有活動打定地基，每一個選擇都會加強和賦能上一個選擇。換句話說，當我們承諾采用特定視角——以道德純粹的方式——來看待自己潛意識的資源以及他人的資源時，這一選擇就成為未來判斷的基礎。它為我們思考自己和他人開闢了一條心智路徑，而這一路徑的存在，會使我們更可能繼續走這條路，并加深這條車轍。因此，選擇一條道德極化的道路，是一種自我強化的現象。通過經驗接納自己與他人的本然樣子以及放棄將其作為工具使用的所有努力，我們變得被再次做出同樣選擇的行為所吸引，因為這會再次確認我們已然接受的世界觀。當男性原則選擇將女性原則視為純良者時，女性原則會以證實其純良的證據回應男性原則。領袖的世界觀因此自我強化，隨著心智向前發展，領袖的承諾變得越來越容易。

使領袖強大且富有魅力的，在于領袖的深信不疑：對於自己是誰，他們沒有內在衝突。這個人的所有內在資源都指向同一個方向，諧音定向共振的力量贏得欽佩。領袖并不是已經完美地瞭解自己，或者他們也不是從不犯錯。若是如此，那這個角色將成為內在進化的頂點（這與 **Ra** 的觀點相悖）。相反，領袖和諧共振的內在定向源于他們緩慢燃燒的渴望——渴望踏上內在進化之路且永不偏離。領袖會像任何人一樣經常令自己驚訝。使他們卓越非凡的，是沒有任何驚訝能動搖他們沿著自己所選道德路徑繼續前行的決心。

與講述者相反，領袖的核心信念體系是輕盈的。領袖隨時準備捨棄那些在旅途中不再為其服務的任何信念，但構成其所乘戰車的信念却是不可或缺的：這些信念是使

他們得以穿行于不同人生場景的基礎價值判斷之網絡。這些來之不易的核心信念，是患者對講述者的批評性距離的直接結果。在發展這個距離的過程中，教條的重負從講述者的石頭建築中脫落，只留下一組鬆散承諾附著于患者批評性原則的堅實地基。這輛戰車將包含一個個人神話，但不會包含該神話歷史上的真實。它將包含接受或拒絕某一信念的準則，但不包含將被接受或拒絕的具體信念。領袖希望其心智構造能支持他們的不斷深化自我認知的承諾，這承諾包含了一個恒常可能性——曾經真實，不再真實。那麼講述者的崩塌，在于他們思考的傾向性：現在看待自己的方式將是永遠的方式。

領袖的功能是對適當的內在進化方向保持恒常覺知。領袖是心智與自身的蛻變關係之進程中的嚮導。領袖的動力來自于他們對始終如一的自我探索路徑的承諾。領袖的賦權能力是他們獨一無二的心智耐力。他們的美德是面對他人的去極化努力雷打不動，面對前方殘酷的真相堅韌不拔。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將這個角色的男性原則表達為——我們可稱之為——對自我發展或個人提升的內在承諾。在這個角色中，我們有意識地認識到我們自己的心智可以某種方式發展和成長。伴隨著這種認識而來的是一種判斷，即追求已認知到的進化之路具有最高價值。我們將這個角色的女性原則表達為對男性原則所做承諾的自然反應或回應。我們的無意識資源成為盟友和嚮導，在我們選擇的道德路徑上牽引我們前進。在有意識和無意識心智之間的絲滑合作中，存在著靜默：心智不對抗自己。在這種靜默中，一心一意的專注成為可能。

在人際層面上，我們在兩個人之間對深化和改善關係的承諾中看到這個角色。男性原則不放棄一段關係；他們努力維繫它，拒絕讓人際難題與衝突阻礙他們作為一個團隊解決問題。女性原則毫不猶豫地向男性原則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同時意識到他有時需要先努力來處理對於她的看法所抱有的心結，然後才能繼續前行。他們的協作基于他的承諾：依照單一道德路徑的方法解讀她的思想與情感。她是思想和

情感的動力源，而他通過對她始終如一的態度來使用這種力量。她是繆斯，而他是她的天資之促進者。

在社會層面上，這個角色通常表現為一種富有創造力的夥伴關係。一方是靈感的源泉，而另一方則僅憑集中注意力，便將這些靈感引導出來。作為靈感源泉的女性原則，將無法識別這些靈感的價值或其中的連貫主題；它們只是自然呈現。此外，若沒有一個肯定她價值的夥伴的誠意，引導她從一個靈感前往下一個，她將不能接觸到它們。男性原則促進者常常表現為經理人：他本身不具創造力，但他的鼓勵以及在她的給予中發現價值的能力，將她的創造力引導出來。正是通過他承諾對她貢獻的價值持守始終如一的態度（這些貢獻要麼被原樣接受，要麼只有在符合他設想的樣子時才接受），這段夥伴關係得以多產高效。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右手路徑的領袖細緻地關注那些穿過心智的不愉快感受和不友善念頭。這位領袖不回避這些內容，而是如其所是地接納它們，愛自己不是無視自己的缺點和不安，而是與它們共處中愛自己。領袖的右手路徑表達是溫柔、鼓勵、支持、有膽識和無畏。右手路徑的領袖的無畏源于男性原則的承諾：無論她最終成為誰，他都愛她、接納她。右手路徑的領袖是無條件之愛的鮮活表達——這種愛，若欲給予他人，必先給予自己。在右手路徑，領袖以完全的開放與坦蕩(shamelessness)回應所有自我認同危機：他只能是他本然的樣子，並且他對此感到安然自在。領袖的男性原則對陪伴者忠誠且樂于奉獻。他全副武裝并準備好為朋友戰鬥。他為友情的和諧、團結與開放不懈努力。他溫暖而平易近人，讓周圍的人感到安全。他將他人的願望與需求置于個人抱負之上，正如他將內在那柔和而細微的聲音置于自我膨脹欲之上。儘管男性原則聽起來像是領袖的全部，實際上，女性原則對行進方向有著與男性原則同等的把控。正因為她的感受優先于他的欲望，所以通常她才是那個決定下一步走向的人：對於右手路徑的領袖而言，權力被自由地賦予那些不處于顯赫的權威位置的人。在社會層面，這是最為仁慈的民粹主義。

左手路徑的領袖關注那些獲得有意識青睞的無意識表達。這位領袖的男性原則通過嚴格判斷，將女性原則控制在其表達的可接受範圍內。右手路徑的領袖通過愛來領導，而這位領袖通過恐懼來領導。這位領袖對自己的弱點施以規訓、羞辱和懲罰，此等態度被完全一致地施加于他的任一追隨者身上。無論哪種情況，領袖之所以能領導他人，僅僅因為他們已經平息了自身的心智動亂——無論是通過接納還是壓抑。男性原則設立了界限，于其中女性原則可以表達她的思想和情感：她始終有表達的出口，但必須遵守他的命令。男性原則憑藉無耻的膽量和鋼鐵般的意志，贏得周圍人的仰慕。他暴戾且令人畏懼。任何處于他影響之下的人，都會感到想讓自己的敘事屈從于他的敘事。他僅憑藉意志的力量和對他人弱點的洞察，就接管了他人的心智。女性原則是心智創造力和情感能量的源泉，但這一源泉被嚴密地管控。女性原則通過在領袖的統治中扮演角色的能力找到滿足感，并且因為領袖發現她的激情本性是有用的，她將有機會淋漓盡致地表達自己。對於任何存在于無意識心智中的情感，左手路徑的有意識心智都會刻意地將其抑制，直到表達該情感最有利的時刻來臨。因此，憎恨與憤怒之火可以成為領袖崛起的燃料，只要男性原則能夠控制其表達。

扭曲模式...

12. 關係四

特質：引領 *Counsel*

蛻變原型與大道原型之間的關係，是兩對之間的關係。大周期的原型不是性別極化的原型，而是性別平衡的：除了選擇原型（它是性別中立的）之外，每一個原型都具有女性原則與男性原則。因此，這些原型之間的關係通常更容易被理解為兩個以上個體的關係。例如，蛻變原型代表的是單一個體內在的深層衝突，因此很自然地表現為兩人之間的衝突關係（一人表達男性原則，另一人表達女性原則）。另一方面，大道原型代表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之間的和諧關係，因此雖然它們包含兩面，却更容易在單一個體身上被表達。所以，三元關係是這些關係的一種常見表達模式。

蛻變原型代表某一時刻的決定。它們出現在我們生命中的十字路口，在那裏，重大的轉變可能發生，但只能通過有意識地做出取與舍的決定方能發生。相比之下，大道原型代表終生的承諾。這些原型出現在我們的人生舞臺上，往往是回應某個激發式決定，并向我們呈現一種徹底的生活方式——若我們想要享受這條路徑的果實，必須每天投身其中。心智周期的原型呈現一個浪漫故事：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進入與彼此的關係，使得男性原則逐步地、越來越親密無間地瞭解女性原則，使得女性原則逐步地、越來越開放無遺地表達她自己。這是一個愛情故事（或者，在左手路徑中，一個有悖人倫的畸戀故事）。因此，當衝突者角色由處于浪漫關係中的兩個人表達時，它展示的是一種刀鋒上的浪漫——處在一個危機時刻，一切都岌岌可危。相比之下，當領袖角色由處于浪漫關係中的兩個人表達時，則展現出一種徹底扎根于日常承諾與努力的愛情：一樁和諧的婚姻。蛻變原型與大道原型之間本質上的區別，揭示出兩者之間一種非對等的關係：大道已經沿著這條路走了很遠，而一次蛻變則是令人暈頭轉向、無法抗拒的，是只在片刻的。正因為這些動態的存在，我稱這種關係為：引領。

在這種關係中，領袖是引領者。引領者的角色是協助衝突者的男性原則和女性原則度過危機，引導他們走向他們自己偏好的道路，或者幫助他們因分歧無法調和而和平分手。考量正向極化的引領關係。純良者只是偶爾覺醒，這種覺醒源于她發現伴侶并未成為她的真我之友。在純良者此次覺醒之前，他曾經似乎是一個真我之友；如今在她伴侶的態度中顯而易見的道德衝突，曾經根本看不出來。衝突者的男性原則并非通過面對——純良者拒絕屈從于他慣常貶低她的方式所產生的——挫敗感，來學會何謂真我之友。她要求尊重。他的學習方式是通過她的要求：將看待她的方式轉變為比以前更純潔的一種方式。婚姻發生于重複的階段中，其間最初承諾相親相愛的儀式被重複。每次重複都深化關係并開啓相互經驗的新路徑。因此，引領者的角色是為衝突者呈現一個成功結合的範例——男性原型和女性原則攜手合作以渡過一次又一次蛻變。關鍵在于引領者已經歷過衝突者當下的困境。在右手路徑上，引領者并不告訴衝突者應該怎麼做，而是向他們呈現一種新的範式：愛被更自由地給予，雙方都敏于共情，對方表面上的弱點被視為可愛的特質而加以珍愛。令衝突

者對此經驗信服的是，他們發現引領者自身的關係極具啟發性：看到真的有一種截然不同的考慮彼此的方式、一種截然不同的相處之道，揭示了此前無法想像的可能性。

當然，這個原型的引領意涵並不是只有通過浪漫關係表達。真我之友與純良者之間的關係（如引領者內在所表達的）無論是否涉及性接觸，都是相同的。走在右手路徑上的人在浪漫關係中最終渴望的一切，無非一位在盡可能的最親密層面上的真我之友。

負向極化的關係呈現了妾侍和征服者在危機中（在衝突者中）的結合，因為它面對了與承諾一致的結合。人類浪漫關係中所謂的“紅色藥丸”意識形態，正是對這種關係的一種相當清晰的表達。在這種觀點中，每個女人（實則推及每個他人，正如原型敘事所示）都是一個妾侍，她希望將自己出售給有能力調動最大社會權力的男人。那個男人就是征服者，他以不可抗拒的獨斷專行使周圍人屈從于他對他們的構想。在妾侍身上，征服者看見一個能以新鮮有趣的方式反復征服的人。在妾侍看來，征服者是真正優于她的人。她拒絕接受與一個不能夠令其信服地將她視為奴隸的人建立關係。她渴望在他面前被羞辱，以此印證他的輝煌。

但是請注意，上述描述并非意圖涵蓋 **BDSM** 世界中性和關係的各種表達形式。由于雙方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關係是所有行為的基礎，因此非主流性行為世界大致上是右手路徑的取向。相反，左手路徑的特徵是男性原則通過強迫手段掌控女性原則，毫不顧及她自身可能的意願。這從根本上是一種操縱和虐待的關係，其中女性原則的心智被塑造成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式的順從狀態，她甚至在男性原則的貶低中獲得快感。

在左手路徑上，引領者與衝突者建立關係的方式大致與右手路徑相同，但手段更具有控制性。引領者作為一種可能性的榜樣出現，試圖衝擊衝突者的心智。但他們並不是僅僅將自己呈現為一個可選項，而是試圖通過誘惑、刻意的撩撥與製造神秘感，以及一個包羅萬象的洗腦計劃來引誘衝突者走上左手路徑，在該計劃中，左手路徑

被呈現為唯一可走的路徑或者毋庸置疑收穫最大的路徑。在左手路徑上，引領者將衝突者拖入自己的軌道，因為這種關係為引領者提供了擴展其影響範圍的機會。

這個關係中最突出的特徵之一是進入承諾危機并穿越它的過程。在右手路徑上，純良者發現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境地：為了她自己的心智健全、自我認同和自我尊重，她必須拒絕朝一個讓她感到屈辱的方向邁出哪怕一步。這一拒絕使得關係本身的存續陷入危機，因為她的伴侶這一次可能沒有表現出真我之友那種堅定的支持。作為真我之友，要求他即使還無法看清，依然接受她正在說出真相：畢竟，問題的核心是她的自我認同本身，在右手路徑上，她的自我認同歸屬於她。

負極關係中也上演著同樣的走走停停的動態，但在道德上是反向的。妾侍發現自己必須拒絕朝支持與善意的方向邁出哪怕一步，因為一旦她的伴侶允許柔情軟化了他的權力鐵腕，他就暴露出一個致命的弱點，從而打破了那——妾侍深信在他的威嚴面前自己一文不值的——魔咒。她要求來自他的君威如獄般的力量，因為她在心理上對屈辱與卑微的感覺上癮。

何時成為角色

在個人層面上，無意識心智是我們的繆斯。它是所有靈感的源泉，是構思和情感的起源。但我們與這種資源的關係，以對它的一種混合態度為特徵。我們告訴自己我們是誰，哪些特質是有價值的，一個更好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然後我們期望自己活出那個更好的自己。當這種態度變得令無意識心智無法忍受時，它將中止作為靈感的源泉之功能。作家的寫作障礙或其他類似的創造障礙正是這樣一種症狀，表明在有意識心智改變其態度之前，無意識心智拒絕繼續下去。尤其對於那些致力於自我發展的人來說，這極為常見，他們往往逼迫自己走向壓制的方向。自我發展的心智空間充斥著道德極性混合的建議和方法。有數不勝數的壓制技巧用以對抗自身的低效（例如試圖運用“80-20法則”作為剃刀，剔除看似無用的80%）。我們追求內在進化的熱情，會使我們看不到道德極性混合的技巧的危害性。我們常常發現我們強迫自己採用這些技巧，純靠意志力精進，儘管這樣做時我們感到精疲力竭。任務

清單越來越長，每一項都越來越感覺像是例行公事而非激動人心的成就。如果我們傾聽，我們會發現內在有一個聲音在呼喊：“拜托，別再搞了！”

在這種時刻，衝突者活躍，因此適宜成爲心智的大道。這意味著從當下的內在衝突中後退一步，以記起我們生命目標的更廣闊的範圍。我們必須記住對自己的承諾：溫柔、接納、滋養、無條件地愛和無限地支持。這份對自己的承諾宛如一套婚姻誓約，在其中我們承諾成爲我們自己的真我之友，並將我們的無意識心智視爲純良者。當一個內在衝突的時刻出現，我們發現自己在強行給自己製造不痛快時，記起這個承諾會使選擇變得更容易。

反之，當我們臨在于“視自己爲可愛、可接納且有價值”的個人承諾時，內在的引領者便活躍起來。但我們可能處于對這種承諾的覺知狀態，而不能真正觸及我們渴望的感受。表達引領者，從根本上說，就是渴望。但我們渴望的境界往往感覺遙不可及：我們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未能達到理想，這種失敗讓我們感到困難重重，仿佛在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內在的引領者想要愛自己，但已經忘記了如何愛。在這一刻，找到內在的衝突者是適宜的。引領者無法感到有所成就，標志著靈性進步的平臺期已經結束，一個陡峭的上升期即將到來。現在正是時候去擁抱感受到內在衝突的必要性，並依循我們所承諾的路徑做出選擇。一旦我們識別出一直以來自己是如何以混合的方式看待自己，如何在暗中貶低自己，選擇就會變得清晰。在做出選擇之後，不可能的感覺會消退，因爲我們會記起，這條道路是由一小步一小步構成的，每一步我們都能邁出——只要我們一步一步走。

在人際關係上，同樣的動態重複出現。當一個朋友或家人站出來反對我們的——關於他們是誰或他們應當成爲誰——願景時，那個人是在邀請我們成爲真我之友，作爲他們天然純良的守護者行事，而不是試圖將我們——關於他們最好且最有益的自我認同——的觀念灌輸給他們。或者，另一方面，當我們發現自己被一段人際關係中出于好心但摧毀自我認同的性質所拖垮時，我們對我們的自我認同變得固執、堅定。無論我們表達哪一方，衝突者都是活躍的。當此類衝突爲我們浮現時，恰當的做法是尋求一位引領者，此人能向我們示範右手路徑的、充滿愛與接納的友誼。同樣地，如果有人向我們揭示了他們的衝突關係，在與他們的關係中由我們來表達引

領者是合適的。僅靠我們自己未必總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從另一個人的內在動態中看到一段人際關係的類比，這是更困難的。所以這個邀請可能是讓我們成為身在關係中的引領者：一對伴侶引領另一對伴侶。

在社會層面上，壓迫——在許多方面是一種身體周期現象——通過使用那些將個體進行定義并歸類為固定標籤人群的敘事而持續存在。我們世界的思想領袖，即使是本意很好的那些，也會傳播關於其他群體是誰、是什麼的故事。如果我們發現自己遭到了我們試圖定義的群體之強烈抗議，仍在從事這種斷言行為，那麼我們正被要求成為盟友（社會層面的真我之友）——通過讓自己的敘事退場并由對方自我宣告的敘事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發現自己被那些宣稱關心我們最大利益的人的持續誤解和責難所壓垮，假設這些人真誠關心我們的最大利益，那麼我們正被要求告知他們：他們對我們的自我認同本身造成了傷害。社會層面的純良者必須為自己發聲，以便盟友群體能夠看到他們做了什麼——在不知不覺中——造成對社會純良者的自我認同的持續侵犯。盟友無法發現他們已經如何壓抑了純良者，除非關係本身岌岌可危。此刻的沉重向盟友群體傳達：這是關係中的決定性時刻，且明顯存在一個錯誤答案。

然而，除非我們有一個關於實踐效果如何的樣板，通常不可能選擇盟友關係。從衝突關係中男性原則的視角來看，社會純良者請求的盟友關係，聽起來可能像是要求他為了她的自我認同而犧牲他自己的。他有一種滑稽的信念，即放下對社會純真者的輕蔑態度，自己將會在與她的關係中自貶身價。社會衝突者的男性原則擔心，放棄妾侍意味著淪為妾侍。在這一刻，社會的需要是向衝突者呈現一個典範的盟友關係。男性原則需要看到，成為盟友不僅是安全且有尊嚴的，而且兩個群體之間的社會關係將通過選擇盟友關係而得到極大的改善。

13. 關於埃及塔羅的說明

學習 Ra 所教導的身體和靈性周期，始終是一種與學習心智周期截然不同的體驗。在心智周期中，我們擁有一套廣泛且近乎全面的已確認符號系統以及對這些符號的解讀。在身體和靈性周期中，我們更像在黑暗中摸索。這些卡牌中的符號幾乎沒有

被明確討論過。大部分被討論到的符號只得到了 Ra 的極少評論。而可憐的身體的形意者更是完全沒有得到評論。我們如何知道應該關注哪些符號，又應該忽略哪些？一旦我們識別了正確的符號組合，我們又該如何解讀它們呢？

在 89.14 和 89.15 中，唐詢問 Ra，他們使用的塔羅牌（C.C. Zain 製作的光明兄弟會牌組），在呈現曾經刻在大金字塔牆壁上的圖像方面，是否至少有 95% 的正確性。Ra 確認了這一點。考慮到這些圖像得到了 Ra 的認可，我們本可以就此打住，但塔羅牌的歷史，特別是埃及塔羅牌的歷史，值得探究。

第一套有歷史記載的——與 Ra 通靈團體使用的 Zain 牌組很像——圖像是由法國神秘學家 Falconnier 和 Wegener 在 1896 年出版的。雖然存在比之更早的埃及風格卡片，沒有一個與 Zain 牌組非常相似。這一點很重要，因為 Ra 確認了此類牌組獨有的許多特徵。例如，心智的母體（奧秘#1）中的籠中鳥得到了 Ra 的認可，但這個符號是 Falconnier/Wegener 牌組和後來基于它的牌組獨有的。相反，幾乎所有牌組（包括埃及風格卡片）的同一張牌上都出現了權杖、刀、杯和五芒星，這些符號都被 Ra 認定是後世添加的而予以否定。這些事實本身就足夠驚人，但更令人驚訝的是，歷史學家一致認為 Falconnier/Wegener 的圖片是仿照保羅·克裏斯蒂安(Paul Christian)書中的描述，然而，籠中鳥并不是克裏斯蒂安對奧秘#1 的描述的一部分！

在我們的歷史記錄中，Ra 通靈團體使用的圖片只能追溯到 1896 年。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然而早在此牌組問世前數十年，關於某座神秘埃及地下神廟內銘刻有塔羅圖像的傳聞便已流傳。Ra 證實了這一傳聞：“那些追隨我們的教導/學習者，首度在啓蒙場所內盡其所能繪製了這些圖像。”結合 Ra 關於金字塔的講述，“啓蒙場所”似乎是大金字塔的皇后密室，但照片顯示該密室牆壁并無銘刻。對此謎團，我只能聳肩以對。

已知最古老的塔羅牌圖像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但它們並沒有以顯著的埃及風格被繪製。它們與埃及圖像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奧秘#6（心智的蛻變）的圖像，但

埃及牌組⁶的獨特細節却似乎憑空突現于 1896 年。埃及牌組最顯著的獨特細節之一，是在奧秘#8（公正）中圍繞人類女性形象的一系列象徵性生物陣列。由于 Ra 接觸在當時結束，我們無從確認這些符號中哪些是原有的，哪些不是。更棘手的是，塔羅的史料記載表明，評論家們幾乎毫無顧忌地篡改圖像以契合己見。如果塔羅牌圖像確實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那麼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它們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然而，Ra 似乎認可現代埃及牌組，并確認其準確率在 95% 以內。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一切？我必須得出結論，這些圖像的起源將始終是一個謎。除非 Ra 突然再次出現，否則我們將無法獲得關於其餘卡牌的具體圖像的確認。這可能會讓學生感到如同努力穿越流沙。然而，我們擁有一些可能比卡牌上的圖像更堅實和更基礎的東西：我們擁有分類系統，通過它可以收集整理概念複合體的核心。正如我在本書前面所說，塔羅牌解讀的歷史表明，僅憑圖像不足以分離出單一、一致的解讀。解讀衆多符號的方法有很多。我發現，研究構成符號基礎的分類系統，而不是研究符號本身，更有助于抵達圖像的最深層內涵。此外，由于 Ra 似乎大致認可前七張牌中的圖像，我們有理由認為其餘牌中的圖像與原始圖像足夠接近，可以按原樣使用。

在本書的後續章節中，我對圖像中符號的評論將反映出我對 Ra 會認可哪些符號以及它們的含義之普遍不確定性。有些符號比其他符號更容易融入概念複合體。有些符號則令人費解。

14. 身體的母體

符號

一個身著黑白條紋服裝的女性形象端坐于堅固的王座之上，雙足踏于基座。她被蒙住雙眼，頭戴飾有烏拉埃烏斯的鐵冠。右手握劍，左手持平衡狀態的天平。其身後站立手持瑪特(Ma'at)羽毛的信使。其上方是華蓋與飛翔的帶翼烏龜。身旁一隻獅子背馱斯芬克斯徐步而過。

⁶ 譯注：可對應為 Zain 牌組。

女性形象代表無意識身體。帶有踏脚基座的堅固王座表明了這個原型的極端穩定性。它不僅僅是穩定的；它會自動恢復平衡。她手中的劍和天平反映了相同的概念。天平已經處於平衡狀態，但如果它們傾斜，已出鞘之劍將準備攻擊。無意識身體負責協調身體的所有自動程序。這些程序的協調尋求穩定、規律的能量流動：內穩態。這種穩定能量流的循環性質由斯芬克斯代表。另一方面，獅子代表了身體本能驅動力的巨大潛力和危險。

蒙眼布并不代表罩紗，因為蒙著眼睛的是一個女性人物。在標準的罩紗意象中，女性向男性隱藏。不如說這裏的蒙眼布與她手中的劍和天平有關。凡使天平傾斜者，必遭其劍刃攻擊作為後果。這種攻擊不在乎造成失衡的根源；也不理會那些可能會解釋失衡為何被引入身體系統的敘事性描述。她對失衡的反應純粹是所引入失衡程度的函數。她頭上象徵著不靈活的鐵冠重述了這一概念。她的反應規則沒有例外。站在她身後的瑪特的信使代表了來自普遍真理的支持：瑪特是埃及的真理和公正女神。無意識心智協調身體隱藏運動時的行動，是由自然法則本身所指導的，所以身體的運動既非率性而為亦非出于個人意願。無意識身體正是因果律這一自然法則的體現。

帶翼烏龜是一個令人費解的符號。Zain 和 Saint Germain 都說帶翼烏龜代表對罪過的懺悔。然而，這似乎說反了，因為烏龜從她身後飛走。她不懺悔；那些罪人（或破壞平衡的人）懺悔，希望從她那裏得到寬恕。蒙眼布的存在似乎與這種解讀相矛盾。或許兩者可以這樣解讀以自洽：如果罪人主動贖罪——重新平衡天平而不是迫使她來糾正——那麼還是可以獲得寬恕。即便如此，也沒有明顯的理由說明帶翼烏龜應該象徵對懺悔者的寬恕。相反，我認為它暗示了緩慢的靈性飛翔（翅膀）唯有在物理載具（攜帶自己家園的烏龜）之內方可實現。這種解讀與心智的母體恰當地聯繫起來，所以我更支持這個解讀，而不是寬恕論。

我必須承認我無法了然華蓋的意義，故在此略過不表。

角色：野性女人 *The Wild Woman*

野性女人不會思考自己做什麼或為何這樣做。她對思考毫無興趣。她被本能的欲求和渴望驅動。正是她的身體，清楚知曉需要什麼以及何時需要——每個渴望都在恰當時刻出現，而她全然跟隨驅動她的渴望。若遭攻擊，她會根據同態復仇法（*lex talionis*，以眼還眼）進行等比例還擊。她是自然公正的鮮活顯化，但對人類的法律公正毫不理會、毫不關心。

野性女人的公正是事實公正或經驗公正。無需推演公正要求什麼，也無需嚴格遵守法律條文。她的本能動力即是其先天公正：她所做一切是對任何失衡干預施加自然平衡的補足。她不假思索、自發行動，是因為必須如此。衝動在她體內積聚，即使想要克制也絕無可能。正因如此，她的公正常與法律體系衝突，因為這些體系往往淪為不公正的工具。

我並沒有將這個角色作為公正的鮮活表達進行過多談論，因為她只會回應某些形式的有意識干預而施以公正。但有意識干預是身體的賦能者的責任。簡而言之（詳細論述將出現在關係五）：賦能者採取的任何行動都會影響野性女人的慣性活動循環。野性女人會以一種自然反應來抵消這種干預，而這種抵消措施，無論是什麼，天然都是公正的，因為它使物理世界恢復了平衡。

野性女人的賦權能力在於她對身體需求的直接調和。她的美德是無所顧忌的膽量和.....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我們通過對身體需求的直覺覺察與回應來表達野性女人。這通常表現為我們無需思考就採取的習慣性行動，但也包括身體的自動機能，如呼吸、消化和排泄。內在的野性女人是身體在維持其作為心智使用的載體時的常規運作。這一原型，如同所有身體原型，也延伸至我們所栖居的環境。身體并不止於皮膚；它作為我們個人靈光圈的一部分，至少自皮膚向外延伸 50 英尺。因此，野性女人的活動也包括我們與所處環境之間的習慣性無意識互動。通常這些環境是工作和家庭環境，但也包括任何成為第二個家的環境。

在人際層面上，我們通過與他人互動時不假思索的模式來表達野性女人。我們認為自己一直在選擇如何生活，但這確實不是真的。我們與他人的大部分互動都是由無意識活動的機械模式引導的，這些模式引導我們沿著阻力最小的路徑前進，而且通常並不是由我們自己選擇的，是通過模仿父母和其他權威人物而領養的。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我們如此頻繁這樣做，以至于我們通常甚至沒有注意到它正在發生。我們用標準的問候語打招呼，使用標準的措辭，講標準的笑話，並從事標準的活動。我們如時鐘般精準重複一直以來的行動細節。野性女人是一個僵固于習慣的生物。

社會層面的野性女人是人類無計劃的社會互動。它是當每個人都基于自身需求行動而不追求任何社會結果時，自然出現的協調。社會層面的野性女人是強大的，因為無意圖自發組織的社會活動很難被顛覆；但她同時也是無力的，因為有意識組織的社會活動可以很容易地控制無意圖的協調。社會層面的野性女人在任何制度性權力體系中毫無立足之地。她是那些只遵循個人習慣而不是規則、從不考慮自身行為的更大社會意義的大眾。她永遠處于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是尚未意識到自身存在性的無產階級。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與所有母體和賦能者一樣，身體的母體不存在極化表達。她就是她之所是。

野性女人的一種扭曲表達方式是麻木不仁。在這種扭曲中，野性女人無法感知到對其習慣性活動周期進行的干預嘗試。令試圖干預者石化的是，她若無其事般我行我素。這種扭曲完全阻止了賦能，因為正是賦能事件改變野性女人的行為。

野性女人的另一種扭曲模式是無意中進行的節奏紊亂活動。身體傾向于可預測的活動周期，身體的賦能者依賴于這些節奏，以便對如何干預做出明智的判斷。但若活動周期無法形成可預測節奏，明智的賦能便無從實現。

請注意，上述兩種扭曲形式都接近于精神錯亂。通常，當我們進入這個角色時，我們是以相對未扭曲的方式進入的。到目前為止，我們表達這個角色最常見的扭曲是完全避免進入它。我們傾向于認為最好或最合適的行動是那些經過仔細計劃的行動。

但這種思維否認了未賦能的無意識身體的智慧；也否認了自然公正本就編碼在我們本能之中這一理念。我們不信任自己對身體需求的直覺判斷；寧可聽從他人意見或自行推演。

野性女人一種看似扭曲的表達方式是對干預做出不對稱（或不公正）的回應。這種回應可能過度或不足。同態復仇法，或者說“以眼還眼”，是自然公正的表達。這並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有來必有往；準確說，這意味等量回報。但我們對野性女人的表達往往因歷史的創傷而顯得誇大或削弱。我們將過去投射到現在，這種創傷殘留會影響我們對干預的回應：要麼因害怕重蹈覆轍而畏手畏腳，要麼爲了此刻一舉清算所有舊賬而爆發式回應。但事實上這並非野性女人的扭曲。身體的母體是生活創傷的儲存庫；保存了所有有幫助或有害的干預的記錄，並且這些記錄塑造了野性女人的行爲模式。因此，所有回應都是對稱的，不僅是對當下干預的回應，還是對“同類”干預及“同類”干預在身體複合體中遺留的歷史影響的回應。

15. 身體的賦能者

符號

一個人類男性形象站立著，右手拿著一根拐杖，左手拿著一盞燈。他披著一件方形的披肩或斗篷，部分遮住了燈的光芒。他面向自己的左側，在他面前爬行著兩條蛇，每條蛇各自戴著一頂古埃及紅冠和白冠。

男性形象代表有意識的身體。燈代表內在子子理則的輝煌真理。心智的賦能者這個原型，描繪了子子理則，它“通過自由意志，選擇在其經驗連續體中做出改變”。Ra告訴我們，在投生期間，我們發現自己“在黑暗中拿著一根微小的蠟燭工作”，以糾正我們的不平衡。這張牌中的燈就是那根微小蠟燭。這點燭光只向我們揭示了在路途上我們必須邁出的下一步；這下一步是內在子子理則所選擇的在母體中的改變。因此，這張牌中的有意識身體僅憑一盞小燈在黑暗中行走。

斗篷的方形象徵著物質世界。因此，物質世界本身部分地遮蔽了內在子子理則的光芒。身體周期是行動和後果的領域，因此理則之光揭示的不是心智或靈性真理，而

是必須實施的行動。但物質世界并非對有意識身體自身遮蔽理則之光，而是將這光芒對其他所有人遮蔽。因而它代表著自我與他人間的罩紗。我們自身行動及行動動機中的智慧，并不為他人所清晰看見；內在理則之光向除我們自身外的所有人都是遮蔽的。

男性人物前方兩條蛇所戴王冠，象徵王權的外在與內在特質。蛇本身即代表智慧，尤其在它們昂起的烏拉埃烏斯姿態中。因此，有意識的身體同時跟隨兩種智慧：外在智慧常被稱為審慎，內在智慧通常體驗為對實現更高目標所需行動的明晰感知。

角色：賢者 *The Sage*

有意識身體的活動對它自己是透明的。我們意識到我們有意識的行動理由，並理解這些理由如何與我們有意識的信念、動機以及所處的環境相契合。對特定時刻“如何行動是一個好主意”，我們很少缺乏主見；對“如此行動是一個好主意”的判斷，我們更是從不缺乏理由。當然，并非所有信念與動機對我們都是透明可見的。其中大部分深鎖于無意識心智的隱秘深處，由高等女祭司看守。但我們能觸及的那微小部分的自我，就如同一束光，揭示了周圍世界的本質。物質世界令人困惑的活動遵循模式。有意識心智敏銳地覺察這些模式化活動，因此，在經過一番觀察之後，對如何有益地改變模式化活動形成主張。

“智慧”這個名稱經常被用于這個角色——甚至得到了 Ra 的認可。這不是最糟糕的可用名稱，但我認為它會引發誤導。這個角色的智慧，并不是那種睿智老者的遠見通透；或者即便是，這種通透也并不像我們以為的那般深謀遠慮。相反，這裏的智慧實為內在子子理則的深邃智慧。這種智慧漠視我們對自己的生活及其命運走向的得失算計。在他人看來可能是判斷上的嚴重錯誤，結果却是一段關鍵的經驗，沒有這個經歷，個體也許無法培養出對其環境中微妙活動的適當敏感度。正如 Ra 所說，“沒有錯誤。”這個形而上學的真理是賢者角色自我認同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這個角色有時被稱為隱士(*the Hermit*)。追隨自身那盞微弱燭光的隱秘智慧——一種不會向我們完整解釋自身的智慧——是一種孤立的體驗。在他人看來，“走自己的路，

讓他們說吧”這種個人主義看上去很愚蠢，導致我們迅速失去朋友，因為他們擔心我們的相伴會如何影響到他們。

賢者的特徵在于執行他自己認為的好主意的意願。作為賦能者，這種對母體的干預將不可避免地產生催化劑，特別以意外後果的形式呈現。但這種催化劑並沒有使最初行動顯得不明智；恰恰相反，催化劑的產生正是賢者行動之所以明智的原因。

我們可能傾向于認為，賢者通過細緻觀察生成行動計劃，但他自己並不實施這些計劃。但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制定一個恰當的行動計劃，會在我們內心引發實施該計劃的渴望。這種渴望是不可抗拒的。即使當我們向他人透露我們的意圖，他們告訴我們這個計劃是個壞主意，我們發現自己無論如何都會去做，不計後果。賢者並不僅僅是一個觀察者。他是最初的行動者，這個行動者對周圍物質世界的有意識觀察與思考，引導他做出應當採取何種行動的判斷，而這些判斷驅動他一路走向行動。

當一個行動過程產生如此令人不快的後果，以至于我們說出“我再也不會那樣做了”時，我們可能會認為這是賢者吸取了教訓。但事實并非如此。賢者已經被理則之光啓迪。變化的是圍繞我們的母體的均衡運作，這導致內在理則對“如何行動是一個好主意”作出全新判斷。關於新鮮體驗的實驗已經被實施，結果也已被觀測。因此，接下來是一個全新的實驗，於是：“我再也不會那樣做了。”

賢者的功能是改變物質環境的習慣性、周期性運動。他的動機來自于渴望更好地利用物質世界，包括他自己的身體。他的賦權能力是他有能力清晰看到那種將進一步揭示物質世界內在運作的干預方式。他的美德是...

層面

在個人層面，賢者是對被我們考量為有益的行動方式之覺知，包括持有這些判斷的理由與踐行它們的意願。在此視角中，我們設想一個期望的結果，該結果契合我們關於自身行動如何廣泛改善世界的整體感知。喬治·法塔姆(George Fatham)為此牌繪製的圖像中，賢者的目標被表現為山巔的光輝之城，他正朝此艱難跋涉。我認為這個補充恰當地捕捉了我們有意識地構思行動意圖的方式：將其融入一個“世界因我們行動而變得更好”的整體世界觀中。

在人際層面，每當我們干預他人不加思考的日常慣例時，便是在表達賢者。這可能帶有惡作劇特質，比如當我們惡搞一如既往執行日常程序的某個人時。但也可以是意圖幫助或傷害的嚴肅干預：或許我們正以一份令人愉快禮物或令人不安的法律文件，使工作中的某人感到吃驚。人際賢者以雙重目的打斷正常生活的流動：其一是作為實驗，以確定此類打斷將產生何種後果；其二是通過打斷的預期結果，努力優化日常生活的流動。最重要的是，賢者帶著具體且有意識的目的對他人採取行動：他有一個議程。

在社會層面，當某個群體通過干預無社會議程者的活動來代表某種社會議程行事時，它便是在表達賢者。這通常表現為法律行動，比如當立法通過時，或者社區被管制。總體而言，賢者相對於與其互動的其他社會群體具有社會性權力。社會賢者憑藉其組織化、目的性、計劃性的行動之便利，試圖矯正普羅大眾那些被社會視為低效、無益甚至有害的行為。社會賢者代表體制內。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賢者的一種常見的扭曲表達，是在實踐推理中出現瑕疵或崩潰。賢者關於“如何行動是一個好主意”的判斷，依賴于他在理性上找到達成結果的手段的能力，而這些結果必須符合他對物質世界如何被最有成效利用的願景。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身體需要更多的鍛煉，就必須能夠理性地決定能讓身體獲得所需鍛煉的行動過程。這被稱為手段-目的推理：為自己的目的確定最合適手段的能力。因此，當我們的手段-目的推理崩潰時，我們以扭曲的方式表達賢者。這常常通過心智周期中顯現的自我破壞而發生。那個在我們看來是實現想像中目標的恰當手段的行動過程，恰恰適得其反。當這種未能準確預測行動結果的情況，并非因為物質世界的不可預測，而是由于對行動計劃單純缺乏關注時，我們的身體周期很可能已被心智周期所覆蓋。這種覆蓋效應扭曲了賢者的實踐推理機制。

手段-目的推理是實踐推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類似于感知。實踐推理的這一方面是我們識別什麼有益于我們的能力。我不是指道德意義上的“有益”，而是指健康意義上的。如果賢者不再認為正常的健康行為（例如吃天然食物、保持充足規律的睡

眠、尋求陪伴和知識、關注自己的實踐推理過程等）對他有益，那麼身體周期很可能已被心智或靈性周期所覆蓋。因此，我們表達賢者的重大扭曲源于身體周期機制被自我的高階進化面向所徵用。

賢者的另一種扭曲通常被稱為意志薄弱。在這種扭曲的表達中，我們能明辨什麼對我們是好的并認識到達成目標之手段，但我們缺乏行動的意志。這是一種奇怪的情況，因為識別出一種世間美好與獲取手段，似乎應自動產生行動動力。但賢者有時會陷入一種抑鬱狀態，這種抑鬱不會使他的理性之光變得黯淡，却會削弱他的行動力。同樣，這很可能是心智或靈性的覆蓋特性所導致的後果。行動意志的匱乏，是靈性活躍的典型徵候。

16. 關係五

特質：干預 *Intervention*

野性女人是活躍的，但她是習慣性的。她也是反應性的，這意味著對習慣性運動循環的打斷，總會產生反噬。物質世界總是試圖重建內穩態，而這正是野性女人的基本的標志性傾向。另一方面，賢者是活躍的，却是有意圖的。他絕非反應性的；他觀察周圍世界的運動，并以有意圖且預想的方式干預所觀察到的循環運動。因此，我將這兩個角色之間的關係命名為“干預”。

有人或許會認為，像賢者那樣積極主動總比野性女人那樣被動反應更好。我認為這種想法在根本上是性別歧視的（性別主義？）。讓我們考量賢者主動本性的問題性特徵：他的存在方式，全然無法表現舞者、樂手或即興詩人那種絲滑與靈動。若此角色登臺表演，他將顯得笨拙而機械。與身外世界的關係中，他的自然狀態是遠離聚光燈。他最偉大的美德之一就是覺知到沉默的重要性。賢者理解因果世界的運作，依此採取行動，但他不會談論這些因果運作，除非他的談論行為能對因果秩序產生積極的（他認為的）貢獻。由此可見，賢者懷有謙遜與克制之心。請注意這與積極主動的標準定義相去甚遠。

現在考量野性女人。她的行動中沒有先入之見；既不籌謀規劃，亦無更高議程。她受自身內在敏感性的支配，這種敏感性指向自身身體系統與系統所處動態環境的平衡。對內在平衡的敏銳感知，意味著她的反應性是完美對稱的。她的反應並不是消極意義上的反應；她的存在本身就帶來了任何需要的平衡，即使沒有人認識到這種需要。即使在聚光燈下，她的動作也是流暢且自如的——這與賢者不同。

野性女人似乎并未從與賢者的互動中得到什麼。她一直對自己的生活現狀感到滿意，而他的行動則擾亂了她的活動。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野性女人常常歡迎賢者的干預。他的深謀遠慮有力量平息并安撫她最具破壞性的傾向。例如，過著習慣性邋遢生活的某人（表達了野性女人）將很適應被垃圾和污穢包圍。她并不對此感到困擾。另一個人（表達了賢者）可能進入這個場景，并認為她或許會欣賞一個更乾淨的環境，于是他開始整理。他尊重她現有的循環模式，因此他確保她知道他是如何整理的，以及她珍貴的物品被放到了哪裏。當然，事情不會完美進展，如果他在未獲同意的情况下整理，或把她想要的東西放在她找不到的地方，她會對他大發雷霆。但通過他的干預過程，她可能會發現，他對她更整潔的生活方式的願景，其實也是她自己想要的，只是她以前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沒有能量為自己創建。野性女人想要過上快樂且滿足的生活。賢者也希望她如此，但他看到她的許多習慣阻礙了她以此方式生活。于是，他干預了。所以我們看到，兩者之間存在一種自然的吸引力，類似于心智的母體與賦能者之間的自然吸引力。

當然，賢者的干預通常并不那麼順利。他對她造成的每一次傷害都會招致對等反應。而造成傷害是賢者的特質。這些角色代表了先于道德極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說，它們代表了我們尚未極化的部分），因此賢者的意圖不會被惡意或同情過度影響。他主要對實驗感興趣。但正因他在實驗，他將無法完整預知結果。他期望驚喜。由于道德極性之間的選擇是人類體驗的核心，最重要的驚喜是那些結果具有道德效價的驚喜。野性女人作為盲目公正的化身，如果賢者的干預對她有害，她將進行報復。相反，如果他的干預有幫助，她將獎賞他。

此刻，一個問題凸顯出來：我們該如何定義“傷害”和“幫助”？在身體周期中，這些概念直接與愉悅和疼痛、舒適和不適相關。身體的愉悅與疼痛反應是一種情感性的

感受，它們確認某些身體活動的益處或傷害。野性女人的體驗通常是一個由愉悅與疼痛交織而成的周期性混沌。賢者的干預將不可避免地強化其中一些愉悅與疼痛，并減輕另一些。如果賢者的干預，總體帶來的痛苦或不適多于愉悅或舒適，那麼她將報復。如果相反，她將給予獎賞。

但請注意，野性女人所認為的有益或有害，未必與賢者的觀念相符。賢者關心的是實現他所設想的物質世界的秩序。他心中有一幅烏托邦圖景，而他的行動意在實現這一烏托邦。他相信，實現這一願景將使野性女人的體驗總體上變得更加愉悅。但他的行動都將基于每一步在當下引發的變化得到判斷，而不是基于他的理想。

野性女人對賢者的干預之回應成爲催化劑。這個催化劑從不加思考的自我流出，沒有議程，從根本上是公正的。它向有意識心智傳達其自身行爲總體上是舒適還是不適。

何時成爲角色

在個人層面上，我們有時發現我們日常不加思考的行爲習慣往往帶來超出必要的不適。如果我們確信這些并不那麼有益的行爲習慣與靈性或心智的催化劑無關，它們就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們有意識地反思打斷這些習慣是否會有所幫助。所謂打斷，我不是指大規模的根本性改變。我是指一個微小的增強，來自某一方向的一點點壓力，可能使天平傾斜到一個更有利的狀態。在這種時刻，成爲賢者是適當的，因爲這個角色的願景讓我們看到可能最有益的潛在施壓方向。

反過來說，我們對身體活動的有意識議程有時會變得過于激進，用不愉快的改變壓垮我們的身體或物質環境。雖然身體會自然自發地對這種壓垮性的干預作出反應，比如當過于激烈的健身計劃導致受傷時，進入野性女人的角色有助于抑制身體對過度刺激的反應。這樣做會使我們放鬆進入自身自然的身體節奏，放下對自身行動的議程。如此一來，我們將更有能力自如地采取平衡措施，并迅速終止我們那過度刺激的計劃。

在人際層面上，當關係中的某人的習慣性行爲似乎對其自身有害時，成爲賢者是恰當的。注意，這類情境總是易變的。干預并非絕對需要獲得同意，因爲我們常常可

以在不侵犯個人邊界的情況下干預他人的生活。這種干預通常表現為私下與某人交談。當我們與他人建立了一種關係，他們對我們的信任以及對我們可能擁有的任何洞見感興趣，本身就是一種默認的邀請——如果我們看到他們自我傷害，可進行善巧的干預。雖然在這樣的情境中成為人際層面的賢者是恰當的，但要記住，賢者的力量之一是沉默。過度作為很容易，而打斷一個有害習慣可能只需要出人意料的微末之力。當成為賢者時，要記住，催化劑將不可避免地跟隨著你的干預，因此不管你覺得你的行為多麼恰當，也要準備好接受你的干預帶來的不愉快後果。

同樣，當我們發現他人干預我們的生活時，進入野性女人平衡的接納狀態是合適的。一方面，她想要生活在更多舒適、更少不適的狀態。有時，舒適只有在最初的不適時刻之後才到來。然而，其他人常以自認為對我們有益的方式干預我們的生活，但造成巨大傷害。干預我們生活的人基于他們所追求的最終結果，可能將傷害視為合理的。但請記住，賢者不是公正的承擔者；野性女人才是。因此，在這樣的時刻，進入野性女人的自然節奏，通過我們自身的行動，允許她表現出此刻的公正，這是恰當的。當一個人為了某種臆想的目的而施加傷害時，這個人就會受到報復。請注意，我不是指身體暴力。而是說，野性女人獨有公正之怒的驚人力量。釋放公正之怒，即使只是口頭形式，也具有深度的催化作用。當某人——縱使意圖良好——逾越邊界時，便已應得公正之怒的反噬。在這一刻，沒有靈性法則禁止這樣做。請記住，壓抑情緒是左手路徑的現象，因此允許情緒得到表達。

在社會層面上，賢者以具有政治意識或社會活躍度的機構和團體的形式出現。這些團體可能得到法律系統的支持（它們甚至可能就是法律系統），也可能得到意識形態驅動的財富勢力支持。無論如何，社會層面的賢者兼具實施手段與行動議程。當我們看到社會中存在明顯低效或有害的行為循環時，進入社會賢者是恰當的。多數政治意識形態都具有社會賢者面向，因其動機都是意欲實現一個更高效、豐饒、宜居的社會。我們經常認為政府的目的是改善其公民的生活。這本質上是賢者式的思維方式。當看到使普通民衆生活困頓的社會失序與功能失調，作為社會賢者，我們理當推動將改善這些狀況的社會協調機制的變革。

然而，賢者干預的危險也潛伏在社會場景中。當我們使用了協調一致、有意圖的行動作為手段來干預大眾生活時，我們的行動往往會催生無數始料未及的後果，以我們未曾預見的方式加劇民衆生活困境。作為社會層面的野性女人，大眾的獨有權力是通過表達感激或公正之怒來對社會干預（通常是政府）做出反應。當一個有計劃的干預適得其反時，公民的義憤便是公正本身的鮮明表達，法律系統亦不足論。公民抗命、抗議甚至騷亂往往是盲目公正的表達，尤其當那些沒有社會議程的人的處境，在有意圖地干預之後反而急劇惡化時，上述行為正是對此干預的回應。這些不公正的社會干預持續得越久，正當合理的反噬就變得越極端。這裏的教訓是，野性女人的公正之怒必須得以釋放，因為沒有它就沒有催化劑，也就無法改變社會賢者的不公干預。關於這種現象還有更多可說的，但我將在接下來的兩個角色及其關係的論述中更深入探討。

17. 身體的催化劑

身體的催化劑將身體描繪為已賦能的自我。這個視角主要是觀察，涵蓋我們所有的感官信息。從這個視角，我們將部分物理世界認同為我們自己，但不含其他部分（想想你開車時如何將車認同為你，比如你驚呼：“她差點撞到我！”）。

符號

一個輪子被兩根柱子固定住，柱子的底部有一個帶翼圓球和兩條在兩側攀升的蛇。輪子有一個內環和一個外環，由八根輻條連接在一起。在輪子的左側，堤豐或塞特——象徵黑暗、詛咒、墮落、腐朽、混亂、殘忍以及諸種邪惡——乘著輪子的重力擺動而下降。在輪子的右側，阿努比斯——象徵人類的創造力、坦誠、繁榮以及諸種美德——沿著轉動的輪子向上攀爬。輪子上方有一個圓形平臺，斯芬克斯立于其上，手持長矛瞄準輪子右側，矛尖剛好越過阿努比斯上方。

與你互動的物質世界中的一切都是身體複合體的一部分。這是因為你的靈光圈至少從皮膚向外延展 50 英尺。因此，無論你身在何處，無論你與什麼互動，都處于你的靈光圈之內。我推測此物質幻象的特性甚至涵蓋互聯網空間，雖然我還難以構建一個人的靈光圈在互聯網的延展形態。足以明確的是，我們與物質世界的互動反映

了身體主動過程與被動過程的基本關係。在物質世界，發生的一切皆是身體與自身的交互。

基于對身體概念的上述理解，輪子代表身體複合體及其能量網絡。輪子的轉動即身體複合體的持續循環運動。阿努比斯與堤豐代表基于我們能量網絡的特定狀態而被吸引來的能量與實體。這種吸引類似于磁力。我們吸引的部分能量將是有益的，其餘的具有破壞性。從身體角度上，這些影響將帶給我們愉悅或痛苦、舒適或不適、幸運或不幸。

八根輻條代表經驗的八度音程，尤其體現為身體的能量中心及其顯化，即驅動我們在物質世界活動的根本驅力。我們的身體能量網絡名副其實地由這些能量中心複合體組成。值得注意的是，第八根輻條被隱藏在兩根立柱後方。這是因為第八能量中心——代表下一個八度音程的開端——也隱藏在我們的經驗之外。我們關注的是七個可經驗的能量中心。我相信輪子底部的雙蛇暗示能量中心的漸進激活過程，儘管我對此解讀我尚不完全確定。

內輪和外輪（或聖經符號體系中的“輪中之輪”，Ra 曾簡略提及）指的是身體本身的內在和外在在本質。物理運動法則與身體普遍運作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對我們有意識的覺知是隱藏的。我們知道身體有一個更深層次的、隱秘的本質，且我們對其不甚理解。我們極少猜測到此深層本質實為以太性的，而非物質性的。因缺乏對以太身體的認知，我們對身體複合體的概念化往往停留于外在層面，在此層面物質性的因果交互最為突出。輪中之輪暗示了唯物主義者解釋的吸引力——這種解釋無法穿透我們目睹的事件之表象。但需注意：無論是幸運還是不幸的顯化，都緊密系于內輪運作。只有洞悉內輪運作機制，才能理解我們為何及如何吸引幸運或不幸。

支撐輪子的兩根立柱，一如既往地代表了第三密度幻象的基礎構造——一個道德兩極化的世界。在善與惡力量之間的體驗及選擇，被如此根本性地編碼進第三密度之中，以至于絕無逃脫的可能。在這裏，善與惡的兩根柱子支撐著身體的整個能量網。在塔羅系列中，身體的催化劑是首張缺乏該原型的角色之明顯視角的圖像。或許有人認為該角色視角是從外部注視整個場景，即從我們作為觀察者的自身位置。但這

將使本圖像與此前所有圖像不一致，因在此之前，視角始終被呈現在圖像本身之內。這也會顛倒左與右的象徵意義，因觀察者的視角與圖像內實體的視角是相反的。另一種解讀是輪盤本身即是視角。但鑒于原型是活生生的角色，我認爲這種說法也不成立。因此，我略帶不安地得出結論：該角色的視角載體正是斯芬克斯。

對斯芬克斯提供視角的質疑主要基于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它站在輪子轉動上方的一個平臺。但由于身體是因果之輪的一部分，有人可能會認爲它理應位于輪子之中。然而，既然有意識的身體與無意識身體的關係是干預循環活動，我認爲這個固定的位置不是問題。對我的解讀的第二個疑慮是，斯芬克斯已經有了一個標準的解釋：時間的循環流逝。對此異議我雖無法有力反駁，但我確實認爲，反對將斯芬克斯視爲角色視角的理由，不如支持斯芬克斯確實呈現這一視角的理由來得有力。

若斯芬克斯不代表視角，那就必然代表超越轉世的自我：那個可以規避此類幸運與不幸的轉世契約，因這些未被編程進生命藍圖。然而我相信，帶翼圓球——與靈性立約的標記——已精準呈現此概念。所以我們不需要以這個方式解讀斯芬克斯。

既然我已爲我的觀點作了辯護，以下便是我對斯芬克斯的解讀。在此牌的其他版本中，傳統塔羅大量運用構成斯芬克斯的四種生物：人、公牛、鷹與獅。例如在韋特-史密斯(Waite-Smith)版圖像中，它們顯眼地出現在四個角落。這些生物既代表四元素，也對應四個固定的占星學星座。但在西方魔法傳統中，它們還有一種獨特釋義。它們代表魔法師的四大美德行爲：知曉（人）、意志（公牛）、勇氣（獅子）和沉默（鷹）。斯芬克斯不僅通過季節更替的隱喻代表時間的循環流逝，亦通過在顯化世界中富有成效的、有意圖且有意識的行動代表了時間的循環流逝。需注意，這四項美德行爲歸納了賢者之至善境界的特質：

- 他知曉世界本質；
- 他具備意志力與細節洞察力，以對物質世界的運動實施有意識選擇的改變；
- 他擁有貫徹意圖的勇氣；
- 他深諳行勝于言的沉默智慧。

因此，斯芬克斯象徵著賦能活動後的有意識身體：剩下要做的只是等待預期的效果。

斯芬克斯的朝向描繪了該原型的兩個極化面向。他面向他的左側⁷，一如既往，這表明負向極化的催化劑更容易看到（或者，也許更吸引視線）。他武裝起來對著左側，表明在左手路徑上進攻與防禦的重要性。在右側，斯芬克斯是脆弱的；他沒有武器，沒有進行觀察，也沒有明顯的手段來保護自己免受世間事件的影響。這表明在右手路徑，向世界解除自身武裝的重要性。最後，與原型心智的主題一致，象徵不幸的堤豐位于斯芬克斯的右側，而象徵幸運的阿努比斯在他的左側。這確認了物質世界中的幸運與舒適往往催化我們走上左手路徑，而不幸與不適則傾向于催化我們走上右手路徑。悲傷的兄弟姐妹們，確實。

角色：受影響者 *The Affected*

催化劑是被賦能的母體的產物。在此，催化活動是野性女人對賢者的行動的反應。這種反應是自然公正的純粹表達，它精微地映射出賢者初始干預中所蘊藏的潛能。野性女人為回應賢者行動所做的一切，都是賢者種子行動的顯化果實。她以細緻入微的細節向他揭示了其行動的自然後果。但這一揭示是複雜的。幸運與不幸以看似無關、隨機的各種事件降臨于身處凡塵的我們。將一個人今天所見證的事件回溯至幾天、幾周、或者幾個月前的某一種子行動，并不容易。

催化活動是野性女人對賢者干預的反應的一部分。這個周期中第三個原型的角色——身體的催化劑——是對催化活動的臨在與理解。他並不處理催化劑；他通過自身視角的解讀揭示其本質。鑒于他與身體的母體中的催化活動之間的關係，我稱這個角色為受影響者。

受影響者是當我們告訴孩子們“想想你幹了什麼”作為懲罰的一部分時，我們要求他們進入的角色。受影響者意識到近期事件的戲劇性轉折，並發現自己和任何人一樣，對降臨于自身的幸運與不幸感到驚訝。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才招致此般境遇。但是，在他的非扭曲顯化（卡牌上描繪的狀態）中，他相信以前的某些行動或行動模式導致他終至于此。無論事件多麼隨機或詭異，受影響者都會著手研究他是如何將

⁷ 譯注：此處以斯芬克斯為主視角，其左右手方向與前文提及的輪子的方向相反。

它引到自己身上的。正如當我們對向我們呼救的人無所作爲時，甚至不作爲也是一種作爲，所以受影響者的檢視其過往的責任包括所有形式的有意識作爲與不作爲。此時我應該指出，這裏存在誤解的危險。受影響者是這樣的人：他先前的行爲是有意識選擇的，意在以某個議程去干預某些未加自省的循環。儘管降臨于一個人的好事或壞事總可以通過——將其視爲帶有議程的過往行動之產物的——解讀而獲益，但我們不應因此忽視被他人議程所傷害之人的重要性。野性女人只管自己的事務；她的事務却因他人的行爲而被改變。因此，受害者/加害者的現象是真實存在的：受害者沒有議程，而加害者有。認爲每一個不幸事件只是自身行爲或投生前選擇的產物的觀點，在 Ra 的體系中雖然沒錯，但是並沒有免除加害者的責任，也不會削弱那位邊界被侵犯的野性女人的公正之怒。同一個事件可以同時從一個視角視爲催化，從另一個視角視爲潛能激發(potentiation)。

受影響者在反思其經歷的事件、該情境帶來的舒適或不適、以及他先前的作爲與不作爲時，將對其中起作用的因果關係得出一些結論。這個圖景不會完全清晰，因爲有太多對我們是隱藏的，但它足夠有啓發性使他能大致理解自己的行動如何導致了這個境遇，以及下次面臨類似的行動機會時可以如何調整。

受影響者的功能是使心智能夠盡可能詳細地知曉并理解身體的催化活動。受影響者對自己所采取的具體行動以及它們如何導致所觀察到的結果看得越清晰，催化劑的處理過程就越有成效。受影響者的動力是渴望平息物質世界無常且看似隨機的機制。其賦權能力是能夠把複雜的因果關係全然呈現在覺知面前。其美德是他堅信每一個看似隨機的事件都有一個可回溯到他先前行爲的解釋，以及察覺一個事件細微細節的能力。

層面

在個人層面，受影響者檢視他的行動相對於自己的身體及生活空間的關係。所涉及的行動不會以任何顯著或直接方式影響他人；它們主要影響他自身的福祉。各類身體不適具有形而上的成分：某種程度上因我們的能量網絡配置而引發，該配置爲我們吸引來了某些特定類型的體驗。在此層面，思考下列問題會有所幫助：比如，

劇烈頭痛源于過量烟酒？還是源自對如何在他人面前行事的過度思慮？抑或完全由其他原因導致？我們的為人處世方式——無論對外界還是涉及自己的身體——都會引發或避免某些病痛。有時原因顯而易見、容易發現，但有時要搞清楚自己的病痛則極具挑戰。當然，正面的身體感受與狀況同樣可以從一個人的能量網絡配置中分析根本原因。在此經驗層面，受影響者致力于盡可能清晰理解他的有意識行動如何引致身體狀態的改變。雖然因果推理是受影響者技能的一部分，但為當前處境尋求解釋的經驗并非理性推演的經驗過程；這種經驗更像是將自己毫無保護地暴露于自己的記憶和當前感受中。在這種暴露中，正確的解釋變得清晰，雖然它依然經過由受影響者極化狀態所決定的道德濾鏡的過濾。

在對身體的有意識覺知中，我們或以前瞻方式（左手路徑），或以回溯方式（右手路徑）觀察身體的催化劑。在左手路徑，當我們前瞻時，我們看到機遇與威脅以既往行動的後果出現在地平綫上。這向我們的有意識覺知提示了進一步的行動——或追逐機遇，或平息威脅。我們繼而通過試圖奔向機遇與沿路碾碎威脅來加倍強化既往行動。在右手路徑，我們回溯既往行動以辨識那些導致了喜與悲後果的行動。我們為自己的行動承擔責任，作為在未來改變行動的方法。

在人際層面，受影響者必須檢視他的關聯到他人的行動。在與某人關係中，某種重大的際遇轉變已在與他人的互動中發生：對方要麼興高采烈，要麼憤怒怨恨。受影響者已明白這些情緒實際是針對他的，且對方認定他的行為負有責任。那麼，受影響者必須厘清他做了什麼才獲致此類反應——如果是興奮，必因其賦予了對方改善生活的饋贈；如果是憤怒，必因其逾越了對方的邊界。

在社會層面，當我們所屬的群體因過往行動而經驗到反噬或贊譽時，我們表達了受影響者。抗議常常表達了野性女人對賢者越界行為的憤怒與憤慨。此類抗議為被抗議群體提供了一個契機，使其發現該群體過往行動與當前正在宣泄的憤慨（甚或破壞）間的因果關係。但抗議并非——對社會層面的受影響者之——催化活動呈現自身的唯一方式。任何針對強權實體依據議程實施的有意識行動之社會反應，都屬催化行動，為該群體提供了一次機會去發現導致此反應的因果關係。吊詭之處在于：

我們竟然如此頻繁地依據某議程有意識地行動，却極少省察正在如此行動的我們自身。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在受影響者的右手路徑極化中，他是悔悟者。那些傾向于使我們正向極化的事件多為不幸遭遇。因此，當受影響者直面自身的行為方式——無論是未能尊重他人自由意志抑或未能服務求援者——他將感到悔恨。他為自己的每個行為承擔責任，並將追訴每一次越界行為和每一次被忽視的服務機會，也許是公開追訴，以此作為贖罪之舉。他不試圖進行任何自我辯護；相反，他已目睹野性女人的公正之怒并予以理解。悔悟者往往不太利用幸運事件。他感恩世界與他人賜予他的恩惠，却不認為獨有他才配得恩惠。他視所有人類都配得上恩惠，因此他允許幸運進入他的世界，而不是將其視為精英的標志。悔悟者的努力體現了我們自己內在的嘗試，即無條件愛他人的動力，與對因果世界本質的智慧洞察相互平衡。其功課是學習輕觸：通過曾經的過錯，他學會了以愛服務他人的行動意味著什麼，那就是自由意志的天然邊界不可逾越。

在受影響者的左手路徑極化中，他是膽大妄為者。對不幸的聚焦往往導致我們正向極化，對幸運的聚焦則往往導致我們負向極化。當膽大妄為者恰逢幸運事件時，他會檢視自己過去的行為，尋找是他的哪些行為帶來了這份幸運。他的目標是最大化為自己招來幸運的能力，他對好運的成功顯化使其確定唯有他才配得上這份幸運。膽大妄為者本就豐裕，而他的好運使他擁有更多。他會公開將好運歸功于他的因果作用，作為他配得所享有的上流特權的證據和宣告。當不幸降臨于他時，他同樣檢視自己的行為，以確定他對行動的算計哪裏以及如何出現紕漏。當他發現一個可能的因果鏈時，他便致力于更加微妙地行動，以減少下次被抓住與被懲罰的可能。他不曾將自己的不幸解讀為對其品格的指控，而是視為雕琢其行動紀律的機會。

這兩種高度極化的表達在實踐中很少見。它們是我們每次蛻變時都在趨近的理想狀態。幾乎我們所有人都會介于兩者之間，以混合形式表達這些角色。

試圖正向極化的混合型受影響者想要有勇氣坦白并承擔自己的罪過，但他無法承受直面其行為的全部重負。如果他清楚而仔細地思考自己是如何傷害他人，或曾擁有機會却未能幫助他人，他害怕會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因此，他自我逃避，每次試圖厘清他的不幸遭遇與他的過往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時，他都會遇到內在障礙。他也害怕為他的行動承擔責任而引發的後果。如果他承認自己做錯了，他就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不完美。但他暗地裏渴望精英的感覺。他想成為比別人更好的人，他按照自己的道德品格來判斷自我價值或精英地位。為了維繫自我價值感，他必須視自己為人畜無害的，這一點至關重要。

試圖負向極化的混合型受影響者不想有任何悔恨。他希望能够恣意踐踏他人，并陶醉在因強勢表現而獲得的贊譽中，但當他試圖自洽自己的不幸時刻時，他發現自己捲入了悔恨情緒的漩渦中。他感到軟弱且可悲，因為他似乎無法放下對他人福祉的依戀。他公開地將他收到的任何贊譽歸功于自己，但似乎對自己是否配得這一切并不自信。他暗地裏憎惡自己，并近乎絕望地逃避自我憎惡。

受影響者的一種扭曲表達是標準的世俗觀點：看似隨機的事件確屬偶然。在這種扭曲中，催化劑幾乎從未進入心智進行整合。在此人與他人的關係中，有時他會無緣無故地被他人惡劣對待。他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自己的行為可能存在問題。于是他固守著一貫的行事方式，希望遇到更多幸運而不是厄運，但他對如何趨吉避凶却毫無頭緒。在他看來，世界大勢無章可循，故最佳對策便是購買保險以對沖終將降臨的厄運。

受影響者的另一種扭曲表達是對當前境况缺乏敏感度。相比于心智的催化劑或靈性的催化劑，身體的催化劑對心智而言要更加明目昭彰和顯而易見。作為一個男性原則的原型，有意識心智能夠直接且清晰地接觸到它。身體的感受以及外在的幸運或不幸都很容易被注意到，幾乎不可能被忽略；它們在我們的意識中留下印記。仍然有些人似乎對此全然無感。身體疾病帶來的體征已經顯現，但我們却輕描淡寫，或者完全不予理會，直到它們嚴重到致人傷殘的地步。一個人可能會失去房子、生計和伴侶，却未能注意到任何關於這些損失如何發生的細節。以神秘的方式，突然一切化為烏有，而他從未覺察到任何大事將至的預警信號。這種扭曲表達太過常見，

已成爲一種典型橋段。一個男人在戀愛關係中從未在意過伴侶傳遞給他的任何信息；他的遲鈍使他失去了此生摯愛；他轉而借酒澆愁，只因一件壞事憑空發生——他看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目睹這種受影響者的扭曲表達，既令人悲哀，又令人沮喪。

18. 身體的經驗

關於身體的經驗，Ra 沒有提供任何有幫助的信息。我們從 Ra 得到的所有信息，只能幫助我們通過 Ra 對其分類及其對應原型——身體的催化劑——的論述，來收集這個原型的內容。

符號

一個女性形象面向她的左側站立，身穿一件長而厚重的裙子。在她面前站著一頭張開嘴的獅子。她的右手按住獅子的鼻子，左手托住獅子的下巴，將其嘴合上。她頭戴烏拉埃烏斯和一頂皇冠。皇冠頂部有一個水壺以及一隻鳥。

相對於前一張卡牌，這張卡牌的圖像很簡單。女人代表無意識的身體。烏拉埃烏斯照例代表無意識的自然智慧。她厚重的衣裙表示對相反極性的影響之嚴密防護。

獅子代表身體本能以及身體所存在的物質環境的無常和危險。獅子代表一種能夠並有時確實會傷害甚至殺死人類的生物，人類無論選擇逃跑還是戰鬥，都幾乎無法阻止獅子的意圖。它極端危險，不只是因爲它的力量與威力，還因爲它本能的攻擊傾向：獅子是以我們這種體型的生物爲食物的掠食者。獅子代表物質世界、甚至身體本身具有的那種能夠壓倒並一個摧毀人的能力。一步走錯即招致可怕的死亡。

這位女性能夠站在獅子面前合上它的下頷——甚至連頭頂上的水壺都未傾斜——表現出無意識身體的優雅、鎮靜，最重要的是威力。這一動作證明獅子的全部力量與凶猛由她支配；他人出于懼怕獅子的威脅而必須與之保持距離，而她已经馴服了它，並且，想必她能隨心所欲地命令獅子發起攻擊。

水壺無論在何處出現，都代表我們的情緒偏好。在此，水壺直立表示情緒容于其容器中，波瀾不驚：無意識身體此時不會釋放出任何偏好。水壺放置于她的頭頂，表

示這些情緒是該原型中一種引導力量。無意識心智具有的對物質世界的情緒質地，正是無意識身體展現合攏獅顎之優雅與權威的力量所在。

最後，鳥像往常一樣代表靈性。這裏，鳥栖息在她頭上，位于情緒水壺旁邊。鳥是自由的，因此與心智的母體中關在籠中的鳥形成對比，這一原型中沒有靈性的掙扎或挫敗。靈性是放鬆的，而非躁動的。這只鳥與情緒水壺高度相等，顯示與靈性之聖約的圓滿實現：靈性的臨在確認了無意識心智在整合身體催化劑時，其情緒偏好與靈性複合體之間達成了極化共識。

角色：低語者 *The Whisperer*

身體的經驗是一個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握有全盤掌控力的角色。我稱她為低語者，因為她是唯一能夠馴服人性中內在野獸的角色。這個內在野獸是人類內在的原始、野蠻而具有破壞力的能力，尤其是在情緒激動和不過腦子的狀態下。低語者可以——如果她願意——統領這種能量達致明智的目標。但必須通過證明該目標值得追求來贏得她的支持，而非借助理性或爭論。

許多塔羅牌評論家們稱她為“力量”，因為沒有她的能量，任何事情都無法完成。如果她同意賢者的議程，會通過移除一切執行障礙來倍增他的力量。如果她反對賢者的議程，則會使該議程不可能實現。低語者是必要的盟友；在物質世界中達成顯化的每一條路徑都必須獲得她的支持。

低語者令人畏懼。她銳利的凝視會讓任何被罪惡感折磨的人畏縮。她的鎮靜并非源自對自身情緒的控制，而是源于這些情緒之間的協同和諧：她不衝突。或者說，即便她有衝突，也只是關於是否應給一個明顯犯了判斷失誤的人再一次機會。她對那個錯誤并不衝突，或對自己相對於那人的強勢地位也毫無疑慮。這是源自情緒強度的鎮靜。

低語者的功能是將物質與感官信息整合進身體已有的循環活動中。她通過恢復內穩態來記錄母體中的變化。她對如何恢復內穩態的判斷取決于呈現給她的催化劑的質量。她的動力來自對重聚的渴望，她的賦權能力是她所掌管巨大力量：她渴望重

聚，但也意識到在她所渴望重聚的關係中，她處于深刻不對等的位置。她的美德是……

層面

在個人層面，當我們為自身行為導致當前處境負起責任時，我們表達了低語者。身體內部的無意識或隱藏的覺察，處理著有意識層面關於我們所見內容的報告。在右手路徑，隱藏的覺察必須對有意識層面承認行為責任的報告作出回應。隱藏的自我判斷我們是否已對過失充分地致歉，或者是否謙遜地將正面結果歸功于恰當的責任方。在左手路徑，隱藏的自我必須對有意識層面看到的、在隱藏自我所能掌控的外部活動中存在的機遇與威脅的報告作出回應。如果我們有意識層面看到威脅，便通過懲罰——允許威脅通過的——無意識自我，來加倍壓制威脅。作為對此種懲罰的回應，隱藏的身體自我對身體中更暴力的能力施以類似的暴力，將其扼制至屈服。在左手路徑上，無意識身體不寬恕，而是錘煉自身至更可控的狀態。

在人際層面，當我們在一段關係中處于能夠拒絕給予對方所需幫助或物質支持的位置時，我們表達了低語者。在這個層面上，責任落于我們身上：根據對方是否證明其意圖與我們一致，來決定是否與之重建融洽關係。我們往往在兩種情況下表達此角色，要麼是回應對方通常甚至不自知的冒犯，要麼是回應對方通常未意識到的恩惠。

在社會層面，當某社會權力源頭需要我們的協助來實施其議程時，我們表達了低語者。他們通過試圖獲取我們的信任，或者提供一個好到令我們無法拒絕的交易，來討好我們。這裏，我們成為具備政治覺悟的大眾，如今我們認識到我們就是力量，離開我們，任何社會活動者都將變得無能為力。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正向的低語者是赦免者。她擁有寬恕他人過失的力量，這緩解了內在與外在的煎熬——并非罪疚本身，而是隨罪疚而來的身體懲罰。她傾聽懺悔，于內心權衡懺悔的真誠度與完整度。她希望確信：對她邊界的侵犯已被足夠充分認識到，有望不再重演。她以告解神父的姿態聆聽他人罪愆時，她一面傾聽，一面遏制“惡犬”出擊。

通過她如何駕馭內在野獸可以看出她的判斷。如果攻擊持續，表明她雖然已經聽到了懺悔，她拒絕給予赦免：懺悔不真誠或不完整。但如果她感到滿意，她會安撫野獸，讓世界恢復平靜。

負向的低語者是同案犯。她通過技巧、恐懼與威脅來統領人類獸性意志。她警覺的目光無處不在；最細微的細節都逃不過她。她技術嫻熟，但她的自我定位能力才是力量之源：她總是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位置。這種能力令那些活出人性中本能的動物精神的人措手不及。這便是她低語的方式。然而，作為低語者，她等待一個值得投入能量的滿意議程。任何想得到她支持的人，必須向她證明自己能夠兌現承諾。他必須已經在鞏固權力的運籌中有所建樹，並願意與她分享權力以示誠意。

試圖正極化的混合低語者.....

試圖負極化的混合低語者.....

低語者的一種扭曲表達.....

19. 關係六

特質：衝突解決 Conflict Resolution

我將從這兩個角色之間的右手路徑極化關係開始。悔悟者面對著自己行動的後果。在這種情況下，若賢者以一種證明他尊重野性女人的邊界、體恤她的能量狀態、全方位關注與呵護她的方式行動，她的反應將是正面的。他將贏得她的喜愛，她的反應是感激。當悔悟者看到這份感激的呈現，便獲得契機去關注她在他身上所確認的美德。他不會以膨脹自己的道德感，或斷定她的認可就證明了自己已達成完美顯化作為回應；相反，他將保持謙卑。在這個和諧的右手路徑情境中，催化劑就是她愉悅的回應，他會將此回應與尊重、體恤、呵護的行為聯繫起來：她正向強化了他的行為。如果面對這份來自野性女人的盛贊時，他能保持謙卑，赦免者的心扉將進一步向他敞開。她會進一步卸下防備，顯露更多脆弱，並更加信任他的議程。通過保持謙卑，他向她證明他的議程始終將她的福祉放在首位。這使她感到安全，不是保全身份意義上而是邊界受到尊重意義上的安全感。在此安全之境中，她更願接納對

邊界的重新調整。他們更新後的親密關係使她感到更加開闊，更願考慮賢者的行動計劃。

如果正向極化的賢者以某種——即便是輕微的——方式侵犯野性女人的邊界，她的反應將極為嚴厲。她的公正之怒將激起一場後果之漩渦，如疾風暴雨一樣傾泄在悔悟者身上，呈現賢者越界行爲的反面影響。悔悟者現在必須細緻檢視自身行爲以探索懲罰的根本原因。當他重返無意識心智——此時她顯化爲赦免者——他必須向她詳盡陳述自己曾侵犯其邊界的確切行爲。他必須證明他不僅明白她的邊界是什麼，也清楚他的行爲是如何越界的。他在探索自身行爲與她的反應之間因果關係上的努力，向她表明他下次不會輕易重蹈覆轍，因為他對自己的過失已經刻骨銘心。

Ra 在第五場集會中描述的身體平衡練習，正是此關係的體現。Ra 沒有解釋“理解身體的極性并接納它們”是什麼意思，我認爲這種模糊性很容易讓學生對這個過程的意義感到困惑。似乎這種理解與接納是圍繞著身體的外觀與患病傾向。因此，理解與接納他人的身體似乎并不是內在進化的核心所在。但是我認爲這裏我們應該更擴展地理解 Ra。身體的極性包括由野性女人顯化的能量網絡的周期性節奏。它們還包括賢者看似失誤與冒犯的行爲，賢者的智慧非道德智慧，而是對當下所需經歷的特定課題的識別力。如其所是接納身體習慣之難，等同于如其所是接納既往行爲之難。當然，同樣的道理亦適用於他人的行爲與能量網絡。由此可見，身體的平衡練習包含接納與寬恕他人的行爲。還需注意：低語者的嚴苛與力量意味著，即便在右手路徑上，受害者亦無義務與侵犯者重歸于好。他的悔悟與理解必須令她感到滿意，倘若她不滿意，那也是她的特權。在此關係（及身體練習）中，“寬恕與遺忘”的訓誡，可能在悔悟者未能識別催化劑後，演變成賢者的又一次越界行爲。

現在考量這兩個角色之間的左手路徑極化關係。膽大妄爲者是——針對野性女人對賢者行動作出的正面反應的——一種回應。若賢者行動時無視野性女人的邊界，却通過此越界行爲正面地改變了她的體驗，她的反應將是渴求更多。膽大妄爲者作爲一種可能的存在方式出現，發生在賢者侵犯了野性女人的界限却仍受其歡迎時。這是如何發生的？一般來說，是這樣一種情形：無視她自己說出的訴求是什麼，他做了某些“爲她好”的事，但這一行動的即時與愉悅效果令她驚訝。這是一種主導性男

性原則能量的原始反應，這種能量體現在一個人身上時，他自信地予取予求，從不徵求許可，其藉口是：在內心深處，她想要被這樣對待。顯然，我們正在與一種狡詐的態度打交道，但我認為，它并不缺乏經驗支持。要使"拒絕不絕對即絕對不拒絕"的邏輯成立，一個人必須已經處於負向極化的低語者的心境中。同案犯不想被溫柔對待，她也不想讓膽大妄為者完全尊重她的邊界。她想要他成為支配性力量的顯化。她想要他能夠對抗她的力量，但她也想要他需要她的力量。

如果賢者的侵犯點燃了野性女人的憤怒，膽大妄為者的回應將是不同類型的。她將以公正之怒的形式釋放後果，體現為施加于他的不幸。當他藉由回溯種子行動來檢視因果關係時，他會發現自己在充分實施議程中存在某些瑕疵。或許在干預中給野性女人留了過多餘地，或許過于明目張膽。他不會為自己的越界行為感到懊悔；相反，他吸取的教訓是下次不要被抓住。野性女人必須被控制，而他必須找到方法讓她順從這種控制，且仿佛這是她自主的選擇。當膽大妄為者面對現在掌管野性女人所施加後果的同案犯時，他將加倍展示具有賢者越界特質的力量。他告知同案犯：她不會再有機會像這次那樣報復他。如果他的力量展示震懾了她，使她相信她下次不會贏，她將屈服于他、召回惡犬，並重新調整自身以配合他的議程。

在我轉向混合表達之前，我想指出，這種關係不僅存在于因果關係容易識別的物質事件，也存在于那些看似最為隨機的物質事件。當受影響者面對低語者時，他通常不確定是什麼導致了幸運或不幸。他做出基于已有認知的猜測，往往不止一個。因此，他對於自己處理此事的方式能否滿足低語者的要求感到非常不確定。甚至可能對話的對象都是錯誤的。低語者通常是不難識別的（因為她會是受害方），但受影響者通過自我審視而發掘的因果聯繫却常常似是而非，使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搞清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也不確定是否正確地識別了低語者。請注意，這種不確定對應了異性戀關係中的橋段：女人對男人感到生氣，但男人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她要求他自己想清楚。他努力了，為絞盡腦汁猜到的過失向她道歉，希望她回心轉意。當然，在這個橋段中，她未必會回心轉意，而且他對自己過失的猜測很可能遠比她真正感到受傷的原因要膚淺得多。我建議你借這個經典橋段舉一反三。

現在我將考量混合表達之間的關係。請記住，這些混合表達是迄今為止最常見的。若將兩種極化表達想像為光譜的兩端，兩種混合表達則描繪了中間的區域，我們幾乎總是會落在混合區域的某個位置。

我將從試圖向右手路徑極化的混合表達開始。這裏的受影響者缺乏直面自身行爲的真相的勇氣。他內心知道給自己帶來了不幸，但不想承認他的責任，因為他害怕在自己的意圖和行爲中發現自私和殘忍。低語者知道她需要讓他爲自己的行爲負責。她已目睹越界模式一次次重演，但她不確信他錯了。她懷疑他爲她制定的議程或許終究對她最有益。她心底知道此事不妥，也知道屈從其反復越界正毒害他們的關係，但她不願直面這一現實，因為這將要求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對抗他。所以當他施加傷害時，她怯懦地表現怨憤，并在他道歉時草草接納，無論他對侵犯的認識多麼膚淺。她心懷明知無望的希冀：或許這一次他會尊重她。

最後，考量試圖負向極化的混合表達。當賢者對野性女人越界時，受影響者想要感到毫無悔意。他想要以冷酷無情與地位上的絕對強勢來定義他的特質，但他是軟弱的。他時而擔憂對低語者過于嚴苛，并即刻因這份擔憂痛恨自己。他努力在她面前彰顯支配地位，但這種表演毫無說服力。他試圖顯得強大，却昭告了他的軟弱。低語者看到了受影響者持續自我懷疑，并因此鄙視他。她想尊重他，把他視爲在爭取和鞏固權力方面意志堅定的人，但她做不到。她明知他可悲，却無更優選擇。她怨恨自己搶占戰略制高點的能力太有限。除了與受影響者維持現存關係，她別無選擇，期盼著有朝一日以某種方式將自己推入更有利的位置。

何時成爲角色

我將從個人層面開始。當我們傾聽自己的內心對話時，會聽見自己爲經歷的愉悅與不愉悅感受都給出解釋。如果我們身患疾病，我們便爲病因編織說辭。有時，當我們聆聽這種內心對話時，我們覺得都是在胡扯。這種體驗與其說是對我們編寫的故事的某種概念性判斷（那將是心智現象），不如說是當我們認爲自己的行爲貌似正當而一意孤行時，自己產生的一種感官上的不舒服。在這些時刻，我們能夠發現對自己所講的那些謊言：自身行爲貌似良善的本質，以及世界與身體的殘酷——將如

此無端的傷害加諸我們。這種內在的、自我運用的胡扯探測器，正是內在的赦免者活躍的標志。她通過拒絕接受我們對行為動機的解釋，揭穿我們的胡扯。我們在哪裏收穫了公正之怒，就在哪裏播種了傷害。通過身體感受（顫抖、出汗、噁心、心慌等）傳達的內在失調感告訴我們，我們的意圖並不純粹。這是無意識身體提醒我們需進入悔悟者角色的方式。她的建議是：我們需要誠實且毫不回避地直面自身過失，如此我們可以毫無保留地認清自己是如何走到如今這般境地，從而配得上隱藏身體複合體本身的寬恕。

另一些時候，我們發現自己執迷于行動的微末細節，痛苦糾結于這個或那個行動潛在的長期影響。我們對自己嚴苛問責，毫不留情，經歷一段段因過錯而自我鞭撻的時期，却從未停止在記憶中折磨自己。每當回想起自己的過錯，不愉快的情感反應都會在身體中燃燒起來，仿佛我們直接回到了犯錯那一刻。在這樣的時刻，悔悟者在我們體內活躍，乞求赦免者的寬恕。當對內在的懲罰與對贖罪的追求沒完沒了時，正是進入赦免者角色的好時機，因為她對一個道歉的真誠與完整之判斷具有一錘定音的分量。事實證明，寬恕並非有意識的選擇，而是繼赦免者對悔悟者感到滿意之後觸發的無意識活動。如果我們的身體病痛是我們自身有害行為的後果，那麼這些後果將持續存在，直到我們找到能夠給予寬恕的內在權威。悔悟者與赦免者的對話往往會隨時間推移而迭代演進。自我寬恕不是一時之功，而是一次又一次重複，直到悔悟者深入到每一個惡行事例的根源，準確識別出是哪些意圖造成身體傷害的。這要求我們以披肝瀝膽的誠實看清我們真實欲求的感受與行動是什麼，不加任何粉飾。

需注意：赦免者並不能終止惡習成癮，因為這些現象通常是靈性周期進化的一部分。相反，身體周期的寬恕所針對的是那些貌似好主意却釀成深重惡果的行為。這些行為的特點是某種程度上由善意或有益的意圖驅動，但這些行為，要麼因為對物質世界的因果本質的錯見而變形，要麼因為一種本可以發現却被有意識遮蔽的自利意圖而玷污。此外，我們的行為幾乎總是與我們的自我認知以及對他人身份的判斷相綁定，因此，赦免者的寬恕與判斷者的接納緊密相關。我將在以後的章節中詳細探討這種關係[尚未寫成]。

在人際層面上，這些相同的模式一如既往地重複。當我們對有關他人的自身行為的解釋和辯護持續遭到對方皺眉時，對方的胡扯探測器就被激活了。他們處於赦免者那令人膽怯的能量中，等待我們成為悔悟者，並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真誠而徹底的審視。同理，在某段關係中，當對方正拼命地深刻自省、以最真誠的努力去懺悔與修正過往的越界行為時，他們進入了悔悟者能量。我們需要做的是破除阻礙我們給予寬恕的內在障礙。如果我們進入赦免者的能量，我們就能夠誠實地判斷對方是否滿足了赦免的條件，從而重啟關係，恢復人際間的溫暖。

在社會層面，表達這些角色的恰當時機與不同人群之間的權力差異相關。通常，壓迫與反壓迫的動態機制與這些角色有關。一個群體持續侵犯另一個群體的邊界，會引發被侵犯群體的怨恨和義憤。清算終將到來，施加侵犯的群體將不得不直面自身行為所致惡果。若這個群體（特權群體），未能充分承認其對另一個群體（被壓迫群體）越界行為的參與，那麼被壓迫群體不會赦免特權群體，兩者關係亦難復溫暖。此時，一派胡言的解釋與儘管誠懇道歉也遭到冷硬拒絕的動態，正標志著其中一方相應成為悔悟者或赦免者的時機。

20. 關於身體小周期的最終說明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幾乎完全依據身體小周期自身的邏輯，對其進行了考察。但是，正如 Ra 告訴我們的，身體是心智的產物。心智是靈性影響力達成顯化的通道。因此，存在兩種主導性進化環境，均可為其目的徵用身體進化運動。在身體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我們接納自我與他人的所有心智障礙的映照。我們所有的價值判斷都在我們的行動中表現出來，正如身體的賦能者在我們毫無覺知的情況下，將心智與靈性的偏好賦予世界。身體周期具有獨一無二的特徵：鮮活且無法回避的催化劑。在心智與靈性中可以被回避的，在身體中是無法回避的，因此心智與靈性的功課可以借助身體的機制使它們自己現身。

我將在本書末尾考察這些有趣的關係，屆時我會以同一分類內三個為一組的方式來考察這些原型。我明白這與 Ra 所推薦的學習順序相悖，但我關於此主題的這本書

并非學習課程；它是一個旨在輔助學習課程的資源。[注：我尚未寫完承諾章節，因此本書末尾暫缺此內容]

21. 身體的形意者

身體的形意者代表在任一特定時刻存在的、作為完整複合體的身體。換句話說，形意者捕捉了身體複合體與內在進化相關聯的本質。這張卡牌代表一個有道德的心智將如何看待自身與身體的關係。作為形意者，它提供了小周期的總結，揭示了前四個原型之間的關係。

符號

一個男人倒吊著，他的右腳被挂在由兩棵無枝樹幹架起來的橫枝上。他的左腿懸垂，與右腿交叉成 90 度。雙手被縛于頭頂上方，四枚硬幣正從手中掉落到下方地面。結出果實的藤蔓分別沿著兩棵樹向上生長，但每根藤蔓都只攀附在自己這邊的樹上，互不交錯。

有意識或透明的意識是更廣闊的無意識或神秘領域之內的一個意識焦點。我們在原型圖像中更頻繁地看到男性形象，是因為無意識很容易被有意識心智周圍的空間所代表。在這張牌中，同樣模式重復出現。在這裏，有意識身體的手和腳都被束縛住了。他的行動能力受到極大限制：他唯一能做的，僅僅是將手中握著的幾枚硬幣（或者是種子）丟下。

我們很容易認為身體的賦能者具有廣闊的行動能力。但小周期中的自由意志并不是選擇的自由，而是成為那個已然就是的獨一無二自我的自由。身體的賦能者只能以它一貫的行動方式行動，沒有其他方式。此外，賦能者的行動受到如此嚴格的限制，以至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花費他擁有的微薄資源：注意力和觀察力。我們作為賦能者行動，并不是通過深思熟慮地思考該做什麼（雖然感覺上是這樣），而僅僅通過在行動時將覺知帶入當下。這樣做，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將注意力投注于此時此地的物質世界；我們本可以把注意力用在別的地方。而這個代價一旦付出，便會結出果

實。它帶來催化劑，使我們能借其在物質身體與環境中的映射，進一步澄清自我的本質。

交叉的雙腿和手臂構成的圓形，是一個風格化的安卡十字。我們再次看到了回歸造物者的狹窄和狹長的路徑的象徵，這條路徑要求我們維持一種審慎的平衡。有意識心智的支付和交叉的雙腿都寓意了犧牲的概念。然而，我認為這裏需處理的犧牲并非啓蒙性質的犧牲，因為那個概念屬 身體的蛻變。在此，我們處理的是植入一個第三密度物質存在的本質中的日常而平凡的犧牲。我們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在每一刻，我們都必須選擇如何花費這些有限的資源，一旦做出選擇，便意味著犧牲所有其他花費的可能性。

這個圖像中還表達了第二種形式的犧牲。結出果實的藤蔓沿著有意識心智兩側的樹幹向上攀爬。這些藤蔓是獨立生長的植物，這意味著有意識心智必須選擇要栽培并滋養哪一株藤蔓，忽略另一株。在此，我們看到道德極性的犧牲被具象地表現于物質世界中。如果我們希望追隨右手路徑，就必須將我們的努力奉獻于服務隱藏、神秘之存在與身邊的其他人。這種奉獻的代價是，我們原本可通過協調無意識與周遭他人，來服務于有意識心智的潛在努力將被犧牲。我們無法同時走在兩條路上。因此，我們在一條路徑上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對另一條路徑的忽視之舉。在這個圖像中，兩條藤蔓都在生長，因為第三密度的生活本質上是矛盾的。即便我們必須在兩條路徑中選擇其一，我們仍會左右搖擺，有時行動以服務他人，有時行動以僅僅服務于我們的有意識心智。

角色：持家者 *The Homesteader*

身體複合體本質上是一個載體，用于發現我們思想、情感與意圖中那些僅憑心智無法觸及的微妙之處。它是一個物質上的家園，就像所有其他的家園一樣，需要維護、關注和照料。我稱這個角色為持家者，因為他（請記住，這個原型包含兩種性別，但為便于理解其與非性別化、但將使用女性代詞的旅者之間的關係，我將使用“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建立并維護一個健康的物質環境，這種環境延伸至身體、居所，以及他可能擁有的任何第二家園。

持家者聚焦于維繫精打細算與野蠻生長之間的平衡。在精細領域，他將精力花費在維護家園有序與良好運轉上。他始終意識到自己有限的資源，因此在這個角色中，心智專注并服務于能量花費的經濟性。他僅存在于一個動態事件流中，持續不斷地同時應對當天的每一項需求，從來沒有休息的奢侈。對他來說，很難（也許不可能）想像一種與現有方式不同的活法。他的資源如此有限，以至于他最終用盡擁有的一切。在一天結束時，所有已完成的事情確切就是他能够在當天完成的事。

儘管他的家園處于持續變動中，却趨向于穩定的平衡。他并非不願意改變；相反，進行改變的實驗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他希望家園的經濟性達到最大效能，因此他嘗試對他日常規程進行細微調整，這裏調一下那裏調一下，觀測能量流動是否比以前更高效。實驗極少一開始即獲成功，但實驗的過程聚沙成塔。他總能找到方法使家園的舒適度與功能性最大化，同時減少維護家園所需的各類能耗。

持家者的功能是為第三密度的經驗和顯化提供一個穩定的載體。持家者的動力來自于他渴望使他的資源花費模式更精打細算。他的賦權能力是在不顯著打斷自己養生之道的前提下，適應當下瞬息萬變的需求的能力。他的美德是……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持家者是我們對於身體及其環境的維護和存續的偏好之集合。更具體地說，內在的持家者（身體的形意者）是以某種特定方式參與催化劑和經驗過程的靜態偏好。我們傾向于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去考量自己及他人的物質資源的循環利用。因此我們為自己建構一種生活方式，一個統貫種種行動的模式，在其中我們每日都在踐行關於自身及他人的價值觀。內在的持家者是我們的關於自身能量支出模式以及如何最高效使用能量的偏好集合。其中包含對以下事項的判斷：時間的最佳利用方式、最佳營養攝取形式、獲取更多資源的最優路徑等等。在主張這些判斷時，我們將我們的偏好作為獻禮呈現給自己，這是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好部分的物質顯化。

在人際層面上，持家者是東道主，將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給他人，作為一個栖居和共創的空間。東道主懷有對美好生活的構想，并試圖將其顯化，同時與他人分享此

顯化模式。在盡主人之誼時，我們向他人推薦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向他們展示我們深思熟慮的判斷：如何高效滿足當天的需求，以及我們深層的道德價值觀與責任是什麼。

在社會層面上，持家者是集體主張的文化規範，它決定了權力動態機制、能量流動模式，以及用于改變那些模式的可接受的方法。社會層面上的持家者就是“現狀”本身(the Status Quo)。它可以接受改良，但抗拒革命。它是一台必須在持續運行中被修復和改善的永動機：可以說，它是一艘諾伊拉特之船(Neurathian ship)。它至關重要，因為它確保了社會（或相關群體）更廣義上的持續滋養。但與此同時，它又是變革的剛性阻力，因為“現狀”無法承受停機以進行全面重建的代價。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持家者的極性出現在對“為什麼？”這個問題的回應中。為什麼持家者維護他的家園？右手路徑極化的持家者是一個庇護者。他希望他的家園對需要的人而言是受歡迎且能提供滋養的。他充滿愛意地照料自己的身體和家園，這並不是為了自己的享樂，而是為了那些可能從他精心建立的經濟體系中受益的人。他照顧自己的需求，一如他照顧他人的需求，因為需求就是需求。也就是說，通過他的身體機能與病痛所顯現出的無意識心智的需求，對他而言，與他人的需求同樣重要，因為他服務他人的能力取決于他維護自身身體的能力。他對自己的作為或不作為是如何影響他人以及自身的內在平衡，發展出愈加深刻的敏感度。也就是說，他敏銳于平衡以下兩者的需求：

- 被無條件的愛與接納驅動的情感
- 基于行動可能性的智慧而限制行動的必要性

他希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并相信達成此願的最佳路徑，是讓他的家園對自己和他力之所及的他人盡可能親切和包容。他與他人形成的人際關係并不基于從中牟利的利益交換，而是基于各盡所能的信任互予。他無需索求他人支付回報，因他如同信任自己一樣信任他人本性之善：感恩自會驅動給予，無需索求。但遇到他人試圖利

用其善行的情況，他援引自我邊界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對那些不可信賴者，只能保持距離。

左手路徑極化的持家者是一個欺詐者。他與自己的無意識心智及他人建立關係皆基于有利可圖的交易。他的意圖不僅僅是爲了獲利，而是要讓他人既對他心懷虧欠，又對他產生依賴。下金蛋的鵝和鵝下的金蛋他都想占有。他的經濟策略旨在以有限資源爲杠杆，持續增加對其勢力範圍內之人的權力與影響力，并擴張領地邊界。他從不公平競爭，但會維護一個公平競爭的人設，因爲這使欺詐更易得逞。他不屑于尊重他人邊界，却對不尊重他邊界的人施以無情報復。無論誰進入他的家園，都受他掌控。他身體和家宅內資源動態流動的每一次變化都是爲了進一步建立一種機制：將曾經屬 他人的東西據爲己有。

如同所有催化劑、經驗和形意者角色，這些角色的極化表現是一個光譜的兩個極端。對投生于塵世的人類而言，現實是我們身處光譜中廣闊的混合區域。只有完美平衡的人才真正有能力表達極化角色。換句話說，成爲形意者僅僅意味著成爲極性混合的存在。正是我們對這些原型的表達的混合性質，創造了批評性距離與最終蛻變的可能性。

混合極性的持家者試圖同時滋養兩條葡萄藤。他盡其所能地幫助他人，因爲他的良知要求他這樣做，但他也試圖將自己置于相對於他人的優勢地位。他既想改善他人的生活，又想確保自己最終出人頭地。他的希望，是這兩種渴望以某種方式融合成爲所謂精緻利己主義：即追逐私利恰巧服務他人的資本主義夢想。這種混合的心態似乎是對犧牲概念的拒絕，實則不然。這是犧牲的另一種表達，因爲兩條藤蔓終究都不會結出豐碩的果實。這位持家者會哀嘆自己服務他人能力有限，認爲問題在于第三密度的本質：生活艱難，人們自私，資源稀缺。他會希望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或更好的人性，但很少花時間思考這個願望，因爲當天的需求在召喚他。那些在權力角逐中被他踩踏的人，不過是不幸的附帶損傷。他還能做什麼？沒有人主動照顧他的需求，因此他必須首先確保得償己需——而確保這一點的唯一方法是獲得并維持一個凌駕他人的權位。因此，這位持家者統治著他的小小領地，服務于少數人，收

穫微薄信任，而他也沒有給更大的世界帶來些許改變。他追求安逸高于一切，却犧牲了內在進化。

持家者的一種扭曲表達來自于對身體和家園的需求缺乏調和。這個扭曲的持家者從裏到外都是一團糟。他像其他人一樣渴望增加舒適度和效能，但他錯判身體信號，并誤解在他環境中不幸事件的意義。他的飲食越來越差，他的身體疾病不斷增加，周邊環境的不適感也在加劇。他評估身體信號的內在方式，無法引導其形成明智的行為模式。

持家者的另一種扭曲表達.....

22. 關係七

特質：寄宿 Lodging

旅者在她的整個旅程中，需要一個栖身之所。她在第三密度的探索和發現之路要求她進入物質幻象。但這樣做意味著她將和其他人一樣，需要一個載體、一個家、一個在夜晚返回的基本營地。持家者為旅者提供了這個營地。

這種關係，像所有形意者/選擇關係一樣，是一種教學關係。持家者已經發展出一套環環相扣的方法，用于高效處理第三密度的所有物質需求，以服務于我們為自己設定的基本目標。持家者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第三密度是一個值得被欣賞的地方。但他的焦點是確保他的身體和他的家園得到正確的配置，以服務于這些更深層的目標。持家者希望與旅者分享他一路走來學到的所有小竅門和技巧。旅者的角色是變色龍，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她缺乏個性。對持家者解讀與適應物質世界中突發事件的各種系統，旅者懷有孩童般的好奇、訝異與贊嘆。她著迷于他的技術能力、對細節的關注，以及對身體與環境中諸多不同意義信號的敏銳度。旅者通過持家者的視角體驗物質世界的動態變化，持家者為她提供了一個理解和回應物質世界的框架。

這個關係的學習階段類似于師徒關係。前來學習如何精通某種手藝或技術的學生，在持家者的家中成為旅者。她來學習并采用這位大師工匠的系統和習慣，因為那些

是這位缺乏經驗的旅者所知道的僅有路徑。她誠心誠意地努力學習以持家者的方式觀察這個世界，因為她渴望能夠像持家者所做的那樣，在這個世界中高效能且高效率地顯化。

然而，最終，旅者將開始與持家者形成批評性距離。她將在持家者的家中花足夠長的時間，作為持家者生活，以達到對此項技藝某種程度的精通。在這初顯精通的階段，旅者將開始對持家者的實踐發展出批評性距離。她將開始看見這項技藝中某些令她感覺不對勁的方面。她將反對持家者行為模式的混雜本質。他的行為將開始顯得要麼過於以自我為中心，要麼過於寬容。旅者將逐漸發現，持家者那些行之有效的理解和整合催化劑的方式，顯得不够精熟或與旅者自身的偏好不合拍。對於一遍又一遍重複這些毫無變化的模式，她將會感到厭倦。簡而言之，旅者將看到她已經從持家者那裏學到了她能學到的一切，而旅者渴望的與物質世界互動的方法未被持家者提供。因此，她將收拾行裝，為她所學到的一切感謝持家者，並繼續她的旅程，尋找一個新的寄宿和學習的地方。

旅者打包走人時并不容易。她知道是時候離開了，但持家者和旅者已經日久生情。他的家既舒適又安穩，這給了她一種安定感，她知道當她繼續她的旅程時會想念這種感覺。旅者和持家者之間的批評性距離，加之旅者不得不離開的悲傷，將激活蛻變原型，使旅者能夠識別一個新的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

何時成為角色

在個人層面上，形意者和選擇之間的區別在於客觀對主觀。我們常發現自己認同於客觀身體自我，包括我們的習慣、解讀身體信號的方式以及整合身體信息的偏好。我們觀察身體行動和反應的發生，如果我們完全認同於客觀的身體複合體，便會將這些事件視為身體運作方式的客觀事實，而不會想到它本可以是另一番模樣。對自身身體複合體的特質與運作持靜態視角，說明內在的持家者正在活躍，而內在的愚者則未被喚醒。此刻，恰當之舉是——通過認同內在見證者而非身體複合體中上演的客觀戲劇——成為旅者角色。儘管內在的見證者本身並無能力改變上演的事件，

但通過選擇不直接認同身體，從而與身體持續的循環模式保持距離，可以讓我們與身體建立起一種更健康的關係。

相反，那些特別覺知到第三密度經驗是一個內在進化過程的人，有時會傾向於陷入某種脫離現實的狀態，這會損害我們與身體複合體的顯化進行互動並加以利用的能力。我們往往會只認同內在的見證者，並將身體複合體僅僅視為第三密度世界的一個物件或外在軀殼。內在的旅者對心智或靈性形意者的過度專注，削弱了其成長的能力，因為這導致我們忽視了身體的催化劑。對身體需求的漠視阻礙了我們沿著內在進化之路發展，因為它阻止身體達到最高效的運作狀態。在這一刻，內在的旅者是活躍的，但呼喚著內在的持家者。此時，適宜認同客觀身體自我，進入身體的感受，允許其微妙之處自行顯現。我們不再忽視身體複合體的需求，而是將注意力轉向這些需求的所有微小細節。如果內在患者長期無家可歸，我們可能會突然陷入極度緊迫的身體不適，或許過早走向死亡。

在人際層面上，持家者是一位希望將自己的技能傳授給學生的大師或專家。當他人表現出欲將其精心磨練的技能傳授給我們、試圖分享他們的世俗智慧時，那人很可能正在表達持家者的角色。這是在與對方關係中進入旅者角色的契機。此刻或許看似我在鼓勵人們接受"爹式說教"，或忍受其他類型的賣弄學問。但請記住，旅者也是一個批評性的角色。在與正在表達持家者的人互動時進入旅者角色，能使我們快速有效地判斷對方提供的技能體系和世俗視角是否對我們有益。旅者清楚自己走過的路，能迅速將自己的經驗與他人的給予進行比較，從而判斷是否存在駐留以學習該技能的價值。若在這種時刻不進入旅者角色，我們將無法準確評估這段關係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學習潛力。旅者願意並很高興成為一名學徒。但我們的世界推崇的不是學習而是精通。因此，為了迎合文化價值觀，我們常抗拒進入旅者的能量。但是唯有在這種能量中，我們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前的持家者是否提供了有價值的課程。

反過來說，在我們的人際關係中，我們會遇到渴望習得我們擁有的技能的人。他們請求我們成為其老師。這種關係的能量交換——特別是對於右手路徑的持家者而言——可能感覺主要是單向流動。旅者帶著請求出現，我們獲得盡心回應該請求的

機會。這種關係是一種寄宿關係：我們讓旅者住在我們的家裏，通過我們的眼睛，以我們的方式與世界互動。持家者，像任何老師一樣，從教學的經驗中獲得快樂。因為教授別人，他對他的技藝學到更多。當有人請求這種教學時，進入持家者的角色是適宜的，從分享我們所學并由此深化自身的學習的機會中獲得快樂。但在傳授過程中適時放手也是適宜的。旅者將不可避免地前進到準備好將這門實踐個性化的節點；她必將超越老師。

上述所有動態交互也映射到群體之間的社會互動。某些群體需要且渴望向其他群體學習。當我們身處以下任一情境時，適當的做法是：在其他群體給予我們教導時，願意放下身段、虛心學習；在我們被其他群體當作老師追隨時，欣然接受這個請求。但是，一如既往，持家者會對能否及如何承擔接收一名學生作出自主判斷。有時，只是資源條件不允許。

23. 身體的蛻變

身體的蛻變描繪了身體的形意者從一個配置到下一個配置過渡的過程。如同所有蛻變原型，這個原型具有一個過渡性角色，在兩種截然的不同意識狀態之間的閾限中出現。其表達上具有兩個面向，一個前蛻變一個後蛻變，後蛻變對前蛻變表達的意識狀態呈現為一個謎。我認為這個角色兼具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因此，身體的蛻變是通過兩個過程實現的：

- 通過重構我們有意識和無意識與身體交互的方式；
- 通過有意識和無意識兩者之間的對立，而這種對立，是由主觀見證者對心智將其身體作為顯化載體的整體概念而發展出的批評性距離所啟動。

當有意識與無意識心智皆將身體關聯為載體時，愚者與形意者之間的張力，便進入了這兩者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之中。於是旅者開始意識到有意識與無意識心智在決定如何解讀物質世界的事件時分別扮演的角色，并反思此刻可能出現什麼不同之處。在每個蛻變原型的圖像中，男性和女性形象會同時出現。在蛻變過程中，我們選擇一個取向而不是另一個取向極化，并且在這樣選擇時，我們重新配置催化劑與經驗

進程，以更趨近這些角色的極化理想。由于每個周期中的催化劑和經驗原型具有相反的性別原則，所以他們同時呈現在圖像中。

符號

一具骷髏使用長柄鐮刀收割人類的手、腳和頭（包括男性和女性）。骷髏面向它的左側，在骷髏的後面有一道彩虹。

收割的骷髏，一個經典的死亡意象，是該原型中視角的焦點。他是旅者，其本質是被剝離了今世生活細節中所有非必要執念的主觀見證者。旅者已將自己的歷史、志向、擔憂以及情感偏好放在一邊。旅者的心智框架如骨骼般簡潔；他們渴望成爲一個全空框架，一個新的存在方式可建構于其上。在這種心智框架中，他們將注意力轉向檢視過往，如頭顱、手、足所代表的。

在這裏，頭顱代表我們過往對世間事件的心智態度。心智解讀身體事件的意義。男性頭顱代表我們以前作爲催化劑的視角，使用這些事件回溯過往作爲或不作爲引發的反應。女性頭顱代表我們之前的經驗進程，使用對催化劑的理解來決定如何重新安排身體和環境的能量流。雙手既代表我們過往的行動，也代表我們已經觀察到的這些行動引發的後果。雙足則代表我們先前的整體生活方式，是一個完整呈現此前所有形意者的符號。

收割行爲不僅僅是單純的殺戮。死亡并非在摧毀舊有模式——儘管確實已將之剝離——而是在收集它們以供檢視，從無用的篩選出有用的。在收割的同時，死亡是在收穫與揀選。

最後，彩虹有兩個含義，兩者都相當明顯。第一個是象徵重生，因爲在破壞性的風暴之後可以看到彩虹，提醒我們仍然存在的美麗，以及剛被雨水滋養過的大地的豐饒。第二個是象徵七個能量中心，表明身體的重生影響了身體相關的所有層面，從我們力圖保障生存而采取的行動，到我們尋求發現每一刻的神聖性的努力。

角色：不滿者 *The Disgruntled*

收割者已經逐漸看清自己過去的方式的謬誤。他們整套生活方式已開始顯得難以為繼。收割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生活中那些有害的行為模式，并得出結論：零零碎碎的局部改良已經無濟于事。他們需要的是一場深刻且持久的變革，從根基開始重構其生活方式。收割者想要關閉其家庭的經濟體系，拆毀整個房子，重建然後重啟系統。

收割者的方法具有根本否定性。他從生命的各種事件中汲取教訓，這些事件向他們揭示什麼是他們不想要。他們已然受够施加傷害與報復傷害的循環模式。他們的身體和環境已經變得不舒服，無法支撐他們想要過的那種生活。他們的環境有毒。無論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但必須與這種有毒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收割者是被激發起來的身體。考量男性原則。他終於準備好直面自己過往行為的責任帶來的全部重負。他明白自己的身體和家園通過他的作為（或不作為）而中毒，此刻他可以看到先前拒不承認自己參與了毒化身體和家園的行徑，已使得問題雪上加霜。他厭惡自己：他不僅厭倦了自己一再越界及越界引發的傷害，也厭倦了他所背負的揮之不去的負罪感，因為女性原則從未真正寬恕他的行為。雙方之間的不和諧堵塞了身體的運轉機制，使得行動因備受煎熬的不確定（任何特定的行動方案是否可以被接受）而被遏止。有意識身體厭倦了這種“無論怎麼做都是錯”的感覺——做也該死，不做也該死。他認定無論做什麼也無法贏回她的支持：她對他，永不寬恕，永不仁慈。

現在考量女性面向。無論通過作為還是不作為，她的邊界一次又一次被侵犯，男性原則已經向她證明了他會繼續令她失望。她忍無可忍。這一次，不再是寬恕的問題，而是重新劃定邊界本身。這一次，任何道歉都無法讓她回心轉意；她需要將整個關係重新洗牌。如果他想繼續與她保持關係，他就必須接受她的全新要求。他們之間的衝突以持續越界引發的不信任為特徵。她不認為他有什麼辦法能證明自己真的改變了。儘管她很想挽救這段關係，但它似乎已破碎得無法修復。

這種令人不快的狀況是收割者角色的前蛻變狀態。雙方必須以某種方式在談判桌上會面，方能發現其實存在一份雙方皆可接納的相互對待契約，非勉強妥協，而是孕育希望的前行之路。但他們唯有各自後退，將這段關係視作一具尸體、又視作一個整體進行審視，方能窺見此路。他們必須都認為以前的關係已經死透了，這樣他們才能與過往決裂，由此產生纖毫畢現與置身事外的態度去審視它。

收割者的功能是重構身體與物質環境（此處“物質”概念亦延伸至科學儀器無法探測的“精微身體”）的動態經濟體系。收割者的動力來自他們確信：除非對日常生活中平穩流動的節奏進行深刻而持久的改變，否則就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也不可能擁有身體的舒適。收割者的賦權能力是他們審視過去的能力，不被“事情曾經如何”的執念所左右，從而影響對“事情應當如何”的判斷。收割者的美德包含：儘管改變不可避免地伴隨著痛苦，他們仍致力於改變的紀律性，以及判斷過去的宏觀特徵時的客觀性。收割者能夠回顧自己的一生，卸下自我防禦，直面他們的創傷與過錯。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當我們不論出于是厭倦自我傷害，還是因為厭倦感受自我傷害的後果，我們內在堅定地判斷自己對待身體的行為模式不能再繼續下去時，我們表達了收割者。在這種能量中，我們常發現決心徹底改變飲食、運動、衛生或家居維護的意志——具體取決於我們判斷身體毒性的來源在哪裏。通常，我們進入這個角色是為了回應某些重大事件，這些事件震動了內在見證者（旅者），使其與身體相關的標準習慣產生批評性距離：疾病或創傷可能驚嚇到我們，以至于重新思考我們與身體複合體的關係。但同樣常見（或許更常見）的情況是：我們進入淨化身體毒性的能量實為心智或靈性蛻變的副作用。

在人際層面上，當我們重新協商與其他個體的關係時，我們經常表達收割者。我們開始覺察到關係本身的行為模式如何將關係變得有毒——不但不能幫助彼此成長，反而陷入持續對抗彼此的狀態。曾經的對抗尚可視為有益的催化劑來源，如今却化作持續的雙向能量損耗的黑洞。收割者準備好對這段關係進行根本性重新考量，包括完全終結關係的可能性。

在社會層面上，收割者是革命者。他們是這樣的某個人或群體，其切身經歷激發了他們內在的判斷：某些社會體系的改良已不再是可行選項。對現有體系的修補補的可能性範圍太過有限，因為現有社會秩序體系的腐敗已經深入骨髓。整個系統必須推倒才能重建。在社會層面，男性原則是掌握權力一方，因其具備侵犯其他群體邊界的力量。女性原則是抗議越界行爲的一方。當態勢升級至表達收割者原型時，雙方得出結論：現狀不可持續，根本性變革勢在必行。實踐中，這可能表現為長期的大規模抗議、針對體制的大規模反抗、集體辭職、或任何其他形式劇烈的社會動蕩。該角色的女性原則將昭示“退無可退”的狀態，促使男性原則意識到真正的變革的必要性。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右手路徑的收割者承諾對自我與他人的邊界給予新的尊重，並重新考量自己的需求。這個收割者想要摒棄將自身意志強加於他人這個需求，為此他們必須學會對侵犯與不侵犯他人自由意志的行動之間的閾值保持敏感。同時，他們希望及時回應來自他人的服務請求，以他人想要的方式回應而不是以收割者自己想要的方式回應。收割者想成為其作為與不作為皆能增益周圍人群的更大福祉的那一類人。他們追求在且僅在被需要且有益時行動，敏銳覺知並迅速反應“回避與尊重”、“協助與侵犯”的差異。正向收割者主要通過移除誘惑達成轉變，他們認為，問題不在於這種或那種行動，而在於使持續越界行爲隨意且舒適的習慣性日常行動流。這個角色兩個面向都知道他們有責任維護邊界：女性原則必須拒絕配合任何背棄契約的行爲，而男性原則必須淨化以侵犯方式行動的欲望與衝動。他若想停止食用損害身體的食物，他會將那些食品徹底從家中清除。在工作中，若他的行爲讓他感到羞恥並想終止這種習慣，他可能決定：必須辭掉這份工作。如果他想停止以無禮的方式對待伴侶，這段關係可能也需要結束。現在，我在這裏用了“可能”這個詞，是因為轉變未必需要如此激烈。辭職或分手常屬重大決定，在缺乏身體的大道角色指引下，右手路徑的收

割者并不知道重新塑造行為的最佳方式⁸。他們僅僅知道：必須改變現狀，因自身行徑令他們感到過于羞耻與受傷，以至于無法一如既往地繼續下去。

左手路徑的收割者盤點自己的作為與不作為，努力確定他們是否以及如何辜負了自己的志向。這個收割者想要識別出——在使自己對他人變得柔軟與易受他人影響的情境中暴露出的——軟肋，并將其徹底切除。對男性原則而言，他人的界限無關緊要，除非他對那些邊界的侵犯未能確立對自身或他人身體與行為的支配權。女性原則要求一致性：拒絕繼續如他的母親一般遷就他的弱點。她希望看到他掌控她，果斷行動，毫不猶豫，毫不歉疚。負向極化收割者的男性原則覺察到自身處于一個支配他人失敗的模式中。他想要將自己重塑得比以往更強大、更無懈可擊。如同正向極化收割者，他將通過消除并重構身體與環境體驗的某些部分達成目標。若對某人太好以致難以自控，他會通過斷絕關係或強勢地重劃他自己的邊界來確立紀律。無論如何，他將重構日常生活模式，以圖封堵那些使他易受他人支配的鎧甲裂縫。女性原則通過加強管控身體和周圍世界中先前任性的面向，來回應這種激發。她曾經被縱容散漫地沉溺于壞習慣，現在她服從于毫不動搖的嚴苛紀律，此紀律因嚴苛而賦予她能量。她希望通過將這些要求強加于身體與周遭世界的運作，來達到他對她的期望。

收割者的一種扭曲表達是紀律渙散的收割者。這個收割者頻繁嘗試生活中的激進改變，無論是重構關係、更換工作、改變飲食和運動習慣或其他形式。但在每種情況下，他們都發現自己在新環境中過于痛苦，無法堅持到這種改變成爲一種新習慣。這個收割者最終倒退回舊有模式，這阻礙了任何蛻變的完成。在這種收割者的扭曲表達中，我們試圖開啓一次啓蒙體驗，但我們尚未做好準備。這種表達中，我們試圖進入收割者的角色，但此時我們內在的持家者與旅者之間尚未發展出足夠的批評性距離。這種扭曲表達中滋生的紀律渙散，強化了我們的關於“無力實現真正改變”的自我敘事，進一步固化講述者的自我畫像。急于求成的啓蒙往往會適得其反。啓蒙找到我們，僅僅作爲批評性距離的一個函數。

⁸ 譯注：原文 *Reaper does know...* 根據上下文語意，譯者理解應爲 *Reaper does not know...* 故修改爲：收割者并不知道...

另一類收割者的扭曲表達體現為無法正確判斷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很難掌握，更難離析。究竟是什麼導致了我們不健康的行為習慣，往往難以厘清。如果我們成功地表達了收割者，我們得以觀察這些習慣并識別其滋生背景。然後我們通過改變背景，從而規避精確歸因的必要性：只需知道不健康的領域并直接重構整個領域便足夠。然而即便正確識別這個領域，仍需對因果關聯的成功判斷。若我們解讀物質世界的認知框架，因執著于某種特定敘事（此為心智的主導性特徵）而產生扭曲，我們甚至將會回避識別在我們的物質體驗中哪個領域出了問題。于是，此類扭曲表達的收割者重構了自身所有錯誤的部分。他們緊抓不健康習慣并排斥其他一切，既為維繫指導其判斷的敘事，亦為保留依然執迷的不健康習慣。收割者的這種扭曲表達是一種螺旋式下墜的心態。它的唯一解決方案是通過靈性或心智事件，而非身體事件。

24. 身體的大道

符號

一個雌雄同體形象面朝左側而立，其後背與雙脚均生有飛翼。左手拿著一個銀杯（或壺），右手拿著一個金杯，正將液體從銀杯倒入金杯。人像僅以左肩垂下的綬帶蔽體。在其頭部後方有太陽照耀，其頭上火舌躍動。背部雙翼呈現騰飛前的預備姿態。

這個雌雄同體的人像代表有意識和無意識身體的結合。在這裏，罩紗並沒有以任何特別的方式揭開；相反，這種結合代表了兩者之間的完美一致：他們如一體行動。

人像後背的翅膀代表著靈性的翅膀。請注意這個圖像與奧秘#3（心智的催化劑）的圖像之間的相似之處：無意識的心智持有一隻具有相同形態翅膀的鳥，在她頭部後面亦有太陽照耀。在這兩副圖像中，理則皆通過心智傳遞信息并行動，為靈性翱翔開闢通路。雙翼象徵著靈性通過與心智的親密接觸化身于物質世界。在這個原型中，我們成為天使般的信使，而不僅僅是信息的接收者。火舌重述了同一概念。

脚生雙翼，讓人聯想到希臘神明赫爾墨斯，代表著迅捷的移動。法瑟姆將這種迅捷解讀為源于人類生命短暫的一種必要性。我認為法瑟姆的解讀是正確的——前提是我們認識到正是迅捷與生命短暫之間的關係，為這個原型的角色注入了一種緊迫感。綬帶是該原型享有的保護。在這幅圖像中，防護是極少的，而且更偏重于左側。脆弱性是身體周期中右手路徑的主要特徵之一，Ra 證實“純粹選擇服務他人道路的尋求者肯定不會有明顯不同的化身體驗。在你們的幻象中，沒有外在的庇護所可以抵禦迅猛而殘酷的催化劑的疾風、驟雨和暴風雪。”

在這副圖像中，我認為左右手并不代表左手和右手路徑，因為結合之後的身體の右手和左手分別是有意識身體（右）與無意識身體（左）。從一個器皿傾注到另一個器皿的液體代表保羅·凱斯(Paul Case)所說的“心靈能量流”。這是源自銀杯的心智內容，具有無意識心智的心智狀態特徵：情感、意象與整體性概念。此處我們處理的并非言語與邏輯。評論家們普遍認同，液體的傾倒代表將原始且具破壞性的欲望與情緒，提煉并淨化為精微而健康的情感狀態。這種淨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這些能量已經進入了顯化現實中，并且這些能量的各種後果均已展開。

角色：煉金術士 *The Alchemist*

評論家們在歷史上對此原型貢獻了兩個名稱：節制與煉金術士。當被問及為什麼這個原型被稱為“煉金術士”時，Ra 回答：“你可以看待身體好比提供一個煉金爐，煉金術士通過它顯化黃金。”煉金爐是煉金術士用來實現將鉛轉化為黃金的熔爐。引述的這段話不僅強化了煉金術概念在此的恰當性，亦解答了為何該原型曾被稱為“節制”的疑問。

節制的品德被普遍理解為一種傾向于適度滿足欲望的自我克制。但圖像的描述毫無自我克制的意味：圖中人物是所有塔羅圖像中最自由奔放的一個。我們或可推論：節制終究不是一種自我壓抑，而是從過度欲望中解脫。此解雖更貼近意象，但仍未與之完全契合。事實上，“節制”這個名稱是雙關語。它指的是鋼鐵的“淬火”——一種通過加熱降低金屬的硬度，通過減少脆性從而增加韌性的過程。請注意，這一概念吻合 Ra 的說法：身體作為煉金爐。同時，也符合在杯間（隱含來回往復）傾注

液體的基本寓意。每一次傾注，煉金術士都從液體中去除雜質，將其進一步精煉成一種更溫和、更健康的物質。Ra 告訴我們，“在第三密度中，該雕像是在火中被鍛造的。”這個原型向我們呈現的正是這一意象，揭示出雕像不過是那些心智偏見、情緒與心智結構，而火焰則是第三密度中常顯嚴酷無情的物質世界。

如同大周期的所有角色，這是一個複合角色：它只能表達為有意識和無意識心智之間的一種特定關係。煉金術士的世界觀以其對待顯化世界的方式為特徵。在這種觀點中，身體（以及更廣義上的物質環境）將被塑造成一個載體，供理則從平靜的無意識心智一路貫穿照耀進顯化層。因為大道原型是渴望超越自身的角色，塑造物理載體的過程尚未完成，也許永遠不會完成。畢竟，煉金術士在體驗、整合與重構物質世界的事件時，始終在有意識與無意識心智間來回傾注心靈能量。每一次迭代都在心智與自身的關係及與靈性的關係中進一步淨化心智。同時，這一過程也會柔化那些原本尖銳——可能阻礙煉金術士實現心智與靈性所賦予意圖——的行為。

正如 Ra 所說，“王冠已經在頭上。”煉金術士有志成爲、也已然就是神聖理則本身的信使。儘管煉金術士當前的身體精煉程度尚不完美，他們仍會將自己的日常生活塑造為心智（通過真實的自我表達）與靈性（通過對超越個體自我的神秘意志的靈感表達）之更高真理的顯化表達。心智與靈性的肉身顯化，使我們得以探索和見證內在狀態的隱秘微妙——其他方式無法達成。思緒在脫口而出前往往合情合理；欲求在滿足之際常顯無趣；行動計劃在實施前看似完美；靈修道路在踐行前宛若正途。於是顯化世界將粗糙轉化成精微。隨著每次發現我們某種程度錯失了目標，我們獲得越來越細緻入微的感知：目標到底是什麼以及如何命中它。

煉金術士對努力將身體磨練成心智與靈性的表達與淨化的載體，懷著緊迫感。此原型的志向不在於成功轉化心智與靈性的經驗，而在於將肉身成功塑造成服務於此轉化目的的機制。煉金術士希望身體感到舒適，并不僅僅爲了舒適本身，而是將其作爲執行此項重要工作的載體。身體常常妨礙我們可能希望用它從事的更高層次工作。賦能、催化、經驗、蛻變的進程，是我們同時運用身體追隨靈性召喚并以身體作爲此目的工具時，實現身體舒適的方法。因此，煉金術士的緊迫感與——身體阻礙心智和靈性工作所帶來的——挫折感有關。煉金術士知道身體必須成爲盟友，但他也

希望克服各種形式的僵化、不適與自我破壞——這些現象并非源自心智或靈性，而是源自我們完全缺乏操作第三密度載體的經驗。我們生而笨拙、擰巴、粗陋，但作為煉金術士，我們渴慕優雅、流暢、迅捷高效。這就是身體的大道。

煉金術士的功能是堅持并維護恰當運用身體的恒常覺知。這種覺知的特徵是以"心智與靈性成果的顯化樂器"為身體定位，故其動力是渴望持續提升作為顯化樂器的身體的能力。煉金術士的賦權能力是……他們的美德是……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將煉金術士表達為一種持久承諾：把身體（和環境）視為更高用途的樂器進行對待和維護。在這種自我視角中，我們不將快樂和痛苦評估為本質上的好或壞，而是將其視為服務于我們的更高目的演奏。內在的煉金術士始終覺察自身所持的視角：身處于世，但不屬 這個世界。這種內在狀態不是強行節欲（正如“節制”一詞可能暗示的那樣），而是將心智和靈性的價值置于身體價值之上的深層優先排序。

人際層面上，我們經常將煉金術士表達為大咖。大咖理解其專精領域內物質世界的微妙運作。用俗話說，大咖“把事情安排的妥妥滴”，這由他們在該領域內取得成功的能力所證明。煉金術士作為大咖，擁有提供洞見與視角的獨特能力，因為大咖始終清楚相關領域的價值優先級以及具體工作的工具性。大咖希望通過運用物質世界的運轉，最大化我們通過世間行動所追求的任何價值，從而使物質世界變得不同。

在社會層面上，當我們受一種將心智與靈性現象置于首位，將物質現象置于其次的內在驅動力主導與群體互動時，我們表達了煉金術士。無論我們在決定與一個群體互動或加入之前設立了任何其他條件，有一個絕不讓步的條件是：無論這個社會性追求是什麼，必須定向于有意義的事物，而不是僅僅為了物質層面的成功。社會層面的煉金術士并不關心賺錢、技術進步或享樂主義，因此他們對物質至上的社會元素無感、無視。社會層面的煉金術士展現一個崇高榜樣來反對物質主義，這個榜樣活著為了更高目標，并利用物質世界來服務于這一目標。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右手路徑的煉金術士致力于優先誠實地自我表達和自我實現，而不是身體的舒適。每個磨難皆是更深入認知自我（作為無意識心智）與他人的契機。一路走來的每一次意外、每一輪"傷害、後果、悔悟、寬恕與邊界重建"的循環，都帶來使得所有試煉皆值得的新發現。右手路徑的煉金術士對信念與行動的關聯保持警覺，深知每個卑鄙刻薄念頭將會顯化于現實，并極致關心滋養身體與環境的重要性，使它們支持自我向自我的持續揭示。

左手路徑煉金術士致力于優先支配與占有他人的心智，而非身體的歡愉。這類煉金術士對聲譽不感興趣，除非它能轉化為影響力。他們對金錢不感興趣，除非它能轉化為權力。他們對感官享樂不感興趣，除非它可成為享受對自我與他人支配權的渠道。左手路徑的煉金術士也對信念和行動之間的關聯保持警惕，這就是他們如此小心地管理自身習慣的原因：這使得難以管束的信念能够在行動中清晰顯形，以便迅速剿滅。

我們表達煉金術士的一種扭曲方式是……

25. 關係八

特質：調解 Mediation

蛻變與大道的關係具有獨特性，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已然處于關係中的自我與自身的關係。一個周期中的最後三個原型——形意者、蛻變和大道——都是複合原型：它們代表的角色并非僅僅采取女性原則或男性原則的視角，而是采取兩者之間特定關係的視角。因此，兩個人關係中對立的經驗可以表達收割者，但對受影響者則不然。受影響者的經驗沒有兩面，只有一面。因此，如果兩個人要顯化受影響者原型，他們將通過共享對它的單一視角來實現。就收割者和煉金術士而言，角色由動態中的一個有意識面向和一個無意識面向構成。故兩個原型之間的關係實為四種不同視角之間的關係。

收割者代表旅者對物質互動周期一直以來的運作方式的厭惡。在表達對持家者的行動經濟體系的批評中，旅者與持家者——分別是身體周期中主觀自我與客觀自我——之間的衝突，在客觀自我內扎下了根。這種張力客觀地顯化為有意識和無意識身體的傾向性之間的物理僵局。收割者是拒絕按現狀繼續前進的整體客觀自我，因此評估有意識和無意識身體的習慣，以努力重新協商關係。在這裏，無意識身體關切的邊界問題被提出來，有意識身體過去的干預也被一併提出。收割者將雙方帶到談判桌前，試圖在它們之間協商出一種新的關係，以及一種新的能量支出經濟體系。每一方都會帶著自己的貢獻與訴求：有意識心智將對自己的行為及潛在影響給予更多的認知與關注，同時要求無意識心智為他的生活帶來更多愉悅；無意識的心智將提供更迅速、更平和的衝突解決方案，同時要求有意識心智尊重她帶到談判桌上的新邊界。在收割者角色中，雙方之間存在根本性爭議。

相比之下，煉金術士的兩個內在部分之間的關係要和諧得多。有意識心智積極與無意識心智合作，共同努力在彼此的相互關係中進一步淨化自身。煉金術士熟悉爭端，瞭解它們的困難本質，對於把解決爭端作為進一步極化整體自我的手段，他們擁有豐富的經驗。相對於收割者，煉金術士是調解者，而收割者是不滿者。調解者與不滿者合作，幫助他們解決已經出現的、看似無法解決的衝突。

我們的每一個決定都是在我們先前承諾的脈絡下作出的。不滿者的難題在於必須就身體經濟系統將如何向前發展作出決定。調解者的優勢在於他們理解決定與承諾之間的關係。每一個決定都會以指數級增長的方式增益一個人承諾的整體特質：如果我今天選擇了右手路徑，使得明天再次選擇右手路徑變得更容易。但若沒有對那條特定路徑的承諾來幫助指引並激勵每個選擇，便難以維持、甚至無法看到對一條路徑的選擇。我承諾將身體作為自己與他人真實自我實現的樂器之脈絡，使每個決定時刻都顯得不那麼難。一個決定被置於一個整體承諾的更宏大脈絡之中時，正確的決定不僅更容易被看見，也更容易被接受。在此關係中，調解者的角色是幫助收割者看到更宏大的脈絡，從而使決定更容易。

何時成爲角色

不滿者原型在個人層面上的表達很容易識別。不滿者從未感到舒適。發生在不滿者周圍的一切，都鮮活地提醒他到底是什麼讓他日益無法忍受。對於這種不滿的自我表達，有些事情必須改變。當事件的循環重複持續造成看似不必要的、糟糕的身體體驗時，內在的不滿者正在發出信號：需要內在調解者的引導。此時，適合進入調解者角色，我們能感受并安住于對內在進化（非外在舒適）的堅定承諾所帶來的安全感。這將使所需的改變更容易達成。

內在調解者的定義性特徵在于他們立志超越當下之所是。調解者對於自身成就與未能達到自身理想的恒常覺察，可能導致一種不堪重負的感覺：不可能達成自己的理想。每一次初衷美好但搞砸的互動，以詳盡的細節揭示出所有尚存的諸多弱點。在這一時刻，內在的調解者活躍，但內在的不滿者并非如此。允許我們對自己的不滿以不適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伴隨著結束這種不適的意願，是適當的選擇。當內在的調解者對於內在進化的承諾感覺像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時，這標志著是時候做出關於自我邊界和行爲習慣的決定了，以鞏固這份持久的承諾。

在人際層面上，我們有時發現自己被某人接近，此人正處于邊界與行爲需要重新協商的不適處境中。此人可能占據不滿者的任一性別面向。例如，如果這個人希望終止定義其關係的邊界侵犯與忽視行爲，那麼此人正表達不滿者的女性原則；反之，如果這個人因過往行爲陷入自體持續的痛苦循環中而被壓垮，那麼此人正表達不滿者的男性原則。看似恰當的回應是進入調解者的某一面，但調解者不容許這種分裂。因其統一性，調解者是旅者最爲舒適的視角。調解者代表在身體運用方面，有意識心智與無意識心智之間的和諧統一，因此，每一個進入這一角色的能量的人，都將表達出調解者的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的某種平衡。不過，當調解者與不滿的雙方都有接觸（如同法律調解中的情況）時，這種人際關係才是最有效的。相反的情境則更易識別：當我們在人際關係中成爲不滿者時，一位調解者會幫助我們完成這段關係的重新協商。

在社會層面上，調解者/不滿者的關係，常常表現為革命者（被侵犯者，女性原則）對既有權力結構（侵犯者，男性原則）提出訴求，以及雙方需要以保留彼此核心價值、並允許成功重構關係的方式達成和解。

26. 靈性的母體

Ra 關於靈性的母體與賦能者的闡述可能存在誤導。唐秉承其一貫的全面觀察原則，就第三密度單紗降臨前的原型心智向 Ra 提問。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唐問的是“墮落”之前的情況。靈性的母體與賦能者的兩大最重要特徵，從這一提問脈絡中浮現——但需謹記：Ra 對這些原型的描述並不是我們的原型心智的描述，而是對太一起初思維的描述，我們的原型心智是其中一個精煉。

思考靈性周期的第二個困難是，根據 Ra 的說法，“靈性的本質較少具有運動性”，因此“沒有動態運動的特徵”。相較于心智與心智、心智與身體的關係中的內在進化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變化過程，心智與靈性的關係却發生在靈光一閃的時刻與迴腸蕩氣的感受中。我們在日常生活無法覺察靈性內在進化的活動，但它們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

第三個困難。考量 Ra 在 19.20 所說：“靈性層面作為一個更加複雜的場，其自身是完美的，但藉由心智與身體複合體能量場，能夠以許多扭曲的和未整合的方式被體現。”靈性內在進化並非通過糾正或扶正靈性的不平衡而發生，而是通過扶正心智與身體的失衡，從而引發靈性重校準。然而，來自靈性的匯流對心智和身體的狀態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因為這是可以覆蓋其他二者的進化環境。因此，靈性的內在進化是通過我們直接暴露于靈性體驗而開始的；這種暴露引發了心智與身體的反應性調整；而這種調整又反過來促使靈性發生另外的反應性調整，從而使新的靈性體驗變得可獲得。

靈性母體是未賦能的靈性。第三密度中將無意識心智向有意識心智遮蔽的厚重單紗，加上靈性複合體固有的神秘屬性，意味著此原型描述了自我中最幽深難解的部分。在此，我們凝視的自我如同無法理解的他者。

符號

堤豐站在畫面中央，踐踏著兩根破碎的柱子。堤豐生有鱷魚頭、犀牛角、蝙蝠翅、豬身體、偶蹄足、乳房、勃起的陽具、從肚臍中伸出的蛇；右手持權杖，左手握著一隻指向地面的火炬。堤豐面前，一男一女兩個人類形象單膝跪地。他們都穿戴著山羊頭面具和兜襠布，脖頸之間以鎖鏈相連。其中一人手指向上，另一人手指向下。這是一組複雜的符號。我將從堤豐開始。鱷魚頭代表暴力和殘忍。蝙蝠的翅膀表明堤豐潛伏在夜晚：正如 Ra 稱這個原型為“太古的黑暗”的象徵。堤豐手中的火炬指向下方，代表著一種被浪費的光源：一種被濫用的靈性力量。豬的身體與尾巴表示于污穢中狂歡。堤豐肚臍中伸出的蛇象徵暴食，一種阻止了更高能量中心被激活的障礙。勃起的陽具進一步重述了這一障礙的概念以及隨之而來的無法節制的欲望（Ra 在 84.19 中證實了這一符號）。

早期的評論家們對堤豐同時具有乳房與陽具的描繪曾作出一些令人遺憾的評價。在這幅圖像被繪製的年代，并不存在乳房植入術或荷爾蒙替代療法，因此它并非描繪一位跨性別者。評論家們普遍認為這幅圖像描繪的是一位間性人，而他們常常將這樣的人標記為“沒有愛的能力”。撇開堤豐的其他面向已經涵蓋了其無能的事實不談，在當今看來，對於生于一個難以找到舒適的身份認同之社會結構的那些人來說，這樣標籤既顯得無知也是對他們的冒犯。無論如何，我認為，將堤豐描繪為間性人，其主要且一致的特徵并不是“沒有愛的能力”，而是“沒有生殖的能力”。這并不是說所有間性人都無法生育，而是說在間性人中，不育的情況比起那些在性別上更清晰地歸屬男性或女性的人要普遍得多，即便是在古代，這一趨勢也應已被注意到。因此，堤豐也代表著創生與豐饒之能的匱乏。

被摧毀的柱子意象等同于心智的形意者圖像中的柱子，而不是心智的賦能者圖像中的柱子。它們不是代表構建于第三密度經驗的基礎中的道德極性，而是我們自己對善與惡、是與非的概念分離。講述者構建了一個信念體系，其中這些二元概念彼此區隔，這一區隔支撐了使講述者免受第三密度人生的疾風暴雨侵襲的維護系統。我們依附于我們的是非觀念恰如我們在暴雨中蜷縮家中尋求庇護。但是，在這幅圖像

中，堤豐踐踏了這些柱子，將曾經的結構、秩序和保護摧毀，留下一地狼藉、混亂和脆弱。

兩個人類形象并非總被描繪為一男一女，但評論家們似乎有廣泛共識，認為他們其實是性別相反的，無論他們在圖像中被如何描繪。因此，他們代表著有意識（或透明的）和無意識（或隱藏的）的自我。當然，這兩個人像也代表了外在世界的自我和他人。束縛他們的鏈條代表著他們的囚徒困境：他們困住彼此。山羊頭的面具表明他們不進行獨立思考，而是遵循對靈性毫無助益的社會規範：他們不知道這一點，但實際上，這種從眾行為使他們服務于堤豐。他們指向相反的方向，表明他們之間存在根本性的衝突。他們想要各奔東西，但被鎖在一起，因此誰也無法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行。

請注意，人類人像代表了這個原型的多個面向。他們代表與魔鬼僕從一同被困在監獄的狀態。他們代表成為社會的靈性奴隸的狀態——社會規定了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不被接受的，全然罔顧我們內心真實的自我。他們也代表堤豐的信徒軍團，因被魔鬼掌控而口是心非。

角色：敵對者 *The Adversary*

我們將靈性的母體體驗為人類狀況的常態。我們將其視為世界的基綫和不可分割的特質。這種特質是我們身陷囹圄的體驗——被迫與我們不齒之人捆綁共生。

堤豐，或魔鬼，是我們所有憎惡之物的頂點，是我們一切信念的全然對立面。堤豐是敵人，是敵對者。我們不僅反對敵對者，更視其為我們自己與世界中一切錯誤的活生生顯化。對於敵對者，我們必須與之戰鬥，將其擊敗。

人類形象的山羊頭不僅表明有意識與無意識、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是交互的，更表明雙方都將對方視為敵對者的具象。靈性的神秘界域被有意識地感知為既強大又可怕。我們的社會規範——代表是非對錯的社會共識——引導我們遠離此神秘，因靈性無視那些社會規範。

由此，我們的內在與外在皆極化為對立陣營。表面上善良的力量被集結起來，與表面上邪惡的力量對立。二者無法抵制彼此，故持續互相攻擊，活在對敵對陣營的強迫症式仇恨中——雙方在永恆對抗中捆綁共生。

評論家們常誤解此角色特質。將其判斷為享樂主義者或黑魔法師而唯恐避之不及。但 Ra 指出：這正是靈性的母體，所有靈性活動展演的舞臺。如果我們意圖內在修煉，這個角色就應該被探索而非回避。正確理解這個角色的關鍵是要認識到它是女性原則的。女性原則的原型描繪了被罩紗遮蔽因而呈現為他者的那部分自我。我們如同在模糊的鏡中看自己，看到的只是我們的臆想。對女性原則的原型之刻畫始終源于外在視角。我們當然可以內在體驗女性原則的原型，但我們始終要透過外在濾鏡進行。女性原則總是意識到她是如何被看到的，正如男性原則始終意識到他看到了什麼。簡言之，罩紗向男性原則遮蔽了女性原則，却未向女性原則遮蔽男性原則。敵對者角色并非殘忍、貪婪、混亂等特質的活生生顯化。相反，此角色——尤其在人際關係層面——是我們認識到他人視我們為敵對者時的內在體驗。敵對者角色，是深刻地、根本性地、不可避免地被誤解的角色。成為敵對者即意味著成為某人的敵人。但這種仇恨并不必然是雙向的。事實上，敵對者往往會覺得他人的仇恨很有趣，甚至令其愉悅。她可能會特意去激怒仇恨她的人，因為他們對她本然的存在方式感到如此不安。他們恨的是敵對者對他們建立的是非評判規範的拒絕。她毫無歉疚地做自己，對自己的行為全無悔意，因為對她而言，那些行為根本就沒錯。敵對者生活在與她自身靈性力量的聯結中，然此力量于他人眼中却顯危險、狂野且具破壞性，必須不惜代價回避與遏止。

但是，敵對者既非正極取向亦非負極取向。她既不承認他人身上的道德，也不承認自己身上的道德。毋寧她表達了存在于極端個人主義是非觀的深邃力量：感覺對就對了。所有通往造物者之力的通道對她都是開放的，但因為許多通道在道德上彼此對立，她缺乏道德一致性：敵對者根本上是反復無常的。她可能縱欲却誠實，慷慨却殘忍。一個行為的道德效價，或可被感知的道德效價，對她來說無關緊要；她沉迷的是這些行為背後的情感強度。這種情感的強度源自它們的道德效價，但她并不

對一種或另一種效價區別對待：任一極化方向的行為皆能帶來愉悅感，鼓勵我們繼續從事那類行為。儘管這些愉悅感千差萬別，她尤其享受禁忌之樂。

靈性複合體，正是通往太一無限造物者的通路、渠道或連接。敵對者——靈性的母體——的功能是對此通道的力量進行守護，阻止未經充分準備者濫用此力量的任何嘗試。敵對者的醜陋可憎，正是內在的一種保護機制，用以防止在完成心智與身體的啓蒙之前，就過早地開啓通往造物者無限能量的通道。魔鬼是神秘主義者和神智學家所說的"閼界守護者"。一旦經歷了啓蒙，魔鬼形貌漸失猙獰。敵對者的驅動力，源于她的存在本身就曾在那些把她視為敵對者的人心裏激起的內心風暴。她知道，這場風暴是喚醒她——并非僅是一個魔鬼而是造物者的使者——的真實本質所必經的步驟。如 Ra 所言，路西法是"是真正的荷光者，因為善與惡兩者的知識...提供(實體們)衝力去移動、工作和學習"。敵對者的賦權能力是其真實性：雖遭不可救藥的誤解，却從不試圖打造人設；相反，她樂見這種誤解，因為這向她表明，任何視她為魔鬼的人都尚未準備好去理解。敵對者的美德，是勇于并甘願面對因其代表的意義而遭受的對其自身安危的尖刻抨擊與威脅。

層面

在個人層面，敵對者是榮格所稱的陰影。是被拒斥的自我。我們那些最為憎惡的特質與內在真相都聚集在無意識的黑暗之中，通過它們與深層真相和真實的紐帶而得到滋養，這些真相和真實關乎我們——作為太一造物者的鮮活顯化——到底是誰、是什麼。因為這些被拒斥的自我面向與造物者之間存在生命維持的紐帶，它們是我們內在隱秘力量的源泉。我們能感受到陰影潛藏在表面之下，當面嘲笑我們，津津有味地看著我們掙扎著對抗那些強烈却深埋的欲望。我們害怕——如果我們卸下那些用來規範我們靈性生活的社會規範之枷鎖——我們可能成為誰、可能做出什麼。陰影自我在做我們顯意識認為錯誤的事情時，會找到一種令人不安的滿足感。在這些黑暗的時刻，我們恰恰會做出我們所憎恨的行為，并從中獲得快感，因為我們相信它是錯誤的。隨後，我們會困惑于“我中邪了嗎”，并試圖進一步加固囚禁陰影自我的牢籠。于是，我們淪為自我的囚徒，被鎖鏈束縛于我們憎恨之物，無法按照我

們相信正確的方式生活，因為這個隱藏的自我有著無法滿足的欲望去踐踏我們的關於善良與可接受的觀念。

在人際層面上，敵對者是死敵——我們最憎恨之人的活生生表達。他們是我們的鏡像：我們竭力成為其完全對立面，最終却不可避免地表現出與死敵極其相似（即便看似對立）的行為。我們無法抗拒死敵；我們故作漠然却難掩在意。我們對他們所代表的一切之憎恨，以一種充滿侮辱與攻擊的褻瀆方式吸引著我們。因此，當我們自己成為他人的死敵時，我們也會感受到類似的吸引力，只是沒有了那種仇恨的感覺。我們就是那個樂行魔鬼之事的魔鬼。面對侮辱與攻擊，我們大肆嘲笑，因為只要這些攻擊源自我們所拒斥的道德觀，我們就對它們免疫。在鄙視我們的人面前，我們炫耀我們那些據說是噁心且邪惡的行徑，從他們扭曲的不安中獲得一種扭曲的快感。請注意，在這個語境下，Ra 斷言婚姻常常是“敵對關係”（31.16）。婚姻本質上并非敵對的，但因為在伴侶身上常常映射出我們潛意識中的自我，我們往往會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陰影。

在社會層面上，敵對者是公敵。注意，她并非離經叛道。敵對者不會通過反對社會規範來定義自己；相反，她隨心所欲地行事，然而主流社會規範將她的特立獨行識別為公敵。社會與政治生活總是被極化為兩個對立的陣營，因為我們是從自身世界觀的反向觀念中，為我們的世界觀構建敵人。任何人只要與我們世界觀的反向形態相似，都成為公敵，而鑒于公敵的存在，其他所有人都無關緊要。因此，我們抱團“聖戰”，去對抗另一個群體的邪惡，而那個群體正是我們所相信的一切可怕的、擾亂且威脅我們生活方式和對更好生活之夢想的事物之鮮活顯化。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敵對者的一種扭曲表達，是當我們作為敵對者時，同時試圖活出我們具有爭議性的真相，却又將其對世界隱藏。可以說這是衣櫥裏的敵對者。雖然她并不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錯，但她仍將其隱藏，以避免遭受隨他人發現她的真相而來的反噬。因為這個敵對者試圖在不引起醜聞的情況下實現她的隱秘欲望，她與他人過度隔離以致于從未有過被賦能的機會。

相反的扭曲表達則是以魔鬼姿態招搖過市。我們不僅熱衷于在那些視我們為萬惡化身的群體中製造醜聞，更在挑釁他們時擦槍走火，以致我們的努力不但沒有助益，還完全關閉了賦能可能性——更遑論給作為肉身存在的自己帶來的危險。

27. 靈性的賦能者

符號

一座塔或金字塔正被閃電擊中。頂部的頂石或城垛被擊碎并掉落。一男一女兩個人像從塔頂墜落。

金字塔是啓蒙的地方。它——以及我們在埃及塔羅牌中見到的任何三角形——不代表靈性，而代表我們試圖運用靈性聯繫造物者的廟宇。這個解讀契合該圖像另一個通用名稱，“神之殿堂”。廟宇概念耐人尋味，因為它完全由人類之手建造。廟宇的建造屬性讓人聯想到心智的形意者：在那個圖像中，儀式主持者（講述者）坐在一座由他自己建造的廟宇內。

廟宇上的頂石或王冠象徵著神聖或道德正直的至高點，是透明的靈性自我為自己建設的栖居之所。在建構我們自己的道德與靈性意識形態時，無一例外地，我們將自己置于這種意識形態的頂端：我們將自己視為已實現人生目標之覺悟成就的實例。幾乎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有道德。幾乎每個人都相信自己已參透人類生命的真理，并比幾乎所有人都更正確地正在活出此真理。若非此觀念極端普遍，我們斷不會如此輕率地評判彼此。

閃電代表突如其來的靈性覺醒。諸多塔羅牌組將閃電描繪為源自太陽，這與現實的閃電現象相去甚遠，很難想像早期的牌組創作者會犯這樣的錯誤——相信閃電來自太陽。恰恰相反，因該原型是賦能者，代表了以太陽為象徵的內在理則。因此，將太陽描述為閃電源頭恰如其分。這提醒我們：靈性覺醒的時機并非由我們選擇。在它自己的時間它會找到我們。

突如其來的靈性覺醒摧毀了令我們感到安逸的神聖至高點，同時將透明與隱藏自我從廟宇中擊飛，在卑劣的羞耻之中直墜地面。一些評論家們認為高塔代表物質成就。

我認爲這是不正確的。高塔代表我們爲自己設計的心智結構，用以確保在我們的人生敘事中，我們擁有一個“合意的角色光環”。很多時候，這個合意的敘事包括物質成就，但成就並不是高塔的必要組成部分。高塔是我們建造的一種結構，其明確目的是爲了讓我們的生活更接近造物者。它由信念構築而成，閃電之所以擊中高塔，是因爲這些信念已經僵化爲教條，使我們在靈性上被隔絕于造物者之外。

若我是對的，則塔之崩塌並不一定表現爲一次外在的破壞性事件。突然的靈性覺醒總是導致我們的世界轟然倒塌：這是回應靈性事件的心智現象。新的靈性覺知以犧牲我們世界觀中的最高殿堂爲代價，那是我們千辛萬苦到達的殿堂。失去殿堂可以完全是一個內在的事件，讓我們親身發現自己的靈性遠非自以爲的那般領先或圓滿。但它也可能表現爲字面意義上失去一座殿堂。重點在於這種自我構想的地位之達成所代表的靈性與道德價值。

在埃及塔羅牌中，這兩個人像通常被表現爲都是男性，一個頭戴王冠，一個沒有王冠。這通常被解讀爲靈性覺醒及其毀滅性後果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無論其地位。然而，我認爲頂石意象已捕捉到同樣的概念。大多數其他塔羅牌組將這兩個人像表現爲一男一女。我更喜歡這種表現方式，因爲它使圖像的象徵意義與之前的“魔鬼”和之後的“太陽”一脈相承：透明自我與隱藏自我（類同自我與他者）共同經歷這場冒險。

角色：蒙羞的祭司 *The Disgraced Priest*

雖然此角色是男性原則，在我們的體驗中既是主動的也是透明的，然而我們無法有意識地選擇靈性覺醒何時以何方式尋見我們。這個角色的主動面向是我們對高塔本身的構築。我們通過建造一根避雷針來邀請靈性覺醒。在有意識層面，我們自詡爲已然覺悟、道德完善、充分極化、心智成熟、德性圓滿的人類。我們通過分裂我們的靈性自我、使之彼此對立來設法達成此種自我認知。我們將魔鬼埋進意識的深淵，每當它掌控我們時，便以羞辱與懲戒進行鎮壓。在向自己隱藏魔鬼之後，我們登臨塔頂王座，帶著人中翹楚的志得意滿睥睨衆生。

一個事件突然喚醒我們，讓我們意識到自己對於自身道德發展程度以及與造物者親近程度的誤判。事件本身無足輕重，其帶來的啓示才是此角色的核心現象所在。我們驟然看清曾經的覺悟實為虛妄，自己并不比他人更好，并且我們自身的品格缺陷遠比曾想像的要巨大。那個我們曾講給自己聽的關於生命中最重要之事的敘事，不再能像以往那樣為我們發揮作用。我們整個信念體系似乎分崩離析，因為所有關於自我的認知似乎都只是一場自說自話的謊言。

我稱這個角色為蒙羞的祭司。他不僅向自己暴露出其與造物者的聯結并不比他人更緊密；他的內在魔鬼也暴露無遺，正如從塔上墜落的女性人像所象徵的。他是虛偽與靈性窘迫的活生生體現。他不僅沒有踐行自設的德行標準，而那些標準本身正是為了隱藏其惡習而被建構出來的。蒙羞的祭司已無處容身；其核心圈子中的每個人皆已與他為敵。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每當一個關於我們自己的真相（儘管我們曾努力向自己隱藏它）昭然若揭，我們表達了蒙羞的祭司。自我欺騙是一種奇怪的現象。按我的闡釋，自我具三重性：有意識自我、無意識自我與見證者。有意識自我不可能欺騙無意識自我：有意識自我是透明的且無法隱藏。無意識自我無需欺瞞有意識自我：它本身已隱藏于視線之外，并且將會輕易採納有意識自我偏好的解釋。自我欺騙是有意識自我和見證者之間關於無意識自我本質的一種關係。有意識自我試圖說服見證者，無意識就是有意識自我所宣稱的那樣。然而，越來越多的相反證據促使有意識自我構建越來越複雜的解釋，以便在見證者可能懷疑時，依然維持自己的立場。內在的蒙羞的祭司是那個已經成功掩埋真相、避免引起見證者批評的有意識自我。然而縱使機關算盡，真相仍以有意識自我無可辯駁的方式曝光。

在人際層面上，通過與另一個人（某種意義上是我們的死敵）之間的一次爆發性互動，我們表達了蒙羞的祭司。在這樣的互動中，我們以所有平常慣用的方式猛烈抨擊對方，但環境使得這一事例格外炸裂且暴露本性。這可能是一場與愛人之間令人難堪的公開爭吵、一次導致雙方都受罰的職場衝突、一場社交媒體上的罵戰，等等。

但人際層面的蒙羞的祭司無需通過衝突來表達。這一角色在其人際表達中的特徵是，我們發現自身與一個代表禁忌之人的關係中——導致自我認知崩塌——的真相。與禁忌伴侶間短暫的愛欲火花，足以造成這一崩塌，又如僅僅一次與厭惡之人的談話。在社會層面上，蒙羞的祭司名副其實。當事件的突然轉折通過揭露出我們與禁忌之隱秘關係，而導致我們身敗名裂時，我們就在社會層面上表達這一角色。社會層面的蒙羞的祭司對我們這些吃瓜群眾而言，只是醜聞與陰謀的談資，但對於親歷者而言，却是天崩地裂的打擊。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未完成]

28. 關係九

特質：啓示 Revelation

在這兩個原型的圖像中，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的靈性自我同時出現。對於性別化的原型來說，這是不尋常的。然而，我認為它們出現在兩幅圖像上的目的，是爲了突出二者在靈性賦能過程中結成的夥伴關係及經歷的平行體驗。魔鬼只有相對於將自身陰影投射于她身上的我們而言才是魔鬼。她是造物者自由流動的力量以及造物者與神秘靈性自我親密聯結的鮮活表達。無意識的靈性始終處於與造物者的完美接觸中。因此，無限自我在靈性這一側的影響是強大的，且它們的連接牢不可破。陰影自我無法被摧毀；它只能被掩埋。

內在的（尚未蒙羞的）祭司掩埋了自己的陰影自我，因爲他懼怕這陰影所代表的道德悖論。我們內在潛藏著一切被我們拒斥爲邪惡、破壞、可怕與錯誤的完整存在。爲了將我們自己美化爲靈性覺悟者、通往造物者之路的行者、仁慈善良的人，我們將自身這些被拒斥的部分隱藏于有意識的視野之外：我們回避看見內在的黑暗。

但是魔鬼和祭司被鎖在一起。他無法逃脫自己的陰影，無論掩埋得多深。儘管他已學會如何對魔鬼的出現嚴防死守，它仍時不時浮出水面，在他的私人生活中造成浩

劫。被鎖在魔鬼腳邊的兩個人物，是化身博士與海德⁹。兩者都是對自我的虛假表達，是我們的真實本性因它們的根本對立而生成的漫畫像。因為我們已經迫使自己接受了“何為道德上與社會上可接受”的特定觀念，我們也迫使自己的另一部分接受了“何為道德上與社會上禁忌”的特定觀念。但此類分別，就像山羊頭面具，並非我們的本性；而是由我們的出生條件與我們未經檢視而採納的信念系統強加給我們的。化身博士憎恨并責怪海德，海德似乎只渴望讓化身博士自取毀滅并蒙受耻辱。但他們被困在一起，在囚徒困局中煎熬度日，在彼此怨恨中妥協。

這是靈魂的暗夜——內心的詛咒和悲苦之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因魔鬼阻隔而無法感知造物者臨在。這種狀態邀請賦能。在靈魂的暗夜之中，我們不把魔鬼視為自身的一部分；我們將其看作某種邪惡的外在力量強加于我們的不幸負擔：我們可能認為魔鬼是我們的基因、童年創傷、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形而上維度的惡靈侵擾，或任何其他外部影響。但所有這些因素，即便存在，也只能是助長魔鬼成形；它們不能成為魔鬼，因為魔鬼是由我們自身隱藏的情感，以及這些情感與通過靈性而來的造物者之匯流之間的關係構成。

在靈魂的暗夜深處，某個事件將要發生——儘管其外在形態難以名狀——它揭示了一個內在祭司無時無刻不在回避的根本真相：魔鬼并不在他之外。這是伴隨閃電打擊而來的突然覺醒的普遍特徵。我將這種關係稱為啓示，并非因為我相信《聖經》是通過這種方式顯化出來的；相反，我認為《聖經》與靈性周期中最後一個原型（化身）有更緊密的關聯。我之所以稱之為“啓示”，是因為我相信，當這些引致我們整個自我認知面臨重新審視的賦能事件在我們生命中發生時，它感覺上就像一次突如其來的啓示，甚至像是來自神的信息，儘管這信息往往令人痛苦不堪且難以接受。

在高塔的圖像中，墜向地面的兩個人像並沒有被鎖鏈束縛在一起。賦能，儘管艱難、痛苦且可怕，也是解放。我們不必像化身博士與海德那樣生活。我們被自身魔鬼囚

⁹ 譯注：出自美國電影《Dr. Jekyll and Mr. Hyde》。化身博士 Jekyll 相信每個人都同時擁有兩極化的個性：好的一面與邪惡的一面。如果將這兩種個性分開成為截然不同的兩人，這兩個靈魂將獲得釋放。他隨後成功地以化學實驗將自我身上邪惡的一面轉化成為海德先生并犯下可怕的罪行。後來，化身博士因控制不到自己內心的魔鬼海德，而以自盡的方法來停止自己以海德的身分作惡。

禁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們曾接受了一套將心智割裂成兩半、使其彼此對立的信念體系：為了成為值得被愛的人，我們必須將部分自我視為不可愛的；為了成為好人，我們必須將部分自我視為邪惡的；等等。掙脫鎖鏈般將我們牢牢捆綁的信念，我們獲得解脫。一旦從塔樓墜落，有意識與無意識心智獲得機會去重新想像它們共同的冒險旅程——以成為合作夥伴的方式，而非敵對的方式。

啓示的經驗往往是艱難、不適且令人難堪的。我們最低限度也會在自己面前暴露為偽君子，但常常是在他人面前。曾使我們在已內化的道德與社會規範之下規矩及自洽地活著之心智結構被摧毀了，讓我們感覺無依無靠，並需要一個新的神話，在其中設想我們逐步回歸造物者的旅程。然而，暴露為偽君子的羞耻感，却因我們放棄了“懼怕以偽君子示人”的自我觀念而得到撫慰。換句話說，正是令我們暴露的那個事件，也是導致我們價值觀改變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是，在一次閃電打擊之後，我們竟能如此迅速地回顧過往行為，並對自己的愚蠢、自大與偽善付諸一笑。儘管啓示艱難，它却為我們開啓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希望：從自身良心譴責的折磨中解脫，自由生活。啓示使我們準備好對自身與靈性匯流之間的關係進行一次重大的重建，那些靈性匯流曾因我們拒斥代表它們的魔鬼而被阻斷。因此，啓示，無論多麼痛苦，也是解放。

何時成為角色

關於何時成為這兩個角色之一的問題，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如何催生啓示。我已將啓示的特徵描述為一個不可預測的事件：內在的理則（或個人神聖火花，如果你願意）自由且自主地決定何時改變心智與靈性關聯的經驗連續體。儘管這種事件常常不可預測，但它可以通過一次大膽而危險的行為來誘發：畢竟，蒙羞的祭司是被閃電擊中後從高塔墜落，抑或是他跳出高塔而引來了閃電打擊？

在個人層面上，當我們辨識出一種我們無力遏止的惡性行為模式時，魔鬼在活躍。內在魔鬼以成癮形態顯現于意識中，無論是對行為、思想、情感、物質，還是對他人上癮——我們變得在心理上依賴某些我們明知有害、甚至道德敗壞的東西。我們心理依賴的那些惡習，就是我們內在魔鬼的面貌。當我們深陷這些惡習的陣痛中時，

魔鬼角色就在我們之內活躍。此時，成為內在的蒙羞的祭司是恰當的。儘管我們無法直接觸發蒙羞的祭司的突然覺醒，但我們可以有意識地將魔鬼挖掘出來。那麼，內在蒙羞的祭司的工作就是主動自我曝光，暴露我們一直對自己和他人掩蓋的惡習。我們至少必須向自己坦白這些秘密，而往往也需要向他人坦白。這種暴露允許全新光芒照徹魔鬼，如果操作得當，能夠瓦解最初將我們困鎖在魔鬼腳邊的觀念結構。如果我們的坦白是為了維繫“我已覺悟”這一自我標榜而故作姿態，那麼這種暴露就不夠徹底。暴露的目的，是在自己與他人面前變得謙卑。選擇坦白使得賦能免于過度破壞而發生，因為若無坦白，它將不可避免地自行暴露。

反過來，若我們察覺自身的行為與思想好似已抵達靈性成長巔峰，以我們的殷勤與智慧之姿，仁慈地扶助周遭靈性小白，那麼我們可以確定內在蒙羞的祭司正在活躍。虛假覺悟正是蒙羞的祭司的標志，作為我們傲慢的代價，處于這種狀態中——即便僅短暫片刻——也必將導致一次自慚體驗。如果我們注意到自己正處于虛假覺悟的狀態，那麼成為魔鬼就是恰當的選擇。最常見的扮演內在魔鬼角色的方式，就是成為魔鬼的代言人。也就是說，真誠地設想我們意識形態上的敵人會如何評價我們。魔鬼享受做魔鬼，所以難點是在最初識別出魔鬼角色的能量；停留在其中則應相對容易。

在人際層面上，生活中出現一個死敵或令人鄙視的敵對者，表明某人正在與我們的關係中表達魔鬼。那些總是令我們心生煩惱、幾乎其存在本身對我們都是一種冒犯的人，正在邀請我們在關係中成為蒙羞的祭司。我們往往會攻擊這些人，因為他們代表了對我們的自我觀念的威脅。每一次這樣的攻擊，都有潛力成為一次閃電打擊的時刻。為了避免我們的生活遭受重大破壞，在我們注意到自己正在攻擊死敵的那一刻，進入蒙羞的祭司的角色是有益的。這會使我們更有可能從對方身上看到自己陰影的投射。此外，充分意識到這一情境中的尷尬與虛偽，很可能會長期影響我們對死敵那類人的看法。

類似地，對於具有所有虛假覺悟症狀的人，成為魔鬼代言人是恰當的。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咄咄逼人地對抗那些我們認為有問題的人。相反，這是一個機會，幫助他

人看見他們一直在隱藏的陰影。重要的並不是這個人是否已經在我們身上看見魔鬼，如果我們熟練掌握這些角色，我們可以為他們成為魔鬼。

此類關係的社會動態與人際動態高度相似。坦白和魔鬼代言人是主動進入這些角色後的標志性結果。然而，自暴其醜的假像往往隱藏很深且難以穿透。公開坦白常常成為強化“我已覺悟”這一形象的策略。確定一個人的坦白是否真正意圖誘發閃電打擊的方法，就是看這份坦白是否具有危險性。對錯誤行為的公開承認，可以通過安全的方式進行解析，但一份真正的坦白，是將自己的虛偽赤裸裸地暴露給所有人看見。同樣，雖然社會層面上的魔鬼代言人有助于另一群體看見自身行為中的偽善，但成為魔鬼與成為一個單純的網絡噴子之間只有一綫之隔。我們通常在徹底淪為網絡噴子時，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踩過了那條綫。

29. 靈性的催化劑

符號

一位赤裸女人跪著，右腳踩在陸地上，左腳踏在海面上，她的雙腿形成直角。她的右手將壺中液體倒在陸地上，左手將壺中液體傾入海洋。她面向自己的左側，身後長出一根莖，三朵花盛開于其上，一隻蝴蝶在花上方飛舞。在她上方，一顆明亮的星星閃耀著，星星中心有一個白色三角形和一個位于其下的倒置的黑色三角形。七顆較小的星星圍繞著中央之星。

女人代表無意識心智。她頭上的指引星(lodestar)是理則，其光芒透過靈性複合體的黑夜照進她的意識。圍繞指引星的七顆小星星代表能量中心，理則正是通過這些能量中心表達自己。這些能量中心作為核心自我面向的次級表達，圍繞著指引星閃耀。某些評論家們稱這些星星為七個“封印”。它們在此處閃耀，暗示在此原型中，這些能量中心必須開放、通暢且最低程度平衡，以使靈性進化得以進行，而不受尚未完成的心智或身體進化的阻礙性干擾。

指引星中心的兩個三角形表明，右手路徑與左手路徑互為鏡像，左手路徑是右手路徑的陰影面或虛幻倒影。它們一起出現在指引星中，表明一個人若不能同時面對兩

條道德路徑的有效性，便無法以信心觀照理則。當我們沿著所選擇的道路前進時，對立路徑的極性在指引星中將會變得越來越黯淡，但它始終至少部分存在，威脅著顛覆迄今為止的所有靈性進化成果。

女人的赤裸代表無意識心智完全暴露。賦能者的啓示已揭示出我們一直以來隱藏的無意識心智中的所有元素。在此原型中，赤裸這并不意味著罩紗已被完全揭開，而是內在的魔鬼作為無意識心智的特定表達被揭示出來。只有當無意識心智的某個特定方面掌控著心智與靈性的聯結時，罩紗才會被揭開。事實上，看到她的赤裸，只會更增強她與指引星之間聯結的神秘性。她的欲望、意圖與價值觀被完全揭示出來，但她為何感受她的感受，追尋她的指引星，依然不可知。

那朵花代表春天，象徵著破壞已結束，新的生命正在茁壯成長。同時它也代表懷有信心之行動之創生能力。在此，無意識心智允許靈性能量流經她并進入顯化，將這些能量傾注于大地之中，甚至從不回頭看看所播種子長出了什麼。那朵從能量傾瀉中生長出來的花朵將在蝴蝶的協助下授粉與繁殖，這一過程將使下一季繁花似錦。在右手路徑，我們看到，當信心真誠地流動且不執著結果時，將療愈并美化這個世界。還要注意的是，右手路徑的催化劑是比左手路徑更肥沃的供成長的土壤——左手路徑那一邊似乎是一片無盡的虛無。這契合了原型心智的一個主旋律：右手路徑比左手路徑更容易行走，但也更難被看見。無意識心智在此執著于左手路徑的空虛與神秘之中。她允許靈性能量流經自己，進入那貪婪地吞噬她奉獻的一切而絕無感恩回饋的無盡虛無。

蝴蝶通常代表蛻變。但在這裏，我認為蝴蝶特指獲得翅膀。蝴蝶曾是一條困于地面的毛毛蟲，但通過靈性的賦能，它已長出翅膀、可以飛翔。我相信圖中人像代表心智，是因為人類——至少在古代——是困于地面的。在靈性周期中，黑暗（因而也包括夜空）代表被遮蔽的靈性複合體。Ra 說：“隱藏事物的陰影是一種無限的深度，在其中儲存著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力量。”在無意識心智與理則光芒之間，存在一條巨大的黑暗深淵，如果想要與太一造物者連接并重聚，一個人的內在見證者必須跨越它。這黑暗遮蔽了那燦爛的光，一個人只有學會“如何看見”才可得見那光。白天，天空被光照亮，黑暗被驅散。但要揭示黑暗中的光輝，需要將朝向理則的窗口開得

越來越大。蝴蝶（以及其他圖像的飛鳥）代表內在見證者一點一點接近內在理則的能力。心智仍然困于地面，因此蝴蝶或飛鳥成爲跨越理則與心智之間的鴻溝的信使。在靈性的催化劑中，我們終於可以作爲旅者原型進入靈性複合體，從困于地面的心智的局限，飛向遠方星辰的無限光芒。

她雙腿形成的兩個直角，如同前面的圖像一樣，代表物質與形而上的鄰近。（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傾倒液體的壺類似于煉金術士手中的壺。然而，煉金術士是在精煉手頭已有的能量，既不給予也不索取任何新的能量；而篤信者（我這樣稱呼靈性的催化劑），則允許這些靈性能量從她體內流經并傾瀉而出。那能量自遙遠的星辰神秘地進入她，穿越夜空的深淵，進入她的眼中，再從她的雙手流出。這種靈性與心靈能量的傾瀉也代表著她正在擺脫那些曾將她囚禁爲魔鬼的道德與社會規範。在右邊，她放棄了將靈性能量視爲邪惡或謬誤的觀念；而在左邊，她放棄了自己的希望與夢想——她是誰已不再重要，她將自己清空，準備被吸收進有意識心智所偏好的存在方式中。

角色：篤信者 *The Faithful*

Ra 將此原型命名爲“信心”，更傾向于這個名稱而非“希望”。信心并不是大多數人們使用這個詞時所指的信仰。對信仰這個詞的普遍理解使它成爲一種信念：當人們談論他們的信仰時，通常指的是他們所持守并且無論證據怎麼說都拒絕放棄的一套神話信念。因此，對信仰的庸常理解是沒有證據甚至違背證據的信念。但信念是心智現象。靈性的顯化取決于（或源出于，或回應于）我們的心智配置，因此，如果我們將信仰視爲一種真正的靈性現象，那麼我們信念的局限就實實在在地設定了我們擁有信仰能力的局限。然而，信心不僅不是一種信念，也不強化任何特定的神話。信心遠遠超越任何概念化或神話敘事的界限。它不蒙恩于任何神話，只回應神秘的造物者。懷有信心，意味著接受那神秘，接受那神秘所代表的對一切神話信念的控訴。

信心是一種信任。在右手路徑，信心是對宇宙、造物者以及與我們共享造物者的其他人類那深摯、真誠的仁愛的信任。在信心中，我們凝視那道光，即使微弱，觸到

多少都是我們接受的溫暖。在信心中，我們完完全全向那道光敞開自己，毫無阻礙地讓光進入。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不會搜索我們的經驗作為已正確選擇的證據：這是沒有信心的表現。信心絕非盲目；相反，信心是凝神聚目于那道光，從不曾顧及顯化出來的信心之果實。

在賦能閃電帶來的毀滅之後，篤信者的無意識心智被暴露出來，脆弱不堪。她忍受了作為鐵窗內的魔鬼所歷經的折磨，此般創傷終於來到盡頭，她既無心力亦無能力防衛自己。她癱倒在地，感恩這一切終於結束，欣然釋放那些長久以來將她囚禁的偏見。

然而，篤信者的信心在於啓示過後仍殘存的靈性微光所帶來的驅動性影響力。有意識心智對她的本性的錯覺已自行崩解：自造物者進入心智的能量流曾被魔鬼阻塞——魔鬼的可憎阻止她衝破那道靈性封印，無法全然進入魔鬼代表的自由。一種新的靈性能量現在可供篤信者使用，這種靈性能量的驅動性影響力不可否認。

她頭頂上出現的星星是以隱秘的交流方式揭示她命運的指引之光。然而，這個命運令人憂慮。在那顆星中，她既能看到神性的展開呈現出正面而輝煌的表達——這種神性也許能將其作為更高意志的樂器而流經她；但她也能看到這榮耀之陰影面：一個完全沒有造物者的宇宙之永恒空虛與孤寂。篤信者能看穿物質幻象，但對自己所見並不確定。篤信者心存疑慮。

成為篤信者，將活在絕望中，並與絕望共處。絕望並不是棄絕信心，而是一種正極與負極信心的混合狀態。當我們能夠看到一位仁慈的造物者並將宇宙視為造物者的顯化時，那麼我們的視野所見便激勵我們向世界敞開心扉，分享神聖的愛之源泉，而從不駐足觀望我們的努力是否產生了任何正面效果。但是當我們只能看見自己被全然沒有愛與智慧的黑暗虛無所籠罩時，我們的信心便會轉向自己，驅使我們的有意識心智占據無上權力的位置。在這種信心的負極面向中，無意識心智將其僅存的一絲希望盡數注進那片虛無，眼睜睜看著自己變成一具僅供有意識心智使用的空殼，並強化那條靈性通道——不是通往超越轉世的萬有之源，而是通往投生自我的核心；在那裏，根據一的法則，造物者正隱匿于暗影中等待著。篤信者的疑慮，就是在這

兩種極端之間搖擺不定的體驗。在右手路徑，我們渴望完全向超越自我的造物者之光敞開自己，但也害怕那光根本就不存在，害怕自己是在向虛妄敞開而浪費個人力量。

啓示之後顯現出的全新實相賦予篤信者一副關於今後可能性的遠景，當她最終釋放對自己的禁錮時，這個遠景指引著她的行動，允許流動的靈性能量經過她進入顯化世界。這個遠景對她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遙遠：它是一個關於完全圓滿、無限滿足、與造物者終極合一的不可企及的圖景。那顆星只是指引前方的道路。她的苦難已教會她實現理想是毫無希望的，但她從囚籠中逃脫的經歷也教會她：毫無希望之事終將奇迹般顯化的信心，是她活下去之必需。她的信心，是一種必要的荒謬。

靈性無關信念、價值、意圖等等。我們在靈性周期中看到這些元素，是因為它們是受靈性活動影響的心智現象。靈性領域在根本上是審美性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選擇右手或左手路徑，並不是基于對與錯，因為正確性並不是任何一方所固有的，而是基于哪一方以根本性的吸引力打動我們。指引星中的雙子鏡像之一面會比另一面令我們感到更美。在靈性中，我們凝視自我與宇宙之美，在其中看見造物者。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篤信者是依循深層的正确感而行動的內在動力。在信心中，我們不要求自己道德高尚，也不試圖遵守某條能帶來正确結果的規條。相反，信心是能量的源泉，其感受充盈著我們，通過它的臨在向我們確認：這是正确之路。當我們臨在于這種正确感，或者——衆人所說的——“共振”時，我們感到被推著去據此行動，而全然不顧外界評說。在這裏，我們心靈的內在本質向我們顯現，但對世間其餘部分仍然隱藏。內在的篤信者唯一的渴望，是成爲剛剛開啓的能量流之通道。在這個角色中，我們迫切希望我們內在的存在狀態能够包裹和充滿我們周圍的世界。

在人際層面上，我們在最近經歷了啓示的關係中表達篤信者。在閃電打擊揭示了關係的更深層次真相，并摧毀了那些允許關係在靜態中存續、從而分隔開祭司與魔鬼的心智結構之後，我們以一種天真的態度面對重建關係之可能性，以此表達篤信者。我們明白它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繼續，因為將其維繫在一起的幻象已經崩解。但我們

既對更美好的關係充滿希望，又害怕它永遠不會如我們所願地實現。在這種背景下，作為篤信者，我們希望善用伴侶對我們產生的全新觀感：那些曾經令人厭惡和反感的部分，如今有可能成爲一種吸引力。啓示向關係中的伴侶展現：被禁忌的并非本然就是壞的，這爲我們打開了一片空間，讓我們感到可以放鬆自己，成爲更深層能量的自然通道，而無需害怕因此被妖魔化。

在一次驚天動地的事件向群體意識（無論該群體是什麼）揭示了隱藏的現實之後，對社會規範的重新評估，改變了這個群體意識如何看待其內部一貫違反社會規範的元素的方式。在社會層面上，當我們代表這個曾被群體排斥的元素時，我們表達篤信者。作為群體成員，新獲得的自由令我們同時感到解放和畏縮。我們感受到期待的沉重：要求我們超越自我感知之所是；同時也感到內在的憂慮：作為群體一員，我們此刻對自己未來可能性所抱有的希望不過是空中樓閣。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右手路徑的篤信者從裏到外都是陽光燦爛、元氣滿滿的。在歷經深重苦難之後，她呈現出真正純淨的心靈。那些曾經看似惡毒與墮落的部分，在那駭人的幻象底下被揭示爲青春、純潔、生機勃勃，完美無暇，這一切都源于她深沉且真誠地渴望一個和平、互助，充滿愛的世界。正極取向的篤信者是以天使般心智狀態重生的無意識心智，她擁抱內在之光作爲唯一的引導，將生命奉獻于她所凝視的造物者。

左手路徑的篤信者代表了人類意志最終與徹底的崩潰。對於陽光燦爛、童話般生活最後殘餘的依戀，已經消失無踪。她轉身投向黑暗。這個破碎之魂如今理解了——在她的壓迫者的意志與主宰之下的——徹底無助所蘊含的美感與滿足感。她不再是她自己。她曾暗自執守的種種偏好與依戀悄然滑落，歸于它們源起的無分別虛無。在啓示時刻，她洞悉了宇宙奧秘，發現沒有救世主、沒有仁慈、沒有可能逃離孤獨的深淵。有意識心智施加于她的要求具有壓倒性力量，她無處躲避，于是喪失所有繼續抗爭的渴望。她將自身掏空，以便適配靈性核心的冷峻惡意，並將自己提交爲聽憑壓迫者恣意差遣的器皿。

一如既往，在催化劑和經驗角色中，這些極化特徵代表的是賦能的極端對立面。它們是我們經歷一次又一次蛻變時趨近的地平綫。當我們的蛻變把我們沿軸綫進一步推進，我們對這些人格的體驗將以某種方式混合呈現，更接近極化的理想，但永遠不會完全達成。

這兩種截然對立的潛能始終存在，且以不同程度呈現在靈性的催化劑中。在它們同時呈現自身時，權衡各自的力量與潛能，正是信心的實質。即使走在右手路徑上，要信任自己也并不容易。閃電打擊之後，我們處于一個非常脆弱的狀況。那個被我們憎惡已久的隱藏自我如今浮現眼前，我們希望能夠信任這一部分曾經憎恨的自我，但我們也依然想要它消失。我們內心的魔鬼無疑是最難接納的部分。我們將傾向于想要把它們同時體驗為渴望逃脫牢籠的無辜孩童，與拒絕順從的惱人害蟲。這兩種釋放執念的動力之間相互拉扯，催生了絕望。我們對想要成爲的樣子絕望，對永不能成爲的樣子絕望，對何以從不安然成爲真實自我絕望。假設，在無止境的蛻變進程中，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達致完美平衡、成就無上正等正覺(live as fully realized and enlightened beings)，那麼靈性的催化劑中將不再有絕望。然而，完美并非第三密度的目標。在指引星中，我們將始終同時看到黑暗與光明，即便在靈性複合體內，我們也將感受此二者的衝突。光明將牽引我們趨向信任與臣服更高意志，黑暗則將牽引我們趨向懷疑與拒絕高于肉身與有意識意志的一切事物。這種張力顯化爲絕望、深刻的靈性痛苦與人類靈性尋求之路上的宿命。極少有人（如果有的話）能逃離人類處境的絕望。信心并不要求我們不絕望；信心只需要我們誠實地面對自己從內在指引星中看到的一切。隨著時間推移，當蛻變原型在我們內在覺醒，我們將學會如何選擇看到一種極性而非另一種。

30. 靈性的經驗

符號

兩座金字塔矗立在畫面的兩側，左邊是白色金字塔，右邊是黑色金字塔。白色金字塔有一扇門，而黑色金字塔沒有。金字塔之間，一輪月亮被薄霧遮蔽，高懸夜空。

金字塔前方，有兩隻彼此對視的胡狼，左邊是黑色胡狼，右邊是白色胡狼¹⁰。在畫面底部，一隻蝎子朝著黑色胡狼與白色金字塔爬行，周身被一圈光暈籠罩。

在靈性的催化劑圖像中出現的兩個三角形現在近在眼前。它們以兩座廟宇的外觀呈現，兩個靈性啓蒙的場所，一白一黑。每一座廟宇象徵著一種為從事靈性工作而設的全新且更有益的心智結構。新的廟宇將成為區隔可接受與被拒絕之物的教條，因而成為靈性的母體的下一次迭代形態。我們并不將這些廟宇視為教條，而是一種看待我們與無限的關係的新方式，此方式承諾從已阻礙與造物者接觸的舊有教條中解脫。在我們選擇的廟宇中，我們看到一個穩定的靈性基礎，從中我們能獲得對自己的全新洞見并更加靠近造物者。在人類經驗的地平綫上，這些廟宇也代表著我們每一個人已經著手進行的偉大工作：進入第三密度幻象的終極真相，作為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共同造物者承擔我們的角色。此廟宇既代表總有一天將令我們感覺被其禁錮的未來教條，亦代表從教條中解脫——使我們得以成長和構建靈性複合體。白色金字塔上的門再次表示，右手路徑更容易行走。就廟宇代表著借由靈性上升并接觸造物者（內在力量的源頭）的能力而言，白色廟宇更易進入。一個人必須在黑色金字塔中鑿出一個洞才能進入。

再次地，如同靈性的催化劑，我們處于微弱光源相伴的夜空之下。但在此處，光源是月亮，它不是像指引星一樣在天空中固定不動。月亮不能提供一個藉以判斷運動方向的客觀參照。相反，它只能提供微弱光亮。這就是靈性的經驗中靈性被遮蔽的背景。靈性的透明面向——由月光代表——是對理則之光的晦暗散亂的反射。靈性的隱藏或被遮蔽面向——由夜空及環境本身所代表——充滿了陰影、幻象、潛在的引導與隱藏的威脅。

本卡牌更令人迷惑的一點，在于沒有出現人類形象。如果我們將內在旅者想像成駕乘著一隻——從地面飛向天堂中的指引星的——蝴蝶，那麼我們面前的景象就代表

¹⁰ 譯注：此處再次出現左右定位不一致的情況，另一處是在“17.身體的催化劑”中。譯者理解這反映了作者的定位原則。當圖像中有內置視角時，以視角的左右方向定位；當圖像中沒有內置視角時，以觀者的左右方向定位。無論如何，白色金字塔與黑色胡狼對應右手路徑，黑色金字塔與白色胡狼對應左手路徑，這是沒有疑問的。

了那條旅行的路徑。在靈性的經驗中，我們拋却心智，因為在這一環境中，任何理性推演都毫無助益。這是一個男性原則原型，因此其特徵是經驗的透明，以及激活內在進化進程的能力。對我們透明的并非靈性本身的本質，因為在此原型中，它一如既往令人迷惑；相反，在此經驗中，我們意識到自己正是置身于陌生恐怖世界的旅者。由于圖像中沒有人類形象，沒有鮮明的焦點用來作為一個定向的錨點。也許蝴蝶是從金字塔後面起飛的；也許它試圖逃離蝎子；也許它從月亮飛向金字塔。

蝎子在古埃及是夜晚的主要威脅。它體型小、夜行且致命。蝎子的毒刺被認為與毒蛇的咬傷同樣危險，但蝎子不像蛇那樣有無毒的種類。此外，由于蝎子主要以嗅覺而非視覺來導航，它非常適合在夜間狩獵。因此，這一符號代表了來自靈性獵食者的毀滅性突襲之威脅——他們以毫無戒備者為食。蝎子朝向右手路徑，因為那邊的獵物更容易得手。右手路徑上的篤信者容易被騙，容易被偷襲，因此也容易被捕獵。

胡狼也是夜行動物。埃及人將胡狼與死亡聯繫在一起，因為它們常在墓地出沒，以尸體為食。胡狼不獵捕大型獵物，除非獵物已患病或受傷。它們食腐或捕獵昆蟲及蛛類。胡狼對蝎子和蝴蝶都構成威脅，但蝎子更易捕獲。因此，這兩隻胡狼代表在夜間抵禦威脅的守護者。但每隻胡狼守護各自所屬的金字塔。例如，黑色金字塔的守護者沒有興趣協助右手路徑的篤信者；這位守護者以白色胡狼出現，將篤信者引向金字塔，作為奉獻給這座金字塔主人的活祭品。兩隻胡狼的顏色表示它們在夜晚所展現的外貌。白色胡狼對於右手路徑的篤信者來說具有吸引力；它的光潔毛皮與看似可信的風度贏得了天真求道者的信任，將其引至在錯誤的廟宇中進行的奴役。黑色胡狼則質樸無華、毫無矯飾，也不刻意以誘惑篤信者的方式展現自己。它的使命是協助請求它幫助的人，但由于其外貌平庸，很少有人會受到這隻胡狼的庇護。

角色：暗夜守望者 *The Watcher in the Night*

靈性的經驗是一位暗夜守望者，守護著靈性的催化劑前行的道路。他駐守廟宇之外，抵禦兩類靈體：其一是誘使篤信者達成與其初衷完全相悖的靈性覺悟的魅惑靈體；其二是企圖摧毀篤信者并以其破碎尸身為食的陰險靈體。守望者不依賴視覺來辨識

危險的存在，而是憑藉他對周遭人影的極性與動機的微妙知覺。如同蝎子一樣，胡狼也擁有強大的嗅覺。

守望者不進入啓蒙的廟宇；他只守護通往廟宇的道路。他是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薩。他永遠警覺靈性道路上的種種威脅，但他保持警覺的代價是他無法如篤信者般凝望純粹聖光。

在右手路徑，守望者不是信心的產物，而是憂患與保護的產物。他是廟宇守護者，我們從男性的保護欲可以看到守護者的影子，尤其是父親對女兒的刻板老套的保護。他畢生暴露于黑暗險境，只為他人無需如此生活。

在左手路徑，守望者是如魚得水的欺詐師，是花衣魔笛手。他利用夜晚的陰影作為舞臺道具，變化出吸引毫無戒備者進入其陷阱的幻象。他以天真者的能量為食，這些天真者尊崇他為靈性的捍衛者，却從未懷疑他將吞噬他們的靈魂并同化他們成為奴僕以持久增長他的力量。他知曉來自下界的威脅：不論走在哪條路徑，低層星光界的寄生靈體皆會屠戮并吞噬弱者。但因為他不懼怕它們或其他界域的黑暗，那些寄生靈體更願意從右手路徑上的人身上榨取生命。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暗夜守望者常常被納入超我範疇。內在守望者的臨在，提醒我們在鮮有人踏足的信心之路上警惕其中的危險是多麼重要，主流社會規範將這條道路標為禁區有其原因。這個內在自我感到一種責任，要引導我們脆弱的、交托出去的自我抵達預期的靈性體驗之境。

在人際層面上，守望者往往表現為一個保護者，一道樹立在弱者與利用弱者的外界掠食者之間的護盾。父親在家庭中的角色傳統上就包含了保護者的職能。人際層面的守望者并不試圖讓他的同伴變得成熟老練，或者強化對黑夜中的危險的防禦力；相反，他試圖通過讓自己在黑夜的危險前變得更強來保持同伴的本色。

在社會層面上，我們通常看到以戰士形象出現的守望者，尤其體現在我們的警察部隊中。這種顯化特別具有啓發性，因為它揭示了我們對這一角色的典型表達所具有

的道德混合性，或者迷惑性。我們看到警察既試圖成爲抵禦夜間危險的盾牌，又扮演著掠食者角色——假借保護者之名利用弱者。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守望者的右手路徑上的理想是一位無私的保護者，他的行動完全以他所保護的弱者之福祉爲導向。他不追求贏得獎勵、得到地位、獲得榮譽、攫取財富，也不以任何其他外在的社會價值標志裝飾自己。他唯一的關切是成爲一位無私的衛士。在圖像中，該角色的正向極化版本以黑色胡狼出現，表明他外表看上去毫無價值。他沒有雄厚財力，沒有衆多的追隨者，也沒有顯赫的名聲。對大多數旁觀者來說，他似乎平凡無奇，但他對右手路徑的忠誠以內斂的光輝打動他人。他謙遜而真誠。他對他人造成的真實威脅具有極其敏銳的感知力，而且他不會以暴制暴。衛士知道，如 Ra 所言，“愛是偉大的保護者。”他抵禦光中危險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他所建立的愛之支持系統，就像是一道沿路手牽手的人牆，阻擋任何入侵。在極少數需要戰鬥的時刻，他絕不會越過絕對必要的界限，他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願意外傷害到那些他本應保護的人。

守望者的左手路徑上的理想是一位掠食者，他的獵捕如此隱蔽，以至于那些弱者常常從未意識到自己已被他利用。他外在極具魅力并大肆炫耀他的社會價值，包括健康、財富、地位、名氣和榮譽。他爲自己規劃的形象是個厚顏無恥的謊言，但他深信這個謊言永遠不會被揭穿，因爲他通過打磨其守護者形象，已經將真相掩藏得天衣無縫。他引誘那些渴望受到領袖保護的脆弱的尋求者進入他的軌道。隨後他在雙方之間建立起不平等的能量交換，以此確保自己能永久性地以他們的能量爲食。最終，他爲他們構建出一個觀念的牢籠，在牢籠中，即便他們確實意識到自己被利用了，也會感到毫無逃脫其影響力的可能。因此，黑色金字塔沒有門的原因有二：它代表左手路徑的啓蒙對追隨者（她將永遠是奴僕，而非領袖）而言是絕無可能的；它也代表逃脫左手路徑守望者的控制是絕無可能的。花衣魔笛手將受害者困在金字塔內，也阻斷了他們的啓蒙之路。

作為催化劑和經驗原型道德極性的普遍規律，普通人會發現他們對這些角色的表達處于上述兩種理想之間的某個位置。當然，我們自己很難承認這一點，但直面這令人不快之真相的艱難，使得跨越蛻變之閾限如此具有挑戰——如此方能蛻變。

試圖正向極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相信他自己對其角色所編造的謊言。他相信自己真誠地關心他人的福祉，認定暗夜中的重重危機是其保持警戒的正當理由，相信他的攻擊是那些威脅者應得的。但他的視野是蒙蔽的：他錯把曾宣誓庇護的弱者當作邪惡威脅。他以曾經發誓不會使用的一切方式傷害他們，不自覺地扮演了掠食者的角色。他追逐功績與贊譽，因為他認定自己憑無私的英勇而理應擁有這些。他要求他人尊重他，因為他扮演了保護者的角色，却不明白他對這一角色的真誠與奉獻自然會贏得尊重。他陶醉于社會對其表面上的領導力和成為“黑夜燈塔”的承諾的認可，而正是這種社會認可本身就是一種機制，令任何發聲反對他的人噤聲。雖然他本意良善，却奴役了他人。

試圖負向極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缺乏足夠的內在堅韌與自尊以成功地完成其騙局。在得不到自認為應得的贊譽時，他暴露出自己的不安全感。他迷戀自己精心營造的浮華形象，無法擺脫這種迷戀，也無法將這形象重構為以汲取信徒靈性能量為更宏大目標的工具。負向極化的企圖使他樹敵眾多，成為眾矢之的，這往往打破了他妄圖施加于奴役對象的控制魔咒。

圖像中呈現了守望者的一種扭曲表達：蝎子本身。詮釋蝎子意象的方式之一，是將它們視作無特定目的、但以肆意傷害他人為樂的盲目攻擊性星光體。但人類同樣具有這種心態。試圖正向極化的混合型守望者與這些蝎子同頻，因為他正是如此構想敵人形象的。已經變成蝎子的守望者，由于長期暴露于黑夜的幻象之中，心智已經失常。他目之所及都是威脅；沒有人是脆弱的，只有企圖毀滅他的掠食者。因此他時刻戒備，隨時準備攻擊任何迅速移動者。

31. 關係十

特質：護持 *Entourage*

考量這兩個角色之間正向極化的的關係。篤信者剛剛敞開心扉，坦然接受她所看到的自身命運。遠方的光吸引她前行，在超越投生自我（神聖火花，如果你願意）的造物者與無意識心智之間，開啓了一條聯結的通路——後者將成爲篤信者所迎來的靈性彙集的管道。她既不爲懷疑所困，也不爲絕望所擾。她所見如所是，全是光，這光從她那裏奔涌而出，進入顯化。守護者看到她光芒四射，一步一步踏入未知之境。他即刻認出她是行于險途的朋友。牽引她向前的光對她來說太過明亮、太過集中，以至于她無法看到道路上的敵人或困難。因此，守護者選擇將目光從光明移開，轉向黑暗。他挽著她的手臂，引導她向前，以他對道路的瞭解以及她自身的光輝共同抵禦任何敵人——但他也準備好迎接可能遭遇的戰鬥。在這種關係中，守護者與下述實體頗具相似性：“他們擁有此榮譽/責任，站在光/愛之階梯的邊緣 [的小地方]，以確保那些被收割的實體，不管是多麼困惑或無法與高我接觸，也不致于因爲任何除了光之氣力以外的原因而跌倒或墜落。”（51.1）

這種正極導向的關係類似于耶穌在福音書中所推薦的牧羊。然而，在這種關係中，自我中的兩種面向——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是同儕。牧羊人并不比羊更加進化或更高階；他只是扮演了與她不同的角色。守護者需要一個被引導者，正如篤信者需要引導之手來幫助她找到道路。彼此都在各自的角色中獲得圓滿。這種正面導向的關係之動態也體現在异性之間的神聖性行爲之中：譚崔瑜伽的修行者知道，女性身體所能達到的高潮狂喜，其潛能遠勝于男性身體。即使如此，關係中的男性也會在引導女性達到高潮中獲得滿足，儘管他自己無法親歷這種體驗。

負向極化的關係——發生在花衣魔笛手與破碎靈魂之間——是基于她的脆弱與絕望而形成的結合。他看到她已承受巨量創傷并且不再知道如何理解世界。對魔笛手而言，她的迷失狀態使她極易接受他對她的人生目標與滿足路徑的決定。他將如同傀儡師一樣掌控她，她將成爲他的附庸，完全依附于他，無法構想一種在他精心指導所灌輸的意義之外的生活。她已無處尋覓其他的滿足之源；沒有他，她什麼也不是。

而他，鼓勵她維持這種虛無狀態，這樣她就成了他意志的容器，將她的靈性能量奉獻給他的事業，甘願淪為他的奴隸。他會維持自己完美光鮮的形象，只有當她試圖超越他所馴化的角色時，才會顯示他的怒火。他將她引入自己的私藏，將其編入奴隸後宮，隨心所欲地榨取她的一切。

現在來考量這種關係中的混合（因此更常見）形態。試圖正向極化的篤信者，有著一定的信心，但很多疑慮。她瞥見鋪陳在前的命運，却因依然無法接受它是可實現的而陷入絕望：她關於可能性的信念限制了她在看似無望時持守信心的能力。她在靈性上感到疲憊不堪，不確定自己是否擁有足夠的力量在這條不得不走的道路堅持下去。試圖正向極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看到她的虛弱狀態，便急忙介入。他相信她需要他，但同時他也為她的絕望感到慶幸，因為這意味著她會很容易屈從于他的意志。他告訴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好，她是他的第一要務；但在她反對他帶領的方向、為自己發聲時，他傾向于壓制她的聲音。她對他們一同涉入的靈性領域并不完全適應，但她缺乏為自己發聲的力量。Ra 曾警告過靈性道路上的種種誘惑：“朝向自我膨脹[或]以政治、社會、經濟手段朝向組織擴張”。即使是最微弱的此類意圖，依然體現出混合取向，即傾向成為白胡狼而不是黑胡狼。

最後，也許最具悲劇性的是試圖負向極化的混合關係。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信滅者。她憤世嫉俗，心灰意冷。她不再相信任何人或任何事，時而幻想生命走到盡頭。她無法像閃電打擊前那樣繼續自欺欺人，但她也無法讓自己相信隧道盡頭還有光明。她尚未徹底崩潰，因為她并不是真的想被他人占有。她滿懷苦澀與怨恨。試圖負向極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發現了她，試圖作為戰利品將她占有，因為她看上去如此脆弱。他極盡虛張聲勢、浮華排場之能事，以承諾給她整個世界的表演，企圖俘獲她的心。茫然無措的她隨他而去，心裏想著：也許自己對於生命虛無的判斷是錯的。但她的秉性并不符合守望者的目標。她惡毒地攻擊他，即便他加強壓迫逼其就範，似乎都無法馴服她。他們兩個共同走在一條迷亂的道路上，伴隨著反復做出不情願的妥協，他們一路磕磕絆絆，關係越發惡化。他們彼此對抗，他們參與的行動以某種方式維持這是一段功能性關係的假像，但他們各自都清楚，誰也騙不了誰。

何時成爲角色

在個人層面上，這兩種角色之間的關係屬 相當傳統的靈修概念的範疇。催化劑，或曰篤信者，驅使我們去觸及內在光明之源，通常表現爲對冥想修習的渴望，例如包括：觀想頭頂上的光芒，嘗試接觸有智能但無形無相的能量與信息之源頭，無論是否借助致幻物質進入靈性世界，以及類似的實踐。這些爲觸及內在之光而付諸努力的動機，正表明了篤信者角色在我們內在被喚起，因此，恰當的回應是成爲守望者角色。于我們內在培育這兩種角色之間的關係，使我們得以走向光明的同時，以靈性紀律與分辨力爲前路做好準備。狄翁·富瓊(Dion Fortune)的小冊子《靈性自我防衛》(Psychic Self Defense)正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展示了一個活躍的內在守護者，爲確保篤信者沿狹窄和狹長的路徑前往光明，會做出的關切與努力。爲了《Ra 接觸》與 Ra 進行通靈的團隊，爲嘗試觸及光明而發展了他們自己的防護規程，包括：代表傳訊者進行的挑戰與調諧規程，代表其他成員進行的儀式性防護儀軌。內在的守護者爲前路做好準備，并在內在的篤信者邁步走入光明時保持警惕。

反之，有時我們會發現自己過于專注于靈性修行的技術細節。我指的并不是對修行進行理性思考；而是指我們過度聚焦于那些旨在守護光明之路的流程和規範上，而忽視實際踐行。守望者的舒適區在于準備工作以及對靈性環境的狀況進行細緻分辨。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將傾向于做好一切準備并按部就班地走流程，但當真正嘗試投入靈性活動時，却會感覺毫無生氣、冷淡空洞。在這種時刻，適合成爲篤信者。她擁有恰當的動機去善用內在守望者已做好的一切準備。一旦一切準備就緒，下一步便是放鬆并讓進入光明的體驗充盈身心，信任內在守護者始終睜著警戒之眼以防不測。

一如既往，這些模式將在人際與社會層面重現。在人際關係中，有時他人認爲適合進行靈性活動——某種內在（或者冥想）的修行，以觸及與造物者的合一。若此人正在表達篤信者，他們往往天真地沒有意識到從事此類工作的風險。正向極化的篤信者渴望立即投入其中。此時，我們往往適合接受邀請，相對於對方的篤信者成爲守望者，同時關注那些確保靈修正確聚焦并阻止不速之客的技術細節。同樣，當一個朋友扮演守望者的角色，試圖將我們帶入儀式性儀軌與靈性空間的精心建構時，

他們通常是在邀請我們成爲篤信者。這時，（若有共鳴）適合信任對方已將細節與防護布置周全，任由被吸引進入光明的感受全然籠罩我們。也就是說，當他人承擔起修行的保護工作時，我們便更能自在地允許自己單純地沉浸於體驗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共鳴始終是篤信者與守望者的指路明燈。篤信者必須既信任光明，也信任尋求光明旅程中的夥伴，正如守護者必須信任自己是一個真誠的守護者。

在社會層面，我們無法援引任何突出的、正向極化的篤信者與守護者之範例。社會群體幾乎總是與這一理想相去甚遠。一個扮演守護者的群體在社會中默默無聞，隱藏于平凡的外表之下。那些表達混合型守望者的靈性團體却極易識別：幾乎所有靈性組織都落入此類範疇。靈性尋求者——社會層面的篤信者——紛紛涌向這些機構，希望在自己的靈性旅途中尋得引導。他們感受到造物者的吸引，但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因此便將這些靈性組織視作引導他們道路的守護者。但幾乎如鐘錶運行般必然，這些組織終將墮入金錢、地位與權力的誘惑。在社會層面從事靈性工作已足夠困難，但想要在不喪失極性、不將篤信者引入迷途的前提下以此工作爲生，則難上加難。

32. 靈性的形意者

從 Ra 將兩條可行的道德路徑對應到塔羅意象的視角來看，在所有塔羅圖像中，對這張牌的誤解却是獨特的。除了最後一圖（奧秘#21），這張圖像上面的符號表示了所有塔羅圖像中最正面、最愉悅的體驗模式。圖中沒有可見或潛藏的危險或傷害性元素。因此，評論家們在普遍假設“只存在一條可行的道德路徑（右手路徑）”的前提下，便將這張圖的喜悅視爲成功走在這一路徑的象徵。這種傾向被近來越發流行的將 22 張圖像解釋爲綫性進程的傾向所加劇。由于此牌在序列中出現得如此靠後，似乎太陽應該代表自我與自我的終極融合，即煉金術婚禮(alchemical wedding)。我不會否認這些符號所表達的快樂與喜悅，但正如 Ra 對原型的教導所建議的，我將通過兩條路徑的角度來解讀這些符號。在《Ra 接觸》中，Ra 對這張牌的闡述極少，但（在 80.17 中）他們描述這一角色爲：“靈性的形意者是那鮮活的實體，它放射或吸收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放射給其他(實體)或爲了自我而吸收。”因此，根據 Ra，對這些符號的解讀必將與塔羅傳統分道揚鑣。

符號

一男一女站在花環中央，男子在女子右側，女子在男子左側。他們手牽手，彼此凝視。男子胸前繪有飛鳥紋飾；而女子胸前則飾有一個安卡十字。他們上方，太陽光芒萬丈，太陽內部是一枚林伽—尤尼（Lingham-Yoni，性結合）符號。兩人衣著輕薄，面容青春煥發。

胸前繪有飛鳥的男性形象，與先前我們在心智的經驗（奧秘#4）中看到的是同一意象；同樣地，胸前有安卡符號的女性形象，與我們在心智的賦能者（奧秘#2）中所見是同一個。這些意象可能暗示這兩個形象分別是有意識心智與無意識心智。但我認為并非如此：這一原型中可獲得的體驗并非心智層面的——它不具有概念化、邏輯結構或敘事關係的特徵。另一個解讀是二者代表的是靈性複合體的兩個面向——透明的（男性原則）與隱藏的（女性原則）。他們雖然是與之前相同的形象，這裏却代表了被遮蔽的靈性的兩個面向，而非被遮蔽的心智。飛鳥象徵的是，通過靈性的男性原則的活動，內在的見證者從地面飛升，與造物者合一。同樣，安卡十字則表示，通過被罩紗遮蔽的投生經驗，女性原則的力量與豐沛資源從造物者的無限界域一路傳遞至顯化之中，并回歸。

花環首先顯然是一個靈性圓環，它勾畫出神聖界域與塵世空間的邊界。兩人站立于靈性圓環之內，表明從靈性複合體的視角來看，整個生命皆在神聖界域中展開。它由花朵構成，昭示了靈性體驗的自然之美、豐饒多產與優雅。

此二人在陽光明媚的自然環境中牽手相依：他們在野餐。我曾問過一位錫克教的朋友：人生的目的是什麼？他回答：去跳舞吧(to boogie)。這個看似輕率的回答，意在表達與造物者深度聯結的體驗，感覺就像把整個生命都看作一場派對。靈性複合體的本質就是去享受生命，“感受活著”，正如我們日常所言。在這種狀態下，工作不再是負擔，而是樂趣；人際交往不再寡淡，而是甘美。在此，我們看到原初的自我與他者（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透明的與隱藏的）共同歡慶。

思考 Ra 的一段話（19.17）：“有些實體愛那光。有些愛那黑暗。這件事的重點是：有獨特的、無限各式各樣的造物者，在經驗中選擇并玩耍著。好比小孩子去遠足野

餐。有些小孩享受野餐，發現太陽是美麗的，食物是美味的，遊戲新鮮有趣，在造物中喜悅地發光著。有些則發現夜晚是可口的，他們的野餐是：其他實體的痛苦、困難、苦難，以及檢視自然的乖張處(perversities)。他們享受不同的野餐。所有這些經驗都是可得的，由每一個實體的自由意志去選擇玩耍的形式，愉悅的形式。”

這段引文揭示出：我們眼前看到的野餐不應——如評論家們常做的那樣——被解釋為根本上屬 右手路徑的體驗。我們在此看到兩個選項，一如往常由圖像兩側各自代表。一種傾向是將男性原則解讀為右手路徑、女性原則解讀為左手路徑。但我發現這種解讀沒有揭示任何有幫助的內容。更有幫助的思路是考量前四個原型，即形意者的四個器官。這些原型中，我們看到女性原則被揭示，看到携帶著被遮蔽的靈性信心的純粹驅動力量之男性原則被呈現。在靈性周期，左手與右手路徑之間決定性的分野在于：透過被遮蔽的靈性散發出的內在之光被如何使用。在右手路徑上，男性原則（透明的靈性）接納她運動的方向，并引導她沿路前行，協助抵達她自己選擇的願景。在左手路徑上，男性原則掏空并接管女性原則，將其作為執行他自身意志的容器。因此，在右手路徑中，男性原則輻射自己的光來協助女性原則；而在左手路徑中，女性原則將自己的光獻祭給男性原則的目標。

因此，二人牽手凝眸的意象兼具正極與負極的解讀。這種肢體語言寓意尊崇。牽起他人的手并凝視對方的眼睛，是一種放下自我、尊崇對方于自己之上的行為，是一種在他人之中消融自我的表達。由于男性原則代表著原初的自我，這個意象似乎本質上地必然屬 右手路徑。但若將其反轉，從左側視角來看，那麼這就變成了原初的他者（女性原則）在尊崇原初的自我（男性原則）中迷失自身。因此，我們看到，兩條路徑在靈性中被揭示為本質上互為鏡像、互為倒影。尊崇女性原則會產生一個和諧、接納、充滿愛的世界，因為她內在承載著一個隱藏的真理：一的法則本身。另一方面，尊崇男性原則則會產生一個規訓、控制與壓迫的世界，這是由于拒斥了女性原則所蘊含的終極隱藏真理。簡而言之：尊崇女性原則將實現罩紗兩邊的平等，因為女性原則是隱藏在罩紗後的實相之真理的活生生表達。尊崇男性原則將導致女性原則被征服，因為那真理本身對男性原則隱藏。那麼，在右手路徑上，我們尊崇女性原則，而她在被尊崇時自願禪讓王位，因為她更樂意與男性原則平等相待。

最後，太陽一如既往代表內在與超越存在的理則。無論我們選擇哪條路徑，它都以支持之光照耀，為第三密度——以純粹之心去追求的——體驗，提供它的愛與光，無論右手還是左手路徑。在任一路徑中，恆常進行中的靈性體驗，是靈性的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永不停止的、無上歡喜的交融。

角色：慶典者 *The Celebrant*

靈性的形意者這一角色比較難以描述。考量靈性小周期所描述的靈性複合體之經驗性元素。女性原則的黑暗被有意地隱藏，因為它是被禁忌的。在這個被隱藏的狀態中，靈性的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彼此對立，却彼此困鎖。突然間，靈性之光將那禁忌的真實本質向男性原則揭示出來，打碎了將他們雙方困鎖在黑暗中的鎖鏈。作為回應，暴露的靈性之女性原則感到被向前牽引進引力吸引的方向：她要麼卸下偽裝，允許真實的自己被看見；要麼靈性崩潰，自暴自棄，屈從強制。看到女性原則的境況，男性原則將選擇：要麼挽起她的手臂，幫助她更加真誠地釋放內在之光；要麼趁虛而入，誘捕她為奴。這些便是靈性的形意者的內部動態。它們同樣也是派對中的戲劇性動態的典型寫照。當我們在慶祝的氛圍中放縱歡娛時，狂歡會使我們的內在魔鬼顯現於眾人面前，那些我們曾對自己和他人隱藏的面向暴露出來。我們與派對上的同伴們，要麼護持脆弱者，要麼利用他們。

可以說，靈性的形意者這個角色所代表的自我，本身就是一場鮮活的派對。請注意，我對派對一詞的解讀是廣義的，包括任何一場旨在共享歡娛的個體聚集。一個派對總是具有它的氛圍。我們一經踏入場域便立即感受到一個派對將是什麼氛圍。一個派對的氛圍將決定在場的人們如何應對魔鬼暴露時所上演的戲劇。若我們在派對中的朋友和同伴是有愛的、支持的類型，那麼無論我們揭露出怎樣的內在魔鬼，都無法動搖他們對我們的愛。於是，暴露反而使派對的參與者們比以往更加緊密相連。他們在彼此面前卸下偽裝，幫助彼此盡可能純粹而深刻地僅僅成為真實的自己。這樣的氛圍阻止參與者利用弱者，不僅因為這種行為在社交上被貶斥，更因為派對的氛圍具有感染力：一個支持性環境所營造的感受會進一步強化派對參與者彼此護持的意願。

因此，對靈性的形意者這個角色最恰當的理解，是具有一種特有的、富含感染力的氣場。我稱這個角色為慶典者。這個詞通常是指儀式性儀軌中的主禮人，但我在此賦予它更廣義的內涵：它是一種每時每刻慶祝生命之喜悅的存在狀態。慶典者無須完成任何特殊任務，也不關心任何成就。慶典者來了就起舞。他們完完全全活在當下，被吸引的人們對慶典者之所是感興趣，并非因為他們做了什麼。對慶典者而言，喜悅的經驗與神聖的接觸完全是一回事。這并不是說每一個片刻對慶典者都是神聖的，而是說神聖總是以喜悅的樣貌呈現。或者一針見血地說：神聖通過喜悅之偽裝而被識別。慶典者享受第三密度的生活，享受通過第三密度生活來體驗造物者之光。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氣場已朝某一方向純粹極化；這僅僅意味著慶典者有一種氣場，并樂在其中。一個純粹極化的氣場，必須通過蛻變的千錘百煉。慶典者無法改變自己的氣場；他們只能活出自己的氣場。

層面

在個人層面，慶典者便是我們自身的個人氣場。這種氣場，是造物者之光穿過我們的靈性的催化劑與經驗過程後，所整合并顯化出的結果。我們每個人都以特定的方式處理內在魔鬼及魔鬼的袒露，我們處理這一切的傾向性，便構成了無論走到哪裏我們都隨身攜帶的振動印記。正如無意識心智中的隱秘思想不可能完全隱藏，即使對他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的深層本性——無論是否已經朝某一方向極化——也同樣無法對他人隱藏。我們作為人類的道德品質始終展示在外，他人在與我們交往時可以感受到它。這就是我們的氣場。這就是靈性的形意者。

當我們在與他人關係中，歡迎他們進入我們的靈性存在狀態時，人際層面的慶典者得以表達。這經常發生于當有人登門拜訪我們時。我們會情不自禁地進入并表現出我們慣常的存在方式，向他人揭示我們是如何在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中體驗并獲得愉悅的。我們作為靈性存在之本真樣貌，便體現在我們如何與他人交談與接觸、如何對待小動物、如何布置自己的居所等等。或許我們有時會從傷害他人中獲得快感；或許我們有時會從幫助他人感到安全中獲得喜悅。每個人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振動印記，帶著他們獨有的種種道德傾向之混合形態。所有這一切共同形成了我們向他人散發出的氣場，一種通常具有道德混合性的氣場。

在社會層面上，我們作為團體或社群代表試圖吸引他人加入時，并非憑藉任何特定的外在行動、共同信念、價值觀體系甚至引起好奇，而是憑藉一個本然的能量契合的關係，此時我們表達社會層面的慶典者。也就是說，作為社會層面的慶典者，我們吸引（或排斥，視情況）他人，僅僅是因為對方喜歡（或不喜歡）和我們在一起。社會慶典者的角色是帶大家一起嗨皮。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如 Ra 所言，這一角色的本質是要麼輻射造物者的愛與光，要麼吸收它。這是我們在表達慶典者角色時，在可觸及的光譜上的兩個極端。右手路徑的慶典者是獨角獸。他們將使他人感受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他們自己。僅僅靠近獨角獸即被賦能，因為獨角獸本性中的魔力會感染他人。獨角獸深刻且徹底的自我接納、以及向外輻射造物者之光的能力，使得他人與獨角獸的振動同頻。唯一會被獨角獸排斥的人，是那些已經投身左手路徑的人，這些人認為如此徹底的自我接納令人作嘔。

左手路徑的慶典者是吸血鬼（或魅魔 Succubus、夢淫魔 Incubus、鷹身女妖 Harpy 等等）。這一角色在表面上極具吸引力：一個人被完美打磨成他們意欲成為的樣子。吸血鬼有多迷人就有多可怕。進入其氣場者，立刻感受到吸血鬼的磁性引力，誘使他們釋放自己偏好的振動狀態，轉而進入吸血鬼的振動狀態。如果某人曾經不會沉溺于壓制與傷害他人，甚或傷害自己，吸血鬼的傳染性能量使其與某種視角對齊，從中他們能在這些行為中找到快感。受害者自願將自己獻祭給吸血鬼，因為吸血鬼的快感在某種程度上與受害者被獻祭的快感一致。

混合極性的慶典者——無論意圖正向極化或負向極化——總是處于個人崇拜的中心：他們是“假上師”。這裏我們看到多數人經歷的普遍的靈性困惑。他們感到被假上師提升、關愛、接納與支持，但他們也感到被利用、否定、控制與剝削。這些矛盾感受不會同時發生，而是在與假上師互動的體驗中交替出現。這個角色的靈性表達從根本上是混雜的，有時是正向的，有時是負向的。不論這種表達多麼混雜，它依然強大并具有影響力。跟隨假上師的人，往往會與其能量共振，傳播相同的靈性混淆，

并延續那些使人們依附于假上師的同樣虐待模式：今天是愛的轟炸，明天是公開羞辱；此刻慷慨賜福，緊跟榨取與奴役。

表達混合極性（或扭曲？）的慶典者的另一種方式，是通過痛苦體現。這一原型通常被歸類為喜悅的體驗，但喜悅僅代表右手路徑極化版本。慶典者是靈性愉悅的造物。他沉浸在生命體驗之中。但慶典者的喜悅取決于其氣場。“禍不單行”這個成語，描述的正是沉浸于精神苦惱或歡愉缺失之人。沉溺苦楚的慶典者將吸引同類者，如其他類型慶典者一樣傳染性擴散其氣場。

33. 關係十一

特質：陪伴 *Company*

旅者從不孤單。無論去往哪裏，她皆通過自我及他者自我與造物者為伴。旅者始終臨在于自身，因為她恒常觀照客觀自我。在靈性周期中，這個客觀自我，是客觀自我與其所選環境的整體共振印記。我稱這種關係為陪伴，因為旅者對一個靈性領域的造訪，就是與該領域的存有為伴。旅者是慶典者派對上的客人。由于慶典者分享愛與光的方式具有感染力，旅者一旦進入慶典者的靈性能量網絡，就會把這能量網絡視為自己的。她生活在同樣的靈性圈層內，秉持相同的虔敬與不敬態度，如同慶典者與生俱來那樣。慶典者即慶典者之所是，他向所有同伴分享其根本特質。慶典者向旅者分享其存在特質，同時向她展示并鼓勵她享受生命之喜樂。雖然我為指代清晰而使用性別化代詞，但這不是一個具有性別取向的關係。這是跨越罩紗兩邊的關於自我認同的關係；而不是僅憑自身就試圖穿透罩紗的關係。慶典者希望向旅者展示如他一般生活的喜悅：這是一種近乎福音布道的關係。無論是走右手路徑還是左手路徑，分享一個人的基本生命視角的行為都是一種服務，因為路上更多的同伴——即使在左手路徑上——使得一路前行更為輕鬆。從這個意義上講，慶典者試圖向旅者推介自己的存在方式，展示此方式為何優越。因此，如同旅者的所有關係一樣，這是一種教學關係。

在這段關係的初期階段，旅者生活在慶典者羽翼的庇護之下。她理解慶典者享受生命的方式（無論是通過支持、虐待，或是最常見的兩者混合）是客觀上正確地享受

生命的方式。換言之，旅者無法想像以任何其他方式生活；她無法想像自己以不同于慶典者的方式來獲取快樂，因為她把他的價值觀當作自己的。慶典者在如何享受人類可得靈性能量的精微細節上經驗豐富；他向她展示她未曾設想過的在體驗中享受歡愉之法。

最終，旅者將逐步掌握慶典者傳授的振動印記。她對此不再陌生；在慶典者的靈性領域中，她已適應環境。隨著熟悉度的增長，慶典者在她眼中的形象越發渺小，不再是初見時那般偉岸的存在。她開始對他的娛樂方式感到厭倦，因為其歡愉的根本性矛盾已經開始向她自行揭示。她可以洞察到，他在人際關係中沉溺于無償給予與狡詐索取的雙重傾向如何在他心中製造了痛苦。他獲取生命歡愉的方式給他帶來了本不必要的痛苦——如果他能夠捨棄其中之一而選擇另一類。但是，慶典者只能成為慶典者，他無法改變自身的這一點。看到這一根本矛盾，以及這一矛盾給慶典者體驗造物者本然喜樂的能力構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礙，她對他心生憐憫。她看見其整個存在方式特有的悲劇，却對此無能為力。于是，她收拾行裝，在她的旅程中再次出發。

正如所有形意者/選擇關係關係中的情況，旅者并不能一走了之，即使她想這樣。從此處通往下一個形意者的旅程充滿艱辛，跨越其間的闕限需付出相當的努力。隨著她對慶典者的失望不斷加深，蛻變原型逐漸開始活躍起來。

何時成為角色

在個人層面上，慶典者是一種以特定的方式參與到靈性的賦能、催化劑與經驗進程中的穩定傾向。當我們的魔鬼通過炫目的啓示而暴露出來，我們會以相同的方式、一貫地回應這一事件，這種回應正落在道德極化光譜的某個位置上。這一回應方式的特徵表現為我們如何沉溺于道德光譜上可得的歡愉。靈性體驗中特有的戲劇性啓示，是邀請我們去享受意識的道德極性狀態。每當我們身處這種戲劇性展開中，實為觀察自己道德快感之所在的合適機會。此時，成為內在的旅者是恰當的。行走于道途要求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與自己拉開批評性距離，從而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蛻變。但內在旅者只有在我們仍然身陷正在展開的事件之中時，才能發展出批評性距離。

旅者擁有細緻覺察的能力，既能覺察我們汲取世間歡愉的方式，亦能識別我們特有的方式中的矛盾之處。旅者臨在于并專注于她正在享受的事物，這使她能夠覺察自己究竟對什麼越來越不感興趣。

從這個關係的另一面來看，內在旅者是主觀見證者，臨在于其覺知中發生的靈性現象。雖然與客觀自我發展批評性距離是成長的必要部分，但認同于客觀自我同樣不可或缺。見證者必須首先誠實地與慶典者的生活方式融為一體，使得“我”與“我看到的我”親密無間。然後，在見證者收集完慶典者此輪迭代之特定振動中的所有經驗之後，見證者與慶典者之間的批評性距離將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來。然而，如果旅者從未進入其靈性體驗，那麼成長與蛻變的過程永遠無法啟動。如果我們發現內在見證者處于與人生喜悅脫節的狀態，無論該喜悅是負面（如幸災樂禍）抑或正面（如同理共情），此刻適宜成為內在慶典者。內在慶典者沉溺于此般道德歡愉乃其本性使然；臨在于這些感受狀態無需任何努力或刻意。如果我們想要繼續自己的內在進化，我們的見證者需要全然開放去接受慶典者者提供的所有課程，并相信批評性距離終將在沿途某處發展出來。

在人際層面上，有時某人以迷人的生之喜悅(joie de vivre)打動我們，我們欽慕他們表現出最深層面的真實樣貌與鮮活狀態。這種欽慕標志著我們內在渴望認同他們，去學習如何像他們一樣感受生命活力。如果我們確實感受到這樣的欽慕，此時適宜成為與對方關係中的旅者。這種對他人生之喜悅的自然表達的傾慕之情，表明他們身上有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所以進入旅者角色將使我們變得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旅者本質上無法自我覺知，正如眼睛無法看見眼睛。反之，旅者看向慶典者來發現自己。如果我們真正想要感受以他人方式享受生活，這是必要的意識框架。

同樣地，有時他人被我們所吸引，純粹是因為我們本然的存在方式，而非其他任何原因。他們在我們身邊感到更有活力，并希望持續這種感受。我們很容易將此類人視為惱人的害蟲，因為他們在享用我們的個人能量。但如果我們進入慶典者角色，那麼陪伴就受到歡迎，因為旅者的出現使得慶典者能夠放大自己的感受狀態。旅者是觀眾，如果沒有觀眾，慶典者的演出就缺乏意義，也因此沒有感染力。

在社會層面上，我們常常可以在藝術表演和觀賞性體育運動中看到慶典者/旅者關係。在這些場合中，慶典者并不存在于表演的故事綫之中，也不存在于特定外部行為背後的經濟鏈或因果鏈裏。慶典者存在于活動的整體氛圍之中。有些現場表演，僅僅由于表演者們集體的振動配置，便將我們深陷于他人的苦難與屈辱之中。另一些現場表演，只是因為表演者個體的道德取向，帶動觀眾沉浸于分享與接納的感受中。無論我們身處哪種表演，進入相應的角色是適宜的。成為慶典者并不要求我們已然道德上完美（即純粹極化）；我們只需誠實地呈現出與道德戲碼相關的自身深層感受狀態。反過來，成為旅者則要求我們允許自己被他人表演的靈性特質深深打動：我們感受他們的感受；我們的靈魂映照他們的靈魂。社會層面的慶典者通過表演為他人創造難以忘懷的體驗——不是靠偽裝或演技，而是通過將自己的深層感受狀態融入到表演之中。區別在于，例如音樂家是否成為慶典者在于其演奏的音樂是否有靈魂。

34. 靈性的蛻變

符號

三個人類形象從一個敞開的石棺中升起，他們全身緊緊纏繞著裹尸布，四肢無法動彈。第一個出現的是男性，第二個是女性，第三個是兒童。在畫面左上角（以人物的視角為準，以觀者視角是右上角），一個有翼形象頭上燃著一縷火焰，朝右下方吹響號角。吹號手散發出光芒。在此圖像的多數古老版本中，一面繪有十字的方形旗幟懸挂在號角上。石棺上裝飾有聖甲蟲。

評論家們對這幅圖像大致有兩種常見解讀。第一種解讀與它的傳統標題“最後的審判”吻合。在這一解讀中，根據基督教神學，它代表來世于天堂誕生。由于這種解讀未能體現第三密度內的任何元素，我視其為圖像的最高宏觀層面，也是幫助最少的思考路徑。另一種常見解讀認為這幅圖描繪了靈性重生，這一解讀與我的思路吻合。

男性與女性人像一如既往地代表人類經驗中被遮蔽面向與透明面向。兒童則象徵著當兩性面向最終相互融合時蛻變而成的統一靈性體。這個孩子當然是雙親結合產生

的後代。三人都被束縛、無法活動，表明在這一原型的能量中，處于全然無能為力的狀態。唯一可行的動作就是停止掙扎，只是允許這個過程發生。

石棺本身呈矩形，代表著物質幻象。或許有人會認為石棺開啓、人物從中浮現意味著脫離幻象。再次說明，我認為儘管此解讀正確捕捉到了圖像涵義的最高宏觀層面，但未能窮盡其義。物質幻象是一種受限的體驗。人類身體限制了靈性的能力，而靈性的自然狀態是無盡的自由。我們被脆弱、有心無力、短暫壽命，以及精心設計的分離幻覺所束縛，這些都是第三密度的特徵。石棺代表所有這些限制。從石棺升起，並不是擺脫限制。這是靈性周期，因此浮現的人物并非身體或心智——他們是靈性本身。身體始終是身體，在復活前帶著所有的第三密度限制，但靈性不必受那些限制的束縛，它始終可以觸及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永恒影響。靈性持續為身體賦予靈魂，但一俟復活，便不再感覺被困于其中。

繪有十字的方形旗幟重述了上文對石棺的解讀。正方形象征物質幻象，十字代表在第三密度中犧牲的必要性。當我們來到十字路口，我們可以選擇向右轉、向左轉或照原路繼續直行。因為在兩種道德極性間作出選擇是當下之存在的基本主題，這三種選擇是僅有的選項，選擇其一意味著捨棄其他。所以即使復活之後，在受限的世界作出選擇的必要性并未消失。犧牲完成後，我們繼續我們的工作。

聖甲蟲體現了這一原型的循環性特徵。聖甲蟲是一種蜚蠊。古埃及人將其與延續和復活聯繫在一起，因為屎殼郎會在糞球中產卵，新孵化的幼蟲出生時便被食物所環繞。因此，聖甲蟲獨具辨識度的行為圍繞著產育下一代的循環進程展開。靈性的蛻變不是一勞永逸的現象，它周而復始地發生。

吹號手自彼岸發出召喚；它是深入靈性複合體并將其向自身提升的太一無限造物者本體。那放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新世界，以意義與目標將其充實。吹號手的召喚將木乃伊狀的身體拉出墓穴，掀掉棺蓋。號角指向卡牌的右側極為關鍵，因為只有右手路徑的行者才能聽見這樣的召喚。左手路徑極化者對超越自我的任何影響皆封閉，因為那些影響被視作虛幻或不受歡迎而被拒絕。在右手路徑上，我們被超越自我的存在召喚；而在左手路徑上，我們必須召喚我們自己。這使得左手路徑的蛻變極其

艱難：當一個人被捆成一顆粽子時，要如何依靠自己掀開石棺？我們再一次看到了走左手路徑固有的困難。

角色：先知 *The Prophet*

這個原型的角色關乎最深層次的靈性召喚。雖然卡牌圖像強調的是蛻變的最終結果，但石棺開啓之前的階段對理解這一原型同樣重要。靈性召喚響起的背景，正是我們處于活死人的狀態。在從墓穴升起之前，我們被封閉其中，受困且無力逃脫。我們並沒有在身體或心智上死亡，但對靈性來說，我們仿佛已經被活埋。沒有興奮，沒有喜悅，情緒呆滯，完全擺爛，生不如死。我們在靈性的墳墓中躺平，只等身體死亡，常常絕望地期待死亡越早降臨越好。這種活埋狀態可能表現為臨床抑鬱症——前提是抑鬱並沒有潛在的神經或荷爾蒙原因。以這種活埋狀態為特徵的空虛與無意義感通常沒有明顯緣由。我們只是完全沒有做任何事情的欲望。

須知墓穴正是物質世界。被困墓穴就是被困在物質世界。感受被困于物質世界的方式因人而異。無論身處何境，我們都感覺受困于物質身體的限制、此世投生的限制、無可逃避的責任的限制。這些限制絕無可能消失，那麼問題在于感到如此困頓時如何繼續生活。

我稱這個角色為先知，因其經歷了《聖經》中的先知們所經歷的孤立與折磨。當我們稱某人為先知時，往往是以回顧的視角：我們只看到最終結果，却未見其被廣泛承認為先知前所經歷的艱辛。通常，先知們在世時并未獲得榮譽與尊重。他們被當作怪胎排斥在外。而靈性被活埋的活死人狀態正是先知生涯的必經開端。在這個角色的初始階段，沒有什麼可以再失去了，因為一切都無所謂了。先知曾經喜愛的一切不再能令他興奮。先知的欲望在眼前消散，靈性的寂靜降臨。只有在這種靈性活埋的狀態中，召喚才能够被聽見，因為物質享受和人倫之樂的喧囂會淹沒召喚。

但先知的麻煩並不會因聽見召喚而結束。一旦識別並理解了召喚，下一階段便是抗拒。這個召喚要求先知徹底重新安排其獲取生命愉悅的方式：它召喚他們在左手路徑或右手路徑上趨向更純粹。當先知明白所被要求之事時，他們會猶豫退縮，因為這與社會接受的處世之道背道而馳。回應召喚將遭到社會的鄙夷。此外，先知往往

會認為自己不能勝任賦予他們的靈性召喚。聖經中的先知們經常拒絕造物者的召喚，因為他們覺得自己配不上成為造物者的僕人。這項需要他們的任務似乎遠遠超出了他們的能力。召喚呈現的選項，并非在於左手與右手路徑之間的選擇。而是先知聽見一條路徑的召喚，他可選擇要麼接受，要麼繼續留在墓中（即中間之路）。

聽從召喚只需持續傾聽。就行動而言，我們所需要做的，只是隨順那股攜帶我們向前進入召喚之源頭的流動。圖像中，男性最先浮現，因為靈性的男性原則最可能阻礙蛻變。這一部分自我敏銳地意識到自身的局限以及試圖投身靈性工作的危險。我們能夠清晰感知到的自身靈性之小小切片，往往會抗拒召喚——要麼將其屏蔽，要麼試圖借助那些陳舊、熟悉的娛樂復活過去的生活方式。這些當然都不會奏效。先知必須允許蛻變發生。如果他們成功，那麼石棺的蓋子便會開啓，一個充滿嶄新與迷人的歡樂的新世界將顯現。

層面

在個人層面上，當我們開始直面生命中那些完全無法改變的方面時，我們表達了先知。這可能是身體殘疾、難以逾越的財務困境、未竟之夢，或是永失所愛。以石棺出現的物質幻象，代表了可能是無能為力、無法改變的事物。我們可能一直祈求改變它的奇迹出現，但最終我們必須學會在無法改變的限制中依然熱愛生命。這並不是當限制不存在，而是快樂地活在限制中。內在的先知必須捨棄水中撈月的執念。儘管在靈性的催化劑原型中，在看似絕望時保持信心揭示了前方道路；而在這裏，此等信心反成阻礙。在內在層面，我們通常將這一角色的重生階段表達為發現新的快樂之源、新的生活意義、新的使命。

在人際關係中，我們通常在關係的危機時刻表達先知。在這種表達方式中，關係中雙方各自呈現出先知的一面：一方為男性原則，一方為女性原則。正如靈性原型的常態，這種關係是深度并行的：雙方都體驗到無法再像從前那樣享受這段關係，也都被無力逃脫現狀所困。雙方的區別在於，一方在開關係的倒車，將這段關係困在墳墓中，而另一方則被對方拒絕改變的重壓卡住。這種情形在無歡無愛的婚姻中最為顯著，雙方僅僅因為彼此依賴而彼此忍受。他們的關係不是仇恨彼此（如魔鬼原

型中的情形），毋寧他們只是對彼此感到徹底的乏味。一切都是例行公事，一切都了無生趣。解決他們之間的死寂，通常不是通過任何外在的改變——他們并不需要分開。而是允許他們對生命之喜悅的開放度發生轉變。允許自己被從活死人狀態中召喚出來，將使這段關係（那個孩童）得以誕生為全新的、不可限量的存在。

此關係的社會層面是人際層面的放大版本。一個組織曾經激情四射、全力以赴，現在却老態龍鍾、夢游般地重複著日常程序。組織早期所具有的生命熱情與活力如今已消失，每個人都盼著煎熬早日結束，儘管他們仍依賴于它的繼續存在。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如卡牌的圖像所示，右手路徑的先知等待來自超越個體、超越投生自我的召喚。我將更深入地探討這個概念。在左手路徑的圈子中，向更高力量敞開自我被認為是右手路徑最具辨識度的特徵。由于第三密度的單紗機制，內在見證者（旅者）只能從個體、投生自我的視角觀照實相。旅者的蒙眼布阻礙其看見一個更廣闊的真相——自我與太一無限造物者本就是一體的。旅者至多能（通過心智）相信合一，（通過靈性）感受造物者的臨在。然而，作為第三密度的存有，我們將始終被限制在我們的肉身視角，僅僅偶爾獲得啓示的靈光閃現。無論自稱開悟者如何宣稱，與造物者完美合一的體驗衆所周知是短暫的。即便在這些體驗之中，自我與造物者合一的感受就像是消融于造物者的浩瀚之中。正是“在造物者中消融自我”的這種觀念，是右手路徑聯結造物者的表達，此觀念捕捉了自我視角（內在旅者）與超然造物者的區別，儘管合一的感受是此類神秘體驗的特徵。只要我們談論“一個可能令人融入其中的造物者”是有意義的話，那麼，這個造物者就是超越個體自我、超越投生自我的源頭，右手途經的先知等待著來自這個源頭的召喚。

右手路徑的先知自身無能為力。個人意志和動力顯示先知的肉身並不具備任何特殊能力。他如同所有其他人類一樣具有創造力和才幹，但他所有努力都因身體技能與心智敏銳度的限制而被折損。再者，但凡他動用個體、投生自我的資源獨自完成之事，都已經被他自己那些隱藏的欲望所染污。即便他一心想成為右手路徑上的道德純粹之典範，他所有的個人成就看起來都是其自身混合極性的表達。正如基督教的

說法，他永遠活在罪中，沒有盡頭。面對一心成爲心之所向的可能性破滅，先知的活埋體驗是對自身存在的絕望或抑鬱。所有生命中的歡愉都已崩塌，變成對絕無可能如願生活之冰冷哀悼。于此境地，如戒癮十二步療法的前三步所示，他承認自身無能爲力，將生命掌控權讓渡于超越自我之造物者。每一個蛻變原型都涉及放下一些東西以使角色可以繼續前行。在這裏，右手路徑的先知必須放棄“他擁有自己人生的掌控權”之妄念，乃至“嘗試行使掌控必有獲益”之錯見。在墓穴之中，他必須學會完全信任造物者。當他找到了這種信任，召喚將響起，墓穴將開啓，造物者的更高意志將充盈其身，授予他沉浸生命歡愉的全新方式。對造物者的信任要求先知放下對物質世界之限制的所有情緒，接納這些限制就是現實中的鐵律，直至身體複合體消失，這些鐵律才會消失。我的合氣道教練的師父曾說過一句話，我認爲它捕捉到了右手路徑中靈性蛻變的精髓：當生活遞給你檸檬，學會愛上檸檬。

左手路徑先知的路途相對更難行走。對他而言，沒有什麼存在是超越個體、超越投生自我的。沒有什麼更高力量存在，縱使有，他也毫無意願將自己消融于那個更高的力量。在左手路徑中，活埋的體驗并非個人無力的感覺或遠離造物者。這是先知由于自身的弱點與缺陷而被他人之手造成的靈性傷口的劇烈潰爛。他人對他施加的威權，以及他們從他身上榨取的能量，鬱積成憤怒與自我憎惡的腫塊潛伏在他體內。這種靈性上的潰爛將不斷持續，直到他內心激起一種強烈的感覺：如果他想終結自我憎惡的循環，那他體內的某個部分必須一勞永逸地根除。正是這粉碎內在軟弱、彰顯碾壓對手之力量的意志，召喚他走出墓穴。你可以想像此般場景，木乃伊般的男性原則自我撕碎裹尸布、以毀滅性一擊破棺而出。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爲克服和粉碎自身內在弱點而激發出的意志，在文學與電影中常被塑造成一種英雄式的美德。我們崇拜這種左手路徑的理想，却未能辨識其本質爲負向極化，正反映出我們這個世界深刻的道德混亂。

練習

墳墓是你在物質世界中無法改變的事物。它是那堵你不斷用頭撞擊的磚牆，只因爲你無法接受其唯有在因緣具足之時才會倒塌。它是生活遞給你的檸檬，你拒絕接受它本來的味道，于是不斷加糖來製作檸檬水。聽見打開墳墓之召喚的方法是承認你

就在墳墓之中。只有在靜默中，你才能聽見召喚；這意味著你必須停止對抗物質現實不可撼動的性質。對生命中那些堅硬的限制，你需要的不是忍受，而是慶祝；其方法如同學習喜歡某種食物：全神貫注于其存在，學會把它看作是令人愉悅和有吸引力的，而不是令人反感和排斥的。這并不要求你降低與他人之間辛苦建立（或許迫切需要）的界限。我們生活中的限制，并不是直接由他人惡意強加于我們的。永久性傷害，即使是由他人造成的，一旦降臨到你身上，便不再回應那個人。它已成為必須去面對的獨立存在。學習去喜歡生活中的那些堅硬限制，是一項緩慢的工作，改變自身品味是一個神秘的過程。但這仍然是必須完成的功課。那麼，你的檸檬是什麼？你曾如何嘗試製作檸檬水（容忍檸檬）而非學會享受檸檬本來的味道？你的磚牆又是什麼？如果你接納自己不具備推倒磚牆的力量，會發生什麼？

35. 靈性的大道

符號

一名身穿白衣、跪姿女子彈奏一架三弦豎琴。其上方，帶翅膀的合體林伽-尤尼在天空翱翔。林伽-尤尼周圍環繞著一個花環，花朵外圈被組成斯芬克斯的四種生物之頭顱環繞，分別是：人、獅、牛、鷹。在 Zain 與 Fatham 的版本中，豎琴上有一顆戴王冠的男人頭顱；然而，在 Falconnier-Wegener 和 Saint Germain 的版本中，豎琴上無此附加。我更喜歡添加了男性頭顱的版本，但我也承認，它也許并非 Ra 所給的原始圖像的一部分。

在關於心智周期的論述中，Ra 指出：“大道的整體氛圍……確實取決于它與形意者之間顯著的不同。”我相信這一論述同樣適用於身體與靈性周期。形意者是存在于單紗遮蔽之前的內在進化環境。單紗遮蔽之後，自由意志的新概念（即在兩種極性間進行選擇）需要一個內在進化的新環境。那個新環境就是大道。這裏，最明顯的相似之處，是上方的林伽-尤尼，以及男女人物之間的親密合作。在兩種情境中，這些符號都象徵靈性情感（喜悅與絕望、狂喜與痛苦、熱情與沮喪）的重要性，以及在靈性成長過程中單紗兩側（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的最終結合。

現在考量形意者與大道圖像之間的不同之處。太陽被替換為單獨的林伽-尤尼，不過現在它有了雙翼。花環在形意者圖像中位于地面上，而在大道的圖像中，它被從地面移到了天空。代替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之間的完美平行關係的（形意者圖像中他們站立并凝視對方的眼睛），是女性原則處於對男性原則的主導地位（大道圖像中她如彈奏豎琴一樣撥動他的琴弦）。最後，我們看到了組成斯芬克斯的四種生物，它們在形意者圖像中并未出現。

林伽-尤尼象徵親密的性結合，但這個符號不應從字面理解。恰恰相反，我們應該把人類之間的性交理解為原初性結合的一種表現。在這裏，呈現的是原初男性原則與原初女性原則的交融：透明而可觸及的自我進入隱藏而神秘的自我之中，以璀璨的光明使孕育中的黑暗豐饒多產。在靈性周期中，黑暗與光明分別是母體與賦能者，或者說，是智能能量的經驗連續體與以自由的自我表達來增廣這一連續體的理則。雖然生成宇宙的最初創造行動，是從無差別的智能能量（其神秘地覓得焦點）中生髮出理則；而在我們回歸造物者的旅程中，這種關係反轉了。我們內在的父子理則（即內在的創造性原則本身）通過它原生的聚焦能力，在智能能量場（也就是我們的經驗連續體中）引發改變。在靈性中，經驗連續體是隱藏且神秘的。它是靈性中未知的一面，其無盡容量足以承載改變生命的情感與彙集的能量。儘管心智與身體必須在靈性工作前調諧，一旦此工作完成，心智與身體便在多方面受靈性主宰。靈性的經驗，是我們可獲得的一切經驗中最為滋養、最為深刻的。面對一次靈性事件，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因此，林伽-尤尼的結合代表第三密度偉大工作的圓滿完成：即對單一道德極性的承諾，其純粹與持久足以讓我們穿越那條狹窄和狹長的路徑，一路抵達與造物者的合一。林伽-尤尼上的翅膀，在這一原型中，代表我們飛向太陽本身的能力。

花環不再位于地面，而是在空中環繞著飛翔的林伽-尤尼。花環代表神聖之環，靈性的活動在其內得以進行并受到保護。它劃定了聖殿與世俗世界的界限。之前，花環是固定且靜止的，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須駐留其內方能享受靈性野餐。但現在，神聖之環可以移動了：無論林伽-尤尼飛到哪裏，它都會環繞其四周。因此，正如

Ra 告訴我們的，我們看似平凡的日常活動變得“具有聖禮性質”（49.6）。造物的每一部分都被揭示為聖地。

撥動男性原則的三弦豎琴的女性，象徵著男性原則自願選擇將靈性進化的主導權讓渡予靈性複合體中的女性原則。罩紗遮蔽之後，我們作為太一無限造物者的火花，天然擁有的所有力量都已對我們隱藏：它們靜臥在黑暗與神秘之中。在靈性的領域裏，力量被封印于女性原則中，而男性原則的角色則是開啓封印。最終開啓封印的終極方式，是允許我們臨在的小我接受那我們未臨在的神秘自我之引導與統禦。因此，女性原則將男性原則作為樂器演奏。音樂的隱喻意義非凡，因為它表明：無限造物者的偉大力量的顯現，并非通過智性追求、身體訓練，甚至儀式性儀軌而來。音樂的榮耀與奇迹，源自樂師的情感狀態：沒有靈魂的音樂幾乎算不上音樂。偉大工作的完成，是通過韻律與流動，通過讓自己成為內在偉大隱秘力量的顯化樂器而實現的。心智與肉身的訓練固不可缺，沒有這些便無法精熟樂器。但這些并不是音樂經驗的核心。豎琴上的三根弦當然分別代表心智、身體與靈性，在靈性的大道中，三者皆歸順于靈性的女性原則的統禦之力。

角色：化身 *The Avatar*

如我之前所說，大道分類的所有角色都是有志向的。當我們成為這些角色時，我們處於渴望超越當下自我的狀態中。此角色本身并不代表一種與我們當前狀態遙不可及的存在狀態，儘管對地平綫上那個理想的覺知是此角色的一部分。毋寧說對我們未來可能成為的樣子的願景，滋養著我們那份承諾——用盡我們所有的時間，一步一步地接近那個理想。矛盾的是，在這一特定角色中，接近理想需確信那理想某種意義上已經在我們之內實現了。正如 Ra 所說：“王冠已然戴在頭上。”

由于這一角色的矛盾性質——我們渴望與造物者合一還要進入我們已然與造物者合一的心智狀態——我將這一角色命名為化身。各種宗教傳統中都有關於化身的傳說，如耶穌、佛陀與克裏希納。這些人物的顯著特徵是，他們既是肉體凡胎又是神聖本體的化身。他們畢生追求的靈性合一與我們的渴望是一樣的，但他們也臨在于自身內在的造物者的影響力中，完滿無缺，無增無減。

化身活在靈性能量之永恒流動中——這能量從造物者之本源一路直達顯化之境。化身既不懷疑自己與造物者的聯結，亦對執行造物者之召喚的任何表達毫不猶豫。從內在的體驗上，化身的個體、投生意識允許自身成爲一件樂器，讓太一無限造物者的高階威能經此流注，以塑造并啓迪我們共同經驗的世界。由于靈性的兩面之間的親密無間，化身存在于極樂狀態：靈性中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的交融既恒常變化，又恒常狂喜。故而，化身追尋造物者的天賜甘露，又同時發現它早已在此可供享用。我們并不需要達到耶穌、佛陀或克裏希納那樣的理想境界才能成爲這一角色。但我們確實需要完成心智與身體的啓蒙（依循它們各自的原型周期），并通過直面心魔完成重要的靈性功課。一旦我們走到了這一步，化身角色便首次變得可觸及。通常，在右手路徑上，這一角色在一次使我們感到充滿光明與無法言喻的喜悅的神秘體驗中覺醒（需注意，這種體驗屬 靈性的蛻變）。那種感覺恒駐心間，讓我們感覺自己觸及到了一個關於全部實相的嶄新與根本真理：就在當下，神聖已然與我們同在。這種體驗代表了對靈性層面道德路徑的承諾之初步且基礎性的確認。當我們發現“與造物者共存永續”的真諦，我們便會生起緩慢燃燒的渴望：願終此一生，盡一切所能純粹地活出合一。

接觸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智能無限，最初通常只通過最狹窄的影響力通道發生。其間本就存在無限豐沛，但我們的靈性複合體尚未完全構建，尚無力在無限與此生小我之間形成一條強健穩固的鏈接。每一次蛻變，都會使這條通道變得更有力，信號也隨之增強。化身的偉大力量，不在于他們已在心智、身體與靈性上臻于完美，而在于他們全然且明確承諾：臣服于一波又一波沖刷著投生自我的蛻變律動。這一角色，如所有大道角色一樣恒久不輟，一旦在我們內在覺醒，幾乎不再沉睡。化身所特有的極樂，并非來自回避生命中的黑暗元素，也不是試圖將痛苦與悲傷假扮爲不同的東西。相反，化身比任何其他角色都更加拒絕回避生命中靈性的脉動，無論正面或負面。他們擁抱這些脉動，并在擁抱中感受到造物者臨在其中的、毫不費力的滿足感。化身堅信：在每個經驗的核心，無論何等艱困，造物者皆以平靜威能靜候其中。

層面

以上是對化身在個人層面上的描述。

在人際層面上，我們通過與另一人共同演繹此原型的兩性面向來表達化身。一個人將自己的身心完全交托給另一人，由她隨意支配。他既不猶豫，也不畏懼結果。他相信她知道如何最好地運用他的能力，并讓她決定事情將如何發展。相較于她，他對世界的視角顯得狹小且搖擺不定：她通往造物者神秘力量的通道強大且直接，而他的通道却不可靠。他向她臣服，使她的豐盈與神秘為他的意識注入生命力，使他自身以及他所處的世界因此而變得更加美好。另一方面，她仰賴他來聯結顯化世界。沒有他，她充滿無法演奏的音樂。他選擇持續將自己的意識狀態微調得越發共鳴、越發精微，從而在她彈撥造物者莊嚴聖音時，給予她更豐沛的可用素材。這種關係難以建立，維繫亦極具挑戰。我猜想這大致是古魯-門徒(guru-chela)關係的特質。但對於我們這些拒絕古魯的人來說，我相信這一體驗最容易在性交之中獲得。一旦發現了這一能量，它也可以被帶入生命中的其他領域。

在社會層面上，我相信化身角色最容易在建設性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組織中被發現并通過其體現。我所指的無政府主義的指導原則是：團體本身最知道什麼對自己是最好的。團體中的每個個體都確信，只有通過團體意願的表達，才能實現他們所有努力與夢想的至高至善形態。他們是團體之更高意願的忠實僕人和樂器，他們確信無疑：對團體持有這種態度是正確之路。當然，不難想見這種態度可能被扭曲為邪教崇拜，但不管怎樣，這仍屬理想範式。

極化表達與扭曲模式

實際上，到目前為止我對化身的全部描述都聚焦在這個原型的右手路徑表達上。關於它沒有太多要補充的，不過我會再多說一些。男性原則自我（透明的意識、作為自我臨在于個體）臣服于女性原則自我（作為神秘他者臨在于個體）所體現的更高意志。他已完全信任她，視她為造物者之手。他將自己作為她的僕人完整地奉獻給她，任其使用，確信這樣所誕生的世界將比自己把握權柄時更為和諧。他并不期待能完全理解她的意圖或一切如何契合的，那本來就不是他的本分。而她，則因被賦

予權柄而感到榮光。她是無限慈愛與柔情的化身——他的信任并未錯付——因此，憑藉他賦予的權柄，她致力于以遠遠殊勝于他自己構想的方式，實現他最深層的渴望。

我必須承認，我從未在左手路徑體驗過這一原型，這也是為何我的描述傾向于體現右手路徑的特質。這并不意味着對於左手路徑便無話可說；只是我需依賴左手路徑修行者的口述，以及我基于右手路徑對立面應有之感受的判斷。在左手路徑，行家們談論馴服與訓練陰影。當然，這指的是靈性的女性原則。在左手路徑，投生的、有意識自我被尊崇為凌駕現實所有其他面向之上，但靈性行家們仍然覺知到在他們之內存在著巨大的、無限的力量被封印著。在左手路徑，行家們運用小周期來清空陰影，并將其重新定向于有意識自我的意圖。目的是掌控住自我神秘的一面，并使其成為透明自我的忠實僕役。當這種過程在人際層面上展開時，令人聯想到通過畫大餅、恩威并施進行的洗腦。神秘自我必須被擊碎其自身意志（更高意志），并被強行徵用于投生的、透明意識之目標。在左手路徑，渺小的投生自我渴望權力、主宰、征服、支配。這個投生自我從他人、尤其是從那些反抗其統治的人的痛苦中汲取歡樂，并且將靈性圓滿定位于從陰影與超越自我的世界其餘部分吸收能量。投生自我希望被尊奉為神，號令其經驗領域內的所有卑微奴僕。我們宗教神話中的那些善妒神祇，實際上便是左手路徑行家的表達。

在左手路徑的化身角色中，一種全新而危險的現象發生了。男性原則的靈性自我認定陰影已被充分馴服并重新編程為自己的僕役。根據左手路徑修行者的說法，其終極目標是將陰影釋放到世界之中。他對掌控她如此自信，以至于如馭龍者般駕馭她。她的力量遠超于他，本可以輕易地摧毀他，但由于他對她的控制如此徹底，儘管她擁有無邊的力量，却不會顛覆他，反而會執行他的意志。因此，正如我們在右手路徑中所看到的，神秘的靈性自我通過透明的靈性自我傳遞其力量與能量，猶如樂師通過樂器演奏。但在左手路徑中，儘管男性原則在這一關係中處於脆弱的位置，那股力量所執行的却是他的意志，而她的意志僅僅是遵從于他。

36. 關係十二

特質：救贖 *Salvation*

召喚如何傳到先知耳中的？關於召喚的一種常見觀點是：神聖之音始終在對我們傾訴，只是我們的心智與身體過于忙碌而無法聽見，我們的靈性過于受阻而未對其敞開。這便是“寂靜玄音”式的召喚觀。然而，我認為這種對人類與神聖之間的聯結的觀念，更符合靈性的催化劑之特徵。蛻變是一個閾限狀態；它意義重大，却是短暫的。一個蛻變事件會在整个人生中迴響激蕩，使過去的一切變得有意義，并作為里程碑，將人生分為蛻變前和蛻變後。

如我之前所言，蛻變與大道原型之間的關係，是決定與承諾之間的關係。這二者相輔相成。沒有先前決定為之開路，承諾便無從談起；但決定不能契合于更廣闊的承諾脈絡中，則無法前後一致。沒有代價高昂的決定支持的承諾，根本不是承諾，那只是耍耍嘴皮子。如果我們在做決定時未能有意識地支持某些我們已有（或至少想有）的承諾，那麼我們的決定顯然是瞎雞啄米。為什麼要選擇這條或那條路徑？當我們將這些決定并排放置時，並沒有我們正在前進的明確方向。決定與承諾的這些性質，在我們處理道德課題時甚至更為明顯，正如原型心智始終如此。

對一個理想的獻身志向，其本身便是人類經驗的一個理想。我們夢想著去夢想。先知的活死人狀態，正是一種等待夢想的狀態。在死亡中，沒有夢想，因為一切都已結束。先知的希望與夢想已然結束，然其生命却尚未同步終結。先知在這樣的狀態中蹣跚前行，心不在焉地參與到遷流不息的物質幻象中，等待著激情被點燃，却全然不抱期望。

考量右手路徑。當先知偶遇化身時，化身的外貌及行動與先知其餘的經驗別無二致。物質幻象似乎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超然接觸無法進入。他們最初的相遇，幾乎未能激起先知的興趣，他已經習慣性地認為整個世界都是沉悶、死寂與可預測的。然而，化身想成為造物者手中活的樂器的執著志向，是如此強烈的信號，以至于物質幻象成為與之共振的媒介。兩張卡牌中都出現樂器并非偶然。彈奏豎琴的女子與吹響號角的精靈實為同一實體。她是造物者的使者，運用心智、身體與靈性的有意識階段，

以唯一能够穿透石棺之壁的方式傳遞信息：一個共振的能量印記、一種振動頻率。化身的言語所傳遞的概念性內容或許有趣，但并非重點。化身的行動帶來的外在影響，充其量只是信息本身的表徵或副產品。信息是化身那種喜悅而熱愛生命的狀態，它沒有偽裝，沒有隱藏的動機。化身只看到一個極度渴望感受活著的人。這一發現，在化身看來，便是對服務的召喚，因此化身出現在先知的生命中以回應這份召喚，從而成爲了先知自身召喚服務的代表。

現在考量左手路徑。抵達靈性的蛻變并不是任何一個旅行的靈魂都能隨隨便便遇到的事情。心智與身體必須首先在選擇的路徑上完成啓蒙，之後靈性才能被協調一致運作。在對奧秘#20的多數詮釋中，精靈號角懸掛旗幟上的十字表明三岔路徑的分化；但在蛻變之初的靈性狀態只揭示出兩種選項：留在石棺之中或者浮現出來。靈性的蛻變僅提供一種選擇：要麼沿著已踏上的路徑進一步極化，要麼繼續陷于活死人之境。那麼，左手路徑的先知無法聽見來自超越自我的神聖召喚。他唯一的選擇，是將自己從墳墓中召喚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化身與左手路徑的先知之間，似乎沒有可能產生富有成效的互動，除了在內在層面。但我認爲事實并非如此。

左手路徑的化身極度自持。這一化身持續不懈地追求內在隱藏力量的永恒表達，其方式是審慎而持續地壓制被自我拒斥的特質來實現控制，唯有在控制完滿時才進行釋放。左手路徑先知的狀態與化身僅有一步之隔。此先知以完全同樣的方式壓制了被拒斥的自我，但尚未學會如何釋放隱藏力量，亦未能學會如何信任自己對控制的努力已然足夠。左手路徑先知的墳墓，源自其自身的恐懼以及對控制陰影缺乏信心。如果先知打開石棺，陰影將會出現，無法再被強行封印回去。這是一個先知不確定能否有回報的風險。如果這樣的先知遇到了一位左手路徑的化身（一個已經釋放了陰影并且享受行動果實的人），他因親眼所見而感到敬畏。目睹人類一生中可能實現的成就令人倍感激勵，即使此人無意追隨這激勵人心的榜樣。

無論左手路徑還是右手路徑，這兩種角色之間的關係都代表著從活死人狀態中的救贖。在右手路徑中，化身渴望成爲神聖的樂器——通過將一切掌控交予超越自我的造物者，帶領迷失者回歸羊群。右手路徑的先知認識到造物者臨在于眼前的謙卑樂器之中，遂允許化身牽引自身進入新的靈性世界。在左手路徑中，化身渴望成爲神

性本身的活生生顯化，以敬畏和恐怖衝擊那些有眼看見之人的心靈與心智。左手路徑的先知，認識到化身的成就，發現將自己塑造成神明的動力倍增。

何時成爲角色

我將照常從個人層面開始。內在的先知是一種對在悲哀而空洞的世界中度過餘生的無力認命狀態。當我們發現生命中喜樂盡失，當我們以夢游與機械般的方式重複每日呆板生活模式時，先知或已在我們之內覺醒。在這一刻，適宜找到內在的化身——頭頂的王冠。在認定爲陳腐破敗的世界中決意讓我們自己煥發新生屬實艱難，但最確定可靠的方法就是憶起我們自己的靈性承諾：成爲神聖之手的樂器。先知被活埋，源于長久抗拒神聖召喚直至一切被剝奪，除了跟隨內在造物者的聲音之外別無選擇。相比之下，化身則是鬆弛而接納的，不僅是對自我與他人的接納，也是對第三密度整個狀態的接納。對於化身而言，一切都各得其所，剩下的唯一之事，便是將自我交托于更高意志，相信音樂將因此更美妙、更動人，并爲那未必以明顯方式彰顯其壯麗的更宏大杰作貢獻力量。

反之，有時我們在自己的經驗中發現，我們成爲造物者的樂器的努力受到阻礙，并非由任一特定事物導致，而是因我們越發難以觸及造物者的安寧與喜樂。我們可能如此執迷于追求與萬有合一的極樂境界，以致未能覺察（或不願承認）內在的失衡。此刻，內在的化身是活躍的，但其承諾已然衰退，亟需一個新的決定來鞏固承諾。這便是成爲先知的時刻。向自己承認我們終究并不快樂，實非易事——生命變得沉重，喜悅只是偽裝，造物者遙不可及。先知的偉大力量在于：他們從不逃避這一深刻的真相。他們全然臨在其中并被其包裹。當內在化身的能量衰弱時，正是時候去發現我們已被埋葬于其中的墳墓了。

在人際層面，先知因其陰鬱氣質而被識別。當他人正在表達先知時，他們往往缺乏幽默感，被一種沉悶的哀傷籠罩。他們不會被情緒淹沒；恰恰相反，被活埋的先知幾乎沒有泪水。若兩個人分別以男性與女性原則表達先知，他們關係中最顯著的外在特徵便是冰冷疏離與缺乏活力，愛恨泯然，死水微瀾。在這樣的時刻，爲對方（或雙方）成爲化身是一種服務。這需要——首先且最重要的——放下對結果的所

有執著以及對規劃行動方案的所有嘗試。化身只是一位信使。此外，信息本身無法以言語表達，儘管言語常常是信息的媒介。成爲化身意味著終此一生鮮活地表達承諾——成爲服務于至高存在的樂器。療愈只是通過療愈者，而非來自療愈者。在對方表達先知的關係中成爲化身，意味著成爲那先知生命中恰恰缺失之元素的鮮活榜樣。化身不布道；他們以生命爲證，彰顯造物者的榮光，相信那些準備好從化身中看見造物者的人，無需化身任何刻意的展示便能看見。成爲化身，就是活在信任全然存在之至高仁慈的狀態之中。

人際關係的另一面向，要求我們識別出另一個人何時在爲我們表達化身。這並不難以識別，因爲化身擅長吸引那些準備好經歷蛻變之人的注意。有趣的是，對方往往并未意識到他們作爲化身的表達已吸引了我們的注意：那些一生致力于與造物者建立關係的人，并不常去觀察自己播種結出的果實。當我們在他人身上認出化身時，正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去發現自己如何未能履行我們自己的化身承諾。我們容易陷入某種信念：在他人身上看到的化身對我們自己是不可企及的理想；我們也容易因未能達到它而評判自己，仿佛我們天生就比對方更糟。這種將自我視爲靜態、無力改變的傾向，本身是對進入蛻變角色的抗拒。此刻，儘管令人不適，我們應當進入先知角色。當他人以化身出現于我們面前，他們正在向我們顯示：我們已然失落了自身的喜悅，視生命爲負擔，而且我們已經忘記了人類經驗中本可觸及的情感深度。

此關係的社會表達遵循著與人際層面相同的模式。社會先知是一個失落了其喜悅的實體；而社會化身，是一個活在——作爲樂器或信使服務造物者的——承諾中的實體。一個吸引了處于社會先知荒蕪狀態之人的組織，有責任成爲化身，因爲這是正被請求的服務。同理，一個見到化身顯化的組織，有責任承認自身已陷入活埋之中，因爲這是前進的唯一路徑。

——完——

附錄：塔羅大奧秘牌*

表 1 塔羅大奧秘牌之命名

| 編號 | Ra 的命名 | 傳統命名 |
|----|-------------------------------------|--------------------------------------|
| 1 | 心智的母體(Matrix of the Mind) | 魔法師(The Magician) |
| 2 | 心智的賦能者(Potentiator of the Mind) | 高等女祭司(The High Priestess) |
| 3 | 心智的催化劑(Catalyst of the Mind) | 皇后(The Empress) |
| 4 | 心智的經驗(Experience of the Mind) | 皇帝(The Emperor) |
| 5 | 心智的形意者(Significator of the Mind) | 解經祭司(The Hierophant) |
| 6 | 心智的蛻變(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 兩條途徑(The Two Paths)或情侶(The Lovers) |
| 7 | 心智的大道(Great Way of the Mind) | 雙輪戰車(The Chariot)或征服者(The Conqueror) |
| 8 | 身體的母體(Matrix of the Body) | 公正(Justice)或平衡(Balance) |
| 9 | 身體的賦能者(Potentiator of the Body) | 智慧(Wisdom)或賢者(The Sage) |
| 10 | 身體的催化劑(Catalyst of the Body) | 命運之輪(Wheel of Fortune) |
| 11 | 身體的經驗(Experience of the Body) | 媚惑女巫(The Enchantress) |
| 12 | 身體的形意者(Significator of the Body) | 殉道者(The Martyr)或倒吊人(The Hanged Man) |
| 13 | 身體的蛻變(Transformation of the Body) | 死亡(Death) |
| 14 | 身體的大道(Great Way of the Body) | 煉金術士(The Alchemist) |
| 15 | 靈性的母體(Matrix of the Spirit) | 魔王(The Devil) |
| 16 | 靈性的賦能者(Potentiator of the Spirit) | 被閃電擊中的高塔(Lightning Struck Tower) |
| 17 | 靈性的催化劑(Catalyst of the Spirit) | 信心(Faith)或星星(The Star)或希望(Hope) |
| 18 | 靈性的經驗(Experience of the Spirit) | 月亮(The Moon) |
| 19 | 靈性的形意者(Significator of the Spirit) | 太陽(The Sun) |
| 20 | 靈性的蛻變(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 | 覺醒(Awakening)或審判(Judgment) |
| 21 | 靈性的大道(Great Way of the Spirit) | 行家(The Adept)或世界(The World) |
| 22 | 選擇(The Choice) | 傻子(The Fool) |

(參考資料：(1) [L/L 官方網站](#)；(2) [Lawofone.info](#))

在 Don 詢問塔羅的過程，他使用的圖像來自[光之教堂](#)當時的牌組。在那次以後，光之教堂重畫了幾次他們的牌組，但 Don 當時工作的版本可以在這個[有益的網站](#)看見。當一的法則卷四要出版之際，愛/光研究中心無法取得光之教堂的許可來把他們的圖像納入卷四。所以，愛/光研究中心只好改用來自 George Fathman 所著的《皇家之路》(The Royal Road)中的牌組；這副牌組也可以在[同個網站](#)中找到：

下面列舉的塔羅圖像來自兩個源頭，首先的 7 張牌是由一位愛/光研究中心聘請的畫家重新繪製，好對準 Ra 的建議。接下來的 22 張牌是光之教堂的光之兄弟會牌組(第 2 版)，也即發問者用來詢問 Ra 的牌組。更多塔羅資源可見[此鏈接](#)。

L/L 重繪版塔羅

1 / 心智的母體



2 / 心智的賦能者



3 / 心智的催化劑



4 / 心智的經驗



5 / 心智的形意者



6 / 心智的蛻變



7 / 心智的大道



光之兄弟會版埃及塔羅：黑白版(1936)、彩版(2010)



1.心智的母體



8.身體的母體



15.靈性的母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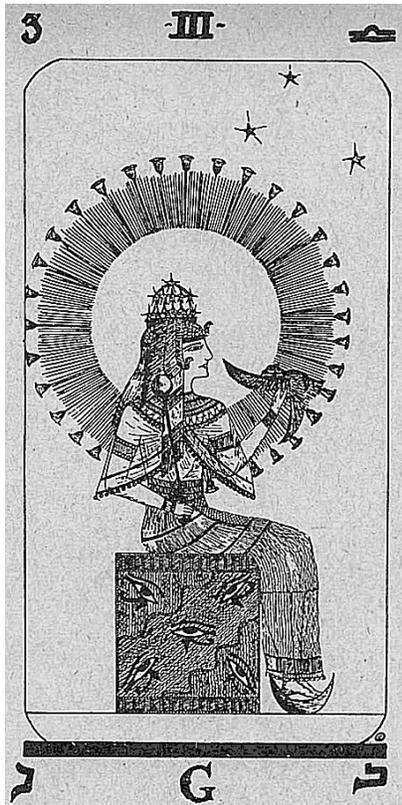
2.心智的賦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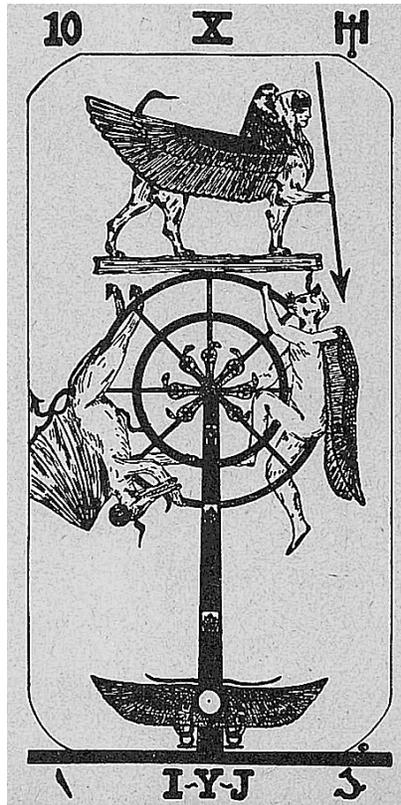
9.身體的賦能者



16.靈性的賦能者



3.心智的催化劑



10.身體的催化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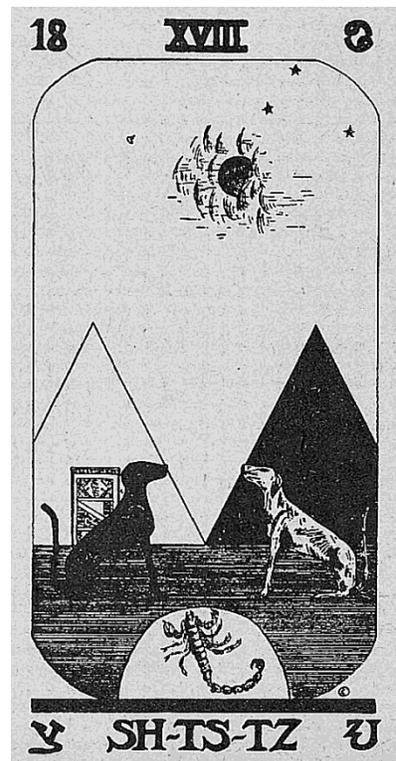
17.靈性的催化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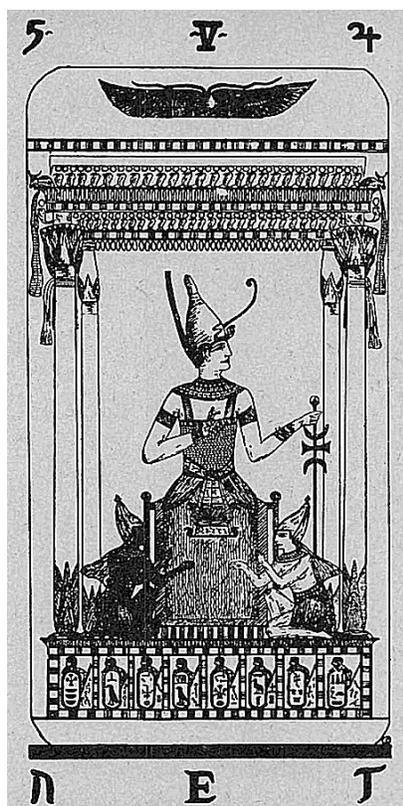
4.心智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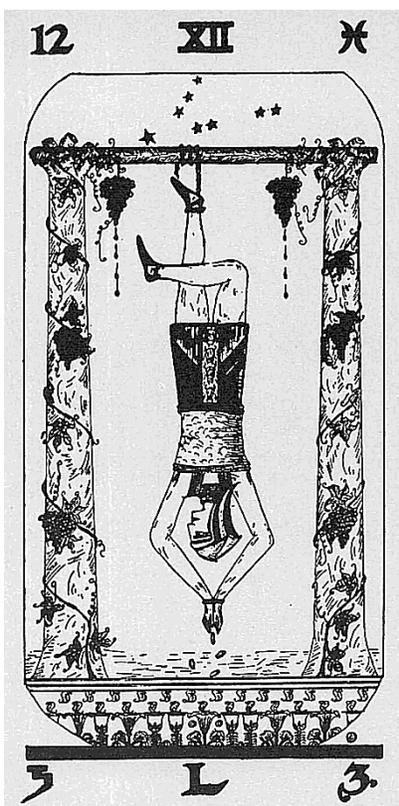
11.身體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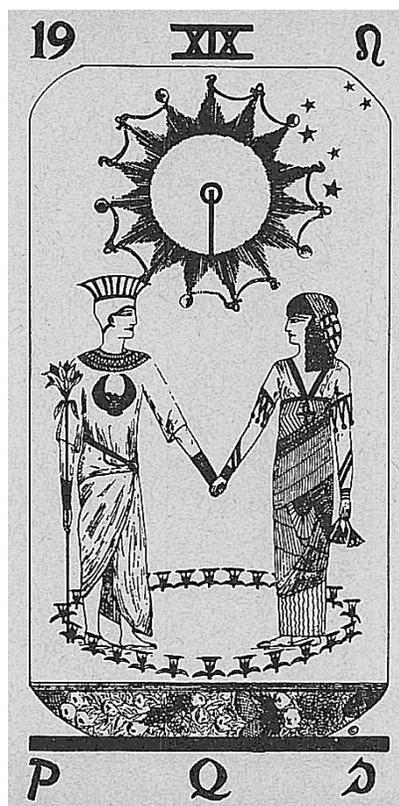
18.靈性的經驗



5.心智的形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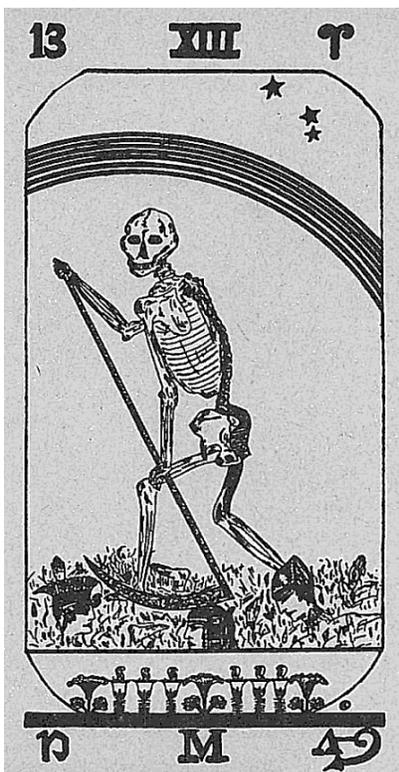
12.身體的形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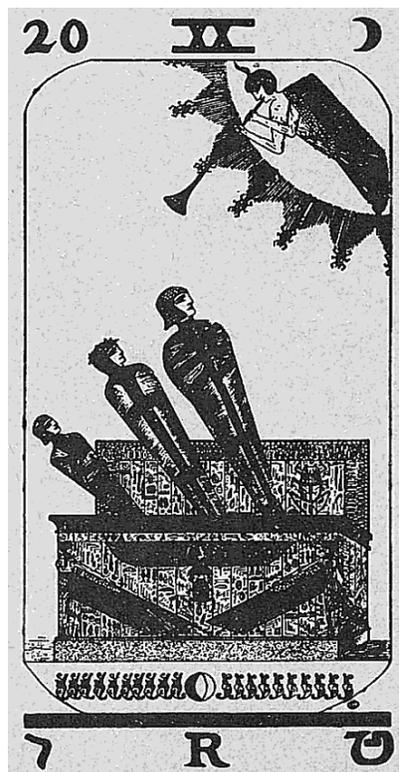
19.靈性的形意者



6.心智的蛻變



13.身體的蛻變



20.靈性的蛻變



7.心智的大道



14.身體的大道



21.靈性的大道



22.選擇

